

## 卡尔维诺的生平与创作

（选自沈萼梅，刘锡荣著《意大利当代文学史》）

### 一 生平与创作

伊泰洛·卡尔维诺于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哈瓦那附近圣地亚哥的一个名叫拉斯维加斯的小镇。父亲原是意大利圣莱莫人，后定居古巴，是个出色的园艺师；母亲是撒丁岛人，植物学家，为了使出生在异国他乡的儿子不忘故土，母亲特意给儿子取名为伊泰洛（“意大利”的意思），以寄托他们对故乡的怀念。1925年卡尔维诺刚满2岁，全家就迁回到父亲的故乡圣莱莫。他们住的那幢别墅既是栽培花卉的试验站，又是热带植物的研究中心，因此，卡尔维诺自幼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从父母那里学到很多自然科学知识，熟知名目繁多的奇花异草以及树林里各种动物的习性，还经常随父亲去打猎垂钓。这种与众不同的童年生活，给卡尔维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他的作品始终富有寓言式童话般的色彩而别具一格。

1942年高中毕业后，卡尔维诺在都灵大学上农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人占领的20个月的漫长时间里，卡尔维诺与他弟弟积极参加了当地游击队组织的抵抗运动，卡尔维诺的父母亲曾因此被德国人羁押作人质。发表于1947年的处女作《蛛巢小径》就是一部以作者自幼所熟悉的利古里亚地区的游击队活动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当时卡尔维诺年仅24岁。

1945年卡尔维诺全家迁居都灵。战后，他在都灵大学攻读文学，1947年大学毕业后，在都灵的艾依那乌迪出版社任文学顾问。

在此期间，他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并经常为该党的中央机关报《团结报》撰写文章。1949年题材多样的短篇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问世。所收作品既有童话和传奇色彩，又含有特定的现实意义；既有浓厚的抒情性，又有一定的哲理性。1952年卡尔维诺一鼓作气地完成了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作品的主人公是17世纪奥、土战争期间被一颗炮弹炸成了两半的贵族军官，是现代社会中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炮”轰炸成两半的现代人的写照。作品既具有“寓言式的现实主义色彩”，又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寓言”，这在新现实主义文学处于衰退的当时，为意大利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1954年卡尔维诺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进入战争》问世，作品反映了战争在步入而立之年的卡尔维诺身上所留下的难以医治的创伤。被人誉为“意大利式的格林童话”，“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的《意大利童话故事》发表于1956年，它是卡尔维诺花费两年的心血写成的，全书搜集了近200篇各地的传统民间故事和童话。卡尔维诺象是一位遨游在童话世界里的人，对战后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感到失望的卡尔维诺深信：“童话是真实的。”

1957年，题材与构思截然不同的两部小说《攀缘在树上的男爵》和《房产投机》同时问世。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现实生活的“失败者”，都是“消极人物”。《攀缘在树上的男

爵》的主人公是18、19世纪的贵族后裔，他栖居在树上，拒绝下到人间生活；《房产投机》的主人公是深居闹市的文人，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因力图重新安排现实而处处碰壁。作品辛辣地讽刺和抨击了现实社会的罪恶，但卡尔维诺笔下的主人公虽然愤世嫉俗，毅然地否定现存的社会秩序，却无力改变它。然而作者“这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却旨在更好地从总体上观察、评价和衡量现实社会，并竭力从中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狮子的骨髓》，1955）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卡尔维诺于1957年在《团结报》上发表公开信，宣布退出意大利共产党。国际形势的动荡和消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端，使很多文人在精神上产生了危机，痛苦地看到自身价值的瓦解，然而卡尔维诺却把作家的使命、文学的作用以及对社会的政治责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始终没有把自己禁锢在“象牙塔”之中。此后不久，《烟云》（1958），《不存在的骑士》（1959）等深刻揭示现实社会弊病的作品相继问世。1962年，卡尔维诺在《梅那坡》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杂文，如《向迷宫挑战》、《惶惑的年代》、《物质世界的海洋》等，就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中知识分子和文人同现实社会之间所产生的新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那些向‘物质世界’投降的人们已经沦为商品化的人了，他们的思想也商品化了”，“战后出现的这种向物质世界投降的历史现象是由于人类无力诱导事物发展的进程所致。”（《物质世界的海洋》，1962）卡尔维诺还提示人们“不能向现存的条件投降，也不能蜗居斗室，而是要寻找一条出路，向物质世界的汪洋大海

，即‘迷宫’挑战。”（《向迷宫挑战》，1962）

短篇小说集《马可瓦多》（1963）的问世，标志着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小说以寓言式的风格，揭示了从社会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都业以蜕化的人类社会，描述了当代人孤寂、惶恐、陌生和不安的心态。这个社会之所以蜕化了，是因为它被淹没在表面繁荣的物质福利之中了，它只追求物质上的价值，并蒙上了一层市侩式庸俗的外表，看上去光怪陆离，实际上虚伪而又浮浅。正如卡尔维诺在1967年所论：

“现代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它说出了社会和个人本来想说而又没有意识到的一切，这就是文学所不断提出的挑战。我们住的房子越是明亮和豪华，房子的墙上就越有鬼影；因为进步和理性的梦中往往掺杂着鬼影。”

小说《监票人的一天》（1963）就是记述了主人公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监票人于1953年大选中在都灵某一个残疾人之家投票站的一天经历，揭示了意大利社会蕴含的种种弊病。那些丧失理智的疯子，肢体残缺的人，没有说话能力的痴呆者都成了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尽管他们根本“无法辨认他们的投票对象是何许人。”

《宇宙奇趣》（1965）和《零点起始》（1967）可说是两部富有科幻色彩和符号学特点的姐妹篇。《宇宙奇趣》的主人公是个既年迈又年青的智者，他是个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人，既是我们的老祖宗，又是个现代人，可以说他既是世界起源、地球形成时的人，又是宇宙消亡毁灭时代的人，他的名字是qfwfq，是以未知数w为轴心的对称的字母qf—fq排列而成。“卡尔维

诺好像因为愤怒、麻木乃至失重而在地球上消失了；他躲在大气层后面，用望远镜看着自己在人们之间消失。后来，他用成千个小记号，诸如一幅袖珍肖像画，一个形容词，一种有节奏的游戏，一阵突然的颤动，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凄凉的梦：一个50岁上下的男子，他茫然、困惑、忧心忡忡地环视着四周最细微的变化对他所产生的冲击，如房子四周的围墙、草坪上的阴影都能勾起他的心绪不宁；事物的偶然巧合，不协调和矛盾，反射和交叉，对他都构成一种诱惑。他徘徊在影子王国里寻觅自己，并消失在其中。”（《日报》，1972）有人说卡尔维诺是一位“一只脚跨进幻想世界，另一只脚留在客观现实之中”的作家。在《宇宙奇趣》中，卡尔维诺幽默地讽刺现代人生活的虚无，“有一次我路过宇宙空间，我在某个地方故意作了个记号，想在两亿年之后，当我再转到那儿时重新再找到它……可就在我留过记号的那个点上，代之以一道不成形的线条，它在被捣碎了的破损的空间之中，象是一道划破的伤痕……我沮丧失望了，象失去知觉似的被人拽过去许多光年。”（《空间的一个记号》，1965）然而，作者痛苦地发现空间与记号毫不相干，空间根本不存在，也许它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在空间中作记号也是徒劳枉然的。

70年代问世的三部具有后现代派创作风格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1972）、《命运交叉的古堡》（1973），以及《寒冬夜行人》（1979），则更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卡尔维诺的独特的创作风格：过去与现在相结合，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相结合，幻想与现实相结合。对于卡尔维诺来说，支配客观世界的规律有

它的随意性、破碎性和偶然性，所以他的小说的“每篇故事都是重新发掘一种逻辑的结构，而作者的每一种思想乃是每一篇故事的开端”。所以卡尔维诺曾说过：“我与一个哲学家截然不同，我只是一个遵循故事内在逻辑的作家。”（《世界报》，1970）

用日常生活中琐碎素材来展开作者的奇思遐想的最后一部小说《帕罗马尔》（1983），是卡尔维诺面对繁杂而又不可知的现代世界，苦苦地寻求宇宙与人类之间，自然与人的语言之间，单一的自我与多重性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全书流露出作者面对现实的彷徨和茫然的心态。

1985年9月，卡尔维诺在休假期间突患脑溢血（当时他正在准备去美国讲学的演讲报告），当即就被送到医院抢救。待动完手术麻醉药性过去之后，他望着那些塑料导管和静脉注射器，仍不乏想象力地风趣地说：“我觉得自己象一盏吊灯。”9月16日卡尔维诺终因医治无效在意大利佩斯卡拉逝世，终年62岁。

就这样，卡尔维诺带着他那一个个童话般“尽善尽美的梦”，离开了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他用小说创作向人们展示了人生哲理，孜孜不倦地启迪人们对人类的命运和现实社会予以深入的思考，为探索文艺创作的新天地而奉献了一生。

## 二 代表作品

### 1. 《蛛巢小径》（1947）

卡尔维诺的《蛛巢小径》是一部以抵抗运动为题材的小说。它是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产物，是卡尔维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7年，当时作者年仅24岁。

小说体现了卡尔维诺“一只脚跨进幻想世界，另一只脚留在客观现实之中”的独特创作风格。读着《蛛巢小径》，人们既觉得它象是当代抵抗运动的历史，又象是一篇发生在大森林里的童话故事。既是历史，又是童话，这就使其在新现实主义文学中独树一帜，并占有特殊的地位。

《蛛巢小径》的主人公是个名叫皮恩的少年，他生活在德国法西斯占领下的一个小城市，自幼失去双亲，心灵蒙受了难以医治的创伤；他姐姐是当地有名的妓女，经常与德国兵鬼混，家乡的人们都鄙视她，憎恶她。皮恩是个缺乏教养的孩子，身上沾染了许多恶习，他满嘴的脏话，粗鲁蛮横，终日无所事事，在外面闲逛。但他却是个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的少年，并有着一颗纯洁的心。幼稚好奇的皮恩觉得大人们总不把他放在眼里，为了使他的大伙伴们看得起他，就想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从而表明他也不是等闲之辈，也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有一次，他从在他姐姐那里鬼混的一个德国水兵那里偷来了一把手枪，并打算把它埋藏在山涧小路旁的一个蜘蛛用泥土筑成的巢穴里。但因手枪没上保险，慌手慌脚的皮恩对着蛛巢扣动了扳机，把枪打响了。皮恩既害怕，又高兴，他急忙埋好手枪，然后还撒盖上浮土隐蔽好。皮恩回来的时候，发现村子里戒严了，德国人在到处搜寻开枪的人。皮恩究竟还是个孩子，在德国兵追上他时，他拿出从德国水兵那里连同手枪一起偷来的皮

带抽他们。这一下他被发现了，他们逮捕了他。他立即受到审问，但皮恩只是一个劲儿地骂人，就是不说出手枪的下落。后来那名德国水兵指控了他。在德国兵的司令部里，他遭到拷打。被揍得鼻青脸肿的皮恩，一口咬定皮带是捡来的，在德国兵的皮鞭下，他大喊大叫，又哭又闹。最后，德国人把他关进了监狱。后来，他同另一个外号叫“红狼”的十六岁的少年，乘抬着垃圾箱去外面倾倒的机会，干掉了哨兵，从监狱里逃了出来。

逃出监狱后，“红狼”推说去探路，把皮恩一个人留在了作掩蔽的洞里。又困又饿的皮恩在洞里睡着了。后来，皮恩在路上遇见了在阿尔卑斯山当过七年狙击兵的库齐诺，他把皮恩带到了游击队。

在游击队里，皮恩结识了各社会阶层的人，打倒法西斯纳粹的共同目标使他们聚集到一起。尚未成年的皮恩在游击队里接触到许多事物，都是他那幼稚单纯的心灵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他看不惯连长与厨师的老婆在火堆旁调情，更埋怨他们玩忽职守而引燃了营房。后来皮恩在与连长的一次磨擦冲突中，愤怒地咬伤了连长的手指，赌气离开了游击队。

皮恩重又孤寂地行走在山涧小径上，去寻找他早先藏在那儿的那支手枪，但手枪不见了，他颓然地回到家里。皮恩在他姐姐那儿意外地发现了与他丢失的那支一模一样的手枪，姐姐说那是一个法西斯党徒送给她自卫用的。皮恩从他姐姐那儿强行要走了那把手枪之后，又离开了家。

外面一片黑暗，皮恩重又朝山涧的小路走去。他虽然又得



到了一支手枪，但他感到自己是那么孤寂，他哭了，后来又大声地呜咽起来，但四周没有人听见他哭。在夜深人静时，皮恩又遇上了当初领他上山投奔游击队的大个子库齐诺。最后，他们一大一小手拉着手行走在蛛巢小径上，四周飞舞着亮晶晶的萤火虫。

小说抒情色彩浓厚，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通过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天真幼稚而又充满好奇的目光来展现人们在抵抗运动中所经历过的事。小说把皮恩从德国水兵那儿偷来的一支手枪作为贯串始终的一条主线，并使它与山涧小径旁的蛛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作者的构思是从皮恩偷德国人手枪的个人行为发展到他上山参加游击队的集体行为，其层次从个人上升到群体。但皮恩毕竟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无论是在监狱，还是在游击队的营地，他都念念不忘自己偷来的那支手枪，因为这是他显示自己力量的证据，也是他理解和接近对他来说是那么神秘的成人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当游击队连长对大家说“皮恩是个孩子，他在这儿帮厨师做饭，他的武器就是削土豆的刀和长柄勺”的时候，皮恩当即自豪地回答说：“我有一支德国手枪，是你们谁也没有的。”在小说末尾，皮恩找不到自己藏的那支手枪，却又从他姐姐那里弄到了同样的一支手枪；当他独自返回蛛巢小径时，自己却又感到那么孤寂。作品富有象征意义地揭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作者自己——以还未成熟的少年皮恩为象征——与这场抵抗运动之间的内在的关系，开初为了超脱那庸俗、堕落的现实世界——以没有教养的孤儿皮恩和他那个当妓女的

姐姐作为象征——他们茫然地卷入了这场斗争的洪流，但后来又因面对发生的一系列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事情而沮丧地从斗争中游离出来，因为面对这难以捉摸的现实世界，他们跟皮恩一样永远感到孤寂。原来，这样对待战争，只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在精神上的一种超脱，对于那些生活在扑朔迷离的世界上的人们来说，战争象是一场梦。当一无所有的弃儿皮恩与一个被社会弃绝的成年人库齐诺手拉手地行走在山涧旁的蛛巢小径上时，他们才感到身上产生一种生命力，象在他们四周飞舞的萤火虫那样，以自己微弱的光亮照亮着漆黑的世界，使人们看到些许光明。

卡尔维诺在分析自己的创作思想时，曾这样说过：“在我感到人类生命里注定是那样沉重的时刻里，我想我应该象珀尔修斯那样飞到另一个空间去。我不是说要逃遁到梦中和非理性中去。我说的是，我得改变我与现实接触的方式，以另一种目光，另一种逻辑，另一些认识和验证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在《蛛巢小径》这部处女作中，当时年仅24岁的卡尔维诺，就是“以另一种目光，另一种逻辑，另一些认识和验证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并进行初步的尝试的。

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反法西斯的政治色彩，但作者不是简单地歌颂抵抗运动，他笔下的人物也不是人们心目中那些品德高尚的英雄形象，恰恰相反，主人公皮恩所在的、由德里托指挥的那个连队中的战士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譬如，随军厨师原来是个焊铁匠，战争和轰炸使他无处谋生，他参加游击队是为了能“有葡萄酒和鸡蛋，为了过没有人抓他们和听不到警报

的安宁生活”。连队里有当过宪兵的，也有以偷窃德国军火为癖好的盗贼（后来他成了叛徒，被游击队秘密处死）。皮恩从监狱里出去遇见的那个库齐诺是为报复背叛自己的妻子才上山打游击的。总之，他们都不是有阶级觉悟的成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的渣滓，有的当过歹徒，有的做过黑市买卖，有的曾沦落为流浪汉，但他们都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中的活生生的构成整个社会的分子。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心灵带有创伤和隐痛的，他们参加抵抗运动的确并没有什么崇高的思想作指导，只是为了医治心灵的创伤而去打仗，而这种救赎人类（包括自己）的要求正构成了他们拿起武器与敌人作战的动力，使他们有一种起码的精神力量，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力量。

卡尔维诺以他自己对抵抗运动的独特的认识方式，从一种截然不同的角度和逻辑去揭示抵抗运动的实质含义。正象游击队政委基姆对司令员的一席谈话中所说：“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呢？因为他们没有祖国。既没有真实的祖国，也没有臆造出来的祖国。但他们有勇气，因为他们身上有一股子怒气。他们的生存受到触犯和伤害，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看不到光明，他们的家又黑又脏，他们之中有人从小就学坏，满嘴脏话。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只要走错一步或心血来潮，一气之下就会站在法西斯那一边去，并以同样的疯狂，怀着同样的仇恨去开枪扫射。对他们来说，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他们那边都没有什么两样。”

作者亲身参加过利古里亚地区的抵抗运动。他在小说中塑

造的人物形象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也是令人感到亲切的。在战争年代中，卡尔维诺曾与这些人朝夕相处，出生入死，他曾与战友共同分享过盛在一个饭盒中的栗子。当时，他曾为他们的命运而感到痛苦，也赞赏他们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毫不利己的处世态度。可是，作者在小说中却给他们抹上了古怪可笑的色彩，画出了令人悱恻而又令人恐怖的脸谱，还赋予他们明暗交替的性格和各种恶习。主人公皮恩满脸雀斑，整天哼唱淫秽的黄色小调；厨师曼奇尼纹身；连队政委身上长满虱子；连长因与厨师的妻子调情而受处分后，竟然在激烈的战斗时刻与那女人躲在杜鹃花丛中做爱。这些都是“非英雄人物”，甚至是“反面人物”，即“扭曲”了的人物。卡尔维诺正是透过表现主义的镜头捕捉并反映出“反面”人物的真实形象，正是从这种“反面”的角度寻觅到独特的节奏和脉络，渲染了一种既反映历史现实而又超越历史现实的创作意境。

著名作家帕维塞(1908—1950)在1947年介绍这本小说时曾这样说：“笔下生辉的卡尔维诺，在此书创作中表现得象松鼠一样的机敏，他善于把游击队员的生活写成象在森林里发生的童话故事一般，是那樣的五彩缤纷，那樣的引人入胜，那樣的‘非同寻常’。”

故事发生在意大利西部利古里亚海沿岸的圣莱莫，那里终年长满棕榈，到处是别墅、旅馆和赌场，古城的小巷，山涧的潺潺流水，葡萄园和橄榄园四周的古老墙垣，山间盘旋而上通往松林的小径，满山遍野的栗子树，还有阿尔卑斯山脚下蜿蜒曲折的山谷，这些对自幼生长在这里的卡尔维诺来说就很熟悉

和感到亲切的自然景色，在作者的笔下显得那么浪漫和非同一般，使其故乡的山山水水既带有童话般的色彩，又蕴含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战争期间，在那长满栗子的树林中，携带各种武器的人们相互追踪和躲藏；那开满杜鹃花的田野也变成了危机四伏的陷阱，人们经过那儿时，成串的子弹在头上嗖嗖飞过……

作品以丰富的想象力把人物的感情与自然景色融为一体，把主人公皮恩对外部现实世界的感受寄寓在一种童话般的幻想之中，表现了作者对美好的社会的向往。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在皮恩受命去埋葬那只被厨师活活弄死的小鹰的那段描写当中：

“死鹰在他的脚边。起风了，空中飞过云彩，大片大片的乌云在他头顶上飞过。皮恩给鹰挖了一个坑。鸟跟人不一样，挖个小坑就行。皮恩手里拿着那只死鹰，见它闭着眼睛，翻着白眼皮，跟人死的时候一样。皮恩掀开鹰的眼皮，下面是圆圆的黄眼睛。他真想把死鹰扔进空荡的山谷中，看着它张开翅膀飞起来，在他头上盘旋而过，然后朝远处飞去。而他，就象有仙女的童话故事一样，跟在它后面追，越过山冈和平原，到一个人人都那么善良可亲的富有魅力的国度里去。

作品正是通过一个贫穷的孩子皮恩的奇遇和具有神奇色彩的童话般的魅力，反映了战后生活在充满危机的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人的孤寂，表达了作者对必将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的信心。而寓意深刻并富有象征意义的结尾，则体现了卡尔维诺“非同寻常”的、别具一格的表现力：

“库齐诺重又把机枪扛在肩上，把手枪还给了皮恩。现在他们

行走在乡间，皮恩把手放在库齐诺那只象面包一样又柔软又暖和的大手中。黑暗中有星星点点的亮光，那是盘旋飞舞在篱笆四周的萤火虫……”

## 2. 《短篇小说》(1960)

卡尔维诺于1960年把他发表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共分四卷，标题分别为《艰辛的田园生活》，《困惑的回忆》，《惶惑的爱情》和《困苦的生活》。这部短篇小说汇编集中反映了卡尔维诺多向性的创作成果和独特的创作风格。

第一卷《艰辛的田园生活》中收有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集《马可瓦多》(又名《城市四季》)，它不仅是意大利青少年喜爱的读物，也深为成年读者所称赏。《马可瓦多》最早曾于1952年发表在都灵的《团结报》上，全书共包括20则短篇故事，都是以大都市都灵为背景。主人公马可瓦多是个在一家公司当小工的穷人，他维持着一个数口之家的生计。他善良纯朴，天真幼稚得像个孩子，他身居闹市，却整天流浪在大千世界之中，想入非非地象幽灵似的寻觅着大自然的足迹，但马可瓦多却目睹当代社会中的人们都已被淹没在钢筋水泥之下，浸泡在泡沫四起的洗涤剂的汪洋大海中了。《逛超级市场》一文中的马可瓦多，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货架，因身无分文无力购物而痛苦和茫然，最后他推着购物小车冲进正在施工的电梯门而掉落在脚手架下，幽默地讽刺了资本主义高消费社会中的贫富悬殊现象；《高速公路上的树林》维妙维肖地讽刺了现代社会中为追求利润用广告等手段来刺激消费而造成的不平衡现象，马可瓦

多一家人在寒冬腊月中围着行将熄灭的炉火，与耸立在高速公路两旁的广告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黄蜂疗法》一文则描述了陷于失业境地的马可瓦多以黄蜂的针螫来治疗风湿病人的传奇式的故事，揭示了工业化社会中穷人们绝望的心态。在这些篇章中，卡尔维诺带着某种苦涩的笑，同情而又怜悯马可瓦多的遭遇，揭示了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背后的阴暗画面，在马可瓦多“这些千奇百怪的形象中隐藏着卡尔维诺那忧郁、伤感的自画像”。（《日报》，1963，切塔蒂）

《马可瓦多》一书富有政治思想性和社会性，具有一种朦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启迪陶醉在消费社会中思想变得迟钝的人们，引导他们去设想和创建一个更正确、更合理的世界；马可瓦多的处境正是社会上普通的人们共同的处境，这也正是作品引起全社会共鸣的原因之所在。全书文笔简洁、流畅，并具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作者奇特的想象力赋予小说一种寓言式的风格，使他笔下的主人公似乎成了现代童话故事中的奇特的人物。

第二卷《困惑的回忆》中收有《最后飞来的是乌鸦》（1949）和《进入战争》（1954）两部短篇小说集。故事大都以抵抗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渲染了战争的残酷。风格明快，语言简洁，笔触辛辣。名篇《最后飞来的是乌鸦》描述的是一位偶然加入游击队的少年神枪手，他能百发百中地射中飞鸟、松塔儿、睡鼠和野兔。有一次正当他全神贯注地狩猎时，发现树林里的一块岩石后面躲着一个德国兵。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只乌鸦，德国兵企望神枪少年把注意力转向那只乌鸦，枪声响

了，但乌鸦并未坠落。德国兵以为神枪少年没看见乌鸦，就从岩石后面走了出来，向少年指点空中的乌鸦，就在那一刹那间，“猎枪的子弹不偏不倚地正好打中了那德国兵穿的皮茄克上绣的那只展翅的飞鹰。”

老鹰和乌鸦都象征着邪恶，尽管绣在皮茄克上的老鹰是假的。残酷的战争磨炼了神枪少年，他无视翱翔在天空中的乌鸦，却无情地瞄准了德国兵。卡尔维诺笔下的山川丛林，展现了寓言式童话故事的意境，富有魔幻般神奇的色彩；少年神枪手没有为猎物所动而对敌人心慈手软，烘托出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的形象。故事构思奇妙，寓意深刻，语言质朴、浅近。

带有自传体色彩的短篇小说集《进入战争》共包括三个短篇：《进入战争》、《刁托内的青年先锋队队员》和《翁帕的夜晚》。都是以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参加战争的历史为背景的，三篇小说的主人公是同一位富家子弟，他当时虽然身穿法西斯青年先锋队的制服，但他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使他对法西斯所发动的这场战争抱消极和怀疑的态度；主人公目睹在轰炸中惨死的孩子，面对被炸成废墟的城镇，深感战争的恐怖和残忍。当法西斯匪徒抢掠被法国人丢弃的门托内城时，别人都争抢金银财宝，他却偷了法西斯党部大门的一把钥匙，象征性地喻示了主人公反法西斯的意识：截断法西斯的生路。

第三卷《惶惑的爱情》中的名篇《夫妇的奇遇》描述了一对生活在城市的工人夫妇的生活悲剧。由于丈夫得上夜班，妻子却上白班，夫妇俩只能在倒班的空隙时间匆匆见上一面，是



现代工业社会里紧张的劳动节奏把他们从精神和肉体上分割开了，他们无可奈何，只能以坚强的毅力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一位诗人的奇遇》展示了人与大自然之间无法建立一种纯洁关系的痛苦。故事发生在南方海边的一个村庄，那儿尚未有观光游客的足迹，诗人和他的情人尽情地享受着大海和海峡的自然风光；面对奇妙的自然景色，诗人伤感满怀，一群为了生计饱经忧患的渔民的出现使诗人陷入了沉思，从这些世代终年劳苦奔波的人们身上，看到了“人类的痛苦”，“这是与大自然向人们展现的美妙景色截然不同的”。

第四卷《困苦的生活》是由《房产危机》(1957)、《阿根廷蚂蚁》(1958)和《烟尘》(1958)三篇小说组成的。《阿根廷蚂蚁》融寓意与现实于一体，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贫困的失业者家里，有一天发现蚂蚁成灾，甚至都钻进了孩子的耳朵里了。面对大群大群蚂蚁的侵入，一家人别无它法，只能弃家逃走。小说寓意深刻，说明了弱者面对痛苦和罪恶的态度只能是忍让。富有社会意义的《烟尘》以第一人称的表现手法描述了一个在取名为《净化》的杂志社工作的职员见闻。该杂志的宗旨是抵制城市中尘埃的污染，防止因燃料的燃烧和化学气体的扩散而导致的空气污染；后来主人公却发现杂志社的主任本人就是制造尘埃污染城市环境的罪魁祸首，杂志对公众所进行的冠冕堂皇的宣传都是对不知内情的读者的一种欺骗，其目的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作者向人们指出了人类所面临的可怕前景，清醒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所处的绝望境地，描述了人们面对烟尘污染这一无所不在而又遗患无穷的现象所

表现出的那种无可奈何而又无能为力的心态。

### 3. 《我们的祖先》(1960)

《我们的祖先》一书由《分成两半的子爵》(1952)、《栖息在树上的男爵》(1956)和《不存在的骑士》(1959)三篇小说组成，有人把它称之为“纹章三部曲”。小说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象是想逃遁现实，或是干脆倒退到昔日古老的年代中去，以魔幻般的、寓言式的和完全超越现实社会的题材，揭示现代人变态的形象。采用了影射和暗喻的手法，极富有哲理性。

《分成两半的子爵》的主人公梅达尔多·特拉尔巴子爵在土奥战争爆发后，跨上了战马，奔赴战场奋勇杀敌；奥地利国王接见了，并授予他中尉军衔。在一次战斗中，他被土耳其军队的一颗炮弹击中胸膛，把他从头到脚整整齐齐地劈成了两半，右半部分的躯体居然还活着，人们把他抬回了城堡。这个只剩下右半部分躯体的子爵在城堡里过了很长一段隐居生活后，开始外出游逛。无论走到哪儿都把伸手可及的物体分成两半，连苹果与蘑菇也都给掰成两半。他还放火焚烧农民的茅屋和干草堆，牲口和村民都被活活烧死，就连从小抚养他成人的奶妈也险些丧了命；次日，子爵硬说奶妈脸上的烧伤是麻风病症状，下令把她关进了麻风病院。因此人们称他为“邪恶的子爵”。后来，子爵追求一位放牧的姑娘，他把菊花和蝴蝶掰成两半向姑娘求爱，当他遭到拒绝后竟放火焚烧姑娘父母的茅屋，还蛮横无理地把他们捆绑起来，逼得姑娘不得不在山洞里隐蔽起

来。这右半部分的子爵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过了不久，村里出现了另一个与梅达尔多子爵一模一样的怪人，那就是他在战场上被炮弹炸掉的左半边身躯，当时被埋在基督教徒与土耳其人的尸体下面了，后来又被当地的两位隐士用油膏和香料医治救活了；梅达尔多这左半部分躯体回到故乡后，到处行善，助人为乐，劫富济贫，帮助寡妇干活，还去麻风病院看望奶妈，所以人们称他为“善良的子爵”。放牧的姑娘与他不期而遇，他们相爱了。

“邪恶的子爵”对“善良的子爵”恼恨极了，竟派遣手下的卫兵去谋杀他。但由于“邪恶的子爵”的专横暴戾早已引起手下人的不满，卫兵们不仅没有执行他的命令，反而请求“善良的子爵”率领众人起义。善良和美德感化不了邪恶，于是一场决斗终于发生了，两半子爵各持一柄利剑，厮杀拼搏，较量了几个回合之后：他们先后被对方的利剑沿着原来被炮弹炸开的伤口从头部直劈脚跟，立时双方鲜血直流，扭作一团，当初那两半身躯劈开时的伤口又粘在一起了。

半个小时后，村民们抬着一副担架来到城堡，见躺着的是一个完整的梅达尔多子爵，他伤势严重，一直昏迷不醒。在护士和大夫们的日夜精心护理下终于苏醒过来了，“子爵重又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既不好也不坏，是一个邪恶与善良的混合体，就是说，从外表看来，与没有被炸成两半之前的那个子爵一模一样。”

小说采用一个骑士式的寓言故事的形式，把当代社会在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

者面前。这“分成两半的子爵”是当今社会中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炮”轰炸成两半的现代人的写照，是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化社会使人异化、使人失去了自身的人格存在并造成人的本性退化和衰落的写照。目睹社会中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作者象是作出一副苦涩的怪相，露出一一种讥讽的微笑；作品的格调郁闷、伤感，如小说的第一章就展现了横卧疆场剖腹开膛的战马，断肢残臂的官兵，还有因鼠疫蔓延而丧生的人们。这篇寓言式小说的结构是几何形的，把现代人兽性的“恶”和理性的“善”对称地一分为二，后又重合在“完整的人性”之中。作品所要表现的道德宗旨是理性制服兽性，善良战胜邪恶，教诲人们要克服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各种潜在的敌人，不做一时发作的兽性的俘虏，做一个真正的有完整人格的人。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在人世间犯下丁许多罪孽，在行善积德之后变得成熟了，从而重又理智地获得了完整的人性。

《栖息在树上的男爵》的故事发生在1767年6月15日，那天主人公科西摩·比奥瓦斯科在其父母特意邀来作客的达官贵人就餐席间，竟然厌恶地把仆人端上来的一盘蜗牛推开了，他父亲当即大发雷霆。科西摩一气之下走出餐厅，只见“他爬上了冬青树，身上穿着赴宴时穿的考究的礼服，这是他父亲严格规定的，尽管他只有12岁……”。原来科西摩早就忍受不了贵族家庭那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了，他那对公爵的头衔垂涎三尺的父亲，一心考虑的是贵族家谱和继承先辈家业，热衷于同远近权贵的的争斗和倾轧；他那出身将军世家的母亲，终日厮守着一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以编织度日。对于笃信旧式礼仪和

家教的父母亲，“如果就餐时有谁从盘子上抬起眼睛或者喝汤时发出轻微的响声，那可就不得了”。科西摩还妒恨与父亲同父异母的那位当律师的骑士叔叔，他面容丑陋，又善于弄虚作假，可他是家父唯一信赖的人，既是庄园总管，又是水利工程师。他更讨厌那一直未嫁人的姐姐巴蒂斯塔，她整天冲人高声嚷嚷，以发泄自己积郁在内心的怨恨。“蜗牛事件”只是个导火线。有一天，那位当律师的叔叔带回家一篮子食用蜗牛，后来被放在地窖的一个木桶里，科西摩和弟弟(故事的叙述者)在桶底挖了一个洞，还为可怜的蜗牛铺了一条逃生之路。夜里，当主管全家膳食的姐姐巴蒂斯塔发现蜗牛都逃跑了时，居然鸣猎枪报警，召唤众人举着火把四处围捕起蜗牛来。父亲发现了木桶底下的窟窿，猜出是科西摩兄弟俩所为，就用马鞭抽打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科西摩兄弟还在一个阴森的小屋里被囚禁了3天。当6月15日中午科西摩被第一次放出来与家人共进午餐时，姐姐却端出蜗牛当主菜，所以激怒了科西摩……栖息在树上的科西摩经受了生活的种种严峻考验，为了求得生存和摆脱险境，他不得不与大自然展开殊死的搏斗：他用弟弟给他的猎枪捕获野味，学会了用杆子烤炙野味的原始烹调方法，用吃剩的野味与农民换水果蔬菜；还学会了在洗衣盆里用肥皂洗衣服，然后在树杈上晾干；他与一只母山羊交上了朋友，学会了挤羊奶喝；他还与一只母鸡达成了协议，让它隔一天在树洞里给他生一个鸡蛋；后来他还从树上往水塘里撒下钩子钓鱼吃。他虽然离开了家庭在树上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但他仍然关注家庭成员的行踪，他爬到教堂旁的大树上聆听全家人做弥撒，还

躲在梧桐树上旁观了姐姐的婚礼。他栖息在树上，居高临下，发现了骑士叔叔默默为全家人所做的一切：养蜂、指挥兴修水利等。从此他与叔叔之间产生了一种理解和默契。他还爱上了第一天爬上树时曾遇见过的姑娘维奥拉，后来她成了一位老公爵的遗孀。那位姑娘仰慕科西摩超凡的毅力，也使科西摩领略了爱情的甜蜜和失恋的痛苦。科西摩还目睹了拿破仑时代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和世事沧桑，……最后在树上栖息了长达65年的科西摩衰老了，他已向众人显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但他坚持不从树上下来；他的病情恶化了，人们把一把安乐椅和一张床抬上树，但他却骑在一个枝杈上，身上只穿一件衬衣，一动不动地坐在树上，身子已经呈半僵硬状态了。最后，科西摩从树梢上窥见从一个英国人驾驶的热气球上抛下一个带着长长的绳索的锚，当绳索从树旁擦过时，他轻捷地攀住绳索远离而去，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了。小说通过年幼的男爵在树上栖息的生活经历，隐喻了现代人要想获得真正的生活，就得脱离这个可恶的现实社会。

《不存在的骑士》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法国查理大帝的时代。一天，查理大帝检阅集合在红色城墙下的一支庞大的部队，他一一盘问了在眼前走过的士兵的姓名，一位骑士准确地向陛下报告了自己所率部下的人数和所建树的战功：“五千名骑兵，三千五百名步兵和一千八百名侍从，他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达五年之久。”查理大帝满意地听着那位骑士的禀报并加以褒奖。在队伍中有一位“穿着一身镶黑边的白色盔甲，盔甲上没有一丝碰坏弄脏的痕迹，全身洁白无瑕，各部位衔接紧密无

缝，头盔上还插有一根顶翎羽饰，象公鸡的头冠一样五彩缤纷，光彩夺目。”查理大帝发现这位白盔白甲的骑士后，顿时惊愕不已，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全身装束得如此洁白严整的骑士。当查理大帝问他为何上下一身洁白时，骑士不作直接回答，只报了自己的姓氏和名字：叫阿杰鲁尔福·埃摩·贝尔特朗迪诺。骑士不摘头盔，也不对“陛下露出自己的面容，查理大帝“只听得从头盔底下传出来这样一个清晰的声音：‘因为我不存在的，陛下。’”

这位与身上佩戴的盔甲已合为一体的“不存在的骑士”，正是现代人“机器化”了的象征：人们与自己在现实社会中所担负的职能已融合为一体，麻木地下意识地从事着社会为自己安排好的工作，从而完全失去了自我的社会意识。小说语言幽默含蓄，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是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如种菜人古尔杜鲁，就是个“实实在在地在菜园子里干活的人，他与绿色的野生的自然界融为一体，而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全身套着盔甲的阿杰鲁尔福终日机械而又准确地做着各种动作，但他没有血肉，没有灵魂，尽管他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但他总不能如愿以偿；由于他所从事的又是一场荒谬而又残酷的战争，一场基督教与异教徒之间的战争，所以他总是竭力从自己的过去中去寻求自己生活的意义。“明天黄昏日落时，我将会怎么样呢？我能确认自己是个人了吗？能确认自己在行走过的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吗？”这位“不存在的骑士”向往过一种真正人的生活，暗喻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焦虑不安的心态及其不稳定的地位。最后戴白盔穿白甲的骑士消失不见了，因为

他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寓言三部曲《我们的祖先》从不同层次上含蓄而又幽默地揭示了现代人体现自我存在和向往自我解放的心态：《子爵》篇抒发了被现实社会截肢解体了的现代人想完善自己和使自己变成完美的整体的愿望；《男爵》篇则是表现主人公企图以逃避现实的自我抉择来达到封闭式的自我完善，揭示了人类与其共存的社会无法相容；《骑士》篇的主人公则力图通过实际上“不存在”的“自我存在”，来赢得个人自我存在的意义。

《我们的祖先》的问世，进一步确立了卡尔维诺作为寓言式作家的文学地位。作者似乎超脱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后退到古代社会，借助叙述先人的故事，以寓言式的魔幻般的题材，让主人公以“子爵”、“男爵”和“骑士”等贵族头衔出现，却又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政治、道德和社会关系。小说寓意深刻，内容丰富，幽默而又含蓄地阐明了人生的哲理，读后余味无穷。有人说卡尔维诺这部三部曲“宛如一片蔚蓝色的、温馨而又闪烁发光的海面；一旦投身于海水之中，潜入海底深处之后，却会发现无数黑洞洞的沟壑，阴暗的隧道，深邃的岩洞和可怖的鱼类、海藻，它们在海底不停地游动着，勾画出各种不同人的形象轮廓。”（《卡尔维诺作品欣赏》，1970，博努拉）作者笔下的那位残肢断臂的“子爵”乃是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畸形发展的产物，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大胆地运用文学手法来隐喻现代人被社会异化成两半的现实；那栖息在树上的“男爵”爬到树上栖止的根源是深刻的，他能做



出这一不可思议的疯狂的举动，说明他情愿象猴子似的攀缘在树杈绿叶之中，也不愿意与现实社会同流合污的心态；那位把盔甲变成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手段的“不存在的骑士”更是现代人已沦为“器械”因而完全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写照，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被现代大工业发展扭曲了的荒谬的现实世界。

卡尔维诺在分析自己的创作思想时说道：“由于原始人跟宇宙是一个整体，所以可以说他自身是不存在的，因为他跟任何其它有机物质的存在别无两样；而原始人进化到现代的人之后，由于他跟生产和经济发展进程紧密地连结成一个整体，所以他也同样是不存在的，因为现代人与一切都融为一体了，没有磨擦，而且他与四周围的一切（自然与历史）都不发生任何关系（与之进行斗争或通过斗争达到和谐）。”（《我们的祖先》出版前言，1960）

卡尔维诺的作品用寓言故事般的格调、寓言式的人物、寓言式的节律来表达现代社会中文人们的伤感心绪，抒发了对失去的美好岁月的惋惜和留恋，揭示了现代人存在价值的蜕化，阐明了处在一切都已商品化的消费社会中的现代人实际上都已沦为“一样东西”，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卡尔维诺以辛辣的笔触谆谆告诫读者，在工业化社会中生活的现代人有如工厂里的机器一般，被8小时工作制或7小时的坐班制所羁勒，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窒息并捆绑着人们，却又以不断丰富的物质享受赋予他们近似于“幸福”的幻觉。

#### 4. 后现代派的代表作品

卡尔维诺在70年代以其惊人的创作才能发表了一系列具有

后现代派风格的小说，为他后期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园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他作为寓言式作家的创作风格。

《看不见的城市》(1972)叙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元代的故事。元代皇帝忽必烈采纳了其宠臣马可·波罗的建议，在他用武力征服而获得的疆土上开始兴建大城市，因为疆域辽阔，皇帝本人无法亲自去各地视察，就全凭马可·波罗每次巡察回来的述职报告来了解各地的情况。整部小说就是描述皇帝所“看不见的城市”的概貌。全书共分九章，头尾两章各写了10个城市，其它七章各写5个城市。马可·波罗共描述了55个城市，但实际上只有11个城市，因为每个城市他都视察了5次。那11个城市的名字分别是：“记忆中的城市”，“理想中的城市”，“有标记的城市”，“冷清的城市”，“贸易的城市”，“亲眼目睹的城市”，“有名称的城市”，“死亡的城市”，“天国里的城市”，“连绵不断的城市”，“隐秘的城市”。

全书的九章代表了人体的9个部位(头、双臂、胸腔、生殖器、双腿和双脚)，每个城市各视察五次，则象征着人体的五个感觉器官(双眼、双耳和嘴)。卡尔维诺把故事的历史环境后退到马可·波罗所处的年代，是为了使自己与历史拉开距离，以能更好地观察现代社会的今天与明天，即赋予人们以更多的“空间”，让人们能在“历史”中体现自己的价值；面对现代人地狱般的生活，马可·波罗默默思考：“有两种超脱的方式：一种是接受地狱，成为地狱的一部分而麻木不仁，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容易做到的；另一种方式比较冒险，即是在地狱中寻觅并善于识别人和事物，这需要专心致志地学习。”

鉴于作者对当今社会各种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全书所展示的魔幻般的世界中充满了奸诈和善德，深刻地揭露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卡尔维诺用这些“看不见的城市”中的各种摩擦和冲突，来影射现代人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那些“看得见的城市”——一个物质化了和商品化了的世界，一个活在其中而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世界。这些矛盾、摩擦和冲突，构成了卡尔维诺作品的非凡的魅力：以对过去童年时代和已失去的年华的“回忆”开始，以展望未来城市的轮廓的“隐秘”结束，把正义与邪恶、死亡与希望、永恒与不变、老与少、美与丑融于一体的社会现实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作品超越时空的界限，把过去、现在和将来揉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作品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各个层面的普通人，他们既不是胜利者也并非失败者，他们往往在理想与现实、神话与历史、善与恶之间徘徊，不断地自相矛盾，从反面提出论证而对自我加以嘲弄。

作者使用的语言简洁而又凝练，用隐喻的手法奥妙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小说最后一章中所描述的城市酷似我们生活的现代大城市，它可怕得简直无法居住，但是由于习惯，人们仍然居住在其中，甚至对于恐怖也习惯了。

有人把此书称作是“一种魔术游戏”，用寓言形式描述的每个城市都犹如一种语言符号，所以读者不仅须用文学的尺度去欣赏，还须用科学的尺度去发掘其中的“联系”。小说以马

可?波罗的一段声明结束，他声明要除掉这个社会文明的地狱。

《命运交叉的古堡》(1969)的结构象是一副塔罗纸牌。塔罗纸牌是15世纪时一个名叫博尼法乔·贝博的艺人为米兰大公爵精心设计并配上图饰的一种由78张牌组成的纸牌，纸牌的花色有梅花、奖杯、草花和心，图案的人物有国王、王后、骑士和步兵等角色。

故事发生在一个座落在树林旁的孤零的古堡里，附近有一家小饭馆接待过往的旅客。故事中的人物彼此素不相识，也不知各自的来历，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有过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都想把各自的遭遇同偶然相遇的旅伴们诉说，这就启示他们本能地把塔罗纸牌当作一种符号系统、一种语言，以它来倾诉各自的遭遇：印在纸牌上的各种图象就象是一个字本身有多种意思，要得知这个字的确切含义就需要从说故事的人所叙述的历史背景去推论，而故事的背景又是由说故事的人按照各自的经历用纸牌象拼镶嵌画一样拼出来的。

说故事的人有农民、水手和工匠，他们都是远古时代的人，通过纸牌的拼搭勾画出自己所要讲述的故事的视觉形象。小说的页边印有纸牌拼出来的图象，以便读者能在阅读故事的同时，对着文字去解释纸牌上的图象。作者就这样以奇特的假想能力，借助几何图形的魔力，通过人物的口述，采用复制情节的手法，描述了他们各自的遭遇。他们有的讲爱情故事，有的讲人的死亡，有的描绘坟墓的恐怖，还有的讲述魔幻般的奇遇。故事中的人物有众叛亲离的国王，有十恶不赦的刁妇，展现

了发生在中世纪古堡里和文艺复兴时期宫廷里的种种轶事奇闻。

作者按照塔罗纸牌错综复杂的图案来展现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但作者“并不是真的在玩纸牌，而是通过书中人物相互探索各自的命运，似乎作者也在敲击自己的命运之门：探索自己的命运。所以，与其说作者在探求小说的文学结构，不如说他是在探索现实生活的结构。由于作者是在深入地探索自身存在的实质意义，所以也把读者引导在其中去进行自身价值的探索；作者笔下的人物并非出于好奇心而投入那种毫无意义的纸牌游戏从而预卜未来，而是一种深入的探求，以寻觅一把钥匙，用它来解释我们为什么活着，又是怎样地活着。”（《晚报》，达拉马诺，1973）

在当时法国文坛盛行的符号学的影响之下，卡尔维诺不再象以往那样以投身于现实生活的方式从事创作，而使自己沦为一种能把口头的素材转化为故事形式的装置，一种能把言语转化为故事的工具。作者把整个文学看成是自我封闭式的“符号系统”，它与社会现实、社会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之间不是一种直接的联系而是一种无限的调和关系。正如卡尔维诺本人所说：“文学只不过是一组数量有限的成分和功能的反复的转换变化而已。”（卡尔维诺，1970）作者象是代表整个人类用文学语言这个“符号系统”把自己在人世上所经历过的一切恐怖、忧伤和欢乐传达给后人，予人以智慧，使人得到启迪，引以为戒，并且代代相传。总之，卡尔维诺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人们指出了面对大千世界所要采取的态度，这是他对于善恶并兼

的“完整”的世人不断探索的结果，他这种反对善恶二元论的处世哲学，引导人们对人生采取正确的态度，即孜孜不倦地寻觅、追求、探索自身存在的价值。

《寒冬夜行人》(1979)是卡尔维诺后现代派的代表作。作者采用了时空交错、人物互换等超理性和超现实的手法，这在小说表现技巧上无疑是一种创新。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部小说的读者。一位读者，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卡尔维诺的新作《寒冬夜行人》。

一个严寒的冬夜，一位神秘的旅行者从巴黎乘火车来到意大利的某个小车站。按原定的计划，他本该把一只行李箱交给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他们有接头的暗语；可是前来接应的人却没有露面，原来是有人向警方告发了。警察局长告诫神秘的旅行者尽快离开站台，否则……

读到这里，已经是30来页了；“读者”突然发现小说的页码错乱，他看过的三十来页又重复出现，于是他就去书店换书。书店老板翻阅之后，深表歉意地解释说，小说装订时出了差错，把卡尔维诺的小说跟波兰作家巴察克巴尔的小说《马尔堡市郊外》装订混了。这样，小说的第二章不再是前一章故事的继续，却是另一篇小说的开头。出版社居然出现如此严重的差错，当然得给退换，不过“读者”却又不想换回一本完好的《寒冬夜行人》，而是想换一本那位波兰作家的小说看下去。因同样原因来书店换书的还有一位名叫柳德米拉的“女读者”。

然而，他们换回去的根本不是那位波兰作家的小说，因为

书上的地名和人名都与波兰这个国家毫不相干。“读者”心里纳闷儿，就打电话询问在书店结识的那位“女读者”柳德米拉，方知读的是一个人口只有34万的辛梅里亚民族的一位年青作家的小说《昂立枉峭壁上》。于是这第三章又成为这后面一篇小说的开头。满以为可以惬意地欣赏一部完整小说的“读者”与“女读者”，却又因为小说内容的阴差阳错而又不得不拜读另一部题为《迎着寒风不怕眩晕》的小说了。于是，10篇小说就在这两位男女“读者”不断寻求确切答案的过程中一环套一环地依次展开了，他们俩人也在苦苦的寻觅中，在不断地阅读这10篇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知己，对文学的笃信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感情，使他们在寻书的风波中萌生了爱情，最后还喜结了良缘。在洞房花烛之夜，当“女读者”提出要熄灯就寝时，“读者”却说：“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读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了。”

这是一部立意巧妙、结构奇特的小说，它一反传统旧小说的模式，打破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传统关系，可以说这是对故事情节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的旧小说模式的一种挑战。

书中的“读者”与“女读者”是作者艺术思想的体现，他们在作品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表面上各不相干、内容各自独立的10篇小说贯串成一部完整的文艺作品。整部作品里的每一篇故事的开头与前一篇故事的结局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象连环套似的一环扣一环，首尾遥相呼应。每篇故事的结尾对于读者来说是结局，而对于作者来说却又是下一篇故事的开头。

这样，作者不仅把“读者”置于作品之中，还与“读者”有着思想上的沟通，使其成为小说的参与者，并成为贯串作品始终的主要人物。卡尔维诺曾自称这部小说是按照《一千零一夜》童话故事的模式创作构思的。作者运用魔术般的语言技巧，采用夸张而又富有挑战性的文学手段，引导读者去透视现实社会。如那个妨碍主人公安安稳稳阅读小说的人物，是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诸神中最无信义的埃尔梅斯·马拉那，他用七弦竖琴和六孔竖笛迷惑阿波罗神，在卡尔维诺笔下，他是奸诈狡黠、诡计多端的代名词。书中所讲的寓言故事，表面看来都象是一些情节曲折离奇的奇遇，但实际上它们都带有警告世人的信息，蕴含着现代人惊恐不安的心态。

卡尔维诺驾驭着幻想的车轮，怀着对现实社会的逆反心理，揭示了人世间在虚伪表象掩盖下的种种事物的实质。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述：“你们别被我的表达技巧迷惑住了，这不是我的功劳，我模仿了许多作家和符号学家。我的功劳就在于把现代小说所给予的启示和激情揉合在一起，并把它们改写成故事讲述出来。”

卡尔维诺采用的是情节的“复制”和“增殖”的创作手法。故事是用10个各不相同的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在开始阅读其中的任何一篇小说时，都有一段“穿插进去的故事”，而每一段“穿插进去的故事”又都与头一天的故事全然没有任何逻辑的联系，它们主题不同，情节不同，人物不同，背景也不同；而且这些“穿插进去的故事”属于不同国家的文学，属于不同的文学类型和文学形式。这每一篇故事都在情节发展进入高潮时



猝然中止，似乎都是下面要叙述的另一篇故事的“引言”，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我很想写一部实质上只不过是‘引言’的小说，它自始至终保持着作品开始部分所具有的那种潜力，以及始终未能落到实处的那种期待。”（卡尔维诺，1982）小说的头九篇故事的标题是：《寒冬夜行人》，《在马尔博克城外》，《昂立在峭壁上》，《迎着狂风不怕晕眩》，《向阴影里俯瞰》，《在环行网中》，《在交叉网中》，《在月光下照耀的落叶上》，《空坟四周》，而第十篇以《最后结局如何？》为标题的故事意味深长地道明了作者已经没有别的奢望，只希望故事能够继续下去，或者能够开始一个新的故事，尽管故事的叙述者认为“我正在同时创作太多的故事，为的是让你们感到围绕着这个故事我还有许多可以讲的或者将要讲的故事，谁知道这些故事是不是已经在什么地方讲过了——这是一个塞满了故事的空间。”人们依赖语言来排遣自身的空虚和无聊，来叙述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作者强调的是阅读故事的过程，强调的是信息的发出者——作者笔下的“读者”——和信息接收者——小说的实际读者——之间的关系，创建了一个故事发生在其中的虚构世界，接着再用另一个故事可能发生在其中的虚构世界来代替它，整部小说就是一个重建、摧毁、再重建、再摧毁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最后叙述故事者除了找到一座“空坟”之外，一无所获，似乎“世界缩小成了一张纸，在这张纸上，除了写些抽象的言词之外，什么也没法写”了。

卡尔维诺的生平与创作□

《黑暗中的数字》□

水之呼唤3

冰河期6

仰天长望的部落8

鸭之飞翔10

闪灵14

团队精神15

敌人眼睛17

做起来21

良心22

呼喊特丽莎的人24

黑羊26

《困难的爱》28

近视眼的故事28

诗人出海34

书痴39

裸泳48

晨归51

《马可瓦多》54

市区的蘑菇55

长凳上的假期58

市政府的鸽子63

迷失在雪中的城市65

黄蜂疗法69

一个有太阳、沙粒和睡意的星期六72

便当75

高速公路上的森林78

清新的空气81

与母牛同游85

有毒的兔子89

弄错了的车站95

河流最蓝的地方100

月亮与霓虹灯103

雨水和叶子108

马可瓦多逛超级市场113

烟，风与肥皂泡117

归他所有的城市122

顽固的猫的花园125

圣诞老公公的孩子132

《亚当，午后》138

父与子139

迷人的花园143

亚当，午后147

《宇宙奇趣》156

月亮的距离157

天亮的时候166

空间的标志 173  
一切于一点 179  
无色的世界 182  
未完的游戏 189  
水族舅姥爷 194  
打赌 202  
恐龙 208  
一点的故事 220  
软月亮 224  
附录：卡尔维诺年表 230  
巴黎隐士 239  
观众回忆录 244  
观众回忆录(2) 248  
观众回忆录(3) 254  
卡尔维诺 — 小传（自传体） 259  
萨德在我们体内（评索多玛120天） 261  
异乡人在都灵 266

《黑暗中的数字》  
关于本书-前言

埃斯特·卡尔维诺（摘自《在你说“喂”之前》）

伊塔罗·卡尔维诺很早，从青少年期，就开始写作：短篇、寓言

故事、诗及剧本。剧本是他第一选择，也或许是最爱。那段时间写了不少剧本，不曾发表。但他独具的自我批判力和客观自省能力，促使他早早放弃了那个创作方向。1945 年给好友艾乌哲尼欧·斯卡法利（Eugenio Scalfari）的一封信中，卡尔维诺简短宣布：「我改走文学创作了。」斗大的字占满全页，可见其重要性。

从那一刻起，卡尔维诺的写作生涯不曾间断：不管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在书桌上或就着膝盖，在飞机上或旅馆房间内，无时无刻不埋头工作。所以，他留下的作品如此多样，包括许多短篇、寓言，实不意外。其中一部分经他结集成册，还有很多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另外也有未发表的。

本书所收录的——包括未发表的——是他 1943 年（当时未满 20 岁）到 1984 年的部分作品。

其中不乏原属长篇小说的构思，后来却发展成短篇的成果。这在卡尔维诺并非罕事，像〈白帆〉（Il bianco veliero）这部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就不止一个章节被独立收入 1958 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Racconti）。

还有一些作品是应特殊要求完成的：如果不是一家在亚洲酿造某畅销威士忌的酒厂为庆祝建厂五十周年，邀请欧洲几位知名作家撰文志庆的话，卡尔维诺未必会写出〈冰蚀〉。当时只有一个限制，就是在文中必须杜撰一种酒。〈冰蚀〉先以日文问世，后以意大利文发表。另外一篇〈邪恶之家〉的那场火的写作过程及发表途径也颇不寻常。这回业主是 IBM，要求笼统：用计算机从事文学创作，可以到什么程度？这发生在 1973 年

的巴黎，当时计算机尚不普及，卡尔维诺兴致勃勃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计算机，最后以人脑代替计算机，完成了这项任务，作品刊在意大利版的《花花公子》上。事实上，这对精神上注定要与鼓吹组合艺术（ars combinatoria）及不断向自身精确能力挑战的Oulipo（Ouvrior de litterature potentielle）结合的卡尔维诺来说，并非难事。

关于本书开头几篇未曾发表、且十分简短——卡尔维诺称之为「极短篇」——的短篇，或许由他 1943 年创作初期的一段笔记，可以了解他的态度：「因为压抑，所以有寓言。当一个人无法明白表达己念时，便寄情于童话。这些极短篇，是一个年轻人在法西斯治下的政治、社会经验的映照。」他还说，等时机一到，也就是法西斯政权结束的战后，寓言故事就不再必要，作家可以从事别种创作。不过由未收录及本书为数不少的作品标题和日期来看，尽管年少信誓旦旦，卡尔维诺多年后仍未放弃他的寓言创作。

《水之呼喊》和《拼音游戏》两篇得之不易，虽然狭义来说既非寓言也非短篇，但值得推荐给读者。

至于某些就整体角度来看似显突兀或自成一格的作品，也是卡尔维诺写作计画的一部分，只是不及实现。

## 水之呼唤

我伸长了手，握住淋浴龙头，慢慢往左转。

刚起床的我仍满眼睡意，不过对自己果断、慎重其事以开展一

天的动作却意识楚，让我同时接触到文化与自然，接触人类千年文明及造就了地球的神时代的挣扎。淋浴，是为了确认我是水的主宰，确认我也拥有人类代代相传的对水的特权，只须扭开龙头水就来，活在可以随时挥霍水的时代和地方。我知道这样的奇迹每天重演并非易事，所以开水龙头时，不应该漫不经心、不以为意，需要全神贯注，发自内定。

应我召唤，水自管道上升，虹吸设备受压，抬高或放下浮球以调节水箱水位，压力一旦改变，小奔流向向前，透过管道将指令传递出去，通知所有集管，将储水槽的水排掉再装满，沿着陡坡渗流而下的冰川水、从地下抽取的水、岩壁间滴落的小珠、裂缝吸收的水气、天空降下的雨水雪花冰雹，周而复始地汇集累积，然后施压于集水水库，过净水池的过系统，沿着轮水管被送到城里去。

右边调冷热，左边龙头则大开以便泼些水在脸上让自己完全清醒，我感觉到千里外清透、沁凉、微弱的水流越过山岭河谷草原经过绵延数公里的引水渠向我涌来，感觉到宁芙女神正轻移莲步朝我走来，即将现身轻抚拥抱我。

可是在从莲蓬头喷洒出来之前水滴滴答答延迟了一下，然后才精神饱满地倾泄而下，得等上整整一秒钟，令人心慌的一秒钟，没人能保证这个世界不会像我们周围的星球变得干涸、沙尘化，也没人能保证水不虞匮乏，让远在水泥、柏油城堡中，离水源或水库千万里的我还能在手心掬一瓢水。

去年夏天严重的干旱袭击北欧，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是广袤的荒漠，原本滔滔的江河羞赧露出干巴巴的河床，牛群伸长了鼻子

在泥巴堆中寻找一丝清凉，人们带着锅碗瓢盆在一座小喷泉前面排队。脑中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我今天为止所拥有的丰沛水源只是一场幻梦，水有可能再度成为稀有资源，得花力气运送，小贩年着水桶沿街叫卖，鼓励口渴的人买一杯珍贵的甘泉。

尽管此刻我有一股强烈欲望想要操控水龙头，但立时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对大权在握的狂热是多么愚昧和空洞，然后提心吊胆、谦卑地等待水龙头微颤宣布水的到来。万一只是空气通过空管所以颤动呢？我想到撒哈拉沙漠不留情扩张它势力范围，看到热浪中海市蜃楼的绿洲，想到波斯那块旱土，藉地下渠道将水引向灰的圆顶城市，渠道路径跟当年驾着篷车由里海下到波斯湾、黑色帐棚下蹲着以鲜艳面纱遮脸的女人从皮囊中倒水煮茶的诺曼底人的路线一样。

仰着脸等待一秒后水珠从水垢的镀铬莲蓬头奔流而下撒在眼皮上解放我惶忪的眼睛，莲蓬头在我看来像是火山口满布千疮百孔的月球表面，不，像在飞机上下望伊朗沙漠看到一个个规则排列的白色环形口，那是三千年来水的行径路线：地底的「琼浆」每隔五十公尺便经由这些井得见天日，还可以用绳索吊人下去进行管道维修。我也假想在那幽暗的环洞里，头上脚下掉入莲蓬头的出水孔中，亦即琼浆井里，探寻只闻其声不见其的水源。

仅几分之几秒的时间我又重新分辨出高与低；水在曲折、蜿蜒的攀升路经结束后，从高处跃下。将水导入干渴的人类文明的人工路线，不管是地下或地面，与自然的水径并无轩轻，只是



人类对待这生命之泉的奢侈在于让水抵抗地心引力，先升后降：水舞喷泉，还有水帘。古罗马引水渠雄伟的连拱支撑的是悬在空中的轻盈水流，十分吊诡：笨重的千年建物承载的是流动、稍纵即逝、抓不住的透明液体。

我竖起耳朵听在上方盘旋的凝置水流，层层传递的水管震动。感觉到被微倾的连拱渠道、还有更高处与奔窜的水流竞跑的云朵划出犁沟的罗马郊外的天空就在我头上。

渠道的终点永远是城市，尼尼微和它的花园，罗马和它的公共浴池，巨大的吸水海绵。那是一个透明的城市，在石缝间不停游走，阡陌纵横的水纹织成墙壁与道路。以地表的隐喻来看城市，那是一块盘石、未经切割的钻石或黝黑的煤，但每一个大都会也可以被看成一个巨大的流体结构，由水平垂直的水线界定的空间，一层层如汪洋如潮水如浪花，人类就在这里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的两栖生活。

或许城市实践的是对水深切的渴望：上升、喷洒、由低处往高处爬。每个城市在居高临下中得到满足：曼哈顿将水塔抬至摩天大楼顶，托雷多几世纪以来都得到泰葛河下游用骡子驮回一桶一桶的水，直到多愁善感的菲利浦二世突然奇想兴建一座「人造汲水塔」沿着峭壁将阿卡扎河河水摇摇晃晃地一桶桶打上来，奇迹仅昙花一现。

所以我并非以理所当然的态度看待水，而是抱着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争取到自早、幸福，与情人会面的心情迎接水的到来。为了与水建立亲密系，罗马人将公共浴池设在他们公共生活的中心；今天这份亲密关系则是我们私人生活的核心，在莲蓬头下

面我看过多少次涓涓水流沿着你的玉肌徐徐滑落，水神水仙水精，而今水再度应我的召唤而来，在绵密的水帘中看你再一次出现消失。（完）

## 冰河期

要冰块吗？要？那我到厨房去拿。「冰」这个字迅速在她和我之间蔓延开来，将我们分开，或是让我们结合，不过是让湖岸相连的那薄薄一层冰。

我最不喜欢做的事就是准备冰块。被迫打断刚刚开始的话，就在我问她：喝点威士忌吗？而她说：谢谢，一点就好，我说：要冰块吗？的关键时刻。我只得彷彿遭放逐般朝厨房走去，跟不愿离开制冰盒的冰块搏斗。

没问题，我说，几秒钟的事，我喝威士忌也都放冰块。真的，杯子里清脆的叮当声陪着我，让我在人声鼎沸的场合中忘却嘈杂，不致在喧嚣吵嚷中随波逐流，当她出现在我视线范围内、身影映入我的威士忌杯时，便走出了那份喧嚣，亮丽的她穿过两间烟雾迷漫、音乐震天响的房间之间的走道向我走来，我拿着我的杯子伫立原地，她亦然，她隔着冰块般清透的威士忌杯看见被阴影遮蔽的我，不知道她是否听见我跟她说的话或许因为我并未开口，我只晃了晃杯子，漂浮的冰块发出叮铃铃的声音，她也在玻璃和冰块的合奏中说了什么，但万万没有想到今

晚她会到我家来。

打开冷冻室，不对，关上冷冻室，我得先找到冰桶。稍后一下，我马上回来。冷冻室是极地洞窟，倒悬着一根根小冰柱，制冰盒周围结成一摊冰，我使劲拔，指头也变成白色。雪屋中爱斯基摩新娘等待着在浮冰间迷了路的海豹猎人。现在只须轻轻一压，冰块将倾巢而出，结果不然，冰块结成偌大的冰板，把制冰盒倒转过来也掉不下来，放到水槽里，打开热水，水柱打在冰板上吱吱作响，我白色的指头转为红色。弄湿了衬衫袖口，感觉很差，要说我有什么不喜欢的，那就是一圈湿嗒嗒的布黏在手腕上的感觉。

你放个音乐吧，我弄冰块马上就来，怎么样？因为我水龙头没关她没听到，老是有东西妨碍我们听见或看见对方。就连在走道上，长发半遮面的她讲话时也刚好卡在杯缘，感觉上她在杯子、在冰块那头露齿而笑，她重复说：冰——河——期？仿佛我跟她说的一切她只听到了这个字，我在溶化缓慢的冰块这头说话，头发同样披散在眼前。

抓住制冰盒的边缘敲打水槽边缘，只有一块冰块剥落，掉出水槽外，会在地板上溶化成水，得捡起来，但冰块掉到碗柜下面了，我只好跪下来，伸长了手，冰块从指间滑过，终于捡起来丢到水槽里，回头再把制冰盒倒转放到水龙头下。

是我跟她说冰河将再度覆盖地球，整个人类历史是建立在两个冰河期之间眼看即将告终的间隔期，到时候微弱的阳光有气无力地照着遍地的白霜，麦子在日照消失之前累积的热能在酒发酵的时候再度回流，太阳与冰的战火延烧到酒杯底，冰山在漩

涡的弧线中漂流。

三、四个冰块突然掉落水槽，还来不及把制冰盒倒转回来，所有冰块咚咚咚一股脑掉了下来。我手忙脚乱要把水槽中的冰块捡回冰桶里，分不清哪一个是刚才掉到地上弄脏的那个，只好逐个清洗，用热水，不行，用冷水，冰块已经开始溶化，冰桶底部汪着一滩水。

来自北海的冰山密密麻麻地顺着波斯湾海潮漂流，宛如一群巨大的天鹅朝热带前进，阻塞了港口，登陆河口三角洲，高耸如摩天大楼的锐利冰刃插入摩天大楼的帷幕玻璃墙中。先是接二连三的碎裂声吞没所有城市，划破北国夜晚的寂静，之后天崩地裂的声音渐趋缓和、平息。

不知道她在那里干什么，静悄悄的，半点声音也没有，她可以来帮我呀，这位小姐，连问一声需要我帮忙吗？都没有。好在我已大功告成，用厨房抹布擦干了手，可是不希望手上留有厨房抹布的味道，最好再洗个手，用什么擦手呢？地表储存的太阳能不知道够不够在下一个冰河期维持人体体温，还有酒及爱斯基摩新娘雪屋的太阳热。

我回来了，可以安心喝我们的威士忌了。你看她不出声在那里干了什么好事？她把衣服脱了，赤身裸体躺在皮沙发上。我想迈步朝她走去，可是客厅被冰团团包围：地毯和家具上结了一层刺眼的冰，天花板上悬下一根根钟乳冰石，结成透明的冰柱，我和她之间竖起一道厚实的冰板，我们是被封在冰山里的两具躯体，透过在微弱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锋利多角冰墙望着若隐若现的对方。

## 仰天长望的部落

醉人的夜，一枚枚飞弹划破夏日夜空。

我们部落的人都住在茅草、泥巴搭起来的棚屋里。采完椰子收工后晚上回到家，疲惫不堪的我们待在门口，或蹲，或躺在草席上，望着星空发呆，身边是顶着圆滚滚的肚子在地上玩耍的小孩。许久以来，或许一直以来，我们感染砂眼、红肿的可怜眼睛总是痴痴望着天空，主要是从我们村落上方的星空有新的星体飞过开始：留下白色航迹的喷射机、飞碟、飞弹，还有现在的原子导弹，又高又快，几乎看不到也听不到，只有当你全神贯注，才可以在南极星的星光中见到一闪，听到一声呜咽，然后经验老道的人就会说：「刚才有一枚飞弹以两万公里的时速经过；如果我没听错，比上礼拜四那枚慢了一点。」

自从空中有飞弹飞过，我们之中不少人突然变得特别亢奋。村里的巫师用耳语攻势暗示我们，从克利曼佳罗涌出的这些火流星是上天给我们的信号，所以神允诺我们的时间近了，经过几世纪的低下与卑微，我们部落终于要统治大河河谷了，未经开垦的大草原将遍植高粱和玉米。所以——这些巫师的意思是一——就别再费心思考如何改变现况了，要相信上天，守着祂的阳光使者，别再追问了。

得说明的是，尽管我们是靠采椰子维生的贫穷部落，可是对外

界发生的事可知道得一清二楚：我们知道什么是原子弹，它的原理，要多少钱；我们知道除了白人会被机枪扫射那样全体死于非命，他们居住的城市也会像高粱地一般被铲平，整个地表变得干裂、千疮百孔，寸草不生。没有人会忘记原子弹是邪恶的武器，包括我们的巫师，甚至还在神的授意下诅咒它。不过把飞弹当作上天的火流星也不赖，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太担心，胡思乱想，只是脑中偶尔还是会闪过那个念头。

问题是——我们看过好几次——村落上方飞过预言中克利曼佳罗发出的邪恶之火后，就有飞弹反方向呼啸飞过克利曼佳罗的山巅消失不见：不祥的预兆，伟大时刻来临的希望日渐渺茫。就这样，心中五味杂陈，我们观察火药味越来越浓的致命天空，一如当年望着宁静夜空中的星星或彗星，审视命运。

部落中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导弹。我们身上则依然是粗糙的斧头、矛和吹枪。担心什么？我们是丛林最边缘的部落，在伟大时刻钟声敲响之前，是不可能有所改变的。

不过来买椰子的不再是那有时候剥削我们、有时候看我们脸色，划独木舟只身前来的白人；现在是「椰产合作社」的人来批发、定价，我们则被迫加快采椰子的速度，分成小组日夜轮班，以达到合约上的产量。

尽管如此，我们之中还是有人认为预言中的伟大时刻已经逼近，不过不是什么星辰预示，所谓神所宣示的奇迹其实是只有我们、而非「椰产合作社」能解决的技术问题。没错，他们也无能为力！那我们就来谈谈「椰产合作社」吧！那些人坐在大河码头的办公室里，脚翘在桌上，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他们唯

一担心的是这一枚新飞弹是否比另外一枚威力更强大，这也是最热衷的话题。关于这一点，他们的说法倒是和巫师的说法相同：我们的命运全系于这些火流星！

就连我，坐在棚屋门口，看着流星和飞弹发光及殒落，满脑子想的尽是海中生物将遭受池鱼之殃，还有那些决定发射飞弹的人在爆炸声中的相互致意。这些信号固然代表的是神的意旨，还有我们部落的兴衰存亡……，一直在我脑中盘桓不去的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唯星象是瞻的部落，将以贱价贩售椰子终老一生。

## 鸭之飞翔

听到枪声，他从木床上跳起来；混乱中有人打开了牢门，包括他这间。一个满脸胡子的金发男人探头进来跟他说：「快走吧，你自由了。」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纳塔雷还是很高兴，记起自己衣衫不整，身上只穿了一件背心，便抓起一条军裤往腿上套，那是他仅有的衣物。怎么弄都穿不好，纳塔雷气得指天骂地。

就在这时候，一个两百公分高的斜眼彪形大汉拿着一根木棍进来，鼻孔一掀一掀地哼哼唧唧问：「在哪里？在哪里？」然后纳塔雷发现木棍已经在自己脑袋上方，迎头劈下。仿佛在他脑中有群鸭子一飞冲天，脑门正中央鲜血飞溅。纳塔雷软软倒下

，失去知觉。

跟他们早已达成协议的其中一个军人进来，高喊：「你干什么？那是犯人！」立刻许多人忧心忡忡地围住躺在地上脑袋开花的男人。出手打人的大汉还兀自嚷着：「我不会搞错的！他还穿著法西斯的制服！」

动作得快，非洲援军随时会到。还有机关枪、弹匣、炸弹得带走，剩下的全得烧光，特别是那些文件。偶尔有人会来问问人质：「好了没有，我们要走了。」而人质是乱成一团。将军单穿一件衬衫在牢房走来走去，「我马上去换衣服」，他说；还在征询神父意见的药剂师的领带凌乱地挂在脖子上；女律师倒是妆扮妥当，一切就序。

还有，得盯着具军人身分的犯人，两个晃来晃去、马裤打扮的老兵有聊不完的家庭、小孩，角落里闷不吭声的下士，一脸蜡黄。

最后将军开始讲话，说他们在这里是人质，一定很快就会被释放，要是跟游击队走，很难说会怎么样。三十来岁体态丰满的女律师本有意要跟小队走，不过神父和药剂师跟将军说好了要留，结果统统留了下来。

凌晨两点，游击队零零星星往山上撤退，跟他们一起走的还有两个做内应引他们入营的值勤兵，几个牢房放出来的年轻人，以及三个有机枪抵在背后的法西斯党人犯。持木棍的高个子用毛巾包裹纳塔雷的头伤，把他扛在肩上带走。

甫离开营地，就听到城市另一边传出枪声。是那个疯子杰克在广场中央对空扫射，好把黑人引过去，拖延一些时间。



行装中唯一的消毒剂是治腿伤的磺胺软膏，为了填满纳塔雷头上的伤口，用掉了整整一条。早上刚派了两个人去找疏散到山下村落的一位医生补充药品。

消息传出去，老百姓对那晚突袭军营成功都感到很高兴；一天之内游击队就募到了不少物资，可以对他的伤口进行消毒，用纱布、胶带和绷带包扎。纳塔雷眼睛紧闭，嘴巴微张，还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呻吟，还是在打鼾。渐渐的，原先老是血淋淋的伤口开始收口，恢复正常颜色，有感觉，只是每一次头都像要裂开来，眼中群鸭冲天，教他咬牙呻吟，念念有词。隔天，身兼厨师、护士和掘墓人的宝林宣布了好消息：「他骂人了！他快痊愈了！」

骂完人，吃东西的欲望来了；一碗又一碗的蔬菜汤倒进嘴巴里，狼吞虎咽，吃得一身都是。然后那张被绷带、药膏层层包住的圆脸，露出动物满足的笑容，嘴里还咕哝些大家听不懂的话。

——他说的是什么话？——站在那里看热闹的人问。——他是哪里人啊？

——你们问他啰。——以前同房的牢友和值勤兵回答说。——喂，外乡人，你是从哪里来的？——纳塔雷眯着眼想了想，呻吟一声，然后吐出一些支离破碎难解的句子。

——他是变傻了，——领头的金发男子问。——还是原来就傻？——其它人也不知道。——不过，那一棍可打得不轻，——他们说，——就算之前不傻，现在也变傻了。

大脸又圆又扁又黑的纳塔雷，许多年前被征召入伍后，就四处

飘荡。从此与家乡失去联络，因为他既不会写字也不识字。曾经他们放他休假，结果他坐错火车跑到都灵去。九月八日意大利与盟军签订停战协议后，他人到了杜托，衣衫褴褛，便当盒系在皮带上，又继续流浪。然后就被抓了。再后来有人还他自由，又有人打伤他的头。不过这一切对他来说没什么好奇怪的，就跟他这一生所有的经历一样。

世界对他而言是绿色、黄色、噪音、吼叫、挨饿、睡不饱的总和。这样的世界并不坏，有不少好东西，即使他什么都不懂，而试图搞懂的时候头又会剧痛，脑中轰的一声群鸭乱飞，棍棒齐下。

金发男子的部下是城市行动队的成员，他们就驻扎在市郊外最近的松树林中，那一区都是早年资产阶级来度假的别墅。既然那一带归他们所管，游击队员便搬离山洞、帐篷，找了几间政府阁员的别墅住进去，养了一床垫的虱子，床头柜则是现成的机关枪架，有酒，有干粮，有唱机。金发男子为人严峻，对敌人冷酷，对同伴专横，不过只要做得到，他也尽量让大家过点舒服日子。所以，他们办了几次同乐会，找来了几个女孩。

纳塔雷也乐在其中。拆了绷带和药膏，只剩浓密发间一道不小的疤痕，和他以为是万物在昏睡的恍惚失神。同伴开他各种玩笑他都不生气，用难懂的方言高声咒骂完就没事了。要不他就跟人打架，包括和金发队长，每次都输，他也无所谓。

有一晚，大家决定要开他个玩笑：让他跟女孩子单独在一起，看会发生什么事。结果女孩中玛格丽特雀屏中选，肉肉的小胖妞皮肤白里透红，同意出马。大家便开始跟纳塔雷耳语，让他

以为玛格丽特喜欢他。不过纳塔雷很谨慎，觉得不大可能。大家把酒拿出来，安排了玛格丽特坐在他身边，好挑逗他。纳塔雷眼见她频送秋波，桌下大腿厮磨，更加胡涂了。后来房间里只剩他们两个人，大家都躲到门后偷看。他一直傻笑。她则更进一步撩拨他。纳塔雷这才发现她虚假的笑容，眼睛一眨一眨。忘记了木棍，忘记了鸭群，忘记了头上的疤痕，他一把攫住她，丢到床上。现在他全明白了：明白压在自己下面的那个白里透红、软绵绵的女人要什么，明白那不是游戏，而是他和她的事，正如饮食大事。

可是那女人原本水汪汪的眼睛，才一眨眼功夫，变得愤怒、不驯。她的双臂开始抵抗，在他下面挣扎、尖叫：「救命啊，他欺负我！」大家一拥而入，哄笑，怪叫，泼水到他身上。于是一切恢复原样，那头颅深处的痛；而玛格丽特一面整理胸前的衣服，一面忍不住放声大笑。眼睛发亮、嘴唇湿润的玛格丽特突然尖叫，向大家求救，他不明白。当周围的同伴对空鸣枪、笑到在床上打滚的时候，纳塔雷像个小孩嚎啕哭了起来。

一天早晨，德军昂然奋起：乘重型武装卡车来，展开地毯式搜寻。金发队长被枪声惊醒，来不及逃跑，被机枪扫到毙命草地。纳塔雷蹲在矮丛中，每听到有子弹呼啸而来就一头栽进土里，逃过一劫。队长死后，游击队便解散了：有人丧命，有人被抓，有人叛变投靠非洲军队，有人继续在一次又一次的围捕中流窜，有人则和盗匪聚结避难山上。

纳塔雷选择了后者。山中生活加倍辛苦，从一个山谷移到另一个山谷时，纳塔雷像骡子般大包小包扛在身上，轮守卫还兼打

杂。跟军伍生活如出一辙，有好有坏。大家取笑他，嘲弄他，一如军中伙伴，不过还是有一点不同，他知道头颅中不再有群鸭振翅飞翔。

当纳塔雷看到头罩防火面具的德军持着喷火枪，沿葛勒达的大路向两边的矮树丛扫射前进时，他一切都明白了。卧倒在地，手中老式步枪子弹一发接一发，纳塔雷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做。他知道眼前那些人就是当时因为他没有证件而逮捕他的军人，是在杜托刻薄他工时的人，是罚他洗厕所的值班中尉，也是入伍前教他锄地锄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主人，休假进城时人行道上伸脚绊他的年轻人，和那次反手打了他一个耳光的父亲。还有玛格丽特，明明对他有意思却又临时反悔，不能说是玛格丽特，而是那让玛格丽特反悔的东西：这对他来说比起其它事要更难理解一些，但在那一刻他明白了。纳塔雷又想，为什么那些人要对他开火，对他吼，在他枪下丧命。然后领悟到他们其实就跟他一样，从小被父亲甩耳光，听主人吩咐锄地，忍受军官嘲弄，现在对他泄恨；他们疯了，找他这个不相干的人泄恨，所以他才开枪，这些人若是都站在他这边，纳塔雷就不会对他们，而会对其他人开枪了，其它人是谁他也不清楚，然后，玛格丽特就会投入他的怀抱。至于敌人不可能会有这些和那些，好与坏，友善和敌对的区别，还有，为什么他是在对的一方，而他们是在错误的一方，纳塔雷完全不懂：这，正如鸭之飞翔，如此而已。

战争结束前几天，英国人决定空投补给物资。游击队往皮耶蒙特区移动，行军整整两天，入夜后在草地上点燃营火。结果英

国人投下一件件金扣大衣（其时已进入春天），和意大利第一场非洲战役中被枪决的法西斯党人。游击队模仿土人那样，把尸首立在营火边然后转圈跳舞。纳塔雷跟着大家又吼又跳，乐在其中。

## 闪灵

这事发生在某天，十字路口，人群中间，人们来来往往的地方。

我停下来，心中一动：我其实是一无所知。无知，极端的无知：我不知道人、事的原委，一切都是那么的无理、荒谬。于是我笑了起来。

我当时觉得奇怪的是我以前竟然全然未曾觉察，直到那时我对所有的东西都是全盘接受：交通灯、汽车、海报、制服、纪念碑，这些和这个世界任何感性都完全脱离的东西，我接受了它们，以为有某种必然性，某个因果链把它们系在一起。

接着，笑声在我嗓子里消失了，我感到脸红且羞惭不已。我招手吸引人们的注意，“停一停！”我大叫，“有些东西错了！所有的都错了！我们所做的荒唐透顶！这是不对头的！哪里是个尽头啊？”

人们在我身边停住，朝我打量，好奇地。我站在他们中间，挥舞我的手臂，绝望地想表达自己，想让他们分享我在闪灵

的刹那所体会到的东西：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在那一刻，我举着手，张着嘴，那重大的天启似乎又被吞噬，尽管冲动在，但话语却是旧的。

“那么，”人们问：“你的意思是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各按其位。所有的都是原样。所有的都缘于其他。所有的都和其他相嵌合。我们看不出这有何荒谬或错误可言！”

我站在那儿，空落落的，因为当我回头再看，所有的东西又回到了它们的位置上，所有的都显得自然之极：交通灯、纪念碑、制服、高楼区、电车轨道、乞丐、队列；但它们无法令我平静，它们折磨我。

“对不起，”我说，“可能是我自己出错了。看来是这样了。任何东西都没错。对不起。”然后我在他们愤怒的注视下走开了。

不过，即使到今天，每次（经常地）当我发现自己无法理解某样东西时，我就会本能地充满希望地想，也许我的那个时刻又来临了，也许我将再一次地感到自己一无所知，我将掌握那个在刹那间发现和失去的另类知识。

（译者：毛尖）

## 团队精神

我停下来打量他们。

他们在干活，晚上，在一条冷僻的街上，在商店的门板上

动手脚。

这是一块很重的门板：他们正用一个铁门闩当杠杆，但是门板就是一动不动。

我当时正在闲荡，一个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要去。我就抓住那个门闩帮他们一把。他们挪了点地方给我。

我们不是同时在使劲。我就叫：“嗨，往上！”站我右边的人用他的肘子捅了捅我，低声说：“闭嘴！你疯了！你想叫他们听见吗？”

我晃了晃我的脑袋，就好像是说我不过是说溜了嘴。

这事儿颇费了我们一点时间，大家都浑身是汗，但最后我们把门板支到足够一个人从下面钻进去的高度了。我们互相看看，十分高兴。然后我们就进去了。他们让我提着一个口袋，其他人把东西拿过来放进去。

“只要那些狗日的警察别出现！”他们说。

“对！”我说：“他们真是狗娘养的！”“闭嘴！你没听见脚步声吗？”他们每隔几分钟就这么说一次。我很仔细地听着，有点害怕。“不，不，不是他们！”我说。

“那些家伙总在你最不希望他们出现的时候到来！”其中一个人说。

我晃了晃自己的脑袋。“把他们统统杀了，就行了。”我回答说。

然后他们派我出去一会，走到街角，看看有没有人过来。我就去了。

外面，在街角，另有一群人扶着墙，身子藏在门廊里，慢

慢朝我移过来。

我就加入进去。

“那头有声响，在那些商店边上。”我旁边的人跟我说。

我探头看了一下。

“低下你的头，白痴，他们会看见我们，然后再次逃走的。”他噓了一声。

“我在看看。”我解释说，同时在墙边蹲了下来。

“如果我们能不知不觉地包围他们，”另一个说，“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活捉了。他们没有很多人。”

我们一阵一阵地移动，踮着脚，屏着气：每隔几秒钟，我们就交换一下晶亮的眼神。

“他们现在逃不掉了。”我说。

“终于我们可以在现场捉拿他们了。”有人说。

“是时候了。”我说。

“不要脸的混蛋们，这样破店而入！”有人吼道。

“混蛋，混蛋！”我重复，愤怒地。

他们派我到前面去看看。我就又回到了店里。

“他们现在不会发现我们的。”一个人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包东西从肩上甩过来。

“快，”另外有人说：“让我们从后面出去！这样我们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溜走了。”

我们的嘴上都挂着胜利者的微笑。

“他们一定会倍感痛心的。”我说。于是我们潜入商店后



面。

“我们再次愚弄了那帮白痴！”他们说。但是接着一个声音响起来：“站住，谁在那儿？”灯也亮了。我们在一个什么东西后面蹲下来，脸色苍白，相互抓着手。另外那些人进入了后面房间，没看见我们，转过身去。我们冲出去，发疯也似的逃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大叫。我绊了几次脚后，落在了后面。我发现自己混在了追赶他们的队伍里。

“快点，”他们说：“我们正赶上他们呢。”

所有的人都在那条窄巷里奔跑，追赶他们。“这边跑，从那里包抄。”我们叫着，另外那群人现在离得不远了，因此我们喊：“快快，他们跑不了啦。”

我设法追上他们中的一个。他说：“干得不坏，你逃出来了。快，这边，我们就可以甩掉他们了。”我就和他一起跑。过了一会，我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了，在一条弄堂里。有人从街角那里跑过来，说：“快，这边，我看见他们了。他们跑不远的。”我跟他跑了一阵。

然后我停了下来，大汗淋漓。周围没人了，我再也听不见叫喊声。我站着，两手插在口袋里，开始走，一个人，没什么特别要去的地方。

（译者：毛尖）

敌人眼睛

一天早上，彼得罗在路上走着，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烦扰他。这种感觉持续了一会儿，不过他也吃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好像是有人在他后面盯他的梢，可他看不见。

他猛地回过头去：临近的几条街上人倒是不少，可他所在的这条街上却只有大门和围墙，贴满破海报的木栅栏。周围几乎没人。彼得罗立即对自己感到很恼怒，向这种回头的冲动让步真是愚蠢。因此他决心继续走，继续他刚才的思路。

那是个秋天的早晨，有一点儿阳光；虽然不至于让你欢呼雀跃，却也不会叫你心弦纷乱。但是，不管他自己如何想，那种不安感还是越来越拽住他，有一阵他觉得这种不安感就聚集在他的脖子上、背上、肩膀上，就像他永远躲不开的目光，如同某种充满敌意的东西在慢慢地逼近他。

为了克服自己的紧张，他觉得周围需要有些人，他便朝一条较繁忙的街上走去。但是又一次，在街角，他转身回头看，一个骑脚踏车的人经过，一个女人穿过马路，他仍然看不出周围的人和事与咬啮着他的焦虑之间有什么关系。转身的时候，他的眼睛对上了另一个男人的眼睛，那人同时也在转过头去。两个男人都同时迅速地把视线从对方身上移开，似乎彼此都在寻找另外的东西。彼得罗想：“也许那人会以为我在看他。也许我不是惟一的在这个早晨为感觉变得可恶地尖锐所苦恼的人。也许是因为天气，这日子，让我们都变得神经兮兮的了。”

他那时是在一条繁忙的街上，因为心里这样想着，他就开始打量周围的人，注意到有些人的举动十分可笑：羞恼般地甩着手，几乎碰到了脸；眉头皱成一团，似乎是被突然的忧虑或烦心的记忆袭击了。“多么痛苦的一天啊！”彼得罗一遍又一

遍地对自己说。在电车站，他踢踏着脚的时候注意到，其他等车的人也同样在踢踏着他们的脚，一边读着电车线路告示牌，似乎要在上面寻找没写上去的东西。

在电车上，售票员在找钱的时候出了错，并且发了脾气。驾驶员向行人和骑车的拼命按喇叭；乘客的手紧紧地抓住栏杆，就仿佛沉船上的海员似的。

彼得罗认出了他的朋友考拉多的身影。他正坐下来，没看见彼得罗，心神不宁地朝窗外打量着，用一个手指甲抠着脸。

“考拉多！”他冲着他头上叫了一声。

他的朋友喊：“啊，是你！我没看见你。我在想事。”

“你看上去很紧张。”彼得罗说，然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想在别人身上发现和自己同样的状态。他说：“我自己今天也相当紧张。”

“谁不是呢？”考拉多说，他脸上那种耐心而嘲讽似的微笑让人愿意听他讲述，并信任他。

“你知道我的感觉吗？”彼得罗说：“我觉得就像是有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眼睛，你这是什么意思？”

“某个我遇到过的人的眼睛，可我记不得了。冷冷的眼睛，敌意的……”

“那种眼睛是不值得你看的，不过，你倒千万不可大意才是。”

“是……那眼睛像……”

“像是德国人的？”考拉多问。

“对对，像是德国人的眼睛。”

“那么，很明显了。”考拉多边说边打开了他的报纸，“比如这条新闻……”他指着标题：凯瑟林被特赦……S S 重整旗鼓……美国资助新纳粹……“不奇怪他们又出现在我们背后了。”

“哦，那么……你认为那是……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才觉得呢？凯瑟林和S S的存在都很有些年头了，一年，甚至两年。可能那时他们还在监狱里，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在那儿，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那眼睛，”考拉多说，“你说你感觉到有眼睛在盯着你。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敢怎么盯人：他们眼睛下垂，而我们也不再习惯他们了……他们是过去的敌人，我们恨他们过去所做的，不是现在的他们。不过，现在他们发现了他们过去盯人的……他们八年前盯人的方式……我们是记得的，开始感到他们的眼睛又在盯着我们了……”

在过去，彼得罗和考拉多，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记忆。而且他们，一如从前，不是什么幸福的人。

彼得罗的哥哥死在一个集中营里。彼得罗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在他们家的老房子里。傍晚时，他回到家。门照例地嘎嘎响，碎石子在他的鞋底下吱吱叫，就像白天，每次如果你仔细听，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像是脚步声。

那个晚上出来的德国人，他现在走在什么地方？可能他现在正穿过一座桥，在运河边或一排矮房子边踱步，房子里的灯

亮着，在一个满是煤和碎石的德国——他现在是普通人的打扮，扣子一路扣到下颌的黑外套上，绿帽子，眼镜，他此刻正盯着，盯着他，彼得罗。

他打开门。“是你！”传来他母亲的声音。“终于回来了！”

“你知道不到这时候我是不会回来的。”彼得罗说。

“是，我知道，可我等不及。”母亲说，“一整天我的心都在嗓子眼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条新闻……那些将军又接管了……说是他们一直都是对的……”

“你也是！”彼得罗叫道。“你知道考拉多说什么了？他说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了那些德国人又在盯着我们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紧张……”然后他笑了起来，似乎这事只有考拉多一个人这么想。

但是母亲的手在他脸上挥了一下。“彼得罗，是不是要打仗了？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这个，”彼得罗想，“直到昨天，当你听人谈起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性时，你是不会想到这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过去的战争有它们自己的模样，而且也没人知道新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战争又找回它过去的脸了，还是他们那些脸。”

吃过晚饭，彼得罗出门，外面下着雨。

“彼得罗？”他的母亲问。

“什么事？”

“这种天气还出门？”

“怎么啦？”

“没什么……别太晚……”

“我不是小孩了，妈妈。”

“好吧……再见……”

他的母亲在他身后关上门，停下来听他在石子路上的脚步声，门的叮当声。她站在那儿听雨的声音。德国在遥远的地方，在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一头。那儿可能也下着雨。凯瑟林驱车经过，他的车溅起了泥浆；把她儿子带走的SS正要去重整旗鼓，穿着闪亮的黑雨衣，他们老兵的雨衣。当然，在今天晚上去担什么心是愚蠢的；同样明天也不必担心；甚至这一年都不必担心。但她不知道她可以有多长时间不必担心。即使在战争年代，有些晚上你也不必担心。但你现在却早就开始为第二天担心了。

她一个人，外面是喧闹的雨声。穿过这个被雨浸透了的欧洲，过去的敌人的眼睛刺穿了这夜，正好刺中她。

“我能看见他们的眼睛。”她想，“但他们也该看见我们的。”她于是牢牢站住，紧紧地盯住黑暗。

（译者：毛尖）

做起来

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都被禁止了。

现在，因为唯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

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

因为禁令被制订的时候总有恰当的原因，所以没有任何人觉得有理由抱怨，也没人觉得受不了。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官员们觉得再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这些事了，他们就派了传令官四处通知人们一切都开禁了。

传令官来到老百姓喜欢聚集的那些地方。

“听好了，听好了，”他们宣布，“所有的都开禁了。”

但人们还是玩尖脚猫游戏。

“明白吗？”传令官重申，“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

“好的，”臣民们回答。“我们玩尖脚猫。”

那些传令官一再地提醒他们的臣民，他们又可以回到他们从前曾经从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职业中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愿听，他们继续玩尖脚猫，一圈又一圈，甚至都不停下来喘口气。

看到他们是白费劲了，那些传令官就回去禀报上面。

“这很容易，”那些官员们说，“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

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很多官员。

然后人民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了。

（译者：毛尖）

## 良心

来了一场战争，一个叫吕基的小伙子去问他是否能作为一个志愿者参战。

人人都对他赞扬有加。吕基走到他们发步枪的地方，领了一把枪说：“现在我要出发了，去杀一个叫阿尔伯托的家伙。”

他们问他阿尔伯托是谁。

“一个敌人。”他回答，“我的一个敌人。”

他们跟他解释说应该去杀某一类敌人，而不是他自己随便想杀就杀谁。

“怎么？”吕基说：“你们以为我是笨蛋吗？这个阿尔伯托正是那类敌人，是他们中的一个。当我听说你们要和那么多人打仗，我就想我也得去，这样我就能把阿尔伯托杀了。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了解这个阿尔伯托，他是个恶棍。他背叛了我，几乎没个由头，他让我在一个女人那儿成了小丑。这是旧话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我可以把整个经过跟你们讲一下。”

他们说行了，这已经够了。

“那么，”吕基说：“告诉我阿尔伯托在哪儿，我这就去那儿和他干一场。”

他们说他们不知道。

“不要紧。”吕基说，“我会找到人告诉我的。迟早我要逮住他。”

他们说不能那样做，他得去他们叫他去的地方打仗，杀恰好



在那里的人。关于阿尔伯托，他们是一无所知。

“你们看，”吕基坚持说：“我真是应该跟你们讲一下那件事。因为这个家伙是个真正的恶棍，你们去打他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其他人不想知道。

吕基看不出这是什么原因：“抱歉，也许我杀这个或那个敌人对你们而言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杀了一个和阿尔伯托没关系的人，我会难受的。”

其他人不耐烦了。其中一个人颇费了番口舌，跟他解释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可以认定自己要杀的某人是敌人。

吕基耸了耸肩。“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就别把我算上了。”

“你已经来了，你就得呆下去。”他们吼道。

“向前走，一、二，一、二！”这样他们就把他送上战场了。

吕基闷闷不乐。他可以随手杀人，但那不过是为了看看他是否可以找到阿尔伯托，或者阿尔伯托的家人。他每杀一个人，他们就给他一个奖章，但他闷闷不乐。“如果我杀不了阿尔伯托，”他想，“那我杀那么一大堆人是一点都不值得的。”他感觉很糟。

同时他们仍在不断地给他颁发奖章，银的，金的，各种各样的。

吕基想：“今天杀一点，明天杀一点，他们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就会轮到那恶棍了。”

但是在吕基可以找到阿尔伯托前，敌人投降了。他感觉糟透了，自己杀了那么多的人，却毫无意义。现在，因为和平了，他就把他的奖章都装在一个袋子里，去敌国到处转悠，把奖章分给死者的妻子和孩子。

这样转悠的时候，他遇上了阿尔伯托。

“好，”他说，“迟来总比不来好。”他就把他杀了。那样他就被捕了，被指控为谋杀并判处绞刑。在审判中，他不停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但没人听他的。

（译者：毛尖）

## 呼喊特丽莎的人

我迈出人行道，朝后退几步，抬起头，然后，在街中央，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对着这一街区的最高建筑物喊：“特丽莎！”

我的影子受了月亮的惊吓，蜷缩在我的两脚之间。

有人走过。我又叫了一声：“特丽莎！”那人走近我，问：“你不叫得响一点，她是听不到的。让我们一起来吧。这样，数一二三，数到三时我们一起叫。”于是他数：“一，二，三。”然后我们一齐吼：“特丽丽丽莎莎！”

一小撮从电影院或咖啡馆里出来的人走过，看见了我们。他们说：“来，我们帮你们一起喊。”他们就在街中心加入了我们

的行列，第一个人一二三，然后大家一齐喊：“特—丽丽—莎莎！”

又有过路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一刻钟后，就成了一大群人，大约有20个吧。而且还不时地有新成员加入。

要把我们这么一群人组织起来同时喊叫可不容易。总是有人在没数到“三”之前就叫了，还有人尾音拖得太长，但最后我们却相当有效地组织起来了。大家达成一致，就是发“特”音时要低而长，“丽”音高而长，“莎”音低而短。这样听上去就很不错。当有人退出时，不时地会有些小口角。

正当我们渐入佳境时，突然有人——如果是从他的嗓音判断，他一定是个满脸雀斑的人——问道：“可是，你确定她在家吗？”

“不确定。”我说。

“那就太糟了，”另一个说，“你是忘了带钥匙，对不对？”

“其实，”我说，“我带着钥匙。”

“那么，”他们问，“你为什么不上去呢？”

“哦，可我不住这儿，”我说，“我住在城市的另一头。”

“那，恕我好奇，”满脸雀斑的声音很小心地问，“那到底是谁住在这儿？”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说。

人群似乎有些失望。

“那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一个牙齿暴露的声音问，“你为什么站在这儿的楼下喊‘特丽莎’呢？”

“对于我来说，”我说，“我们可以喊其他名字，或换个地方叫喊。这并不重要。”

他们有些恼怒了。

“我希望你没有耍我们？”那雀斑声音很狐疑地问。

“什么？”我恨恨地说，然后转向其他人希望他们能为我的诚意作证。那些人什么也没说，表明他们没接受暗示。

接下来有一阵子的尴尬。

“要不，”有人好心地说，“我们一起来最后叫一次特丽莎，然后回家。”

这样我们就又叫了一次。“一二三特丽莎！”但这次叫得不太好。然后人们就纷纷回家了，一些人往东，一些人往西。

我快要拐到广场的时候，我想我还听到有声音在叫：“特一丽一莎！”

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叫。有些人很顽固。

（译者：毛尖）

黑羊

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

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

己家也失窃了。

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不幸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那里偷东西，别人又再从别人那里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去第一个窃贼家行窃。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政府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稳，没有富人和穷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总之是有个诚实人到了该地定居。到晚上，他没有携袋提灯地出门，却呆在家里抽烟读小说。

贼来了，见灯亮着，就没进去。

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做地过日子，可他没理由妨碍别人做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里，这就意味着有一户人家第二天没了口粮。

诚实人感到他无力反抗这样的逻辑。从此他也像他们一样，晚上出门，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窃。他是诚实的。对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他走到远处的桥上，看河水打桥下流过。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家里失窃了。

不到一星期，诚实人就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但这不能算不了什么，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错；不，问题是他的行为使其他人很不安。因为他让别人偷走了他的一切却不从别人那儿偷任何东西；这样总有人在黎明回家时，发现家里没被动过——那本该是由诚实人进去行窃的。

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人家就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更糟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

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

现在，那些富人发现，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他们就想：“我们雇那些穷的去替我们行窃吧。”他们签下合同，敲定了工资和如何分成。自然，他们依然是贼，依然互相欺骗。但形势表明，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是越来越穷。

有些人富裕得已经根本无须亲自行窃或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他们就会变穷，因为穷人会偷他们。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以免遭穷人行窃，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因此，在那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唯一诚实的只有开头的那个人，但他不久便死了，饿死的。

（译者：毛尖）

《困难的爱》

近视眼的故事

译者：阮一峰

艾米卡·卡拉格还很年轻，也不缺钱，没有物质方面或者非物质方面不切实际的野心，所以看上去没什么能阻止他享受生活。但是这些天来，他慢慢有种感觉，那就是他有点对生活提不起兴趣了。比如，以前他会贪婪地注视大街上的姑娘，但现在她们激不起他的任何反应，也许现在他还会本能地抬起眼睛看一眼，但马上又无动于衷的垂下，就象好像她们只是匆匆经过身边的一阵风。有一阵子，陌生的城市会让他振奋——他是商人，经常旅行——现在他只感到恼火和困惑、找不到方向。过去他独自生活，每个晚上经常去电影院，不管放什么电影，他都乐意看。一个人要是老是看电影的话，其实就象在看一部特别长的电影，一集一集，没有尽头：他认识所有的演员，甚至包括特型演员和群众演员，每次都把他们辨认出来，本身就挺好玩的。现在可好，他再回到电影院，所有那些熟悉的脸都变得乏味和呆板、缺乏差别；他厌倦了。

最终，他找到原因了。原来他近视了。眼科医生为他配了付眼镜。从此他的生活改变了，变得比以前有趣一百倍。

每次他戴上眼镜，心里总是有点发抖的。比如他不戴眼镜在电车站的时候，看到周围的一切、人和物都是那样模糊、平庸、陈腐不堪，他就感到非常悲观，仿佛自己正身处一个不断崩溃的世界中，需要摸索前进，身边是快完全腐烂的物体和色彩。但是，当他戴上眼镜，辨认开来的电车的号码时，一切都变了：哪怕是路灯那样最平常的东西都拥有了数不清的细节，每一条线条都清清楚楚，每张陌生人的脸上都出现了各种小标志，没刮尽的胡髭、小脓疱、一怒一颦等等，这些以前从来都看不

到；他能认出衣服是什么料子做的，用什么方式织的，衣边上哪道缝破了。观察成了一种乐趣、一道风景；乐趣并不来自特定的目标，单单是“看”这种行为本身就足够了。所以艾米卡·卡拉格会忘了留心电车号码，错过了一班又一班，甚至上错了车。他看到的东西太多了，到最后就象什么也没看到一样。渐渐的，他有点习惯了，开始从头学起哪些是不必看的，哪些是必须看的。

没有眼镜的时候，他在大街上遇到的妇女，对他来说只是些模糊且难以看清的影子，而现在他能分明地看到她们衣服里面虚与实部分的互动，分辨她们皮肤的细嫩，感受她们目光中的友好，他好象不仅仅是在看她们了，而是实际上已经拥有她们了。他会不戴眼镜地闲逛（他并不成天戴着眼镜，以免非必要的用眼，看远处的时候，他才戴），然后，突然一个亮丽的轮廓出现在前方的人行道上。就象本能一样，艾米卡会迅速地从口袋里取出眼镜，架在鼻梁上。这种无选择的猎艳心理经常受到惩罚：那个女人很可能长得象个女巫。因此，艾米卡·卡拉格变得更小心了。如果一个走近的女人，在服装颜色和走路姿态上都无可取之处，粗俗低贱，根本不值得考虑，他就不会戴上眼镜；但是稍后，等她们擦身而过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她身上恰恰有着某种强烈吸引他的东西，也许老天知道那是什么，这时他好象感觉到她瞥了他一眼，似乎是故意的，可能他一出现，她就注意他了，只是他没意识到罢了。现在一切都晚了，她消失在街角、她上了公共汽车、她远远地越过了交通信号灯，下一次他就认不出她了。就这样，通过他对眼镜的需要，他



慢慢的学会如何生活。

眼镜为他打开的最新奇的世界还是在夜晚。以前被黑暗和各色光晕笼罩的城市，现在表现出了精确的方位、深浅和远近，以前模糊一团的氖光灯现在可以按字母拼出来。夜晚的美妙还在于白天被透镜消灭的模糊，现在依然保留着：艾米卡·卡拉格有时想要戴上眼镜，然后才意识到他已经戴上了。满足的心理永远赶不上对未知的贪婪；黑暗是种无底的腐殖质，他永远不会倦于挖掘。他走上大街，登上镶着黄窗户的楼房，来到屋顶的平台，抬头看着繁星密布的天空：他发现星星并非象鸡蛋壳上的破洞那样散布在天幕，而是发出尖利的光束打开它们周围无限的空间。

眼镜的使用激励他去关注外部现实，同时也使他对自身产生了疑问。艾米卡·卡拉格并不很关心他自己；但有时最低调的人也会苦苦思考自己生存的方式。从无镜一族变为有镜一族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是个巨大的飞跃。比如说，某个不认识你的人描述你，首先会说“他戴眼镜”；这个两个星期前还根本与你无关的小小的零部件，现在反倒成了你的主要特征，用来鉴别你的存在。对艾米卡来说，突然变成别人嘴里的“四眼”可真有点接受不了，如果你能接受，那你就有点傻。不过这还不是问题所在：一旦你开始怀疑周围的每件东西都是出于纯粹的偶然，一经变化，你的生命就将完全不同，然后它就不再重要，沿着这条思路想下去，你就会想你存在与否根本毫无差别，从这个想法到绝望仅仅是小小的一步。因此艾米卡挑选镜架的时候，本能的选了一付精细朴素的，仅仅是一对银色的薄薄的夹片

，一头固定一个裸片，中间鼻梁上是一根金属条。但只过了一会，他就高兴不起来了：如果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镜子里自己戴眼镜的形象，他就对自己的脸产生一种剧烈的厌恶，仿佛这不是他的脸，而是典型的某类其他人的脸。正是这些镜片，这些精巧、轻盈、阴性的镜片，使他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象一个“四眼”，这种人的生命中除了架了一付眼镜，再也没有其他内容了，所以你会不再注意眼镜后面的本人了。眼镜已经变成了他们体貌的一部分，溶化进了他们的面容，甚至已经找不到眼镜和脸上其他部分之间的天然差别了，一个工业产品和一个大自然的产物就这样融合在一起。

他不喜欢这付眼镜，所以不久眼镜就摔破了。他又买了一付。这次他来了个逆向选择：他挑了一付足有一英寸厚的黑框架，装铰链的地方从颧骨上突出来，就象马的眼罩，架脚重得足以压弯耳朵。眼镜遮住了他半个脸，简直是一种变相的面具，但在这样的眼镜后面，他才感觉找回了自己：现在毫无疑问，眼镜是眼镜，他是他，两者泾渭分明；而且，他只是偶尔戴眼镜，那么没有戴眼镜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彻底不同的人。想到这里，他又一次变得开心了。

在这期间，他碰巧去V城出差。V城是艾米卡·卡拉格的出生地，在那里他度过了他所有的少年时光。但是十年前，他离开了那里；此后，每次回去停留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次数也越来越少；距离他上一次回去，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你知道离开一个你长久生活的地方是怎么一回事吗？隔了很长时间再回去，你会感到陌生；那些人行道、旧相识、咖啡馆里的聊天要么依然

让你激动，要么让你无动于衷；要么你依然为它们痴迷，要么你已不再能加入它们了；一想到故地重游，就会有精神压力，你必须驱散它们。所以，艾米卡渐渐地就不再想回V城了，而且就算有这样的机会，他也会放过它们；到后来，他实际上是在刻意回避了。不过，最近他对现在所居的城市产生了负面评价，好象已经不是出于某些具体的事情，而是一种宿命般的悲观笼罩了他，他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和他近视的加深联系在一起的。既然现在，眼镜使他重新认识了自己，那么去V城的机会一出现，他立刻就抓住了它，他要去那里。

V城和他前几次去时已完全不同了。这倒不是因为它外观上的变化。说实话，这个城市确实改变了很多，新建筑无处不在，商店、咖啡馆和电影院都和以前不一样，年轻的一代看上去都象陌生人，交通比以前拥挤了一倍。但是，所有这些新变化，只是突出那些旧东西，使它们更容易辨认了。简单说，艾米卡·卡拉格第一次设法用他童年的眼光来打量这个城市，好象他才离开了一天一样。由于戴了眼镜，他看见了许多无用的细节，比如说某一扇窗户、某一段扶手；有时，他甚至是有意将它们从周围的环境中区分出来，而在过去他只是看到它们而已。更不用说人们的面孔了，一个卖报纸的小贩，一个律师，一些人变老了，另一些看上去和以前一样。艾米卡·卡拉格不再有直系亲属在V城了，他的小圈子里的密友也早就散了。但他确实有无穷的相识；在一个这么小的城市里这是必然的——仿佛他还生活在这个城市似的——实际上，大家都彼此认识，至少见过面。现在，这里的人口也大大膨胀了——就象北方其他不错的城市

一样——南方人或多或少在涌入，艾米卡见到的大多数面孔都是陌生人。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他第一眼就认出老居民时，总有一种愉悦的满足感，他回忆起了过去的片段、交往和绰号。

只有少数几个外省城市保留着夜晚大家上大街散步的传统，V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自从艾米卡离开至今，一点都没有改变。和其他城市一样，街道一边是熙攘的人流，另一边则显得有些空。小时候，艾米卡和他的朋友由于逆反心理的原因，总是走在人少的那一侧，看着另一侧走过的女孩们，发出恭维或者讽刺。现在，他感到又回到了从前，甚至比从前还要激动，走在老位置上，看着迎面走来的所有的人。这次遇到熟人并没有使他难堪：这让他感到好玩，他会急忙去和他们打招呼。和某些人，他还会停下脚步，略微交谈几句。但是V城的街道如此狭窄，人流总在推着你向前，而且现在的车流也增长得如此之快，你已经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向着街中央迈出几步，随时随地的走到街的另一边了。总之，散步已变得又挤又慢，没有行动的自由了。艾米卡不得不跟随着人流，有时也试图挣扎；当他看见一张熟悉的脸，还没等他扬手打招呼，那个人就已经消失了，他根本不能肯定到底是看见了还是没看见。

因此当艾米卡发现科拉多·史屈森——他的同学，也是多年的台球伙伴——的时候，他微笑着朝他使劲挥手。科拉多·史屈森向前走来，他看见了他，但好象目光又越过了他，继续向前走。是不是他没认出艾米卡？可是艾米卡·卡拉格清楚地知道岁月并没有让自己的面貌有多大改变；他没有啤酒肚，虽然有点谢顶

，但他以前的特征都还在。卡威纳教授也走来了。艾米卡恭敬地向他打招呼，微微地一鞠躬。教授起先还本能地做出回应，但马上又停下来，环顾四周，好象在寻找其他人。卡威纳教授可是以过目不忘而闻名！他能记住所有学生长相和完整的姓名，甚至他们每个人期末的成绩等级。最后走来的是足球队教练希科希欧·科巴，他倒是 对艾米卡的招呼，做出了回礼。但他立刻眨着眼又吹起了口哨，好象认为自己做错了反应，天知道那个陌生人的招呼是打给谁的。

艾米卡意识到没有人会认出他。眼镜使他能够看清世界，但又黑又大的镜架使别人看不到他的真面目了。谁会想到这付面具后面实际上是艾米卡·卡拉格呢？谁会在他离开V城多年以后，还期望能再遇见他呢？当伊莎·玛里奥·贝蒂出现的时候，他还对这种想法抱着一丝侥幸。她和女伴在一起，正在逛马路；艾米卡挡住了她的去路，刚想喊“伊莎·玛里奥”，声音就冻结在喉咙里；伊莎·玛里奥·贝蒂用胳膊肘把他推到旁边，一边对她的朋友说：“如今人们的举止……”，一边扬长而去。

看来甚至连伊莎·玛里奥·贝蒂也没有认出他。他突然明白了他回来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她，就象他决定离开V城、在外漂泊多年也是因为她一样；每件事，他生命里的每件事，这个世界上的每件事，都只有一个原因，伊莎·玛里奥·贝蒂；现在他终于又遇见她了，他们目光相对，她没有认出他。他太激动了，以至没有注意到她是否发生了变化，有没有长胖、变老，她是否和以前一样有魅力，总之他什么也没看到，除了她是伊莎·玛里奥·贝蒂，以及伊莎·玛里奥·贝蒂没有看见他。

他跟随逛街的人们走到了大街的尽头。人群开始分流，流向街角的冰淇淋店、远处的街区、报摊，或者转过头沿着人行道向回走。艾米卡·卡拉格也向回走。他取下了眼镜。现在世界又一次变得模模糊糊，他睁大了眼睛摸索着前进，什么也看不清。但他还是能认出别人：在光线明亮的地方他总能在极近的距离里认出一两张脸，但他总是怀疑那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人，但不管怎样，那个人是或不是对他来说毕竟是无所谓的。有人点头，有人挥手；也许这是在向他打招呼，但艾米卡不能分辨对方是谁。又有一对行人经过他身旁，向他打招呼；他想要回应，但又想不出他们是谁。马路对面，有人向他喊“希奥，卡鲁”。从声音上判断，大概是一个叫斯戴维的人。艾米卡意识到他们认出了他，他们还记得他，这让他高兴。但满意只是相对的，因为他看不清他们，更别谈认出他们了；他们在他的记忆里含糊不清，彼此冲突，他们实际上是那些对他来说并不重要的人。他一看到有人招手或者头部运动了一下，他就立刻说“晚上好”。那些向他致意的人一定是贝林图西或者卡瑞提或者史屈森。如果真的是史屈森，艾米卡本来也许会停下来和他聊一会。但现在他却是相当粗鲁的回应别人的问候；他想到这点，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他和他们的关系就应当是这样，就是习惯性的匆忙的问候。

他的四处张望显然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找到伊莎·玛里奥·贝蒂。她穿一件红大衣，所以应该很远以外就能看到。才一会，艾米卡就注意到了一件红大衣，但等到他超过她时，他发现那不是她，这时候马路对面又出现了两件红大衣向反方向走去

。这年头中长的红大衣可是最流行。比如说，他几分钟前看到吉吉娜也穿着这种红大衣，从一家烟店里走出来。现在他开始怀疑，从烟店里走出来的不是吉吉娜，实际上是伊莎·玛里奥·贝蒂。但把伊莎·玛里奥·贝蒂错当成吉吉娜，这怎么可能呢？艾米卡决定往回走，去查个究竟。他突然迎面看见了吉吉娜，没错，真的是吉吉娜，毫无疑问。但是她现在是和艾米卡走在同一个方向，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前面的路走完，再折回来；是不是她根本就没走到头。他彻底糊涂了。如果伊莎·玛里奥·贝蒂向他打招呼，他却冰冷地回应，那么他的整个旅程，他的所有的等待，所有这些年都将化为徒劳。艾米卡在人行道上一会往前走，一会往后走，一会戴上眼镜，一会又取下，一会向每个人打招呼，一会又收到那些朦胧的、无法辨认的鬼魂般的人影的致意。

散步的道路走到头后，大街还在向前延伸，并且很快超出了城市的边界。那个地方有树林、沟渠、篱笆和田野。以前，你可以搂着女朋友，夜晚到这里来，前提是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话；不然，你一个人来这里，坐在长椅上，听着蟋蟀的鸣叫，你会变得更加孤独。艾米卡·卡拉格往这个方向走着；如今的城市变大了，但边界只向外扩展了一点点，很有限。和以前一样，这里依然有长椅、沟渠、蟋蟀。艾米卡·卡拉格坐下。黑暗中，四周只看得清一排排的阴影。在这里，戴不戴眼镜都一个样。艾米卡·卡拉格意识到，他的新眼镜给他带来的激动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高潮，现在它已经过去了。

（完）

## 诗人出海

译者：俞宙

小岛的边缘嶙峋高耸。长在海边的低矮的灌木丛密布其上。天空中海鸥飞过。小岛离海岸很近，却荒凉而无人问津：半小时内你能驾着划艇绕它一圈，或者划橡皮艇也行，瞧，就象正在靠近的那只，上面还有一对，男的沉稳地划着船，女的舒展全身，晒着太阳。他们越划越近，男的用心听着什么。

“听什么啦？”女人问。

“寂静，”他说。“岛屿的寂静你能够听见。”

事实上，每种寂静都包含着细微的声响织成的网，这张网又将寂静罩住：岛屿的寂静有别于周围大海平静时的寂静，植物的颤动、鸟鸣或者翅膀的拍打会从中掠过。

岩石下方，近来一直波澜不惊的水面碧蓝碧蓝，阳光能直射它的底部。悬崖外部洞穴张开大嘴，现在橡皮艇上的这两位就懒洋洋地打算进洞探险一番。

这一片意大利南部的海岸还没有遭受旅游业的影响，他们两位是从别处来的海滨浴者。男士名唤乌斯耐利，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女的是戴丽娅，一个大美人。

戴丽娅是意大利南方的崇拜者，感情甚至近乎狂热，躺在船里



，她热情不减地谈论着每一样她所看到的事物，也许还略微带有一丝对乌斯耐利的不满，这家伙什么都不懂，而且看来还不象她这般充满理所当然的热情。

“等等，” 乌斯耐利急唤，“等等。”

“等什么呀？” 她问。“还有比这儿更诱人的风景吗？”

他呢，由于天性和所受的文科教育的关系，对感情和别人的话是持怀疑态度的，比起鲜明无误的美，他更习惯去发现潜藏着的蒙昧的美，所以他一直处于警觉和紧张的状态。对他而言，幸福是一个瞬间，那时你会深深地屏住呼吸。可自从他和戴丽娅相爱后，他发现他和世界的这种谨慎含蓄的关系受到了威胁；当然他不打算责备谁，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眼前的幸福。现在他充满警觉，仿佛周围大自然呈现的每一分瑰丽，海水层次分明的蓝色，海岸由青转灰的色调，鱼鳍在光滑的海平面上的点点闪烁，都是对更高妙的美的呼唤，而极点处，无形的地平线将如同牡蛎张开它的壳子，现出一颗截然不同的星球，或一个闻所未闻的词语。

他们划进洞里。洞口很宽敞，仿佛进入了浅绿色的内湖，头顶上是岩石构筑的巨大穹隆。他们继续前进，前方收缩成一条黑暗的通道。乌斯耐利拿小艇绕圈子，感受光线变幻的效果。光线穿过粗糙的洞口，将明暗对比的色彩照耀得异常夺目。波光粼粼，盘旋向上的光芒和后方柔和的阴影争夺着空间。反射在两旁石壁和穹隆上的波光水影倾诉着流水动荡不定的本性。

“在这里你能感受到神的力量。” 戴丽娅感慨说。

“恩，” 乌斯耐利以此作答。他很紧张。由于习惯于将感觉付

诸言辞，此刻他很无助，无法找出一个词来。

他们向更深处划去。小艇经过一片露出水面的岩石，随着船桨的曳摆，光点一会出现，一会消失，它们变得越来越稀少，其余都是浓重的黑暗。船桨时不时地会打到石壁。戴丽娅回头看去，只见洞口圆形的蓝色天空不停变换着外圈的形状。

“螃蟹！好大呀！那边！”她惊呼，支起身来。

“……蟹！……边！”响起了回音。

“回音！”她兴奋地说，并开始凝重的穹隆下呼喊：祈祷啦，诗句啦。

“你，你也快喊！许愿呀！”她对他说。

“喂……”他喊，“嘿……回音……”

小艇经常擦到石壁。越发黑暗了。

“我害怕。天知道有什么动物……”

“我们会有办法。”

乌斯耐利意识到他正划向黑暗深处，仿佛深水的鱼避开光照的海水。

“我好害怕；咱们回头吧。”她坚持说。

他其实也不习惯恐惧的滋味。他掉头划去。当他们返回洞口，海水变化成深蓝色。

“这里会有章鱼吗？”她问他。

“有你也能看见。水这么清。”

“那好，我要游个泳。”

她从船沿滑入水中，离开小艇，在湖中畅游起来，她的身体时而显现白色（仿佛光线将身体的颜色全部剥离），时而又是水

的蓝色。

乌斯耐利不再划船；他屏住了呼吸。对于他来说，和戴丽娅相爱总是如此，洞穴中的水面如镜，一个言语无法企及的世界。为此他从不写爱情诗，一首也不。

“靠近些，”戴丽娅喊他。她边游边把遮胸的衣布脱了下来，丢进船里。“等一下。”她又把腰底下的布片解下，递给乌斯耐利。

现在她全裸了。她胸和臀的雪白肌肤反而很难看清，因为她的整个躯体象水母那样放射着淡淡的蓝光。她在船的一边缓缓地游着，她的头部（表情庄重得像雕像，颇为好笑）刚好浮出水面，不时又现出肩膀的曲线和打开的手臂的柔和线条。另一只臂膀做着抱水的姿势时，胸部被遮住又展露，乳房绷得很紧。她的双腿不停打水，使光滑的小腹漂浮起来，肚脐就好象沙滩的一道浅痕。折射在水里的阳光抚摸着她，仿佛为她做了件新衣，又仿佛是再次除去她的衣装。

她的泳姿幻化为舞姿：浮于水中，她向他绽放开笑容，她的肩头和手腕曼妙地旋转着，时而膝盖一撑，弓起的脚掌就踢出了水面，象极了一条小鱼儿。

船里的乌斯耐利却仍保持着高度警觉。他明白生活如此的恩赐并非每个人都能有特权获得，就好象他们无法睁眼直视太阳灿烂的核心。而核心内只有寂静。这一刻的内容难以用任何方式表达，甚至记忆也不能将它留住。

戴丽娅开始改游仰泳。在洞口仰面向着太阳，她手臂轻轻地划动，她身下海水的蓝色由深入浅，而反光越来越耀眼。

“注意！穿上东西！有船过来！”

戴丽娅已经躲进岩石群，天空明晃晃的。她钻进水底，举起她的胳膊。乌斯耐利把零碎的那几片衣饰递了过去；她系上它们，再游回船里。

开过来的是渔民的船。乌斯耐利认得他们，这是一群穷人，鱼汛来的时候就逗留在海岸上，枕着岩石睡觉。他向他们划去。那边划桨的是年轻人，他因牙痛而面色阴沉，一顶白色的水手帽斜盖着他眯缝的眼睛，他那么用力地划着，仿佛这样能帮助他减轻牙痛；他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一个无望的例子。船尾坐着老人；他墨西哥式的草帽仿佛为他瘦长的身子平添了一道光环；他从前或许会因高傲而瞪大的圆眼现在醉意朦胧地眨巴着；黑色不减的下垂的胡子底下是圆张的嘴。他正在削鲱鱼的鱼鳞。

“打到多少啊？” 戴丽娅问。

“只有很少一丁点，” 他们回答。“年头不好。”

戴丽娅喜欢和本地人交谈。乌斯耐利可不。（“和他们在一起，” 他曾说，“我的心情总不能轻松。” 接着他耸耸肩，就不言语了。）

小艇靠到了渔船旁边，渔船褪色的油漆夹杂着开裂的口子，一块一块的油漆弯曲着。被绳子系着的船桨随着船体的每次转动和陈旧的船板磕磕碰碰；木椅底下，生锈的船锚与四把钩子胡乱堆放在柳条筐中，筐子外壳结着天知道什么时候干枯的红色海草；而边沿挂着木片的成堆的渔网下面，深灰或者淡蓝色的鱼儿喘着气，闪着光，发出阵阵腥味；在三角形的红色血块下

方，鱼腮仍然在一鼓一吸。乌斯耐利没说啥，可这人类世界的紊乱与痛楚和他方才感受到的自然的静美对比太鲜明了。在那里，语言失去了作用，而此处语言狂暴地涌入他心头：讲述老渔夫的戾子的词汇，讲述他刮得不干净的瘦削面庞的毛发的词汇，讲述鲱鱼每片银鳞的词汇。

又一艘船被拖上了岸，架在木桩上；船的影子伸出沉睡中的男人裸露的脚后跟，他们刚刚打了一整夜的鱼；近旁一个全身黑衣的女人，脸影模糊不清，正把罐子放在用海草点燃的火上，扬起长长的浓烟。这道海湾的岸边布满灰色石块；那些晃动的色彩是正在玩耍的孩子，尖叫的姐姐看管着小弟妹们，岁数大的活泼的男孩子穿着用成年人的二手裤子改做的短裤，在水石之间上下奔跑。更远处是一条笔直的寂寞白沙滩，远远消失在甘蔗地和荒地那边。有个青年男子身着端庄黑衣、头戴礼帽，肩膀上架了一根拐杖，拐杖的一头挂着一个包裹，正沿着海滩徐徐前行，脚底溅起细碎的沙砾：他应该是来自内地农村的农夫或牧师，参加完某个集市，现在为呼吸轻柔的海风来到这里。还有逶迤出现的铁路边网、路基、木架和篱笆，最后遁入隧道，随后在更远处出现，又消失，出现，好似粗糙的针线线脚。越过黑白相间的高速公路路标，粗矮的橄榄树林开始蔓延；再往前去，山坡上或是平坦的草地，或是长满灌木，或是岩石累累。在群山之间的罅缝中生存着一个小村庄，房屋依次向上修建，之间是鹅卵石铺就的阶梯般的道路，道路中央有条凹槽，方便驴子的排泄物流下山去。各家屋子的台阶上都坐满年老的妇人，而一溜栏杆上坐满白衣的男子，老年少年都有；道

路中央是嬉戏着的小娃娃，有一个年纪稍大的躺在地上，把脸紧贴路面，他选择这里睡觉，是因为这里凉快，也没有屋里的气味；到处都是绕着圈子或飞停下的成群的苍蝇，而每面墙壁和生火处的每卷报纸上都洒满了苍蝇粪；词语不停地涌入乌斯耐利的心中，交织在一处，不留一丝空隙，这样一点一点地直到它们再也不能被分割开；从这团乱麻中即使最细微的白色也被挤压了出去，余留的全是黑色，最黑的黑色，无法穿透，压抑绝望如嘶声的尖叫。

## 书痴

这是个海角，海岸峻峭。海滨公路高高在上，下面是一片汪洋，烈日当空，阳光普照，蓝天和大海恰似两面大透镜，使太阳显得大别往常。海水正懒散地拍打着犬牙交错的礁石，阿梅代奥·奥利瓦肩扛自行车，沿着陡直的台阶朝下走，把车锁在一个背阴的地方。然后他踏上一架小梯，在干燥的黄色地缝与悬空的龙舌兰之间继续往下走，同时开始寻找可舒服地躺下的礁石缝。他的腋下夹着一块卷起来的毛巾，里面是游泳裤和一本书。

海角相当僻静，下水的人没几个，晒日光浴的也很稀少，而且由于礁石无意之中成了天然的屏障，互相之间都看不见。阿梅代奥在两块岩石之间脱光了衣服，套上游泳裤，而后开始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上。两条瘦瘦的腿跳过了半个礁石区，有时几乎在叉开四肢、成双成对地躺在浴巾上的情侣们的鼻尖上绊

个踉跄。穿过了几块表面多孔而粗糙的礁石之后，呈现在面前的是平整而光滑的礁石；阿梅代奥脱下凉鞋提在手里，光着脚继续向前跑去。他来到一个凸向大海的地方，那儿有一面形同台阶的、半高的峭壁，阿梅代奥收住了脚步。在一块平坦而突出的礁石上，他把衣服铺开叠好，把凉鞋底朝天地压在衣压上，以免海风把衣物刮跑（事实上那天连一丝风也没有，然而他天生做事小心）。他随身带着一个小袋子，那是橡皮枕，他吹足了气，把毛巾铺在下面一块微微倾斜的岩石上。

刚仰面躺下，他已把书翻到了夹着书签的地方。阳光从四面八方反射过来，他架上墨镜，又爬到下面把白帆布太阳帽浸湿戴在头上，然后开始在字里行间追踪扣人心弦的情节。

下方是清澈见底的蓝绿色海水，上面的岩石在阳光下越来越白，阿梅代奥时而抬起头来，让目光停留在水面上一个闪光的点上，观察一只虾缓慢地移动，然后又下意识地回到他的书中：硝烟弥漫，遍地烽火，子弹呼啸着划过天空，安德烈公爵的脚前扬起一缕缕尘土……

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做生意越来越冷淡，而把兴趣转到了读书上。他喜欢看报告文学、故事和19世纪的小说，也喜欢回忆录、名人传记乃至侦探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对于后者，阿梅代奥虽无鄙夷之意，但一看是薄薄的小册子，就总觉得不太够味，他爱看大部头的煌煌巨著，一上手就会感到浑身舒坦，随着书页进入到比现实的生活更象生活的另一个世界。然而书页就象海面，把我们与那个蓝色和绿色的世界分隔开来：深不见底的裂缝，波浪形的细砂平地，半似动物半似植物的生灵。

太阳把礁石晒得滚烫，过不多久阿梅代奥感到犹如与礁石粘到了一起，他把一章看完，夹上书签，合起书本，取下太阳帽和墨镜，半麻木地站起身来，大步跳到礁石的最前缘。那里一直有一伙小孩在潜水，在海底爬来爬去。阿梅代奥登上几米高的台阶，望望脚下透明的海面，倒栽葱般地跳了下去。

海水温凉宜人。他没有马上浮出水面。他喜欢肚皮贴着海底潜泳，直到憋不住气为止。这种尽量消耗体力的事他觉得有趣，正因为如此，他才在正午的烈日下不辞路遥坡陡急匆匆地蹬自行车来到这海角上潜心看书。每次他都尽力游到一块不长海藻的礁石处再浮上来，先在四周随意游一会儿，然后进行正规的自由泳，但所用的力气却超过了必要的程度。然而这种把脸埋在水里的瞎游使他腻烦，于是改为海员式的自由泳，不久之后，他又翻转身体，让肚皮朝天，随意游淌，直至象具浮尸在那里随波逐流。接着他在海水中辗转反侧，仿佛在一张无边无沿的大床上，然后他一会儿以某个小岛为目的，一会儿为自己规定手臂动作的次数；一会儿向往苍穹笼盖的浩淼烟波，一会儿又回头朝礁石游去。此时，他的心思已回到留在礁石上的书中，他急于了解阿尔贝蒂内的命运，她能找到她的马尔切尔吗？

爬上礁石之后，他用毛巾擦干肩膀，戴上太阳帽，未等在太阳底下舒展肢体，便开始阅读新的一章。

他可并非是贪多务得食而不化的读书人，他已经到了看第二遍、第三遍甚至第四遍的时候反而觉得回味无穷的年龄。他也确实时有温故而知新的感觉。每年夏天，在去海滨度假之前，装



书籍是一项最繁重的工作。他总是选入一定数量已读过的名著，同时选入一定数量陌生作家的作品，带到这儿的礁石上来咀嚼和反刍。他时而垂眼冥想，时而举目凝思，这时他刚抬眼，就看到一位太太走到岸边岩石上躺了下来。

她肤色深棕，身体瘦削，看上去韶华虽逝，但风韵犹存：穿着时髦的泳装，毫无出乖露丑之嫌（她身穿最省料的比基尼，并把边缘卷了起来，意在尽量增大接受阳光照射的面积）。阿梅代奥在看书过程中举目凝思的频率骤然加快：他把目光从书本上抬起，潜心观察存在于他和她之间的空间。凭阅历，她的脸（她躺在一张小型橡皮气垫上，每当阿梅代奥眼皮一翻，他就看到她虽不丰腴但造型姣好的大腿，美丽而光滑的肚皮，也许并非小得令人不满的、稍呈波浪起伏的胸脯，还有削瘦的肩膀、脖颈和臂膀，至于眼睛则被墨镜和草帽的边檐所掩藏），她的脸部结构是容易描绘的，活泼、聪明而不饶人。

阿梅代奥估量着这位茕茕独处的女人，不去人头攒动的海滨浴场消夏，却独爱到此最偏僻的礁石上晒太阳，把自己煨成黑炭。他发现她身上散发着性感迟钝、长期以来得不到满足的幽怨气息，于是粗略地思忖了与她风流一番的可能性，他盘算了两种前景，正统的闲聊，晚上的活动，同时也掂量了调排上的困难以及即使暂时性地结识一个人而必须作出的努力，然后继续看他的书。他确信，这个女人根本不可能对他感兴趣。

但是他在这里已躺得久了，也许是刚才一时的痴心妄想已使他不能平静，总之他感到身体发麻，毛巾下岩石的棱角开始使他难受。他站起身来，想另找一处可躺的地方。一时间他在两处

都觉得舒适的地方之间犹豫：一处离窄窄的海岸较远，那儿躺着另一个晒成棕色的妇女（而且那地方有一块凸出的岩石，正巧挡住朝她的视线），另一处则离海岸较近。一想到前者离她较近，说不定在某种情形下被迫与她接上话头，就得中断看书时，他宁愿选择较远的地方。但是这样一来，就有故意回避之嫌，显得有点不够礼貌，于是他选定了较近的地方。再说书中的情节正紧张，他不信看到那位女士——她根本算不上美得令人神魂颠倒——会分他的心。他搬到新地方，躺下身来，把书拿得挡住朝她的视线，但是这样做比较费劲，手臂必须抬得较高，最终又让手垂了下来。现在，每当他转过头来看新的一行字的时候，眼光就会碰到正好在书页边上的两条大腿，那位孤独的消夏女士的大腿。而她则也已改成了一个较为适意的姿势，正好在阿梅代奥视线的方向上支起膝盖，并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上，使他能更好地观察她那令人销魂的部位。总之，且不论是否有岩石的棱角顶痛了他的臀部，他似乎已找不出更好的位置了：他可在书页边上毫不费力地欣赏那位晒成棕色的女士，这是一个额外的收获，并不妨碍看书，而是成了看书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他可安稳地继续阅读，不必特意把目光从书本上移开去。

一切都寂静无声，然而书页中有丰富多采的生活，静止的风景只是这个书的边框，晒成棕色的女士则成了风景的一部分。阿梅代奥光顾自己沉住气，却没有考虑那位女士的焦躁不安。现在她站起来向海岸走去，为的是就近观看一只大海蜇，那是一帮小男孩拖到岸上来的。海蜇已被翻了过来，她俯下身去，对

孩子们提了几个问题：她的脚上拖着木凉鞋，后跟很高，本不适宜于礁石；从后形看，阿梅代奥觉得她比原来更年轻、更秀丽。他想，对于希冀艳遇的男子，现在正是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极好机会：走近过去，参与评论抓到的海蜇，这样就可接上话茬。可是，这正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愿做的事，他又专心致志地看他的书。当然，这种想法也就压抑了他好奇的天性，他不能走过去仔细观看，在原地望去，只能看到这只海蜇出奇的大，颜色也极少见，介乎粉红色和紫色之间。这一好奇心，只在海蜇身上而已，非但一点也不会使他分心，而且甚至是依附于看书的点缀。不过这时候书中正是长篇大段的描写，他也恰巧在这时候感到看得有些倦怠，总而言之，如果因为害怕与那消夏女士说话而放弃无意识而又有充分理由的希望——消遣几分钟，就近观察一只海蜇——那岂不是太荒唐了吗。他夹上书签合拢书，然后立起身来：正在这时候，女士离开那群小孩朝气蓬勃而来，阿梅代奥此时明白，有必要马上大声说句话，于是他一面走近过去，一面朝孩子们喊：

“当心！有危险！”

孩子们谁也没有抬眼看，继续试图用芦苇杆将海蜇挑起来并翻转来；女士却机灵地转过身来，重新向海岸走去，脸上的表情半是疑问半是吃惊：“嗨，多么可怕，它会咬人？”

“如果人碰它，它会把人的皮肤灼伤，”他解释道。并发觉自己并未走近海蜇，而是来到了女士身旁。谁知道为什么，她竟吃了一惊，并用手臂遮住了胸脯，而且偷偷地一会儿看海蜇，一会儿看阿梅代奥。他安慰她几句，正如所预料的，他俩搭上了

腔。为了让她放心，阿梅代奥声明他要马上回去看书，在此之前他只想看一眼那海蜇，因此带了她又回到了孩子们的圈子中。现在女士不寒而栗地望着海蜇，手指关节压在牙齿上；在此之前，当他俩并肩站在一起的时候，她两手来回将两臂搓摩了好一会儿，接着又迟疑了一阵子，才把两臂从胸前挪开。阿梅代奥开始介绍海蜇，并非是他对海蜇有特别多的了解，但是他读过几本著名渔夫和潜水研究人员写的书，所以他能——跳过较小的动物区系——单刀直入地开讲著名的“前口蝠鲼属”。女士很注意地听他讲解，时而插上几句，但总是在不恰当的时刻，正如女人们通常所喜欢的那样。“您看到我臂上这块红斑了吗？该不是海蜇搞出来的吧？”阿梅代奥按了一下那部位，在肘关节稍稍上面一点，然后摇头否定了。其实只是稍微有点发红，因为她躺着的时候曾支在上面。

一切都结束了。他们互相点头致意之后，她回到气垫上，而他则回到毛巾上重新开始看书。那真可算是支轻松愉快的幕间插曲，时间正合适，既不太长，也不太短，不能不说是一段意气相投、灵犀相通的人际交往（她礼貌、矜持而温顺），因为几乎未等哪一方作出暗示，他们就同时点头分开了。现在，他在书中找到了与现实更紧密、更具体的联系，一切都有其意义，有其重要性，有其节律和周期。阿梅代奥感到十分满意：书页为他开辟了实在的生活，既有深度，又激动人心，当他抬起眼睛的时候，他发现了颜色和印象偶然碰在一起，却非常和谐，构成了一个不可能要他承担任何义务的美丽的小天地。棕色的女士从她的气垫上朝他微笑，他同样以微笑回报她，而且似动

非动地点了一下头，然后立即又把目光垂下。但女士却说了点什么。

"啊？"

"您总是看书？"

"嗯……"

"有趣吗？"

"是的。"

"那你继续看吧！祝您看书愉快！"

"谢谢。"

他可不能再抬头看了，至少要等到这一章读完。他一口气读光了它，此时女士口中衔着一支香烟，朝他做了一个手势。

阿梅代奥觉得，她试图引起他的注意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了。"请问？"

"……火柴，对不起……"

"很遗憾，我没有，您知道，我不抽烟……"

一章已结束。阿梅代奥赶紧看下一章的头几行，竟是出人意料的有味，为了免受干扰，他得尽快地把火柴问题解决。"您等着。"他在礁石间跳跳蹦蹦，终于昏头昏脑地找到了一伙正在抽烟的人。他借了一盒火柴，回头向女士跑去，替她点上烟，再跑过去归还火柴，他们对他说："您留着用罢，您尽管留着用罢！"他又跑向女士，把火柴转让给她，她向他表示感谢。在道别之前，他犹豫了一会儿，觉得现在必须再说些什么，于是问道：

"您不游泳？"

"等一会儿，"女士说，"那您呢？"

"我已游过了。"

"那您不再下水了吗？"

"下，我再看一章，然后再游一趟。"

"我也是，我抽完烟后下水。"

"那，回头见。"

"回头见。"

这一声道别使阿梅代奥恢复了安宁，这时他恍然大悟，从他发现有这位孤独的消息女士在场的那一刻起，他就失去了安宁：现在，他已没有了自觉必须结识她的心理负担，一切都推延到了游泳的时刻——即使没有她，他反正总是要再游一次的——可以毫无心事地看书了。由于他非常专心，竟未能发觉——其时他一章还没看完——女士起身走过来邀他去一同游泳。他突然看到了一双凉鞋，笔直的双腿，在离书不远处；沿双腿往上看，又蓦然把目光垂落到书上一——阳光耀眼——匆匆看了几行，再往上瞧时听见她开了腔："您的头还没有胀嘛？我可要跳下去了！"此情此景，要是能使其永远处于凝固状态，那岂不美哉；继续看我的书，时而抬眼望望。然而再也不容他推延了，于是阿梅代奥一反常态，他几乎跳过了半页，匆匆结束一章，而往常每一章的结尾他是读来更仔细的；他立起身来说，"我们走！您从顶尖上跳下去潜泳？"

尽管说了许多潜泳的话，女士还是小心地从一个台阶上下到水里。阿梅代奥则爬到比往日更高的一个台阶上一头扎了下去。太阳正慢慢西沉。海面上一片金黄。他们俩拉开一点点距离，

在金鳞点点的暮海中嬉游：阿梅代奥有时在水下游上几口气，他从下面穿过女士，令她吃惊不小，而他却颇为自得。当然，这只是儿戏而已。除此之外，他还应做些什么呢？两个人同游要比独游无聊；当然只是一点点。在金光反射的区域外，海水的蓝色愈来愈深，似乎海底的黑暗正在上升。书本上的观念对现实生活毫无裨益，那根本是两码事。当阿梅代奥领着惊恐的她跳跃在露出水面的礁石之间的时候（为了帮助她爬上一座小岛，他托她的臀部、推她的胸脯，但是他的指尖发白起皱，手臂几乎在水中失去知觉），他愈来愈频繁地朝岸上望，那本书的彩色封面很是显眼。除了悬在夹着书签的书页中的故事和期待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故事和期待，其他的一切只是一片苍白的空隙而已。

回到岸边，帮助她爬上岸，擦干后互相按摩两肩，最终造成了一种亲昵的气氛，使阿梅代奥觉得不够礼貌，应马上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独处。“唉，”他说，“我还得看书，我去把枕头和书拿来。”看书两字他是经过仔细考虑后说的。而她回答说：“噢，好极了，我抽支烟，看一会《安娜贝拉》。”她身边有一本妇女杂志，一时间倒也各有各的寄托。她的声音听起来象冷水滴在他头颈里，但是她又说：“为什么您坐在那坚硬的石头上。您到气垫上来，我给你挪出个位置。”这个建议是友好的，躺在气垫上要惬意得多，他乐意地接受了。他俩都伸直躺下，他朝一个方向，她朝另一个方向。她不再说话，翻看杂志里的插图，而阿梅代奥则渐入佳境，终至沉湎于书的海洋中。

此时已近傍晚，光和热并未消退，只是刚开始平静。在阿梅代

奥所看的小说中，正值最大的秘密被揭露，人们活动在一个可信赖的世界里。因为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达到了充分的一致，所以他们将共同走下去，永远也不想停顿下来。

虽然躺在气垫上，但仍应来回活动四肢，以免麻木，于是他的一条腿碰到了她的一条腿，他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舒服，于是就让它停靠在那里；而她，看来也有同感，因为她并没有退缩。在津津有味地看书的时刻加入了甜蜜的肉体接触，对阿梅代奥说来是更充实而完美；至于对消夏女士，感受必定是恰好相反，因为她继而站了起来又坐了下去，她说：“难道……”

梅代奥的目光被迫从书本向上移。女士正注视着他，眼睛里竟充满着痛苦。

“什么地方不对劲？”他问道。

“难道你永远不会腻烦看书吗？”她说，“真没法说您是个合群的人！您不知道，和妇女在一起应该与她交谈？”她微微一笑补充道，也许这一微笑原意只是嘲笑。可是阿梅代奥此刻谁知道是怎么的啦，为了能不丢开小说，他竟毫不掩饰地显露出威胁的神气。“我是为了什么才到这儿来的！”他心里嘀咕。现在他明白，有这个女人在身旁，他可是一行也看不成了。

“得让她明白，是她自己搞错了，”他想，“我可不是干海滨风流韵事的人，不同我交往更好。”“交谈？”他大声说。“怎么交谈？”同时他向她伸出一只手。“您看，如果我现在用手碰您，您一定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也许甚至给我一个耳光并走开。”且不论是否他天性矜持，或者这正是他所遵循的另一种温柔委婉的恭维，总之，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爱抚应表演得粗暴而



带挑衅性，但事实上他的所作所为却是羞怯的、抑郁的、几乎是祈求的：他用手指轻轻地触摸她的脖子，托起她的项链又让它落下。她则用缓慢、仿佛屈从并稍带嘲弄的动作来回答——她将下巴朝一侧垂下，把他的手夹住——然后，以算计好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他的手背上咬了一口。“噢！”阿梅代奥叫起来。他们俩都往后一仰。

“您的交谈是这样的吗？”她问。

“您看，”阿梅代奥很快地说，“我交谈的方式您不喜欢，那么我们最好还是不要交谈而看书罢，”说话间，他已开始看新的一章。然而，他是在自欺欺人：他明白，他太过分了，造成他与她之间的紧张气氛，这种僵局可就不容易打破了；他也明白，即使他根本不想打破这种僵局，那么他也看不进那本内容紧张、情节纷繁而富有内涵的书了。他只好设法调整，使这种外表的紧张能与书中的紧张并行不悖，从而既不用放弃女士，也不用放弃书本。

因为她背靠岩石而坐，他走到她旁边坐下，用一条臂膀搂住她的肩，书则搁在双膝上。他朝她转过身去吻她，他俩互相松开后再吻了一次，然后他又埋头看书。

要是有可能，他真想这样一直看下去，他最担心的是不能把这本小说看完：同泳关系一经确立，就意味着他清静地看书的时辰已过去，他的假日被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律所强占：如果一本书看得正起劲的时候不得不停下来，而且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接着往下看，那末读书的乐趣就会丧失一大半；因为某些细节会忘记，再也不可能象先前那样顺流顺势，左右逢源。

太阳慢慢落山，余辉中留下了一片灰色，游客都已离去，海边只剩下他们两人。阿梅代奥一手搂着她的肩，看书，吻她的脖颈和耳朵——从眼神可知她是乐意的——而且不时地，当她转过身来的时候，吻她的嘴，然后继续看书。也许他现在已找到了理想的平衡：他真想就这样再看它百来页，可是她又要改变这种状态。她开始发愣，变得僵硬，甚至几乎要推开他，她说道：“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我穿衣服。”

阿梅代奥有点迷惘不解，但他没有花时间去权衡对于她的决定该是同意还是反对，在书中眼下正是一个高潮，所以她的“我穿衣服”这句话他几乎未曾听见，而且在他的思想上把它翻译成了另一句话：“当她穿衣服的时候，我可以不受干扰地看几页了。”

可是她发出温谕：“你把毛巾举得高一点拿着，”她这么说，也许是第一次对他不称您而改称你，“别让人家看见我。”这本来是多余的，因为现在礁石上一个旁人都没有了，但是阿梅代奥却欣然从命，因为在举毛巾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依旧可以看书——书放在膝盖上。

在毛巾的另一侧，她已把胸罩解开，毫不担心他是否会看她。阿梅代奥不知道，他是装作看书地看她好，还是装作看她地看书好。两者都诱人至之，可是看她罢，显得太冒失；继续看书罢，又显得太冷漠。这个女人与众不同，别的女人洗过海水澡后，在露天换衣服时总是先把连衣裙穿上，然后再从裙子下面把游泳衣脱掉，她却不：现在，她裸露着胸脯站在那里，还把三角裤也脱了下来。这时候，她第一次把脸转向他：那是一张

悲伤的脸，嘴上还有一条痛苦的皱纹；她摇摇头注视着他。

"既然是非做不可的事，倒不如马上就此了结，"阿梅代奥心里想。书捏在手里，一只手指夹在书中，他跳了起来，但是，他从她的眼神所领悟的——责备、同情和悲伤，她仿佛要对他说："傻瓜，你愿意这样就这样吧，总之你什么都不懂，和别人一样……"—其实就是他所未曾领悟的，因为他没有去领悟，因为他在这一瞬间不可能领悟，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而正是这模糊的感受，使他如醉如痴，在他拥抱她并与她一起倒向气垫的时候，竟至于几乎没有扭头去看那本书，以便确认它没有掉向海里。

实际上书掉在气垫旁边，翻开着，似是翻过了几页。而阿梅代奥，尽管仍然在神魂颠倒地拥抱，居然还能抽出一只手来，将书签夹到正确的页码中间：当心急火燎地想继续往下看的时候，还得翻来覆去地寻找头绪，那可是再讨厌不过的了。爱情完全是两厢情愿的，也许还要延续较长一段时间，然而岂非这一切得来全不费功夫？

天暗了。礁石下面坦展着一个小海湾，现在她下去了，站在齐腰的水中。"你也来呀，我们再游最后一次……"阿梅代奥咬着嘴唇，心里盘算到结束还有多少页没有看。

（《世界经典爱情小说：意大利》 张兆奎/译 知识出版社1991年一版）

## 裸泳

在某海滨浴场洗海水浴时，伊佐塔太太遇上了一件麻烦事：当从深海游回岸边的途中，她突然发觉自己的游泳衣不在身上了。她弄不清事情是刚刚发生的，还是发生得有一阵儿了，总之，她穿的那件新比基尼泳装只剩下了胸罩。可能是她臀部扭动时，扣子脱落，那个像布条一般的三角裤衩从另一条大腿滑了下去，也许正在她身下不远处往下沉呢，她试图潜入水中去寻找，但没有成功。

这是正午时分，海里到处都是人，有的在赛艇上，有的在小游艇上，还有的在游泳。伊佐塔太太不认识任何人。昨天，她丈夫把她送到此地后立即又回城里去了。她心想，眼下别无他法，只能找一艘救生船，或者找一个可信赖的男子，向他呼喊和求救，并要求他严守秘密。好在没有人怀疑她下身赤裸，因为她游泳时，决不把身子抬到水面，人们只能看见她的头和隐约可见的胳膊和胸部。这样，她就可以放心地去寻求援救了。为了弄清别人的眼睛到底能看清她身体的多少，她时不时停下来，几乎垂直地漂浮着，以便窥视一下自己的躯体。她惊讶地发现，阳光照射在水面，又变成水下清澈的闪光，她躯体上的一切在水中纤毫毕现。她急忙拢住双腿，旋转着身体，试图不让自己的眼睛看见它，但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她腹部光洁的肌肤在棕色的胸部和大腿之间显得白皙、醒目，波浪的起伏和不时摇荡的海藻都不能混淆小腹以下部分的深色和浅色。伊佐塔

太太重又以她那不伦不类的方式游动起来，尽可能压低身子，即便如此，每划动一下手臂。她那白皙的全身就显出来，轮廓清晰可见。伊佐塔太太心慌意乱，急忙变换游泳姿势和方向，夹紧双腿在水中打转。想不到她一向引为自豪的玉体现在却成了她的巨大累赘。

正午已过，是吃午餐的时候了，游泳者开始纷纷游向岸边。船只、游艇也不时从伊佐塔太太身边驶过。她研究船上男人的面孔，有时，她几乎下决心向他们游过去，但是，他们眼神那邪恶的一瞥，或者某种不友好的动作，都会吓得她逃之夭夭。她装作若无其事地划着双臂，冷静地掩饰着已经很严重的疲惫。结伴而行的男人扬扬下巴或使使眼色，互相示意她的存在，而单身男人则用一只桨刹住船，故意掉转船头，截住她的去路。她看见一个救生员经过，他是唯一乘船巡视海面、预防出现意外的人，但此人嘴唇肥厚、肌肉凸鼓，她连喊他一声的勇气都没有了。她幻想的救星应是一个最无个人情欲、几乎像天使一般纯洁的人，看来这样的救星是不存在的。

在绝望的幻想中，伊佐塔太太所盼望的救星一直是男的，却没有想过女的，虽然和女的打交道，一切都应该变得简单一些，但她与同性别的人交往太少。如今，还有一个不便之处：大多数女人都是和一个男人双双坐在小游艇上，她们忌妒心强，总是远离着她，因为她那无可挑剔的躯体对她们便是一种挑战。有的船只驶过来，上面满是唧唧喳喳、兴高采烈的少女们，伊佐塔太太想到自己那有伤大雅、有损声誉的困境与天真无邪的少女们在情趣上相去太远，因而没敢贸然呼喊她们。有一位皮

肤晒得黝黑的金发女郎倒是独自坐着一只赛艇驶过来，她神气活现，一定是去深海作裸体太阳浴的，而她决不会认为这种裸露能算作丢人或灾难。伊佐塔太太此时才感到自己是多么孤独，女人永远不会救她，男人又找不到，她感到筋疲力尽了。

伊佐塔太太及时抓住了一个铁锈色的小浮标，要不然她会被淹死的。然而，从浮标那里游到岸边，要付出惊人的体力。这时，她看到一个穿长裤的瘦削男人站在一条停驶的汽艇上向海里张望，他是留在海上的唯一一个人了。过了一会儿，那个瘦男人不见了，站在原处的是一个满脸稚气的卷发男孩儿。伊佐塔太太用被水泡得起了皱、变得毫无血色的手指头抓住浮标的螺钉，感到自己被整个世界所抛弃。当她再次抬眼时，看见那个男人和小孩都一起站在汽艇上，向她打手势，似乎告诉她要老实呆在那里，挣扎是徒劳的。随即，汽艇飞快地开走了，艇上的人头也不回一下。伊佐塔太太此时感到了末日的来临……不一会儿，汽艇又开回来，速度比刚才还要快，小男孩在船头扬起一条窄长的绿帆：一条连衣裙！

当汽艇停在她附近时，瘦男人向她伸出一只手拉她上船，同时用另一手捂住自己的眼睛。伊佐塔太太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便已经上了船。一切忽然间变得这么完美，寒冷和恐惧已被抛诸脑后，她的脸色很快从苍白变得通红。此时，她站在船上穿那条连衣裙，而男人和小孩则背过身去，眼望别处。汽艇开动之后，伊佐塔太太坐在船头，看到船底有一个潜水捕鱼的面罩，明白了这了两人是怎样发现她的秘密的。刚才，男孩戴着面具，拿着鱼叉，潜水游泳时看见了她，便上船告诉了那个

男人，男人又下水看了一遍，然后，他们示意她等待，不过，她当时没看懂。他们急忙向港口驶去，跟一个渔妇要了一件衣服来。伊佐太太心想，这两个人看到她现在穿着衣服，说不定脑子里正竭力回忆刚才在水下看她时的情景呢，不过，她并不感到难为情，反正总得有人看见，她倒高兴恰是被这两个善良人看见，他们一定会感到新鲜和愉快的！

（选自《文学故事报》，译者费慧如）

## 晨归

斯苔芳妮娅早上6点才急匆匆地赶回家，这可是第一次。车子没有开到门口，在前面的街角就停住了。是她让福奈罗这么做的，因为让门房看见可不好。丈夫出门在外，一大早让一个毛头小伙子送回家像什么样子呢？

真没想到大门还锁着，而她却没有钥匙。就是因为没带钥匙她才在外面过夜的。下午出去的时候，她原想着要回来吃晚饭，就没去拿钥匙，可那些久违的朋友硬是拖住不让走，在这家吃饭，又到那家跳舞，一帮人一直闹到半夜两点，这时候再想起没带钥匙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她心里也有点儿爱上了其中的一个小伙子，就是福奈罗，不过也就是有点儿爱他，不太多，也不太少。

她孤零零地站在紧锁的门外，街上空无一人。早晨的阳光异乎

寻常地明亮，似乎有人用放大镜把这条街弄得格外清晰。

在外面过了一夜，她并不内疚，良心上没什么过不去的。因为在最后的关头她记住了夫妻间的责任，抗拒了诱惑，保住了贞洁。尽管如此，她还算是纯洁的吗？

斯苔芳妮娅心里犹疑不决。她徘徊了几步，双手统在大衣袖子里。结婚两年来，她从没想过要背叛自己的丈夫。不过，生活里总好像还缺少点什么。她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但她时时感到苦恼，因为在丈夫面前，在这个世界面前，她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或者，是个影子，还需要按他们的期望去塑造自己，然后，仰着头等他们拍拍后脑勺。总是不能平等地看他们，这真难受。她要冲出这种感觉。怎么办呢？是不是需要再来一次感情历险，找一个情人，比如福奈罗？

街那头有家咖啡馆，卷帘门已拉了上去，真想马上喝杯咖啡，滚烫的。

她走进咖啡馆，里边的凳子还叠放在桌上，地下有一些锯木屑，只有老板一个人坐在柜台里。虽然这么早光顾，她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心虚的。谁会往那方面去猜想她呢？她可能喜欢早起；可能要去赶火车；也可能刚下火车。没人会知道她在外面过夜的。这样想着，她高兴起来。

“来一大杯浓咖啡，要很烫的。”她用一种老熟人的口气说，似乎这里她常来常往。老板应道：“稍等片刻，咖啡炉正在加热。”他又幽默了一下：“其实这炉子要是跟男人一样就好了，一见到你这样的小姐，浑身早就热了。”

她笑了，藏在竖起的衣领里笑出了声。



咖啡馆里还有一个顾客，站在那边的角落里，看着橱窗外面。他转过身来，斯苔芳妮娅才注意到他。她又慌乱起来，好像有别人在场又突然把她唤回到刚才在街上的体验中去，她又觉得被推到了放大镜前面。不，别紧张，没人知道你在外面过了一夜。顶多脸上有些倦容而已。她打开手提袋，把化妆盒拿出来，悄悄扑了些粉。

那人穿着一件黑色外套，白丝绸围巾，露出里面的蓝毛衣。他向这边走过来，嘴里说着：“在这个时候，清醒只属于两种人——还没上床的，和已经起床的。”

斯苔芳妮娅微微一笑了一下，又打量了他一眼，这张脸介于聪明与愚笨之间，是那种对自己对世界都无所谓的男人。

“那么我们俩呢？是还没上床，还是已经起床了？”“那又怎么样呢？”她用一种看穿了一切因而并不想逗乐的口吻回答。她早就看出来，这家伙是个夜猫子。他们这类人故意要借此显得与众不同，唯恐别人看不出来而小瞧了自己。这让她很不舒服。她想作弄他一下，故意问他：“那么，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我吗？当然还没有睡觉。一贯如此。”他急忙说明：“怎么，你没看出来？”他干笑了一下，像演戏一样，用一种心不在焉的语气说道：“是啊，阳光驱赶着我，我就要像蝙蝠一样藏进深洞里了。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女人，她们……”斯苔芳妮娅不再理他，站起身，走出了咖啡馆，她想看看大门是否已经开了，但还是没有，仍然锁得紧紧的。他也跟了出来，见斯苔芳妮娅又折回头进了咖啡馆，也想再跟进去，犹豫了一下，

终于泄了气，干咳几下，走了。

“有烟吗？”她问老板。也许她回去以后想抽两支，烟酒店还没开门呢。

老板拿出一盒，她接过来，付了钱。就在她要跨出门槛的时候，一条狗窜进来，差点撞了她。牵着狗的是一个猎了，背着枪，挎着子弹带和背篓。

“这条狗真棒！”斯苔芳妮娅抚摸了狗一下，“是塞特种吗？”

“布莱顿种。”

猎人很年轻，说话的口气有些粗鲁，看得出来这主要是由于在青年女性面前不自然的缘故。

“你要去很远的地方打猎吗？”她问。

“不远，开车去一会儿就到了，十点还可以赶回来上班。”

斯苔芳妮娅很想把谈话继续下去，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就问：“那地方，漂亮吗？”

“那是一个小山谷，挺纯静，长满了低矮的灌木丛，早晨一点雾也不起，可以看得很远。”

“要是我也能十点钟上班的话，那我肯定要睡到九点三刻。”老板感叹地说。

“我也喜欢多睡一会，但是，当人们还在沉睡的时候，在那儿，吸引我的是一种强烈的……”“我能理解。”斯苔芳妮娅接过话来。

“是吗？”猎人这会儿才注意地看了看她，突然发现刚才自己这么热切地谈论狩猎，只是由于有她在旁边听着。这么一想，

他有点明白了，也许自己一直要寻找的快乐是些别的东西，狩猎并不能给他带来的。他像是努力地要说点什么，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真的，天气这么好，空气又干燥，又新鲜，猎狗肯定会很卖力。”他喝完咖啡，付过钱。猎狗早就下了台阶，只想拉着主人快点离开。而他仍然站在那儿，犹豫了一下，笨拙地说：“姑娘，你，你想不想一起去？”

她笑了，温和地说：“下次吧，下次我们再遇上，就约定一下，好不好？”

“嗯……”他又站了一会儿，想看看能不能再找到接近她的机会，“好吧，再见吧。”

（选自《青年参考》，译者许组光）

## 《马可瓦多》

### 目录（台湾版）

春天 1、日市區的蘑菇

夏天 2、長凳上的假期

秋天 3、市政府的鴿子

冬天 4、迷失在雪中的城市

春天 5、黃蜂治療法

夏天 6、一個有太陽、沙粒和睡意的星期六

- 秋天 7、便當  
冬天 8、高速公路上的森林  
春天 9、清新的空氣  
夏天 10、與母牛同遊  
秋天 11、有毒的兔子  
冬天 12、弄错了的車站  
春天 13、河流最藍的地方  
夏天 14、月亮与霓虹灯  
秋天 15、雨水和葉子  
冬天 16、馬可瓦多上超級市場  
春天 17、煙、風與肥皂  
夏天 18、歸他所有的城市  
秋天 19、頑固的貓的花園  
冬天 20、聖誕老公公的孩子

## 市区的蘑菇

风，从远方来到城市，带着不寻常的礼物，但只有少数敏感的人才察觉得到，像有花粉热毛病的，就会因为别处飘来的花粉而打喷嚏。

一天，不知从哪 来了一阵夹带着孢子的风，於是蘑菇在市区街道的花坛上萌芽了。没有人发现，除了小工马可瓦多，他每天早上都在那 等电车。

这位马可瓦多对城市的生活不是很适应：广告招牌、红绿灯、

橱窗、霓虹灯、海报，装腔作势地想吸引注意力，但是他就像行走在沙漠上从未停驻过目光。相反地，一片高挂在树枝上枯黄的叶子，一根缠悬在红瓦上的羽毛，他却不曾遗漏：马背上的牛虻、桌上的蛀洞、人行道上压扁的无花果果皮，马可瓦多不会不注意到；四季的变化、心里的欲望和自己微不足道的存在，这些他都能发现。

这样，一个早上，在等著电车来载他去公司上班上工时，马可瓦多在站牌附近注意到一些奇特的东西：沿著林荫大道铺满石板并消过毒的花坛上，在某几处树桩，似乎鼓起了肿块，这那 的微露著地下的圆形体。

他弯下身去系鞋带以便看清楚点：是蘑菇，真的蘑菇，正在市中心萌芽！对马可瓦多而言，他周围这个灰色而贫乏的世界，仿佛在一瞬间因为这批不为人知的宝藏而变得丰盛肥沃。而且，生命中除了以小时计酬的雇员薪水、额外的工资补助和家庭津贴外，还是有某些东西可以期待的。

这天工作得比以往都要更心不在焉；老想著当他在那儿搬卸盒子、箱子的同时，那些只有他知道的蘑菇，在幽暗的土地上寂静、慢慢地成熟那多孔的果肉，吸取地下的水份，蹭破土地表层。“只要下一晚上的雨，”他自言自语道：“就可以采收了。”，并急著让他太太和六个孩子知道这项发现。

——我跟你们说，——马可瓦多在少得可怜的晚饭时宣布。——在一个礼拜之内我们有蘑菇可以吃！很棒的油炸蘑菇喔！我向你们保证！

然後对那些较小的，还不知道什么是蘑菇的孩子们激动地解释

各品种蘑菇的美丽，它们鲜美的滋味，还有烹煮的方法，这样就可以把他太太朵米替拉硬拖进来参与讨论。因为她始终一副怀疑和漠不关心的样子。

——这些蘑菇在哪？——孩子们问。——告诉我们蘑菇长在哪！

对于这个问题，马可瓦多基於多疑的理由煞住了他的兴奋：“哎，我一跟他们说出位置，他们和平日混在一起的野孩子一齐去找，然後消息会传递整个社区，蘑菇就都到别人的锅子了！”这个推测立刻填满了那原来充满著大爱的心灵，担心、嫉妒及冷漠把心关闭起来，现在他只渴望拥有。

——蘑菇的位置我知道，而且只有我知道，——跟孩子们说，——你们要是在外头走漏一句话，就该倒楣了。

第二天早上，当马可瓦多走向电车站时，满是挂念。他蹲在花坛上，看到蘑菇长大了，但并不多，几乎还完整的藏在地下，才松了一口气。

他就这么蹲著，直到察觉有人站在身後。他猛地站起身来并试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个清道夫正倚著扫把看著他。

管辖这片蘑菇生长区域的清道夫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瘦高个儿，叫阿玛弟吉，对马可瓦多一向不太友善。或许是因为已习惯於透过那副眼镜在柏油路上探测搜寻每一个大自然留下待清扫的痕迹。

那天是星期六，马可瓦多有半天的空档都消磨在花坛附近，魂不守舍地转来转去，眼睛远远地盯著那个清道夫和蘑菇，同时心盘算著还要多少时间蘑菇才会长大。

晚上下起雨来：马可瓦多是全市 唯一如同久旱逢甘霖的农民因为雨声而兴奋地跳起来的“一个。他爬起来坐在床上，叫醒全家。”下雨，下雨啦，”吸著潮湿的尘土味，还有从外面飘来的新鲜霉味。

星期天清晨，带著孩子和一个借来的篮子，马可瓦多冲向花坛。蘑菇都在，站得笔直笔直，小帽子在水汪汪的地上高高扬起。——万岁！——全体立刻埋头开始采摘。

——爸！你看那边那位先生摘了多少！——小米开尔说。做爸爸的抬起头来看见，站著他们旁边的阿玛弟吉也挽著满满一篮的蘑菇。

——啊！你们也来采？——清道夫说。——那么是真是好吃罗？我摘了一些，但是又没有把握……更那边一点的大道上还长有更大朵的蘑菇……好，现在我知道了，我得去通知我的亲戚，他们正在讨论要不要摘……——便大踏步走开了。

马可瓦多一句话都说不出：还有更大朵的蘑菇，而他竟然不知道。眼睁睁地看著一次意外的收获就这样变成别人的。他有好一会儿几乎气傻了，然後——有时候会发生——因为个人情感的崩溃使得他突然慷慨起来。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正在等电车，由於天气仍不稳定而且潮湿，大家手臂上都吊挂著雨伞。——喂！你们这些人，今天晚上想吃油炸蘑菇吗？——马可瓦多对站牌附近拥挤人群喊道。——在马路长出了蘑菇！你们跟我来！每个人都有份！——之後他就紧跟著阿玛弟吉，而他身後则紧跟著另一群人。

大家都找到了蘑菇，没有篮子的，就把蘑菇放在打开的雨伞

。某个人说：——如果我们一起办个午宴一定很棒！——但最後，所有人都带著各自的蘑菇回到自己家。

不过他们很快又重新见面了，就在同一天晚上，同一家医院的病房，由於食物中毒来洗胃：中毒都不严重，因为每个人吃的蘑菇数量并不多。

马可瓦多和阿玛弟吉正躺在相邻的病床上，怒目相视。

## 长凳上的假期

每天早晨上班途中，马可瓦多都会穿过一个绿荫广场，是一方夹在十字路口中央的畸零公园。他抬眼望进七叶树，那儿茂密的枝叶让金黄色的阳光只得以投影于清澈的树叶中，然后倾听看不见及走调的麻雀的嘈杂。对他而言，那是夜莺的声音，喃喃自语道：“噢，真希望能有一次在婉转鸟叫声中醒来而不是被闹钟、刚出生的保罗的尖叫和我太太朵米替拉的斥骂所吵醒！”或是：“噢，如果我能在哪儿入睡，在这新绿丛中而不是在我那低矮闷热的房间里；在宁静中而不是在全家的鼾声梦呓及路边的电车声里；在深夜大自然的幽暗中而不是在百叶窗放下后路灯射入的条纹光线里；噢，我多希望能一睁开眼睛就看到绿叶及蓝天！”每天带着这些念头，马可瓦多开始他一天八个小时——还有加班——不合格的工作。

广场的一个角落，在七叶树的圆斗下，有一张半隐于僻静中的



长凳。马可瓦多早已选定为他的。在那些夏日夜晚，当在挤着五个人的房间内无法入睡时，他像梦想着皇宫眠床的流浪汉一样梦想着那张长凳。一个沉寂的晚上，在太太打呼而小孩们于睡梦中踢滚时，马可瓦多从床上起身，穿衣服，挽着枕头，出门朝广场走去。

那儿是凉爽和宁静。他已经预先感受到与木板凳接触。他相信柔软舒适，才不会像家里那张疙疙瘩瘩的床垫；他要先看上一分钟的星星，然后在填平一天所有伤口的睡意中闭上眼睛。

凉爽和宁静是有的，但椅子被占了。那儿坐着一对热恋的情侣，彼此望进对方的眼睛里。马可瓦多小心谨慎地避开了。”已经晚了，”他想，”他们总不会露天过夜吧，情话绵绵总会结束的！”

但是那两个根本不是在轻声耳语，他们在吵架。情侣吵架永远没办法说准什么时候结束。

男的说：——可是你不承认你早就知道刚才那样说只会让我不高兴，而不像你假装以为的会让我高兴？

马可瓦多了解这场争执将会持续很久。

——不，我不承认，——女的说。而马可瓦多早就预料到了。

——你为什么承认？

——我永远也不会承认。

“唉呀，”马可瓦多想。紧夹着腋下的枕头，决定去转一圈。他去看月亮，如此饱满，高悬于树梢和屋顶之上。回身走向长凳，为了担心打扰到那两个人而稍微绕远了一点，但事实上他

心里希望的是让他们觉得无聊以诱使他们离开。但是他们太激动于讨论以致根本没注意到他。

——那么你承认啰？

——不，不，我绝不承认。

——那姑且假设你会承认？

——姑且假设我会承认，我才不承认你要我承认的事！

马可瓦多又回头去看月亮，然后去看稍微远一点的红绿灯。红绿灯闪着黄色、黄色、黄色，持续不停地亮了又亮。马可瓦多比较起月亮和红绿灯。神秘而苍凉的月亮也是黄的，但其实是绿的甚或是蓝的，而红绿灯则是庸俗的黄。月亮如此沉静，偶尔被薄薄的残云遮掩，但她一派庄严毫不理会，不慌不忙地放射她的光；而红绿灯则在那儿汲汲营营地一闪一灭、一闪一灭的假活泼，疲累而奴隶。

马可瓦多再去看那个女孩承认了没有：才怪，没有承认，不过现在不再是女的不承认，而是男的。情形全然不同了，这回是她向他说：——你承认啰？而他说不。这样过了半个小时，终于男的承认了，或者是女的承认了，总而言之，马可瓦多看到他们两个站起来手牵着手离开。

跑向长凳，倒身下去，但同时，原先期望的那份甜美在等待中已经不再有心思感受了，他记得连家里的床也没有那么硬。不过这些是枝微末节，他要好好享受露天夜晚的意念并未动摇：把脸埋在枕头里等候长久以来不曾有过的睡意。

现在他找到了一个最舒适的姿势。不管发生天大的事也不愿意移动一分一毫。唯一遗憾的是这种躺法，他的目光不得不看到

天空和绿树以外的东西，使得他无法在绝对的大自然宁静中因睡意合眼，马可瓦多面前近处有一棵树、高高立在纪念碑上的将军的剑、另一棵树、巨大的广告出租招牌、第三棵树，然后，稍远处，红绿灯那个假月亮仍在眨着它的黄色、黄色、黄色。

得说明的是最近这段时间，马可瓦多的神经系统十分脆弱，尽管他已经累得要命，但只要浮光掠影，或在他脑袋中飘过一样让他讨厌的东西，他就睡不着。现在让他不舒服的是在那儿一闪一灭的红绿灯。它在下面，距离遥远，眨着一只黄色的眼睛，如此凄凉：其实没有什么好引人注意的。但马可瓦多大概实在是到了神经衰弱的地步，盯着那重复的闪灭：“有那麻烦家伙，我怎么睡得好！”把眼睛闭上，觉得那个愚蠢的黄色在眼皮下闪灭：眨眨眼则看到十来个红绿灯：再睁开眼，还是一样。

他站了起来。得找个什么幕帘挡在他和红绿灯之间。直走到将军纪念像前环顾四周。在雕像的脚前有一圈桂冠花环，十分厚实，不过已经干枯并凋零了一半，架在粗短支架上，挂有褪色的彩带：“第十五团骑兵荣耀归主周年纪念”。马可瓦多攀爬到底座上，拉起花环穿过将军的佩刀。

夜班警卫托那昆奇骑着脚踏车巡逻穿过广场，马可瓦多躲到雕像身后。托那昆奇从地上看到纪念碑的影子在动，充满疑惑地停了下来。察看佩刀上的那个花环，觉得有些东西不对劲，但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用手电筒照着上方念道：“第十五团骑兵荣耀归主周年纪念”，晃晃头表示赞同便离开了。

为了让托那昆奇走远一点，马可瓦多又在广场上绕了一圈。在附近一条路上，有一组工人正在修理电车轨道调换器。深夜里，空无一人的道路上，那一小群男人在焊工气焊机的闪光下蜷缩着，声音在街头回荡然后立即消失，仿佛他们所做的事白昼的居民永远不应该知道似的洋溢一股神秘的气氛。马可瓦多靠近，专注地看着火焰、工人的动作，注意力开始有些迟顿，眼睛也因睡意越来越小。在口袋翻出一根香烟，好让自己清醒些，可是没有火柴。——谁帮我点个火？——他问工人。——用这个？——持氢氧焰的男人说，喷射出一串火花。另外一个工人站直，把点着的香烟递给他。——你也值夜班？

——不，我做白天的。——马可瓦多说。

——那这个时候在这干嘛？再过一会儿我们也下班了。

回到长凳躺下。现在红绿灯从他的视线中消失，终于可以睡觉了。

原先他并没有注意到噪音。现在，那个嗡嗡声，像是悲伤的抽噎，连在一起又像是没完没了的在清嗓子，在嘶嘶作响，占据了马可瓦多的耳朵。再也没有比焊铁这种低呢更恼人的噪音了。马可瓦多像原来那样蜷曲着，一动也不动，脸埋在枕头沟褶里，无法摆脱，而且噪音不断让他想起那会喷出金黄火花的灰色火焰所照亮的场景，脸上罩着一副墨色玻璃蹲在地上的男人，握在焊工因快速震动而跳跃的手中的焊枪，工具车周围的浅浅光晕，直碰到电线的高高架起的工作台。睁开眼睛，在长凳上翻个身，盯着树枝空隙间的星星。迟钝的麻雀继续在叶间睡

着。

像鸟一样酣睡，有只翅膀让你埋头，一个带叶树枝的世界悬吊在地面世界的上方，只能略略猜出下面发生的事，朦胧而遥远。只要开始不再接受目前的状态，谁知道能到达另一个怎样的境界：如今连马可瓦多也不清楚需要什么东西才能让自己睡着，就算一种真实和绝对的安静对他也已不足够，他需要的是在静谧中最柔软的沉浊声音，或是飘过浓密灌木丛的一缕风，或是喷涌而出流失在草地上的低语的水。

脑袋里有个主意，便站了起来。也不完全是个主意，因为那浅浅的睡意让他还十分混沌，不清楚到底是怎样的想法：但好象在记忆中那附近有什么东西是跟水有关的，跟轻声细语吱吱喳喳的流动有关。

的确那儿有座喷水池，就在附近，一件杰出的水利工程和雕刻作品，仙女、牧神、河神组成了喷流、瀑布和一组人工喷泉。只是水池是干的：夏天夜晚，是导水管最不敷使用的时候，所以他们把水池关了。马可瓦多有点像梦游者似地在周围转来转去，主要是直觉而不是理性告诉他说一个水池一定有水龙头开关。有辨别能力的人，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找到他要的东西。打开水龙头：从贝壳、胡子、马鼻子开始冒出激昂的水柱，假山因闪闪发光的水蓬而模糊，所有这些窸窣声和流泻加在一起的水声像是在空旷的广场上弹奏管风琴。骑着脚踏车心情阴郁，在各户门口塞小纸条（译注：保全单位塞送印刷好的该公司名称、地址及服务项目的纸条以表示当晚已巡察过，同时达到宣传效果。）的夜班警卫托那昆奇，看到喷水池在他眼前一瞬

间爆发出来就像一个液体爆竹，差点从椅垫上跌下来。

马可瓦多为了不让已经来袭的一丝睡意跑掉，试着尽量避免睁开眼睛，跑向长凳倒下去。现在，如身临激流岸边，上方是树林，就这样，他睡着了。

梦到一顿午餐，为了不让菜冷掉碟子是被盖住的。他打开盖子发现碟子里有一只死老鼠，发出恶臭。看他太太的碟子里，另一只鼠尸。在孩子们面前的是另外一些老鼠，小一些但同样已经腐烂。揭开大汤碗的盖子，看到一只肚子朝天的猫，然后臭味让他醒了过来。

不远处有道路清洁管理处的卡车负责在夜间运走垃圾。在半明半暗的路灯下，马可瓦多辨认出一颠一颠咕噜作响的起重机，和笔直站在垃圾堆上方的工人身影，他们用手引导着挂在滑轮上的集装箱，倾倒于卡车内，用钟子捣碎，像起重机的拖曳声那样低哑断续地喊着：抬高……松开……滚蛋……然后一阵如铜锣失去光泽后的金属碰撞声，重新发动引擎，慢慢地，再在稍远的地方停下，重复一遍所有的操作。

马可瓦多的睡意已入噪音所不能及的地带，至于那些令人厌恶的刮擦声，或许是因为垃圾车内已塞满了结实的垃圾，所以好象被一种宁静柔软的光晕包裹住：但是让马可瓦多保持清醒的是臭味，一种难以忍受的扑鼻的臭味，于是连那些噪音，已经平息遥远的噪音，逆光中的卡车及起重机的影像到达马可瓦多脑袋里的时候都不再是噪音和视觉，而只是恶臭。焦燥的马可瓦多试图用鼻孔想象玫瑰园的芬芳而徒劳无功。

当巡夜的托那昆奇隐约看见一团人影快速爬向花圃，狠狠地扯

开毛茛然后消失不见时，汗水湿遍了额头。但是他想那或许是一只狗，所以归捕狗人管；若事关幻觉，理该由精神科医生负责：否则就是变狼妄想症者，不知道该归谁管，但只要不是他就好，便转身躲开。

同时马可瓦多，回到他的草堆，把鼻子埋到一丛横七竖八的毛茛里，想要用它们的香气来填满自己的鼻孔：但是他只能从这些几乎无味的花中挤出那么一点点芬芳：好在露水、土壤及碎草的清香已经是珍贵的脂膏了。驱除掉垃圾的纠缠而入睡，已是清晨时分。

马可瓦多头上突然的天光大亮让他醒过来，太阳彷彿让叶子遁了形，然后再重新一点一点地重新回到他迷乱的视线中。而马可瓦多不能再迟疑，因为一阵哆嗦让他跳了起来：市政府花匠用消防栓喷洒器淹没了整个花坛，在马可瓦多的衣服下汇成小溪流。还有电车、市场运货车、手推车、小卡车在四周踢蹬，工人骑着小摩托车驰向工厂，店家的铁门急速收向上，住户卷起百叶窗，玻璃闪闪发光。眼嘴微黏，背脊生硬，侧身酸痛，马可瓦多惶忪地奔向他的工作。

## 市政府的鸽子

在候鸟迁徙的旅程中，或向南飞或向北移，或秋天或春天，很少会经过城市。它们成群结队掠过天空，高高翱翔於水平排列

的圆形山丘，斜切著森林的边缘，一会儿好像循著蜿蜒的河流或田地的犁沟，一会儿又好像乘著无形的风。但只要在它们眼前一出现城市屋顶上的天线，鸟儿就远离了。

不过，有一次，一群秋天的丘鹑闪现在马路夹缝的一线天，只有马可瓦多看到，因为他走路时总是鼻子朝天。那时他正骑在一辆三轮小车上，一看到这群鸟就好像要追捕它们似的使劲地蹬，沉浸在猎人的幻想中，尽管他除了军枪以外再也没碰过任何武器。

他这样踩蹬著，眼睛盯著飞翔的鸟，结果发现自己闯过了一个闪著红灯的十字路口，卡在汽车中间，而且差一点就被撞倒。当交通警察铁青著脸记下他的姓名、地址时，马可瓦多仍继续追寻著天空飞舞的翅膀，可是它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公司，那张罚单招来一顿严厉的指责。

——要看红绿灯，懂不懂？——车间主任伟利哲牟先生对他大吼大叫。——你那时候在看什么？

脑袋空空。

——一群丘鹑……——他说。

——什么？——伟利哲牟先生是个老猎人，眼睛闪闪发光。於是马可瓦多描述起来。

——星期六我要带上狗和猎枪！——主任愉快地说，忘记自己正在发脾气。——山上的候鸟开始迁徙了，那群鸟一定是被山上的猎人吓到，才会偏向城市……。

这一整天，马可瓦多的脑袋 像个磨坊似地转来转去。”星期六，山上可能会挤满了猎人，那么谁知道又将有多少丘鹑会飞



来城市；如果我也准备一下，星期天我就有烤丘鹬吃了。”

马可瓦多住的平民公寓有一个屋顶阳台，牵著一条条晾晒衣物的铁线。马可瓦多带著三个孩子、一桶黏鸟胶、一支刷子还有一袋玉米上到阳台。当小孩们忙著把玉米粒洒遍阳台时，马可瓦多则用刷子在栏杆、铁线和屋脊上涂抹黏鸟胶。他涂得非常之多，以至四处玩耍的小菲利浦差一点也给黏住了。

那天晚上，马可瓦多梦见在屋顶上遍布著被黏住而跳动的丘鹬。他的太太朵米替拉比较贪吃而且懒惰，梦到屋脊上悬挂著已经烤好的金黄色的鸭子。女儿伊索莉娜很罗曼蒂克地梦见可以装饰帽子的蜂鸟。小米开尔则梦到鹳鸟。

第二天，每隔一小时，就有一个小孩上屋顶去巡察：不过只是把头从天窗轻轻地探出去，这样万一正好有鸟准备停下来，才不会吓到它们，然後再下楼去报告消息。可是始终都没有好消息。直到接近中午，小彼得回来的时候喊著：——有了，爸，快来！

马可瓦多带著一个袋子上到了阳台，在涂著黏鸟胶的铁线上有一只可怜的鸽子，是那种习惯於广场上的人群和吵杂的灰色的市政府鸽子。在它尝试要摆脱那根下小心停靠上去的黏糊铁线的时候，其他鸽子在周围飞来飞去，悲伤地看著它。

当马可瓦多一家正围著那只又瘦又多筋的烤鸽子剔骨头时，听到有人敲门。

是房东的女佣人：——我们太太要见您，请马上来一趟。

马可瓦多十分耽心，因为他已拖欠了六个月的房租，恐怕是要下逐客令了。马可瓦多往贵族层的房东家去（译注：义大利老

式房子的二楼是以前贵族阶级居住使用的，挑高、空间比较大：相反的，最后一层楼以前供仆佣居住，屋顶十分低矮。二，刚进大厅，就看到已经有一位访客了：上次那位铁青着脸的警察。

——请进，马可瓦多，——太太说。——有人通知我说在我们阳台上有人在捕捉市政府的鸽子，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马可瓦多觉得全身僵冷。

——太太，太太！——恰好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喊了起来。

——什么事，滚达琳娜？

洗衣妇进来。——我去阳台晒衣服，可是所有的衣服都给黏住了，我想要把它们拉开，结果全都撕裂了！所有东西都报废了，怎么回事？

马可瓦多用一只手捧住胃，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胃里不能消化。

## 迷失在雪中的城市

那个早上是寂静把他叫醒的。马可瓦多从床上起来觉得空气中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认不出那是几点钟，从百叶窗缝透进来的光线跟平常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候都有些不同。打开窗户：整个城市不见了，被一页白纸所取代。定睛再看，才分辨出在白色当中，有一些几乎被涂抹掉的线条仍符合视觉上的习惯：周

围那些窗户、屋顶和街灯，全被前一天晚上下的雪盖住了。

“是雪啦！”马可瓦多向他太太喊着，或应该说张口想喊，但是声音一出来就被压低了。就好像落在线条、颜色和景观上的雪，也落在所有噪音上，减低了制造噪音的可能性；在一个满溢的空间的，声音是不会振动的。

电车因下雪而停驶，马可瓦多只好走路去上班。沿途，他自己开辟出他的通路，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畅快。在市区路上，人行道与行车道的区别都消失不见了，车辆不能通行，而马可瓦多，虽然每走一步就陷入半截小腿，雪水也渗入袜子，但他游走在马路中央，踩着着花坛，任意穿越路口，东摇西摆地前进。他是自己的主人。

所有大小道路像沙漠般无边无际的展开，如同夹在陡峭山峰中纯白的峡谷。被覆盖于下的城市，谁知道是否还是同一个，或者在夜里已换了另一个？谁知道在白雪下到底还有没有加油站、书报摊、电车站，或者只是成堆成堆的白雪？马可瓦多一面走一面幻想着自己迷失在一个不同的城市中：事实上他的脚步正把他带往每天工作的地方，同样的仓库。等走进大门口，这位搬运小工惊讶的发现自己站在一成不变的墙内，仿佛那些让外头世界消失的改变，独独漏掉了他的公司。

在那等着他的，是一枝比他还高的铁锹。车间主任威利哲姆先生把它递给他，说：“公司前面人行道上的积雪轮到咱们铲，也就是说轮到咱们铲。”马可瓦多环抱着那枝铁锹转身出去。

铲雪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尤其对那些没吃饱的人而言，可是马可瓦多却觉得雪就像一位朋友，撤消了禁锢他生命的牢笼

。于是他发奋工作，一大铲一大铲的雪花由人行道上飞向路中央。

还有失业的西吉斯蒙多对雪也充满了感激，他在那天早晨被市政府征召成为铲雪工人，终于眼前有了几天确定的工作。不过他的这种感情，不同于马可瓦多模糊美丽的幻想，而是精确的计算，要清出这么多平方米的面积就必须铲掉多少平方米的雪；他把目标锁定在能够成为小队队长，然后——这个志向是一个秘密——再直上青云。

西吉斯蒙多转身看到了什么？一个忙碌的家伙在人行道上东一铲西一铲零乱地用雪把那一段刚清完的行车道又盖住了。他差点昏倒。跑过去用装满雪的铁锹指着对方的胸口。“喂，你！是你把雪铲下来的？”

“啊？什么？”马可瓦多惊跳起来，但承认：“喔，大概是吧。”

“好，那你立刻用你的小铲子把它弄回去，要不然我就让你把它吃干净。”

“可是我应该要铲掉人行道上的雪。”

“我要铲的是马路。那怎样？”

“不然我要放哪里？”

“你是市政府的吗？”

“不是，我是Sbav公司的。”

西吉斯蒙多教他如何把雪堆在路边，于是马可瓦多把那一段马路重新打扫干净。心满意足，铁锹插入雪中，两人注视着完成的作品。

“你有烟头吗？”西吉斯蒙多问。

当他们互相为对方点燃半支香烟时，一辆扫雪车驶过，扬起两大波白浪掉落两侧。在那个早晨，任何噪音都只是窸窣声：等这两个人抬起目光，他们清过的那段又重新盖满了雪。“发生什么事了？又下雪了？”抬眼望着天空。那辆车，转着它的大刷子，已经拐弯了。

马可瓦多学会把堆雪打压成结实的小墙。如果他一直不断作这样的小墙，便可造出完全属于他的路径，通往只有他知道的地方，而其他人在这些路里都会迷失。重建城市，堆积起像房子一样高的雪山，这样就没有人能辨认真正的房子。也或许其实所有的房子都已变成雪造的了，里面及外表；一个是有古迹有钟楼有树木的雪的城市，一个是可以铁锹打散再用另一种模式重建的城市。

在人行道旁某一处原来就有一堆庞大的雪。马可瓦多正准备整压它以与他的小墙同高时，才发现那是一辆汽车：公司董事长亚伯伊诺的豪华大轿车，全被雪盖住了。既然一辆车和一堆雪之间的差别这么微小，马可瓦多埋首用起铁锹来雕刻一辆汽车。他雕得实在很好：在两者之间还的确分不出来那个才是真的。为了给这个作品做最后修饰，马可瓦多用上了一些铁锹挖出的废物：一个生锈的圆罐子作车灯，一片煤气阀让车门有了把手。

门房、传达员和工友一阵脱帽礼，董事长亚伯伊诺从大门出来。有深度近视眼的董事长，自信地快步走向他的汽车，抓住突出的煤气阀，拉出，低下头连脖子一起钻进雪堆中。

马可瓦多已经转过街角在中庭清扫。

中庭的小孩作了一个雪人。“它没有鼻子，”其中一个小孩说。“我们放个什么东西。胡萝卜！”便各自跑回家里的厨房在蔬果中翻找。

马可瓦多看着雪人。“就是这样，没办法分辨在雪下面的是雪还是被雪所覆盖的东西。可是有一种情况除外；人。因为他知道我是我，而不是在这里的这个东西。”

专注于他的沉思，以至于没听到屋顶上两个男人喊叫：“喂，先生，您移动一下位置！”他们是负责除去瓦片上积雪的人。然后在一瞬间，三百公斤的雪迎头落下。

小孩带着他们的战利品胡萝卜回来。“哇！他们做了另一个雪人！”在中庭里有两个一样的玩偶，站得很近。

“我们帮两个都装上鼻子！”便把两条胡萝卜分别插在两个雪人脸上。

马可瓦多，死多于活地感觉到透过那层把他埋没和冰冻的白雪有人送来了食物，便咀嚼起来。

“我的妈呀！胡萝卜不见了！”小孩们都吓坏了。

其中一个最勇敢的并不放弃。他还有另一个鼻子可以换：一颗青椒。把它塞给了雪人，雪人狼吞虎咽地把青椒也吃掉了。

小孩们再试着放上一小根木炭当鼻子。马可瓦多用尽全身力气把它吐掉。“救命啊！它是活的！雪人是活的！”小孩们全都跑光了。

在中庭的一角有排放热气的闸门。马可瓦多，迈着雪人沉重的步伐，把自己移到闸门上。雪一块块的溶化，顺着衣服往下流

：重新出现一个肿胀并感冒鼻塞的马可瓦多。

拿起铁锹，主要是为了暖身，他继续在中庭工作。有一个喷嚏停在鼻头，就停在那里，没决定到底要不要出来。马可瓦多铲着雪，半闭着眼，而那个喷嚏始终卡在他的鼻尖。突然间：“啊……”，几乎隆隆震耳的：“……啾！”比地雷爆炸还要猛烈。由于空气急剧的变动，马可瓦多被震撞到墙壁上。

可不是一点小变动：这个喷嚏引起的根本是一个龙卷风。所有中庭的雪扬起，纷飞有如暴风雪，然后被上方的漩涡吸进去，撒入天空。

当马可瓦多从昏厥中重新睁开眼睛，整个中庭都是空的，连一片雪花也没有。在马可瓦多眼前出现的是一如往日的中庭，灰色的墙壁，仓库的箱子，那些日常的多角和满怀敌意的东西。

## 黄蜂疗法

冬天过去了，它给人们留下了风湿病痛。午间微弱的阳光给人们带来了欢娱，马可瓦多坐在公园里的一张长凳上看树枝发芽，以消磨时光，等着午后再去上班。一个穿着打满补丁的大衣的驼背小老头走过来坐在他的旁边：他是里齐耶利先生，已经退休了。他孑然一身，一个人生活，也是坐在长凳上晒太阳的常客。这位里齐耶利先生不时地抽动一下身子，嘴里喊着：“

哎哟！”他裹在大衣里的身躯显得更驼了。冬天的寒冷和潮湿使他落下了风湿病、关节炎和腰痛病，病魔一年到头不断地折磨着他。为了安慰这位可怜的老人，马可瓦多就对他谈论起他自己和他妻子以及他的大女儿伊索丽娜患风湿病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情况，他那可怜的女儿健康状况极为不佳。

马可瓦多每天都带着用报纸包着的午餐；他坐在长凳上，打开纸包，把已弄皱了的那张报纸递给迫不及待地把手伸过来接的里齐耶利，并说道：

“我们看看有什么消息吧。”即使是两年以前的过时消息，他也同样有兴趣。

就这样，他们有一天读到了一篇介绍用蜜蜂毒汁治愈风湿病的文章。

“可能是用蜂蜜。”总抱乐观主义态度的马可瓦多说道。

“不，”里齐耶利说，“这里说的是用毒刺的毒汁。”于是他又给他念了好几段。他们长时间地讨论着蜜蜂和它们的功用，还议论着采用这种疗法需花费多少钱。

从此以后，马可瓦多走在街上时，总是竖起耳朵留心听着各种嗡嗡声，凡在他周围飞舞的昆虫他都盯着看。他注意到一只腹部饱满、身上带有黄黑两色条纹的黄蜂在空中盘旋一阵之后，就钻进了一个树洞里，随后其他的黄蜂从里面飞了出来：那种飒飒的响声和成群黄蜂的飞进飞出说明树干里有一个完整的黄蜂窠。马可瓦多就开始捕捉起黄蜂来了。他随身带着一只圆柱形的玻璃瓶，瓶底还留着足有两指厚的果酱。他打开瓶子，把它放在树旁边。很快就飞来了一只黄蜂，在瓶子四周嗡嗡地飞



动，在果酱甜味的引诱下，它钻进了瓶子。马可瓦多动作敏捷地用一个纸盖捂上了瓶子口。

他一看见里齐耶利先生便说道：“快，快，我这就给你扎一针！”马可瓦多让他看那装着黄蜂的小瓶子。

小老头迟疑不决。但马可瓦多说什么也不愿推迟试验，坚决要在他们常坐的那张长凳上给小老头治疗：病人连衣服都不用脱。里齐耶利先生怀着恐惧和希望撩起了大衣、上衣和衬衣的边角，从破棉毛衫的一个洞口露出他腰痛的部位。马可瓦多把瓶口对准了，抽去了瓶盖。起初没发生什么事，黄蜂在瓶子里不动。莫非它睡着了？为了让它醒过来，马可瓦多敲了一下瓶底。这一敲真管用：黄蜂马上向瓶口冲去，把毒刺扎向里齐耶利先生的腰部。小老头疼得直叫，猛地站了起来，像是受检阅的士兵一样走起正步来，一边揉搓着被刺的部位，一边冒出了一连串骂人的话：“妖怪……魔鬼……”

马可瓦多感到十分满意，小老头可从来没有这样威风凛凛地挺起过胸膛。但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名警察一直在那里使劲地盯着他们。马可瓦多挽起里齐耶利的胳膊，吹着口哨，远远地离开了那里。

他瓶里又装了一只黄蜂回家了。要说服妻子接受黄蜂毒刺的治疗，可真太费劲了。但最后他成功了。过了一会，妻子只是抱怨黄蜂刺得她灼痛难忍。

马可瓦多尽心竭力地捕捉黄蜂。他给女儿扎了一针，又给妻子扎了一针，因为必须按疗程治疗才能奏效，后来，他决定在自己身上也扎一针。孩子们嚷嚷道：“我也要扎一下！我也要扎一

下!”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就是这样爱凑热闹的。但是，马可瓦多让他们提着玻璃瓶子出去捕捉新的黄蜂，以满足每天的需要。

里齐耶利先生到家里来找他。他是跟另一个小老头乌利科骑士一起来的，那人拖着一条腿，求马可瓦多马上开始给他治疗。

消息传开了，马可瓦多现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他总是留有半打黄蜂备用，那些装黄蜂的玻璃瓶都排放在一个搁板上，一个瓶子里只装一只黄蜂。他把瓶子像针管一样按在病人的腰背上，然后撤去瓶盖。待黄蜂蜇刺完后，他就像一个老练的医生一样，从容自在地用蘸过酒精的药棉在刺过的地方擦揉。他家里只有一间屋子，全家人都睡在里面。他用一扇屏风临时把屋子分隔成两部分，一边是候诊室，一边是诊疗室。马可瓦多的妻子在候诊室里接待患者，收取酬金。孩子们就提着空瓶子，跑到黄蜂窝所在的地方去捕捉黄蜂，以保证治疗。有时候，黄蜂蜇了他们，他们几乎都不再哭了，因为他们知道，让黄蜂蜇一下对身体有好处。

那年，风湿病痛像章鱼的触角一样在居民中蔓延，马可瓦多的疗法出了名。每到星期六下午，他那简陋的阁楼里还挤着一群受病痛折磨的男女患者，他们把一只手捂在腰背或胯部，有的衣衫褴褛，像是行乞的叫花子，有的看上去像是阔绰人家，他们都是慕名而来的。

“快，”马可瓦多对他的三个男孩说道，“快，你们拿着瓶子，再捉些黄蜂来。”孩子们去了。

那天阳光灿烂，无数黄蜂在街上嗡嗡地飞着。孩子们往常都是在离那棵有黄蜂窠的树稍远的地方捕捉少数几只黄蜂。但那天，米凯利诺为了逮得快一点，逮得多一点，就在树洞边逮起来了。

“得这样干。”他一边对兄弟们这么说着，一边把一只黄蜂赶到他刚放在那里的瓶子上去想捉住它。但那只黄蜂总是停下又飞走，而且逐渐停歇在越来越靠近蜂巢洞口的地方。现在，它又索性停落在树洞口的边缘上了。正当米凯利诺要把瓶子放在那里时，只觉着两只大黄蜂向他猛冲过来，像是要蜇他的脑袋。他躲避着，但毒刺蜇得他疼得直叫，他手里的瓶子掉了。自己惹下大祸所引起的惧怕心理很快使他忘记了疼痛：瓶子掉到黄蜂窠里面去了。开初的一刹那都没有飞出来。而当黄蜂窠里涌出黑压压一大片东西并发出震耳的嗡嗡声时，米凯利诺连喊叫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往后退了一步：被激怒的黄蜂全部出动成群地飞出来！

兄弟们听见米凯利诺发出一声吼叫，并见他没命地奔跑着。他一溜烟地朝前跑着，跟在他后面的那团黄蜂群就像烟囱里冒出的滚滚浓烟一般。

一个被追赶的孩子往哪里跑呢？当然往家里跑！米凯利诺也这样。过路人都来不及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只看见一群黄蜂和一个拼命在街上奔跑的小孩，还伴有震耳的嗡嗡声。

此时，马可瓦多正在对他的病人们说：“你们再耐心地等一会，黄蜂马上就到。”当门打开时，一窝黄蜂闯入了屋子。他们居然都没有看见把脑袋一头扎在脸盆里的米凯利诺：房间里到处都是黄蜂，病人们挥动胳膊竭力想赶走它们，但无济于事。

不过风湿病患者的动作却奇迹般地敏捷轻巧，那僵硬的关节在剧烈的运动中也变得灵活自如了。

消防队员们来了，而后红十字会的也来了。马可瓦多在医院的病床上，他那被黄蜂蜇得红肿起来的脸人们都认不出来了。对于躺在医院其他病床上的患者们的大声咒骂，他连气都不敢吭。

一个有太阳、沙粒和睡意的星期六

——为了你的风湿，——职工医疗互助会的医生说，——这个夏天得好好做个沙浴。——於是马可瓦多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便去勘察河滨，希望能找到一个地方既有乾燥的河沙又充满阳光。但是只要有河沙的地方，就有吵嘈的、生鏽的铁链；工作中的老旧挖泥机和起重机像恐龙一样，在河中挖掘，然後把一大勺一大勺的沙倾倒在停放在柳树间的营造厂载重卡车。挖泥机一排排的桶笔直升起又翻转下降，起重机长长的颈子则悬挂有涎著河底黑色泥沼的鸕鶿的嚙囊。马可瓦多弯下身去触摸沙子，捏在手，是潮湿的，是淤泥：即使阳光照射到的地方表面是乾燥易碎的，但一百公分以下仍是湿润的。

马可瓦多带著小孩来，原本是希望他们帮忙覆盖沙子的，现在却欣喜若狂吵著下水。——爸，爸，我们来跳水！去河游泳！

——你们疯啦？那 有牌子写著”游泳危险”！会淹死，像石头一样沉到下面去！——然後解释河底被挖泥机挖空了，变成一个漏斗形会吸入河水形成漩涡。

——漩涡，让我们看漩涡！——对小孩而言，这个词充满了欢乐。

——看不见，你游泳的时候它会抓住你的脚，把你拖下去。

——那个为什么没下去？那是什么，鱼吗？

——不是，是一只死猫，——马可瓦多解释道。——因为它肚子 都是水，所以浮在上面。

——漩涡要拉猫的时候是不是拉尾巴？——小米开尔问。

河岸边的草坡在某个地方开展成一片平坦的空地，有一部巨大的筛洗机，两个采沙工人正在一铲一铲地筛洗沙堆，然後又一铲一铲地把沙装到一艘黑矮的木船上，那是一种驳船，绳系著一棵柳树停靠在那 。两个长胡子的工人戴著帽子，穿著夹克在酷热下工作，不过衣服都破破烂烂的，齐膝的裤子也只是两片碎布，让小腿和脚丫子裸露在外面。

那堆日复一日乾燥过、细致、滤清渣滓的沙子像海沙般洁白，马可瓦多确定那正是他所需要的。只是发现的太晚了：工人正把它们装到那只木船上准备运走……。

不，还没有：采沙工人装货完毕後，伸手抱起一只长颈大肚酒瓶，几次换手痛饮，便躺在杨树树荫下等待一天最热的时刻过去。

一直到他们醒来之前，我可以在他们的河沙中躺著做沙浴！”马可瓦多这么想，於是向孩子们低声吩咐：——快点，来帮我！

跳到木船上，把衬衫、裤子、鞋子都脱了，钻入沙堆中。——用铲子把我盖起来！——跟孩子们说。——不，头不要，我得呼吸，所以它得留在外面！其他部分全盖起来！

对小孩来说，这跟他们玩雕沙游戏一样。——我们做个人形吗？不要，做有城垛的城堡！什么哟，做一个玻璃弹珠的环形跑道才好！

——现在你们都走开！——马可瓦多在他的露天石棺下喘气道。

——先在我的额头和眼睛上摆一顶纸帽，然後你们跳回河岸。

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玩，不然采沙工人醒过来就要赶我走了！

——我们可以在河岸牵著木船的绳子带你游河，——小菲利浦提议，而且已经把系船索松了一半。

动弹不得的马可瓦多，撇嘴歪眼的训他们，——如果你们不马上离开，要逼我从这 出来，我就用铲子打人！——小孩们急忙逃走。

阳光照射，沙堆炙热，在小纸帽下淌著汗的马可瓦多忍受著静止不动在那接受烘烤的煎熬，一面体会辛苦治疗或讨厌药品所带来的满足感，一面想著：良药苦口。

微波荡漾的流水让马可瓦多入睡，船索也随之一扯一松。原先小菲利浦已经解开一半的绳结，在这样的松扯之下全解开了。载著沙堆的木船，毫无拘束的滑入河中。

那是下午最闷热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在睡眠状态：埋在沙中的男人，趯船的藤绳，空无一人的桥，出现在舷侧百叶窗低垂的房子。河的水位很低，不过被水流推进的木船避过了那些偶尔

冒出的淤泥堆积而成的浅滩，或者只要微微一震船底，就又重新流入较深的一线河水中。

在这样一次震动中，马可瓦多张开了眼睛。看到晴空飘过夏天的矮云。”它们跑得真快，”他指的是那些云。”尽管一点风也没有！”然後看到电线：连电线也跑得跟云一样快。在身上百来公斤的重压下，马可瓦多尽可能的转动他的视线。距离遥远绿车如茵的河右岸在快速移动中，灰扑扑距离遥远的河左岸也在後退当中。理解到自己身处河心，在旅行中：没有人理他，独自一人，埋在一艘既没有桨也没有舵的漂流的木船上。他知道他照理应该要站起来试图泊岸，呼叫求救，但同时，沙浴必须静止下动的想法占了上风，使他觉得有责任尽最大的努力停在那，下让珍贵的治疗机会流失。

在那个时候他看见了桥，并由立满雕像、路灯的栏杆及高耸入天的宽阔拱门，确定了自己的方位：马可瓦多没想到自己跑了那么远。而当他进入这些建筑物投射在身下的阴影范围时，记起了湍滩。过了桥百来尺的河床有一个落差；木船将会一头栽进瀑布，而他将被沙堆、水流、木船淹没，没有任何生还的希望。但即便在那个时候，他主要担心的仍是沙浴的治疗效果将毁於一旦。

等待著倾塌。也发生了：但却是由下往上翻飞。在那个乾涸的季节，湍滩的边缘沙洲堆积，有些并因薄薄的芦苇丛及通心草而成为绿洲。整个木船平坦的龙骨猛然搁浅，船上所载的沙及埋在沙堆中的男人弹跳出去。马可瓦多觉得自己好像被一尊弩炮发射入空，一瞬间，他看到了下方的河流。或者说，他没看

到河流，只看到河流中熙攘的人潮。

星期六下午，一大群弄潮儿簇拥到那段河流来，偏低的水位只及肚脐，整班小学生在嬉水，还有胖女人、仰浮在水面的男士、穿比基尼的少女、玩斗牛的油头青年、小气垫、气球、游泳圈、汽车轮胎、长橹的船、短桨的船、有桅杆的船、橡皮艇、汽艇、救生艇、划船俱乐部的独木舟、带著三层刺网的渔夫、使用钓鱼线的钓鱼人、打著遮阳伞的老太太、头顶草帽的小姐、还有狗、狗、狗，从长卷毛狗到圣伯纳狗，所以这条河连一公分的水都看不到。在空中的马可瓦多，不知道自己会掉在橡皮气垫上，还是端庄秀丽的女士臂弯，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一滴水也沾不到。

## 便当

那个叫做”便当”的圆扁容器的乐趣在於它是可以打开的。光是打开便当盖那个动作就可以让人馋得流口水，尤其当一个人还不知道面装的是什么，因为譬如说那是太太每天早上新准备的便当时。便当盖揭开後，就可以看到挤压在内的食物：小香肠加扁豆，或水煮蛋加甜菜，要不然玉米粥加鳕鱼乾，就像分布在地球仪上的陆地与海洋一样，全都在那片圆周中排列成形，尽管东西不多，但看起来十分营养而扎实。打开的便当盖，变成一个盘子，这样就有了两个器皿，可以把食物分类。



小工马可瓦多，打开便当後赶快吸了一口菜香，握起刀叉：自从他中午不回家改带便当後，身俊的口袋总是装著包裹好的刀叉。第一叉可以唤醒已经麻木的菜肴，让蜷缩在那好几个小时的食物像刚端上桌那样的立体及有吸引力。认清了菜并不多，他想：“最好是慢慢吃”，其实他早已急忙而贪婪地往嘴 送进前几叉了。

刚吃完第一口，马可瓦多感到冷菜的凄凉，但是马上便重拾那股欢愉，因为在其中他找到了罕有的亲密饭桌的滋味。马可瓦多现在开始细嚼慢咽了：坐在公司附近一条林荫大道的长凳上：由於他家很远，而每天中午回家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电车车票，所以他把午餐带在特意去买的便当，露天吃饭，看著来往的行人，然後喝喝喷水池的水。如果是晴朗的秋天，他就会选那些阳光照得到的位置：树梢落下的油亮红叶是他的餐巾：喂香肠皮给那些很快成为朋友的野狗；面包层则招来麻雀，当没有任何人经过林荫大道的时候。

马可瓦多一面吃一面想：“为什么我太太煮的菜，我在这 吃得津津有味，而在每一个话题都会引起争吵、眼泪和债务问题的家，我却尝不出味道来？”又想：“现在我记起来了，这是昨天晚上的剩饭。”再一次心 感到不痛快，或许因为他吃的是冰冷有点变味的剩饭，或许因为铝制的便当盒让食物有一股金属味，不过在他脑袋 面转的是：“哎，即使我离家这么远吃饭，朵米替拉的想法都还会妨害到我。”

想著想著，察觉到便当已经快吃完了，重新觉得这一餐十分稀有而美味，热情并虔诚地把便当底最後剩下的吃完，那些最有

金属味的。然後注视著空无一物油汪汪的便当又回复沮丧。把东西都包好放进口袋，站起身，离工作时间还早，夹克巨大的口袋 刀叉鏗隆匡啷的敲打著空便当。马可瓦多或到小酒店叫一杯满满的酒，或到咖啡馆小啜一杯咖啡，然後去观赏玻璃橱窗 的糕点、一盒盒的糖果和果仁饼，他确信自己不是真的有这个欲望，事实上他什么也不想要，看一会儿手足球游戏以说服自己只是想消磨时间，而不是食欲。再回到马路上，电车又开始拥挤，上工的时刻快到了，他也就离开了。

马可瓦多的太太朵米替拉为了某种原因，买进大批的香肠。连续三天晚上马可瓦多吃到香肠炖萝卜。现在，那些大概是狗肉做的香肠，让他光闻味道就把食欲吓跑了。至於那些苍白而削瘦的萝卜，是马可瓦多唯一始终不能忍受的蔬菜。

中午又重演一次：便当 冰冷油腻的香肠炖萝卜。一贯地健忘，他总是充满好奇、渴望地打开便当，记不起昨天晚餐吃的是什麼，然後每天都同样扫兴。第四天，当他一叉下去，察觉又是不变的菜肴时，从长凳上站起来，一手拿著打开的便当：心不在焉的沿著林荫大道走去。行人看著这个家伙一手叉子，一手香肠便当，似乎无法决定要不要吃第一口。

一个小孩从窗口叫道：——喂，你，男的！

马可瓦多抬眼，看到在一座豪华别墅的夹楼有一名小孩肘顶著窗台，面前放了一个盘子。

——喂，你！你吃什么？

——香肠和萝卜。

——你真幸福！——小孩说。

——嗯……——马可瓦多含混应著。

——你看我得吃油炸脑髓……。

马可瓦多看了一眼窗台的盘子，盛著柔软、卷曲如云的脑髓。鼻子耸动起来。

——怎么，你不喜欢脑髓？……——问小孩。

——不，他们罚我关在这 就是因为我不要吃它。我要把它从窗户丢出去。

——香肠你喜欢吗？

——喔，当然，好像一条蛇？…：，在我们家从来没吃过……。

——那你把你的盘子给我，我把我的给你。

——万岁！——小孩高兴极了，把雕花的陶盘和细致的银叉递给男人，而男人把自己的便当和锡叉交给他。

两个人都埋头吃了起来：小孩在窗台上，马可瓦多则坐在对面的长凳上，两个人一面舔著嘴唇一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食物。

突然间小孩肩後出现了手背在臀部的女管家。

——少爷！我的天啊！您在吃什么？

——香肠！——小孩说。

——谁给您的？

——那边那位先生，——指著中断了细细咀嚼满口脑髓的马可瓦多。

——丢掉！闻这什么味道！丢掉！

——可是很好吃……

——您的盘子呢？还有叉子？

——在那位先生那儿……——又指指马可瓦多，他手上串著那一块咬过的脑髓的叉子停在半空中。

女管家开始高喊：——小偷！小偷！刀叉！

马可瓦多站起来，又看了一眼那半块油炸食物，走近窗户，把盘子、叉子放在窗台上，不屑地盯了女管家一眼，然後转身後退。听到便当在人行道上滚动，小孩的哭泣，窗户很不礼貌地砰的一声被关上。弯下身去捡便当盒和盖子，有点碰坏了；盖子关不太紧。马可瓦多把东西扔进口袋 然後回去上工。

## 高速公路上的森林

寒冷有千百种形式千百种方法在世界上移动：在海上像一群狂奔的马，在乡村像一窝猛扑的蝗虫，在城市则像一把利刀截断道路，从缝里钻入没有暖气的住家中。那天晚上，马可瓦多家用尽了最後的乾柴，裹著大衣的全家，看著暖炉中逐渐黯淡的小木炭，每一次呼吸，就从他们嘴里升起云雾。再没有人说话，云雾代替他们发言：太太吐出长长的云雾彷彿在叹气，小孩们好像专心一意的吹著肥皂泡泡，而马可瓦多则朝著上空一跳一跳地喘气，如同转瞬间消逝的灵机一动。

最後马可瓦多决定了：我去找柴火，说不定能找到。他在夹克和衬衫间塞进了四、五张报纸，以做为御寒的盔甲，在大衣下藏

了一把齿锯，这样，在家人充满希望的目光跟随下，深夜走出门，每走一步就发出纸的响声，而锯子也不时从翻开处跑出来。

到市区里找柴火，说得倒好！马可瓦多直向夹在两条马路中的一小片公园走去。空无一人，马可瓦多一面研究光秃秃的树干，一面想著家人止牙齿打颤地等著他……。

小米开尔，哆嗦著牙齿，读一本从学校图书室借回来的童话，书里头说的是一个木匠的小孩带著斧头去森林里砍柴。这才是我要去的地方，小米开尔说，森林！那里就会有木柴了！——他从一出生就住在城市里，从来没看过森林，连从远处看的经验也没有。

说到做到，跟兄弟们组织起来：一个人带斧头，一个人带钩子，一个人带绳子，跟妈妈说再见後就开始寻找森林。

走在路灯照得通亮的城市，除了房子以外看不到别的：什么森林，连影子也没有。也遇到过几个行人，但是不敢问哪有森林。他们走到最後，城里的房子都不见了，而马路变成了高速公路。

小孩就在高速公路旁看到了森林：一片茂密而奇形怪状的树林淹没了一望无际的平原。它们有极细极细的树干，或直或斜：当汽车经过，车灯照亮时，发现这些扁平而宽阔的树叶有著最奇怪的样子和颜色。树枝的形状是牙膏、脸、乳酪、手、剃刀、瓶子、母牛和轮胎，遍布的树叶是字母。

万岁！小米开尔说，这就是森林！

弟弟们则著迷的看著从奇异轮廓中露头的月亮：真美……

小米开尔赶紧提醒他们来这儿的目地：柴火。於是他们砍倒一株黄色迎春花外形的杨树，劈成碎片後带回家。

当马可瓦多带著少的可怜的潮湿树枝回家时，发现暖炉是点燃的。

——你们哪里拿的——惊异地指著剩下的广告招牌。因为是夹板，柴火烧得很快。

——森林里！——小孩说。

——什么森林？

——在高速公路上。密密麻麻的！

既然这么简单，而且也的确不错。要新的柴火，还是学小孩的方法比较好。马可瓦多又带著锯子出门，朝高速公路走去。

公路警察阿斯托弗有点近视，当他骑著摩托车做夜闲巡逻时应该是 要戴眼镜的；但他谁也没说，怕因此影响他的前途。

那个晚上，接到通知说高速公路上有一群野孩子在拆广告招牌，警察阿斯托弗便骑车去巡查。

高速公路旁怪模怪样地张牙舞爪、比手划脚的树木陪著转动，大近视眼的阿斯托弗细细察看。在摩托车灯的照明下，撞见一个大野孩子攀爬在一块招牌上。阿斯托弗煞住车：——喂！你在上面干什么 马上给我跳下来！——那个人动也不动，向他吐舌头。阿斯托弗靠近一看，那是一块乳酪广告，画了一个胖小孩在舔舌头。——当然，当然，——阿斯托弗说，并快速离开。

过了一会儿，在一块巨大招牌的阴影中，照到一张惊骇的脸。——站住！别想跑！——但没有人跑：那是一张痛苦的面像，因为有一支脚长满了鸡眼。——哦，对不起，——阿斯托弗说完後就

一溜烟跑掉了。

治偏头痛药片的广告画的是一个巨大的人头，因痛楚用手遮著眼睛。阿斯托弗经过，照到攀爬在上方正想用锯子切下一块的马可瓦多。因强光而眼花，马可瓦多卷缩得小小的静止不动，抓住大头上的耳朵，锯子则已经切到额头中央。

阿斯托弗好好研究过后说：——喔，对：斯达巴药片！这个广告做得好！新发现！那个带著锯子的倒楣鬼说明偏头痛会把人的脑袋切成两半！我一下就看懂了！——很满意地离开。

四周那么安静而寒冷。马可瓦多松了一口气，在不太舒适的支架上重新调整位置，继续他的工作。在月光清亮的天空中，锯子切割木头低沉的嘎嘎声远远传送开来。

## 清新的空气

——这些孩子，——职工医疗互助会的医生说，——需要呼吸一些清新的空气，到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去，在草地上跑一跑……。

在这一大家子所居住的半地下室的床与床之间，医生把听诊器按在小泰瑞莎羽毛未丰的小鸟翅膀般瘦弱的肩胛骨上。床有两张，但是有四个小孩，全都生病了，从床头和床脚露出他们的小脑袋，面颊通红而眼睛晶亮。

——草地像广场上的花坛吗？——小米开尔问。

——高到像摩天大楼吗？——小菲利浦问。

——好空气可以吃吗？——小彼得问。

瘦瘦长长的马可瓦多和他矮矮胖胖的太太朵米替拉，各用单肘顶著一个摇晃的柜子分站两边。手肘纹风不动，扬起另一只手臂又让它跌在身侧，然後一起嘟囔著：——要我们带去哪，六张嘴，债务累累，我们能怎么办？

——我们能送他们去的最好地方，——马可瓦多更明确一点，——就是大马路。

——他们会有清新空气的，——朵米替拉下了结论，——等我们被赶出去，睡在满天星斗下的时候。

一个星期的下午，小孩刚刚痊愈，马可瓦多带著他们去山坡散步。他们在城 住的是离小山最远的一区，得坐很久很久而且拥挤到孩子们除了身边乘客的腿以外什么也看不见的电车，才能到达山坡。慢慢的，电车内开始稀松，好不容易腾空的窗户中出现了向上延伸的公园小径。他们到达终点站了，开始步行。

刚刚进入春天；树木在温和的阳光下发芽。小孩们略微不自在的观望四周。马可瓦多领著他们登上一条两旁都是绿荫的阶梯小路。

——为什么有楼梯而上面没有房子？——小米开尔问。

——这不是给房子用的楼梯，这就像一条路。

——一条路……那汽车怎么对付这些阶梯？

周围是公园的围墙，里面有树木。

——没有屋顶的墙……他们轰炸过？



——这是花园……中庭的一种……——做父亲的解释道：——房子在 面，在那些树木後面。

小米开尔摇摇头，不太信服：——可是中庭是在房子 面，才不是在外面。

小泰瑞莎问：——住在这些房子 面的是树吗？

越爬越高，马可瓦多觉得如释重负地离开了一天八个小时待在仓库 搬箱子的霉味，住屋墙上的水渍，锥形小窗透入的光线中落下的金黄色灰尘，以及夜晚的咳嗽声。孩子们现在看起来下再那么苍白、虚弱，已经快跟阳光和绿地结合在一起了。

——你们喜欢这 吗？

——喜欢。

——为什么？

——没有警察。可以拔花草，可以丢石头。

——呼吸呢？你们深呼吸啊？

——不要。

——这 空气好地。

小孩叽咕道：——怎么搞的，他什么也不懂。

他们几乎走到了山坡的最顶端。转一个弯，下方遥远的城市在道路织成的灰色蜘蛛网上延伸但轮廓渺茫。孩子们在草地上打滚，好像这辈子没做过别的。刮过一丝风，已经是傍晚了。城

有些灯光点起它们含混的闪烁。马可瓦多重新体会到当年年轻时来到城市，就好像对某个不知名的东西有所期待的一股感情，被那些道路、那些灯光所吸引。燕子从空中往城市俯冲而去。

必须回到下面的沮丧侵蚀著他，在挤成一堆的景物中辨认他那昏暗的住宅区：看起来像是铅灰色的荒野，停滞不动，被鱼鳞般紧密的屋顶和光秃秃烟囱飘出的点点轻烟所掩盖。

天气开始转凉了：或许应该要招回小孩。可是看到他们安详地爬在低矮的树枝上摇晃，又取消了念头。小米开尔来到他身边问：——爸，为什么我们不来住这？

——唉，真笨，这没有房子，才没有人住这！——马可瓦多生气地回答，因为他也正幻想著能在这上面生活。

小米开尔：——没有人？那么那些先生呢？你看！

天空转为阴郁，从下方的草地走来了一群不同年龄的男士，全都穿著笨重、像睡衣的灰色高领衣服，也都戴著便帽和手杖。他们成群结队地走近。

有些人一面高声谈笑，一面用手杖顶著车皮，或把弯柄挂在上臂上拖著走。

——这些人是谁？他们去哪？——小米开尔问爸爸，而马可瓦多闭著嘴看著他们。

有一个人靠过来；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高大男人。——晚安！——他说。——你们从城带了什么消息来吗？

——晚安。——马可瓦多说，——您指的是什么消息？

——没什么，只是说说而已，——男人停住脚：他有一张宽而白的脸，只在面颊上有一记玫瑰色或红色像阴影的印子。——对从城来的人我都这么说。我在这上面已经待了三个月了，你懂了吧。

——都不能下去？

——天晓得，要看医生高兴！——大笑几声。——还要看这！——用手拍著胸口，又大笑了几声，呼吸有些急促。——我已经两次病愈出院，但是一回到工厂，啪嗒，又再度发作！然後他们就把我送回上面来。不过，没关系。

——他们也是？……——马可瓦多指著散布在四周的其他男人，并顺使用眼光搜寻下见踪迹的 小菲利浦、泰瑞莎和彼得。

——都是度假胜地的伙伴，——男人说，眨一下眼睛，——现在是归营前的自由时间……我们很早就上床……当然罗，我们不能离开边界太远……。

——什么边界？

——这 是疗养院的土地，你不知道吗？

马可瓦多牵起身边原来有些害羞的小米开尔的手。夜晚爬上崖岸，再也无法分辨低处的住宅区，看起来并不是它被阴影遮蔽，而是它把阴影扩散到四处。该回家了。——泰瑞莎！菲利浦！

——马可瓦多喊著并开始找人。——对不起，——跟男人说，——我没看见其他的小孩。

男人转身向著一棵樱桃树。——在那儿，——他说，——他们在摘樱桃。

马可瓦多看到在一处洼地上有一棵樱桃树，周围那些灰衣服的男人用他们的弯柄手杖靠近树枝摘果实。快乐的泰瑞莎和另外两个小孩跟他们一起摘樱桃，从他们手中拿樱桃，与他们一起欢笑。

——太晚了，——马可瓦多说，——会冷，我们回家……。

高大的男人用杖尖指著在远方亮起的成排灯光。

——晚上，——他说，——用这根手杖，我选择一条路，一排街灯，然後这么跟著，在城 散我的步……停在橱窗前，与人相遇，跟他们打招呼……当你们走在城 ，假想一下：我的手杖跟著你们……

小孩们头戴著桂冠回来，是住院者编织的。

——这 真好，爸！——泰瑞莎说。——我们还会回来玩，对不对？

——爸，——小米开尔忍不住了，——为什么我们不搬来这和这些先生一起？

——晚了，跟先生们说再见！说：谢谢你们的樱桃。快！我们走！

回家的路上，大家都累了。马可瓦多不回答任何问题。小菲利浦抱在身上，小彼得跨在肩膀上，泰瑞莎用手拖曳著，而年纪最大的米开尔走在大家前面，踢著石头。

## 与母牛同游

城 的噪音在夏夜从敞开的窗户进到因热而无法入睡的人的房间 ，夜间城市的真正噪音，要等到摩托车平庸的嘈杂聒噪稀薄缄默以後才听得到，从寂静中出现审慎的、清澈的、渐行渐远的夜行人的脚步声，巡夜警卫脚踏车的咿哑声，远处微弱的喧闹声，还有楼上传来的鼾息，病人的呻吟，老旧钟摆每小时

的报告时辰。直到黎明时分，劳工家庭的闹钟奏起管弦乐，轨道上跑过电车。

一个晚上，挤在边睡边流汗的太太和小孩之间，马可瓦多闭着眼睛倾听所有这些细微声响的尘埃从石面人行道渗过低矮的窗户，落到他半地下室的地上。听著迟归女人轻快的鞋跟，捡破烂时停时走穿孔的鞋底，觉得孤单而吹起的口哨，和偶尔一两句朋友间零碎的谈话，不知道说的是关于运动还是金钱。但是在窒热的夜晚，那些噪音失去了它们的轮廓，溶化在占据了空旷街道，好像要主宰、权服无人居住领域的闷热之中。每一个人迹，马可瓦多都感伤地认他为兄弟，像自己一样，即便在假日也得为了债务、家庭重担及过於微薄的薪水钉在那尘土飞扬的火红水泥炉边。

仿佛这个无法实现的假期的念头帮他开启了梦想之门，马可瓦多觉得听到远处有颈铃的响声、狗的嗷叫，还有短促的嗷嗷叫。可是他的眼睛是张开的，不是在做梦：竖起耳朵找，想为那模糊的感觉找到一个支持，或否定；这回他真的听到上百的脚步声，缓慢、分散、低沉、越来越近，压过其他所有声音——除了那生锈的颈铃声。

马可瓦多站起来，穿上衬衫、裤子。——你去哪儿？——闭一只眼睛睡觉的太太问。

——有牛群过街，我去看看。

——我也要！我也要！——知道应该在正确时机醒来的孩子们说。

那是在初夏夜 穿过城市到山上放牧的牛群。从睡梦中起来半

睁著眼的小孩到马路上，看见川流的暗灰和花斑牛背挤满了人行道，磨蹭著贴满海报的墙壁、低锁的铁卷门、“禁止停留”的告示牌及加油机。它们谨慎的蹄子往下踏一阶踩上十字路口，鼻子从不因碰触到前面牛群的腰腹而惊奇，母牛随身携带著它们的草料、野花及牛奶味，还有软绵绵的颈铃声，城市似乎与它们无关，因为它们就像待在那个有湿润草地、山雾及激流浅滩的世界一样的专心一致。

看起来没有耐心的反而是那些因进城而紧张的放牛人，他们在队伍旁边忙碌於无意义地来回跑动，挥舞著棍棒，发出短促的吆喝声。至於狗，没有什么让它们高兴或嫌恶的，把鼻子拾得笔直夸耀著自己的从容，铃声大作地执行任务，但其实仍可以看出它们的不安和窘迫，否则它们应该会心下在焉地开始去闻屋角、灯座和路面的斑渍，就像城 每一只狗所兴起的第一个念头。

——爸，——小孩说，——母牛跟电车一样吗？它们也停站吗？终点站是哪里？

——跟电车一点关系也没有，——马可瓦多解释，——它们到山上去。

——去滑雪？小彼得问。

——去牧场吃草。

——它们践踏草地不会被开罚单吗？

不问问题的只有小米开尔，比其他小孩都大，对母牛已经有他的概念了，正专注於验证这些概念，观察那驯服的角、牛背和五颜六色的颈部垂皮。他跟著牛群，像放牛人一样在队伍旁小

跑步。

等走完最後一群牛，马可瓦多牵起小孩的手准备回家去睡觉，可是不见米开尔。走下房间问太太：——小米开尔已经回来了吗？

——米开尔？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他一定跟牛群不知跟到哪去了，”马可瓦多想，跑回路面上。牛群已经过了广场，他得找出它们在哪条路转了弯。但那个晚上似乎有不同的牛群穿越城市，每一群分别朝著自己的牧场走去。马可瓦多循线追上一群母牛，不过发现那不是他要找的：在一条横路看到再往下第四条路那边有另一群母牛正平行前进，急忙追赶上去，但牧牛人说他们刚遇到另一队朝相反方向走去。就这样，直到最後一声颈铃淹没在黎明曙光中，马可瓦多仍无济於事地四处乱转。

接待马可瓦多登记儿子失踪案件的警官说：——跟在牛群後面？那他应该是到山上去度假了，真好福气。你看著好了，他回来的时候一定是黑黑壮壮的。

警官的臆测几天後被马可瓦多公司刚从第一轮休假回来的同事证实了。在离山下远的地方遇到了小男孩：他跟牛群在一起，要问候爸爸，他自己一切都好。

马可瓦多人留在酷热、满是尘土的城市，心却在他那幸运的孩子身上——他现在正在杉树阴影下待著，嘴含著一叶青草吹口哨，看著下方车地上母牛闲散地走动，在山洼中倾听潺潺流水声。

妈妈却焦急地盼望儿子回来：——他会搭火车回来？还是公共

汽车?已经一个星期了……已经一个月了……天气要变坏了……  
——尽管每天餐桌上少一个人是一大慰藉，但她仍不死心。  
——他好命，待在阴凉的地方，肚子用牛油、乳酪填得饱饱的。  
——马可瓦多说。每一次灰色齿状浮雕的群山在热腾腾的路的尽头若隐若现时，他就觉得自己陷在一口井，看著头上的阳光在槭树和栗树的枝叶间闪烁，野蜂嗡嗡飞舞，还有小米开尔在上面，懒洋洋而幸福地，身处牛奶、蜂蜜和一丛丛的桑葚之中。

其实他每天晚上也都期待著儿子回来，只是下像孩子的妈那样惦记著火车和公车时刻表：夜晚他聆听路上的脚步声，就好像房间的窗户是贝壳口，贴住耳朵，使人忆起山岳的响声。  
就这样，一个晚上，马可瓦多突然从床上坐起来，下是幻觉，他听到砌石地上渐行渐近、独特的分趾蹄的踏步声，夹杂著叮当的颈铃。

马可瓦多和全家跑到马路上，又看到了缓慢而庄严的牛群。在这当中，跨骑在一只母牛背上，双手紧握项圈，头随著前进步伐左右蹦晃，处在半睡眠状态的，正是小米开尔。  
大家把他举起来，拥抱他并亲吻他。小米开尔有点晕头转向。

——你好不好?天气好吧?

——嗯……好……。

——有想要回家吗?

——有……。

——山上漂亮吧?



小米开尔站在大家对面，皱起眉头，目光冷硬。

——我工作得像只骡子，——他说，然後往前面吐了一口口水。现在他有一张男人的脸。

——每天晚上我要把挤奶工人的木桶从这头牛移到另一头牛那去，搬过来搬过去，然後倒进马口铁桶，速度要快，越来越快，直到夜晚。一大早再把铁桶滚上卡车让他们运到城 ……还要清数。不停地数：牛群、铁桶，要是算错就麻烦了……。

——但你总会待在草地上吧？当牲畜放牧的时候？……

——根本没有空。老有事做。牛奶、褥草、粪便。我做这些得到了什么？藉口说我没有工作合约，你知道他们付我多少钱？少得可怜。但你们要是以为我会把钱给你们，你们就错了。走吧，回去睡觉了，我累得要死。

他耸耸肩膀，鼻子吸一口气便转身回家了。

路上的牛群渐渐走远，随身带著不真实的、无精打采的乾草味及铃声。

## 有毒的兔子

当出院那天来临，一个已经能走路的人从早上就在病房里绕，寻找他出院后的步伐、口哨，在病人面前充健康不是为了让别人羡慕他，而是因为乐于使用鼓舞的声调。看着玻璃窗外的太

阳，或者看着雾，如果那天有雾的话，歌颂城里的噪音：一切都和以往不同，之前每个早晨一面感到那来自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的光与音渗进来，一面于床的栅栏之间醒过来。如今外面的世界重新属于他：病愈者通常自然而然地就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在一瞬间，又闻到医院的气味。

马可瓦多——天早晨等着医生在他的职工医疗证写上某些东西以便出院时，在身边察觉到这种气氛，病愈了。医生拿着文件跟他说：“在这儿等。”然后留下他单独一人在诊疗室里。马可瓦多看着他痛恨过的白釉家具，装满面目狰狞物质的化学试管，试着以正要离开这一切的想法来振奋自己：可是他没办法感受到那份应有的喜悦。或许是因为想起又要回到公司去搬箱子，或许是因为担心这段时间他的孩子们不知道又惹了什么麻烦，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外面的雾，让他觉得自己将在一片空茫中离开，融化于虚无的湿气之内。环顾四周，模模糊糊的感到必须要喜欢某样在那里的东西，可是触目所见都让他厌烦而不自在。

就在那个时候，看见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兔子。一只白兔子，有着长而松软的毛，小小的粉红三角鼻，惊慌失措的红眼睛，绒毛未丰的耳朵几乎贴平在脊背上。它并不胖，但是关在那个狭窄的笼子里，它蜷曲的椭圆身躯还是占满了整个金属网，因颤抖而波动的长毛一撮撮地伸到外面来。笼外的桌面上，有一些剩的青草和一根胡萝卜。马可瓦多想那只兔子该有多么不快乐，被关在那拥挤的空间里，看着那根胡萝卜却又吃不到。于是他把笼门打开。兔子并没有出来：它在那儿停着不动，只有鼻

子轻轻地抽搐，好像装腔作势地咀嚼着东西。马可瓦多拿起胡萝卜递近它，然后慢慢抽回，好引兔子出来。兔子跟着，咬住胡萝卜，勤快地就马可瓦多的手上啃了起来。男人轻抚兔子的背脊，触摸的同时也掂掂看它胖不胖。在毛皮下，他摸到一把瘦骨头。从这一点，再加上兔子啃胡萝卜的方式，他就知道医院一定没让它吃饱。“如果是我养它，”马可瓦多想：“我一定把它塞得圆滚滚的跟球一样。”他满是爱怜地看着兔子，就像饲养者在和善照顾动物的同时，预见的是将来烘烤的菜肴。如此，在度过日复一日苍白的住院期后要出院的那个时刻，发现了一个朋友，一个原本可以填补他的时间及心灵的朋友，但现在他得跟这个朋友分手，回到云雾弥漫，再也遇不到兔子的城里去。

胡萝卜几乎快吃光了，马可瓦多抱起小动物四处寻找是否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喂它。把兔子的鼻子凑近医生书桌上的二小盆绣球花，不过看起来它的兴趣不大。就在这个时候，马可瓦多听到医生的脚步声正要进门：怎么向他解释为什么抱着这只兔子呢？马可瓦多穿着束腰的工作夹克，匆匆忙忙地把兔子往夹克里一塞，把扣子扣起来，又为了不让医生看到那跳动的一团在胃的位置，便把兔子挪到后面去，顶在背上。兔子被吓到，一动也不动。马可瓦多拿回他的文件，为了转身出去，又把兔子换到胸前。就这样，夹克里藏着兔子，他离开医院去公司上工。

“哦，你终于病好了？”车间主任威利哲姆看到他来上工。“你这儿长了什么东西？”指着马可瓦多凸出的前胸。

“我贴了一块热膏药防止痉挛。”马可瓦多说。

在那时，兔子刚好扭了一下，而马可瓦多就像癫痫病患往上一跳。

“谁戳你啦？”威利哲姆问。

“没有，我打嗝。”马可瓦多回答，并用手把兔子推到背后去。

“我看你还有点不对劲，”主任说。

兔子试着要往背上爬，马可瓦多耸起肩膀让它下去。

“你在发抖。再回家休息一天吧，明天你就会好了。”

回家的时候，马可瓦多像幸运的猎人那样拎着兔子的耳朵进门。

“爸！爸！”小孩们一面迎上来一面欢呼。“你在哪里抓到的？送给我们吗？是我们的礼物？”并马上伸手抓兔子。

“你回来啦？”太太说，从她看他的眼光，马可瓦多就知道他的住院只增添了太太对他新的怨恨。“一只活的小动物？你想干嘛？它会把家里弄脏。”

马可瓦多把桌子清干净，把缩成一团试图就此消失的兔子放在中央。“谁碰它谁倒楣！”他说，“这是我们的兔子，它可以安心发胖直到圣诞节。”

“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小米凯尔问。

马可瓦多倒没想过它是雌兔的可能性。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新的计划：如果是一只母的，就可以生其他的小兔子，然后发展成畜牧业。在他的梦幻中，家里湿渍斑斑的墙壁消失无踪，出现的是田野间的一座农庄。它是公的。可是畜牧业的念头已经

进到马可瓦多的脑袋里。虽然它是雄兔，不过是一只很英俊的雄兔，可以找到它的新娘和其他办法来组织一个家庭。

“我们给它吃什么，，连我们自己都没得吃？”太太尖酸地说。

“这个由我来负责。”马可瓦多说。

第二天在公司，马可瓦多从他每天早上带出去浇水再放回原位的那几盆主管办公室的盆栽各拔下一片叶子：这边拔几叶宽大亮丽的，那边拔几叶晦暗无光的，全塞进夹克里。接着问一位带着一小束花的女职员：“你男朋友送的？可以给我一枝吗？”把花也放进口袋。对正在削梨的年轻人说：“把皮留给我。”如此，东一片叶子，西一串果皮，再加上花瓣，希望能喂饱小动物。

在某个时刻，威利哲姆先生派人来叫他。“他们发现植物掉叶子了？”马可瓦多自问，习惯性地感到内疚。

车间主任那儿有医院的医生，两名红十字医务人员，和一位民警。“请注意，”医生说，“我诊疗室里的一只兔子不见了。如果你知道任何消息，建议你不要耍诈。因为我们在那只兔子身上注射了一种很可怕的病菌，可以传染全城。我不用问你是不是把它吃了，否则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在人间了。”

在公司外等着一辆救护车，大家急忙上车，持续呼啸着警笛奔驰在马路和林荫大道上，往马可瓦多家开去：沿路留下了马可瓦多沮丧地从车窗丢出去的一行绿叶、果皮和花朵。

马可瓦多的太太那天早上不知道拿什么下锅。看着她丈夫前一天带回来的兔子，现在关在一个塞满纸屑的临时笼子里。“它

来得正好，”自言自语道：“钱嘛是一毛也没有，月薪也已经拿去支付职工医疗会不给付的额外医药费，店铺又不让我们赊帐，还谈什么畜牧业或是圣诞节吃烤兔子。我们自己有一顿没一顿的，还要喂兔子！”

“伊索莉娜，”叫女儿，“你已经大了，应该学着怎么煮兔子。你先把它杀了，皮剥了，然后我告诉你该怎么做。”

伊索莉娜正在读报上连载的言情小说。“不，”哼哼唧唧的，“你把它杀了，皮剥了，然后我再去看你怎么煮。”

“好！”妈妈说。“要我杀它我没有这个勇气。可是我知道很简单，只要拎着耳朵，在它后脑勺猛敲一下。至于剥皮嘛，待会再看着办。”“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女儿头都不抬地说：“让我打一只活兔子的后脑我不干，剥皮更是想都不用想。”

三个小男孩竖起耳朵听着这番对话。妈妈沉思了一会，看着小孩们，然后说：“男生们……。”

小男孩仿佛约好的，一起转身背对母亲往房间外面走去。“等一下！”妈妈说。“我是要问你们想不想带兔子出去。可以绑条彩带在它脖子上，然后一起去散个步。”

男孩子停了下来，彼此对望。“去哪里散步？”小米凯尔问。

“嗯，随便走走。然后去找蒂欧蜜拉太太，你们把兔子带去给她，请她帮忙杀一下兔子，把皮剥了，她那么能干。”

做妈的触到了痒处：她知道小孩子会震慑于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至于其他的，就不愿意多想了。于是他们找出一条淡紫色的长彩带，绑在小动物的脖子上，孩子们像牵狗一样，手握彩带

，拽着身后不情不愿、勒得半死的兔子。

“告诉蒂欧蜜拉太太，”妈妈叮咛着，“她可以留一只兔腿下来！不，还是告诉她留兔头好了。啊，随便她了。”

当马可瓦多的屋子被护理人员、医生、守卫和警察重重包围时？小孩刚刚出了门。马可瓦多夹在他们中间半死不活的。“从医院带出来的兔子是在这里吧？快点，指给我们看它在哪里，但不要碰它：它身上有一种很可怕的病菌！”马可瓦多带着大家到笼子前面，但笼子是空的。“已经吃掉了？…”“不，没有！”“那么它在哪里？”“在蒂欧蜜拉太太家！”所有追缉者又开始他们的狩猎。

敲开蒂欧蜜拉太太的门。“兔子？什么兔子？你们疯啦？”看着自己家涌进一批穿着白衬衫和制服的陌生人，为了找一只兔子，老太太差点中风。她对马可瓦多的兔子毫不知情。

事实上，三个小男孩为了拯救那只兔子，想好要把它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跟它玩一会儿然后放它走；所以他们没在蒂欧蜜拉太太家的楼梯口停下来，而决定爬到屋顶上方的平台去，准备跟妈妈说兔子弄断绳子跑掉了。但是再也没有比兔子更不适合逃亡的动物了。让它爬那些阶梯就是一个问题：每一阶都把它吓得缩成一团。最后只好把它抱在怀里带上楼去。

在屋顶平台，孩子们想让兔子快跑：它不跑。试着把兔子放在屋檐上看它能不能像猫那样走路：但看起来它似乎受不了晕眩。又试着把兔子抬到电视天线上看它能不能保持平衡：不能，直直跌了下来。觉得无聊，小孩扯断彩带，留下自由的小动物和它面前一望无际的倾斜、多角的屋顶，便离开了。

当它独处的时候，兔子就开始移动了。试着走了几步，看看四周，换个方向，转个身，然后小步小步的轻跳，往屋顶走去。这只小动物生来就是受束缚的：它对自由的渴望并非漫无边际，对它而言，能够有这么一会儿不用害怕就已经是生命中的幸福了。现在它可以自由移动，周围没有任何令它害怕的事，可以说是它这辈子头一遭。这个地方不比寻常，但是它永远无法建立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不是寻常的清楚观念。自从它感觉到体内有一种难以分辨的、神秘的痛苦在侵蚀后，它对内部的世界越来越缺乏兴趣。于是它踏上屋顶，猫咪们看见它跳上来，不知道那是谁，都胆怯地后退了。

经过老虎窗、天窗、屋顶平台，兔子的行踪并没有被忽略。有人开始在窗台上摆盆生菜，然后躲在窗帘后偷窥；有人把梨核丢在屋瓦上，并在旁边用细绳子布下陷阱；有人在屋檐上拉了一线的胡萝卜块，直通到自家的老虎窗前。所有住在顶楼的家庭都传颂着一句口号：“今天有炖兔肉——或烩兔肉——或——烤兔子。”

小动物注意到这些诡计，这些静悄悄的食物的供应。尽管它很饿，仍抱持怀疑。因为它知道每一次人类试图用食物引诱它，就会发生一些不知名的和痛苦的事：把一支针管或手术刀插在它身上；或把它塞进一件扣扣子的夹克里；或用一条彩带拖着脖子走……。这些丑陋的记忆跟它所承受的体内的痛楚，器官的缓慢变化，和死的预感结合在一起。还有饥饿。但仿佛它知道所有这些不舒适中只有饥饿是可以被减轻的，并承认这些不可信赖的人类——除了给它残忍的折磨外——还能给它——也



是它所需要——一种保护，一种家庭的温暖，便决定投降，把自己交托给人类的游戏：听天由命吧。于是它开始沿线吃起胡萝卜块，即便清楚知道会再一次成为囚犯，遭受折磨，但是还可以重新品尝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的人间蔬菜的美味。它一步一步地靠近老虎窗，应该会有一只手伸出来抓住它；但一切相反，一眨眼间，窗户关了起来，把它留在外面。这就它的经验而言是反常的：陷阱拒绝弹跳。兔子转身，寻找身边其他埋伏的迹象，以便在其中选择一个值得投降的。可是周围的生菜被撤走了，绳子散开了，原本在门窗后露面的人都消失不见了，并且关上了窗户、天窗，屋顶平台了无人迹。

这是由于一辆警车穿越城市，用扩音器呼喊：“请注意，请注意！有一只长毛的白兔子失踪了，它患有严重的传染病！找到它的人请记住它的肉是有毒的，即使碰触也有可能传染有害的病菌！无论谁看见它，请通知最近的警察单位、医院或消防队！”

恐慌在所有的屋顶上传开。每个人都采取了防御姿态，一看到那只兔子柔顺的步伐从别的屋顶跳到附近，就发出警报，然后好像大批蝗虫入侵前夕那样集体避难失去踪影。兔子在屋缘犹豫不决地前进，正值它发觉自己需要与人类亲近的时候，这种孤独感对它而言更具威胁性，更难以容忍。

同时，老猎人乌利克已经在他的猎枪中装好打野兔用的子弹，隐蔽在一个平台上，躲在烟囱后面。当他在雾中看见一团兔子的白影，迅速开火；但是由于他担心有害动物的激动，散弹射出的扇面偏得远了一些，打在瓦片上。兔子听到射击的回音在

身边回绕，一粒弹丸打穿了它的耳朵。搞懂了：这是开战宣言，所有跟人类的关系自此一刀两断。为了表示对人类和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忘恩负义之举的轻蔑，它决定了结自己的生命。

一片铺有金属钢板的屋顶斜斜伸出，在虚空，在缥缈的雾中结束。兔子四只脚搭上去，一开始还小心翼翼的，之后便任凭摆布了。向下滑行，被痛苦包围淹没，朝死亡走去。在屋沿，瓦楞托住它一秒钟，之后便往下坠落……。

掉在消防队员戴着手套的手中，他是乘活动电梯爬上来的。连最后这点动物的尊严也被阻止，兔子被送上救护车往医院疾驰而去。在车上的还有马可瓦多，他的太太和小孩，他们得留院观察，做一系列的菌苗检验。

(倪安宇译)

## 弄错了的车站

对于那些居住条件糟糕得令人厌恶的人来说，寒冷的夜晚最理想的去处自然是电影院。马科瓦尔多迷上了彩色电影，因为巨大的银幕足以展示最宽广的画面，辽阔的草原，连绵的山峦，非洲的丛林，鲜花遍野的岛屿。他每一部影片都要连看两遍，直到电影院关门他才不得不离开，但他的脑海里依然萦绕着那些自然景观，他似乎依然在呼吸着那些鲜花绿草的芬芳。

在这个细雨濛濛的夜晚打道回府，在车站等待30路电车，突然苏醒的意识：他的人生风景，仅仅是电车、红绿灯、半地下室、煤气炉、晾晒的衣服、仓库、包装间——这一切，顿时使他方才感受到的电影的辉煌，化作了一团失去光泽的、灰暗的愁云惨雾。

那天晚上，马科瓦尔多看的影片是描写发生在印度森林里的故事：从沼泽的灌木丛升起迷茫的烟雾，蛇群顺着藤蔓爬行，盘踞在莽林掩盖的古老寺庙的雕像上。

走出电影院，马科瓦尔多睁眼朝街上望去，随即又闭上眼睛，而后又睁开。他什么也看不见，绝对是什么也看不见，真是伸手不见五指。他在电影院里的时候，一场大雾降临城市上空，这场雾浓密、厚重，吞噬了世间万物，消融了一切声音；大雾把空间压扁了，使它丧失了距离和范围，它把亮光驱入黑暗，使之变成了失去形态的、捉摸不定的点点光斑。马科瓦尔多不由自主地朝30路电车站走去，一头撞上了一块广告牌。此刻，他反倒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浓雾把周围的世界一笔勾销了，他得以把银幕上的种种景象保留在自己的视觉里。寒冷也有所缓和，云雾仿佛一条毛毯，几乎把城市包得严严实实。马科瓦尔多裹紧他的大衣，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外界感觉的神助，他如今仿佛在真空中滑翔，并且能够用印度、甘地、丛林和加尔各答的形象来给这真空粉饰润色。

电车驶过来了，发出缓慢的铃声，活像一个幽灵。周围的东西全是模模糊糊地存在着，马科瓦尔多坐在电车的最里边，背朝其他乘客，盯视窗外，偶尔有一些朦胧的光点和比黑暗还要黑

的影子，穿过虚无的夜色。这一切，对于那个晚上的马科瓦尔多来说，真是美妙之极的机会，他可以借此睁着眼睛做梦，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可以在眼前这广阔无边的大银幕上永不停歇地放映电影。

他这么想入非非，竟没有注意电车驶过的车站。他突然问自己，眼下到了什么地方；他扭过身来，只见车厢里已几乎空空的。他透过窗玻璃仔细察看，琢磨窗外隐隐闪过光点，终于断定，下一站他该下车了。他赶忙跑到车门口，匆匆下了车。他打量周围，试图找到一个认路的标记。他的眼睛能够搜集到的少许的光和影，却无法构成他熟悉的地点。他下错了车站，他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如果碰上一个人就好了，可以请他指点路径。不过，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又遇到这样的鬼天气和时候，简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末了，马科瓦尔多终于看见了一个影子，便等待他走过来。不过，他越走越远了，也许他穿过了马路，或者他只是在马路中间行走，也可能他并不是什么行人，而只是一个骑车人，骑着一辆没有车灯的自行车。

马科瓦尔多高声喊道：

“劳驾！劳驾！请停一停！您能告诉我，潘克拉齐奥·潘克拉齐埃蒂大街在哪里？”

那影子继续朝远处移动，在几乎失去踪影的时候，回答道：

“朝那……”

可是马科瓦尔多没有听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方向。

“朝右还是朝左？”马科瓦尔多嚷道，可他也知道，他是否是

冲着虚无嚷嚷。

回答，或者说回答的尾声，传了过来：

“……方向！”

其实，由于彼此看不清楚对方的位置，所以即便那人影指出向左还是向右，也等于白说。

马科瓦尔多现在朝马路对面的人行道走去，那里不太远处闪现出一丝灯光，可实际的距离却很远，需要经过一个广场，广场中间是长满青草的安全岛，还有指示车辆转弯的箭头，这是惟一能辨认出来的标记。已是夜深时分，不过还应当有一两家咖啡店、酒店在营业。熠熠闪烁的招牌刚显出“酒吧”的字样，便倏然熄灭了。黑夜像一道金属帘门，瞬息间遮住了原先光闪闪的玻璃窗。他这时才明白，酒吧关门了，而且离他很远。

马科瓦尔多需要寻找另外的灯光来辨别方位。他朝前走去，但他不晓得，他走的路是否正确，他也不晓得，他去追寻的灯光，可就是方才闪现的灯光，或者它会出现于别的什么地点，或者干脆捉摸不定。他在一重漆黑的、又略呈乳白色的雾尘中行走，这雾尘是如此的细密，以致他觉得雾尘透过大衣，钻进了身子，他像掉进了一个筛子，像海绵吸水似的浑身浸透了雾尘。

他追寻到的灯光，原来是透过一家酒店烟雾迷蒙的玻璃门射出来的。酒店里座无虚席，酒吧柜前也站着人，也许是照明不佳，也许是大雾渗透了进来，这里的人影也显得模糊不清，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古代或僻远地区的酒店。

“我要去……也许你们知道……潘克拉齐埃蒂大街……”他向

顾客们打听。

酒店里一片喧闹，酒醉的顾客们大声狂笑，认定他也喝醉了。他腼腆地提出的问题，他得到的回答，也同样是模模糊糊、含混不清的。为了暖暖身子，他起初向侍者要了，或者说那些站在酒吧柜台前的顾客吩咐他要了四分之一公升葡萄酒，随后，又是半公斤，几位顾客拍拍他的肩膀，又请他喝了几杯。总而言之，当他从酒店走出来的时候，他比原先更糊涂，更不清楚怎样走回家去了，大雾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浓地淹没了茫茫大地和一切色彩。

拖着被酒暖热的身子，他走了足足一刻钟。走着走着，他不时觉得需要往左或往右走几步，以便掌握人行道的宽度，需要用手去摸摸店家的墙，如果他还确实沿着人行道行走，确实还有店家的墙的话。走着走着，他脑子里的迷雾好像稀淡了，而街上的迷雾则更稠浓了。他记得，酒店里的人指点他说，再往前走一段路，约摸一百米，然后再向人打听。不过，他现在不晓得，从酒店出来以后，他究竟走了多远，也许，他仍然是围着那安全岛转悠。

这里似乎是无人居住的地区，周围的砖墙很像工厂的围墙，拐角处竖着一块指示地名的路牌，可悬吊在马路中央的路灯无法把光线投射到路牌上。马科瓦尔多很想看清牌上的路名，便爬上了有着“禁止停车”标志牌的杆子。他从杆子的顶端探出身子，把鼻子贴近路牌，可地名的字迹已经褪色，他随身没有带火柴，否则只要擦亮一根火柴就可照见。路牌上方的那堵墙显得平坦、宽阔，马科瓦尔多从“禁止停车”标志牌的杆子上纵

身一跃，登上了墙面。他站在墙的边缘，隐约看见一块发白的大告示牌。他沿着墙面的边缘向前走了几步，走到告示牌跟前，只见路灯照耀下，告示牌的白底上赫然显出几个黑字：“严禁行人通行”，可他竟没有从这块告示牌获得任何启示。

墙的边缘相当宽阔，可以放心大胆地上面行走。说实话，走在墙上比走人行道还要好，因为路灯在黑暗中投下一条光带，正好照亮他的脚步。走了一段，墙消失了。马科瓦尔多迎面碰上了根柱子，他拐了个九十度的弯，又继续朝前走去。一路上，马科瓦尔多不断遇到拐角、凹角、岔口、柱子，他的行走路线呈现出不规则的图形。他不止一次地认为，那墙已经到了尽头，不料马上发现，它又朝另一方向延伸。弯弯曲曲地走了一程又一程，他已经晕头转向，不晓得该从哪里跳下去，重新回到马路上。跳下去……而如果墙和马路高低悬殊，那怎么办呢？他在一根柱子前蹲下来，试图察看一番墙下的情况，没有任何光线能照见下面黑漆漆的一片。也许墙和马路的高低只有两米，可现在简直像是万丈深渊。他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出路很快显现了。那是跟墙面相连的一片发白的平地，他踏上平地，走了几步，心想这也许是一座建筑的水泥屋顶，一直伸向黑暗深处。他马上后悔踏上了这块平地，如今他失去了任何借以辨别道路的标记，他离开路灯愈来愈远，他每走一步都可能走向屋顶的边缘，或者再往前，跌入虚无。

那虚无确实是无底洞。往下看，只见远处点点灯光闪烁，如果那是路灯，那么地面一定还在更深的低处。马科瓦尔多好像悬

吊在一种难以想像的进退两难的空间。突然，上方显出了绿色和红色的灯光，排列成星座似的不规则形状。他抬起头察看这些灯光，不知不觉一脚踩空，径直朝虚无坠落下去。

“我完蛋了！”这一可怕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闪过。说时迟，那时快，他却一屁股跌坐在一片柔软的地面上，他的双手触摸到了青草；他倒在一片草地的中央，安然无恙。那些低处的灯光，他起先曾觉得很远很远，原来是紧贴地面的无数串灯光。贴近地面安装灯光是颇为少见的，不过倒也给他指明了道路，走路方便多了。眼下，他不再脚踩青草，而是脚踏水泥地，一条很宽的水泥道路穿过草地，被紧贴地面的那些灯光照得清清楚楚。周围，却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五彩的亮光在高空不时闪现和消失。

“水泥路总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的。”马科瓦尔多暗自思忖，沿着水泥路走去。他走到一个岔路口，或者说交叉路口，每一条岔路边都亮着贴近地面的小灯，路面写着斗大的白色数字。

他泄气了。周围平坦的草地和迷蒙的烟雾不见了。如今选择往哪个方向走还有什么意义呢？就在这时，他看见一束跟人一般高的光线闪动。他看见一个人，确实确实是一个人，好像穿着一套黄色工作服，双手挥动两块像火车站站长指挥列车运行的信号牌。

马科瓦尔多朝此人跑去，还没有到他跟前，便气喘吁吁地说道：

“喂，请您告诉我，在这样的大雾天气，我该怎么办？请听我说



.....”

“不必担心，”那位穿黄色工作服的人平静而热情地回答，“千米以上的高空没有雾，您尽管放心走吧，扶梯在那边，朝前走，其他人都上去了。”

这几句话虽然说得不明不白，可马科瓦尔多深受鼓舞。他特别高兴地听到，附近还有其他的人。他便不再多问什么，赶紧去追赶其他的人。

那穿黄色工作服的人神秘地预告的扶梯，其实是一张梯子，梯级很方便，两边挡板在黑暗中泛着银白色。马科瓦尔多登上了扶梯。在一扇小门的门坎上，一位小姐彬彬有礼地向他问好，他觉得这份温情不可能是向他表示的。

马科瓦尔多连声说道：

“向您致意，小姐！太好了！”

他浑身浸透了寒气和潮气，如今竟能找到一个休憩的场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他走了进去，一双眼睛被灯光照耀得睁不开来，他连忙眨巴眨巴眼睛。他发现这不是什么住家。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他相信他明白了，他走进了一辆公共汽车，这是一辆长长的、有很多空位子的公共汽车。他坐了下来。他平常不坐公共汽车，而乘电车回家，因为电车的票价便宜，但这一次他在一个僻远的地区迷了路，这里只有公共汽车通行。真幸运，看来这是最后一班车，让他赶上了！座椅很柔软，舒服极了！马科瓦尔多现在意识到了，他以后将永远乘坐公共汽车，虽然乘客要受到某些限制，因为他此刻听到扩音器里宣布：“请不要吸烟，请

系上安全带……”还有，汽车启动时，发动机的声音太喧闹了。

一位身穿制服的人在座椅之间走动。

“对不起，检票员先生，”马科瓦尔多问道，“您可知道，潘克拉齐奥·潘克拉齐埃蒂大街可有一站？”

“您说什么，先生？第一站是孟买，然后是加尔各答和新加坡。”

马科瓦尔多环顾四周，只见其他位子上端坐着留大胡子、头上缠大头巾的印度人。也有个别的妇女，身裹绣花的莎丽服，额头上点着吉祥痣。

窗外，夜空里繁星点点。此刻，飞机穿过一层浓浓的云雾，正朝晴朗的高空飞去。

## 河流最蓝的地方

那段时间，连最简单的食品都受到诡计和掺假的威胁。没有哪一天报纸不提到在市场上又有惊人的发现：奶酪是用塑料做的；牛油有蜡烛的成分；蔬果类含砷杀虫剂的浓缩比例比所含的维他命还要高；为了把鸡养肥而塞给它们的一些合成药丸可能会让只吃一只鸡腿的人都变笨。所谓新鲜的鱼是去年在冰岛钓的，把鱼眼睛化装成昨天钓起的样子。从某瓶牛奶中找到了一只老鼠，不知道当时它是还活着或者已经死了。油瓶里装的不是由橄榄压柠出来的金黄液体，而是经适当蒸馏手法处理过的

老骡子的肥油。

马可瓦多每次在公司或咖啡馆听列别人说这些事情，就觉得好像有一头骡子在胃里面踢腿，或者是有一只老鼠在食道里窜跑。在家里，当他太太朵米替拉买完菜回来，以前那些让他雀跃不已的芹菜、茄子，还有杂货店或肉店粗糙多孔的纸包，现在却引起他的恐慌，就如同有敌人潜入了他的住家。

“我要尽我所有的努力；”他自我期许，”以供给我家人那些没有经过不可靠的投机者之手的食物。”早晨他去上工的时候，好几次遇到一些带着鱼竿，穿着长统靴的男人往沿河公路走去。”这是一个办法。”马可瓦多跟自己说。但是城里的河流是垃圾、排水管和地下水道的集中地，引起他莫大的反感。“我要找一个地方”自言自语道”那裏水是水，鱼是鱼，我才愿意垂下我的钓竿。

白昼开始变长。骑着机动脚踏车，马可瓦多下工后便去探勘城市上游的河流，还有小河的支流。他最感兴趣的是那些远离柏油路面的河段，他取道小径，穿过柳树丛，直到他的机踏车不能再前进为止，然后——把机车留在灌木丛中——步行到有河流的地方。有一次他迷失了路。在灌木丛生和陡峭的河岸边打转，既找不到任何小路，也弄不清河流是在哪个方向。忽然，拨开一些枝叶，瞥见下方几步之遥，那宁和的水波——那是河口，几乎成为一个小而幽静的深潭——，呈现出就像是山上湖泊的蓝。

激动的情绪并没让他忘记细看水流轻柔涟漪的下方。终于，他的顽固得到了奖赏。啪嗒一声，鱼鳍在河面上明显地一闪而过

，然后另一次，又再一次，他如此地欣喜以至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裹是整条河流鱼的汇集地，钓鱼者的天堂，也许除了他以外还没被其它人发掘。回头走时（天色已经暗了），他停下来在榆树皮上刻划记号，在某些地方堆几块石头，以便能再找回小略。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准备用具。说实在的，他早就想好了。在邻居和公司同事中他已经设定了十来个钓鱼爱好者。半透露半提示地答应说只要一确定那个只有他知道游满了丁鲈的地方，就会通知他们每个人，便成功地从这个人借一点，那个人借一点地备齐了一大仓库前所未见的完整的钓鱼设备。

这时，他什么也不缺。鱼竿、鱼线、鱼钩、鱼饵、鱼网、长统靴和鱼篓。一个晴朗的早晨，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从六点到八点——在上工以前，游着丁鲈的河流有可能钓不到鱼吗？事实上，只要把鱼线丢下去就可以拎起一尾鱼；这些丁鲈毫不迟地一口就咬住鱼饵。既然用钓鱼线这么容易，试着用鱼网捞捞看；丁鲈早已准备好一头栽进网裹去。

当他的鱼篓装满时，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他溯流而上，想找一条小径。

——喂，你！——在河岸一个转角的杨树林中，直挺挺地站着一个戴着警卫帽子的家伙，瞪着马可瓦多。

——叫我，什么事？——马可瓦多觉得有一股不知名的威胁冲着他的丁鲈而来。

——你哪里抓的鱼，篓子裹的那鱼？——警卫问。

——啊，怎么啦？——马可瓦多的心已经跳到嘴巴裹了。

——如果你是在这下面钓的，赶快把鱼丢掉。你没看到上游有座工厂吗？——指着一栋长而矮的建筑物。现在马可瓦多转过了河流的拐弯处，才看到它在柳树的那边正向空中吐烟，向水中排放浓密的云团，是可怕的青绿色和紫色。——起码你看清楚水是什么颜色吧！油漆工厂就是那个：蓝色毒害了河流，违有鱼。赶快把牠们丢掉，不然我得把鱼扣押起来。

马可瓦多现在真想尽快把鱼丢得越远越好，把牠们从身上抖掉，仿佛只要鱼腥味都能毒到他。但是在警卫面前，他不想丢这个脸。

——如果我是在上面钓的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不但要扣押鱼，还要给你开张罚翠。工厂上游是钓鱼保留地。你看那块牌子？

——我，说真的？——马可瓦多急急说，——带着钓竿，只是为了让朋友信以为真，其实这些鱼我是向附近乡镇的卖鱼人买的。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只需要付税，就可以把鱼带回城裏 我们这里是在城外。

马可瓦多已经打开篮子把鱼倒回河里了。应该还有一条丁鳊是活的，因为牠一扭鱼鳍快乐地游走了。

## 月亮与霓虹灯

夜晚，GNAC耀眼的光亮持续了二十秒钟后熄灭了。二十秒钟的瞬息间，整个夜空露出笑脸：晴朗的天空飘荡着几朵急匆匆飘游的乌云；金色的新月像一把镰钩高高挂在空中，一朵淡淡的云彩遮住了它的笑容，显现出一个若隐若现的月晕；星星眨巴着亮晶晶的小眼睛，越细看它们就越显得更微小更稠密，熙熙攘攘，缀满天空，一直连接上银河的明亮光带。这匆忙看到的夜空一闪而过，倘若只顾凝视夜空的一点，那么就会失去观赏整个夜空的机会，因为二十秒钟一闪而过，GNAC重新亮起来。

GNAC是高悬在对面楼顶上高大的SPAANK—COGNAC（COGNAC即白兰地，SPAANK是公司名）霓虹灯广告的一部分，每隔二十秒钟亮一次，一次亮二十秒钟。每当它亮的时候，夜空变得平平坦坦、漆黑一片，月亮蓦然惨淡无光，星星失去了光彩。GNAC熄灭十秒钟后，发情的公猫和母猫才迟钝地开始喵喵地嚎叫起来，沿着屋檐和烟囱管胆怯地慢慢靠拢。突然，GNAC一亮，射出刺眼的磷光，猫立即惊恐地竖起全身的毛，隐藏在瓦垄中。

马科瓦尔多一家住在霓虹灯对面一幢楼的阁楼里。此时，一家人倚窗眺望，思绪各异。十八岁的姑娘伊索丽娜静静地仰望着月光，坠入了情思绵绵的遐想，以致她觉得楼下收音机里传来噼噼喳喳低微发颤的声音，仿佛是情郎在窗下唱的小夜曲。蓦然，GNAC闪亮，好像收音机也随之变换了曲调，传来了活泼的爵士乐，伊索丽娜缩缩穿着紧身衣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寻味着

舞厅里快乐的舞步、五彩缤纷的灯光。然而，此时此刻，可怜的少女却孤独地待在阁楼里。

塔尼莱和米凯利诺，一个六岁，一个八岁。每当夜幕出现，他们总是眼睛瞪得滚圆，凝视着窗外，一种窒息朦胧的恐惧在他们脑子里盘旋，仿佛他们置身于匪徒的包围中。然后，GNAC发亮了，他俩伸出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手枪的形状，互相开起枪来，嘴里喊着：“举起手来！我是超人！”

每当黑夜降临的时候，母亲多米娣拉总是这样想：“孩子们应该离开窗口，否则，这种气氛会对他们有害的。伊索丽娜这么晚了还探头探脑地瞧着外面，可不太好啊！”阁楼外面的灯光重新亮起来，照得室内室外一片通亮，多米娣拉忽然恍若自己走进了一家豪门巨室。

十五岁的费奥达利吉是个早熟的男孩子。每当GNAC熄灭的时候，她总是看见在涡旋形的G字里有一个小天窗。这时，小天窗随之亮了，玻璃窗里露出一张如同月光、霓虹灯光和夜晚大自然光色的少女的脸，一张几乎还是幼女的小脸。费奥达利吉向她微笑，但他没有看清楚她的反应，那张小嘴微微闭着，也许她曾向他微笑过。外面GNAC那可恶的G字又重新亮了起来，小天窗顿时模糊不清，少女的脸的轮廓消失了，变成了微弱发白的影子。现在，他无法知道那张小嘴是不是正在回答他甜蜜的微笑。

一家人各有各的情趣，各有各的思虑。这时候，马科瓦尔多很想教授孩子们一点天文知识，便慨然指点着天体星辰的位置。

“看，那是大熊星座，一、二、三、四，那儿是勺把，那是小熊星座。北极星指示北方。”

“那么，那一颗指示什么？”一个孩子指着GNAC的字母C天真地问。

“那是字母C，跟星辰没有关系，它是COGNAC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星星是指示方向的：东、西、南、北。现在是新月，因为月亮的弦峰朝西隆起。记住，上弦近望，下弦近晦。”

“爸爸，那么COGNAC要落了？因为C是下弦！”

“这跟升还是落没关系，那是SPAANK公司安上去的广告灯。”

“那么，月亮又是哪个公司安上去的？”

“月亮不是任何公司安上去的，是一颗卫星，永远存在。”

“月亮如果一直就在那儿，那为什么要经常变呢？”

“月亮分四个月相，有时人们看到的只是它的一部分。”

“COGNAC不是也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吗？”

“那是因为皮埃贝纳尔蒂大楼太高。”

“比月亮还高吗？”

就这样，每当GNAC闪亮的时候，马科瓦尔多的星辰总是和地球上的商业广告纠缠在一起，解释不清。伊索丽娜却陶醉在这夜景中，把美妙的愿望融合在优美低吟的曼博舞曲中。那少女消失在迷茫暗淡的天窗里，霓虹灯的光亮掩盖了她对费奥达利吉终于鼓足勇气送去的飞吻的答复。塔尼莱和米凯利诺两掌合拢，形成一个飞机上的机关枪，举在面前，朝着二十秒钟后就要熄灭的耀眼的霓虹灯打去，哒、哒、哒……



“哒、哒、哒……爸爸，你看见了吗？我只一梭子就把它给打灭了。”塔尼莱高兴地说。然而，窗外的霓虹灯又重新亮起来，他那幻想中战斗的胜利破灭了，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睡意。

“但愿把它打灭了！”父亲情不自禁地说，“这样的话，我指给你们看狮子星座、双子星座……”

“狮子星座！”米凯利诺顿时兴高采烈。“等一下！”他想到了一个主意。然后，他拿来弹弓，掏出经常装在口袋里的石子，安在弹弓上，用尽浑身力气向GNAC射去。

只听一阵石子像下冰雹似的落在对面楼顶的瓦上和屋檐的铁皮上，一扇被击中的窗户的碎玻璃和弹回来的石子落下来，打在路灯的灯罩上，发出叮当作响的声音。路上一个声音高叫着：

“下石头子了！喂，楼上是怎么搞的，混蛋！”石子飞过去的时候，亮闪闪的霓虹灯熄灭了，这正好是二十秒钟的最后一秒钟。阁楼里的一家人在默默地数着：一、二、三……十、十一，数到十九的时候，大家粗粗地吸了一口气，又接着数了二十，数了二十一，二十二。然而，GNAC没有亮，他们都担心是不是自己数得太快了。不，并不快，GNAC再也没亮起来，在广告牌的框架上左盘右旋的字母变得模糊不清，黑乎乎一团，宛如缠绕在棚架上的葡萄蔓藤。“啊！啊！”大家都惊讶地叫起来，布满星斗的天穹在他们头顶上完全显露出来了。

马科瓦尔多很想揍米凯利诺一巴掌，但胳膊刚抬起来，又停住了。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站在高高的阁楼里，仿佛飘飘然升到了奇妙的宇宙空间。夜的黑暗将阁楼罩在里面，像一个晦暗的

屏障把高处和楼下另一个世界分隔开来。楼下，象形字体似的红色、黄色、绿色的霓虹灯仍在闪烁着光亮；交叉路口的信号灯交替地眨巴着疲倦的红色和绿色的眼睛，空空荡荡的有轨电车沿着明亮的轨道急匆匆地跑着；模糊不清的汽车推着两道圆锥形的光柱向前移动；现在，从楼下这个世界只能映到阁楼上散乱的犹如烟雾的磷光。抬头环视，再也不会感觉到强烈灯光的刺激了。开阔的空间映入眼帘：天穹像一个无限大的球体囊括一切，无边无际。微小发亮的星星镶满天穹。只有金星闪烁着爆发性的集聚的光亮，从云罅中钻出来，镶嵌在天和地交接的地方。

一弯新月挂在空中，只探出半个脸来，地球遮掩了太阳的光辉，只有太阳的斜光照射在月亮的四周，然而月亮依然显露出一个不透明球体的自然容貌，依然反射出生动的光辉。这种情景，只有在初夏之夜才能看到。马科瓦尔多深情地凝视着月亮：阴影和光亮把月亮分成黑白分明的两个部分，明亮的月牙宛如一个狭长的静谧的海岸。他心里油然泛起一丝留恋和向往的感情，多么希望在幽静的夜晚来到这奇迹般的阳光明媚的海岸啊。

马科瓦尔多一家人久久倚在阁楼窗户上眺望。孩子们对自己的举止所带来的无法估量的后果感到惊讶。这时，伊索丽娜触景生情，心醉神迷。费奥达利吉凝视着明亮的小天窗和那月色少女的微笑。母亲催促着他们：

“孩子们，离开这儿吧！夜已深了，你们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这样的话，你们会生病的。”

米凯利诺一边举弹弓，一边说：

“你们看着，我来把月亮也打灭！”然而，他已经被母亲抱住，送到了床上。

这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阁楼对面楼顶上的霓虹灯只剩下SPAAK—CO几个字母在发亮，但在马科瓦尔多的阁楼里可以看见美妙的天空。费奥达利吉和月色少女互送着飞吻，也许默默的交流已经帮助他们成功地定好了约会。

第三天上午，两个穿着工作服的电工出现在对面楼上霓虹灯的框架中间，检查灯管和电线。马科瓦尔多将头伸到窗外，看着这情景，忧郁地说：

“今天晚上又是GNAC的夜晚。”那种神情很像一个善于预言天气的老人。

有人在敲阁楼的门。房门打开了，走进一个戴眼镜的先生。他对马科瓦尔多说：

“请原谅，能从你们的窗户看看吗？多谢，多谢！”戴眼镜的先生又自我介绍，“我是戈迪弗雷多博士，霓虹灯广告公司的专员。”

“真糟糕，霓虹灯被我们打破了。他们肯定要我们赔偿损失！”马科瓦尔多暗暗想，眼睛盯着几个孩子，好像要一下子把他们吞下去，却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天文学对孩子们的魅力。

“他只要从窗口一望就会明白，石子是从这里飞过去的。”他想到这里，抢先站在窗前，哀求说：

“您看，是孩子们，他们随便拿石子打麻雀玩，不知道石子怎么打到那儿，把 SPAAK公司的霓虹灯广告给打坏了。我已经狠

狠地揍了他们一顿。唉，先生，如果我已经狠狠地揍了他们的话……您尽管放心，保证以后不再出现这种事。”

戈迪弗雷多博士聚精会神地听着，认真地说：

“说真的，我为COGNAC TOMAWAK公司工作，不是为SPAACK公司做事，我是来观察一下能不能在这座楼顶上安一个广告灯。不过，请您继续讲下去，您讲的，我很感兴趣，请您讲下去，能不能在这座楼顶上安一个广告灯。不过，请您继续讲下去，您讲的，我很感兴趣，请您讲下去。”

就这样，半个钟头以后，马科瓦尔多与SPAACK公司的竞争对手——COGNAC TOMAWAK公司达成一项协议：只要SPAACK公司的广告灯一亮，孩子们就用弹弓把GNAC打掉。

“SPAACK已经是溢到缸外的一滴水，很快就会干涸。”戈迪弗雷多博士说。

他没有说错：的确由于沉重的广告费用，SPAACK公司已经债台高筑，濒于倒闭的边缘。而且，在SPAACK公司自己看来，该公司华丽的霓虹灯广告接连不断地损坏也是不祥之兆。广告灯有时是COGAC，有时是CONAC，有时又成了CONC，这给SPAACK公司的债权人造成混乱的感觉，思想上敲起了警钟。后来，连广告公司也拒绝修复连续不断损坏的霓虹灯了，如果SPAACK公司不付清旧帐的话。最后，SPAACK公司破产了。

在马科瓦尔多阁楼的上空，一轮满月撒下金色的光辉。

月底的一天，几个电工出现在阁楼对面的楼顶上，那天晚上，比原先高一倍宽一倍的火红字体COGNAC TOMAWAK闪烁着刺眼的光辉。从此以后，金色的月亮惨淡无光，亮晶晶的星星失去了

踪影，无限辽阔的天穹和无比美好的夜景消失了，只有COGNAC TOMAWAK，COGNAC TOMAWAK，COGNAC TOMAWAK，每两秒钟亮一次，一次亮两秒钟。

马科瓦多尔一家人中受打击最大的是弗奥达利吉，他再也看不见那月色少女含着甜蜜微笑的脸蛋；那扇天窗消失在巨大的没有一点空隙的W字母的背后。

## 雨水和叶子

在公司各种杂七杂八的任务中，马可瓦多要负责每天早上给玄关的盆景浇水。那是通常会被摆在家里的绿色植物的一种，有细细直直的茎，从两边伸出的长梗上有宽而亮的叶子；总而书之，这是一株长得就像植物的植物，有着叶子样子的叶子，不太像是真的。而尽管只是一株植物，它也有它的痛苦，因为待在那裏，在窗帘和雨伞架之间，它缺乏光线、空气和露水。马可瓦多每天早上都会发现一些不好的征兆。有一支叶梗低下头去，好像再也承受不住重量了，另一片叶子则布满了斑点，像是出麻疹小孩的面颊。第三片叶尖则开始变黄。直到有一天，或这一片或那一片，咔嗒，掉落在地上。同时（也是最让人心痛的），植物的茎长高、长高，但不再那么井然有序的枝叶茂盛，而是光秃秃的像一根棒子，跟棕榈树一样只在顶端冒出一簇叶子。

马可瓦多清扫掉在地上的落叶，擦拭那些健康的绿叶，往植物的底盆浇灌（慢慢地，避免水溢出弄脏地砖）迅速被土壤吸收

的半壶水。在这些简单的动作中，马可瓦多贯注了做其它工作所没有的关心，付出的几乎是对一个失宠于家庭的人的同情怜悯。然后叹一口气，不知道是为了植物还是为了他自己 因为在那株封闭于公司墙壁间日益变黄变瘦的灌木身上，他找到了一个患难之交。

植物（大家如此简而化之的称呼它，好像任何其它更精确的名字都无助于事，因为它在这个环境里就只代表着植物界）进入了马可瓦多的生命，主宰着他日夜的思路。现在他观察乌云密布的天空时，不再是考虑要不要带伞的市民的目光，而属于日复一日期待旱灾结束的农民的目光。自工作中抬起头，一从逆光中察觉仓库小窗外已经绵绵不休、静悄悄地下起雨帘来，便丢下工作，跑向植物，抱起盆子放到外面的中庭里。

感到水珠顺着叶子流动的植物，似乎为了能有更多的表面与雨筋接触而伸展开来，并且因喜悦而绿得发亮：起码对站在那儿凝视，忘记去避雨的马可瓦多而言是这样的。

他们就这么伫立在中庭，男人和植物，面对面，男人有着接受雨水滋润的植物的感觉，而植物——不太习惯于户外及大自然现象——则像一个人突然从头到脚全被淋湿，又穿着一身湿衣服那样的惊愕。马可瓦多扬着鼻子，品尝雨水的滋味，这个味道——对他来说——是属于树林、草皮的，思路便随着脑袋里模糊的记忆驰骋。但是在他所面对的回忆中，那最近、最清晰的，却是每年都折磨着他的风湿病痛；于是，他匆匆忙忙地回到室内。

下班的时间到了，公司必须要关门。马可瓦多问车间主任：—

——我可以把那盆植物留在外面的中庭吗？

主任伟利哲牟向来不喜敬太过艰巨的责任。——你疯啦？要是被偷走呢？谁负责？

但马可瓦多看到雨水给植物带来的好处，实在不愿意再把它关起来：浪费上天的赠礼。——我可以把它带在身边一直到明天早上……——他建议。——我把它装在货架上然后带回家……这样我可以让它尽量多淋点雨……。

伟利哲牟先生想了一会，下结论道：——你是说由你负这个责任。——然后便同意了。

马可瓦多在倾盆大雨中穿过城市，俯身在小摩托车的把手，套着挡风雨衣的帽子。身后的货架上绑着盆景，摩托车男人植物像是一体的，事实上，驼着背臃肿的男人不见了，只看到摩托车上有一株植物。偶尔，从挡风雨帽下面，马可瓦多转过头去直到能看见在他肩后滴着水珠飘扬的叶子为止；而每一次他都觉得植物似乎又更高更茂盛了。

回到家里——一间在屋顶上有窗台的阁楼——马可瓦多环抱着盆景刚一出现，小孩们便开始转圈唱歌。

——圣诞树！圣诞树！

——才不是，你们们想到什么？离圣诞节还远咧！——马可瓦多提出抗议。——小心那些叶子，它们很娇嫩的，——在这个家我们已经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了，——朵米替拉嘟嘟嚷嚷。——你还要带一棵树回来，那只好我们出去啰……。

——可是这只是一小盆盆景！我来把它放在窗台上……。

从房间可以看到植物映在窗台上的影子，但马可瓦多晚餐时看的不是植物，而是玻璃窗外。

自从他们离开那个半地下室搬来阁楼后，生活状况已经改善了很多，不过住在屋顶下也有不方便的地方，例如：天花板漏水。水滴固定在四、五个点规律地落下，马可瓦多便在下面安放小盆或长柄平锅。下雨的夜晚，等大家都上床以后，就会听到不同水珠的嘀嗒声，如同风湿病痛的预警器，引起一阵哆嗦。相反地，那个晚上马可瓦多每次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便伸长了耳朵，那个嘀嗒声对他而言是欢乐的音符：因为这告诉了他雨还在下，温柔的、不间断的滋润着植物，把树液推向细细的枝梗，让叶子如帆一般张开。“明天等我一露面，就会发现它已经长大了，”他想。

尽管他已经预先有了准备，但是早上打开窗户的时候他还是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植物塞满了半个窗户，叶子起码多了一倍，并且不再因为承重而低垂，却是如剑一般挺立锋锐。把植物贴在胸口下了楼，绑在货架上奔向公司。

雨停了，但天气仍然不稳定。马可瓦多还没离开座椅，又已经落下几滴水珠。”既然对它那么有用，我还是把它留在中庭好了。”他想。

在仓库时，他不时把鼻子探到面对中庭的小窗外。马可瓦多工作心不在焉，仓库主任可不喜欢。——怎么啦，你今天有什么事，要一直看外面？

——长大了！您也来看，伟利哲阜先生！——马可瓦多用手向他示意，压低了声音讲话，好像那盆植物不应该听到似的。——



您看它长了多少!哪，是不是长大了?

——是，长大不少，——主任也承认了，这对马可瓦多而言是公司生涯中难得为员工保留的快事之一。

那天是星期六，工作到下午一点结束，直到星期一才上工。马可瓦多希望能把盆景再带回去，可早已经不下雨了，不知道还能找什么借口。天空其实并不晴朗，累积的乌云这儿那儿的散布着。他去到热爱气象学，桌上挂着气压计的主任那里。——天气怎么样，伟利哲牟先生?

——不好，还是不好，——他说，——而且，这里虽然没下雨，我住的那区却在下雨，我刚刚打过电话给我太太。

——那么，——马可瓦多赶快建议，——找可以带着植物再到有雨的地方转一转。——说到做到，回身就又把盆景放到摩托车的货架上。

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马可瓦多是这么度过的：在他的小摩托车座椅上颠簸着，身后载着植物，观察着天空，寻找一朵他认为最有可能的乌云，在路上追赶直到遇见雨水为止。有时，他转过身来，看见植物又长高了一些：高得像计程车，像小卡车，像电车!而叶子也越来越宽阔，从叶片滑落到他雨帽上的雨水好像在帮他淋浴。

现在它在摩托车上已经是一棵树了，奔驰在城市裏把交通警察、汽车驾驶和行人弄得晕头转向。而在同一时间，云循着风的道路向某一区投射雨水，随后将之遗弃：行人一个接一个把手伸出来，然后把伞收拢起来：沿着小路、大道和广场，马可瓦多追着他的云，俯身在机车把手上，在遮盖严密只露出鼻子的

雨帽下，骑着加足马力噼啪作响的摩托车，带着植物在雨珠的轨道上走。就好像跟在云层身后的水迹与叶片交缠在一起，于是全部都被同一个力量拖着跑：风、云、雨、植物和轮子。

星朗一，马可瓦多空着手去见伟利哲牟先生。

——植物呢？——仓库主任立刻开口问。

——在外面，请跟我来。

——在哪裏？——伟利哲牟问。——我没看到。

——那边那棵，它长大了一些……——指着一棵有两层楼高的树。它不再被栽种在原来的盆子里，而被装在一只桶子里。取代马可瓦多摩托车的则是一辆小型运货车。

——现在怎么办？——主任生气了。——我们怎么把它放在玄关？它连门都进不来！

马可瓦多耸耸危膀。

——唯一的办法，——伟刊哲牟说，——把它还给苗圃，换另一株大小合适的来！

马可瓦多重新跨上座椅。——我去了。

又回到市区里奔驰。这棵树用它的绿叶填满了道路中央。为交通担心的警察，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把他拦下来，然后——等马可瓦多解释过他正是要带这株植物回苗圃以免碍事后——再放他继续前进。可是，兜来兜去，马可瓦多始终无法下定决心骑向苗圃。要他和用好运拉拔起来的小宝贝分开，他实在不忍心：这一生中他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么多的成就感像从这株植物身上所获得的。

于是他继续在道路、广场、河岸和桥上穿梭。这棵属于热带雨

林的草木泛滥到把他的头、肩膀和手臂部遮掩起来，直到他整个人都消失在绿叶中。所有的枝梗、树叶还有茎（现在变得极细极细），不管在迎头泼下的倾盆大雨中，日益稀落的雨滴中或雨完全停止的状况下都不停地在晃动，好像在颤抖。

雨停了。接近傍晚时分。在路的尽头、家与家之间的空隙，出现彩虹朦朦的光。在雨水中竭尽全力猛然成长的植物开始筋疲力尽。无目的地四处奔驰的马可瓦多并没有发现在他身后的叶子一片一片地由绿转黄，再转为金黄。

已经好一段时间，由摩托车、汽车、脚踏车和小孩子组成的队伍跟在这棵穿梭于城市中的树木后面，而马可瓦多毫不知情。他们喊着：——猴面包树！猴面包树——然后一阵：——哦！——惊异地看着树叶变黄。每当有一片叶子剥落飞去，便有许多只手举起在空中捕抓它。

刮起一阵风，一串金黄色的叶子随风扬起，四处飞舞。马可瓦多仍以为自己肩后有一棵翠绿茂盛的树，直到突然间——也许因为察觉到自己在风中不再有任何遮盖——回过头去。树不见了：只剩下一根插满了光秃秃叶梗的干树干，还有枝头最后一片黄叶。在彩虹的光中仿佛其它东西都是黑的：人行道上的行人和两侧边房的立面。在这黑幕前方，半空中飘的是数以百计的金黄色的叶子，闪闪发亮：而数以百计的红色、粉红色的手在幽暗中举起争夺着叶子：风把金叶子刮向尽头的彩虹那儿，还有那些手，那些呼喊；连最后一片叶子也掉落了，由黄变为橘、红、紫、蓝、绿，重新变黄，然后消失不见。

## 马可瓦多逛超级市场

一到傍晚六点，整个城市就成了消费者的天下。

一整天来，劳动者的主要活动是生产：生产消费品。一到钟点，像电路上的保险丝一下子断了一样，生产活动停了下来，一个个洗洗手，走了，都投身到消费活动之中去了。每天一到时刻，灯火通明的玻璃窗里，五光十色的商品展现在消费者面前：一串串粉红色香肠挂在那里；摆成塔型的瓷盘顶到了天花板；一匹匹衣料抽出一角，拼凑组合，像孔雀开屏。消费大军涌进市场，他们拆卸这一切，侵蚀这一切，攫取这一切。望不到头的一字长蛇阵在所有的人行道上和门廊下蠕动，穿过玻璃大门，延伸到商店里，围在货架旁。人们的手臂你抬我放，我推你碰，使那长蛇阵的蠕动像是由活塞的曲杆在推动前进。

快来买吧！你看，他们拿起商品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拿起来又放下，那是多么好看；快来买吧！你看，面色苍白的女售货员在货架边口若悬河，夸耀商场的床上用品，那是多么动听；快来买吧！你看，那一团团五颜六色的绒团像陀螺似的在转，一页页花纸像长了翅膀在飞，花纸把人们买到的商品包成小包，小包外又有中包，中包外还有大包，每包又用那五颜六色的绳子捆起来，结上蝶式花结，那又是多么漂亮。大包、中包、小包、小小包，一齐涌到付款台前停了下来，一只只手指又在这一个个小包里搜寻，寻找零钱。下边，在那林立的陌生人的

腿和裙裤中间，松开手的孩子们张皇失措地哭喊着。

就是在这样一个傍晚，马可瓦多带着一家人出来散步。他们没有钱，这散步只不过是看看别人花钱买东西；不过，钱这东西流通得越快，也就越有可能有那么一部分流进不抱希望的人手里：“迟早总会有那么一点点落入我的钱包。”可是对马可瓦多来说，他的工资不仅少，而且人口又多，分期付款的钱要交，欠的债要还，因此，钱到手马上就又流走了。不管怎么说吧，看看别人花钱也不错，特别是在超级市场。

这个超级市场的货物是自拿自取的。门口停放着铁丝编的小货车，上面很像篮子，下面装有车轮，每个顾客都可以推上这么一个小车，把要买的货放进去，最后出来的时候到付款台算帐付款。马可瓦多进去时只推了一个这样的小车，他的妻子、四个小孩子也都各自推了一个。这样，一家人一人推一辆小货车鱼贯而行，在那些摆得像山一样的食品架之间漫步。他们指指香肠，摸摸奶酪，念叨着它们的名字，像是在人群中辨认老朋友的面孔，或者熟人的面孔。

“爸爸，我们可以拿这个吗？”孩子们几乎每分钟都提出这样的问题。

“不行，不能动，禁止抚摸。”马可瓦多回答说，他时刻都记着，转这一圈之后，最后等着他的将是算总帐的收款员。

“怎么那边那位太太拿了？”孩子们纠缠着不放，他们看到那些优雅的太太们在选购。

这些太太们到超级市场来，本来可能只不过是为了买两个胡萝卜和几棵芹菜，但是，面对着这罐头摆起的金字塔，也不由自

主地选购了。于是，咚咚咚！一盒盒西红柿酱、糖渍桃子、油浸鱼掉进了她们的小车；她们取这些东西时像是漫不经心，又像是听从什么命令。

总之，如果你的车是空的，而别人的车是满的，那么，你只能忍耐到一定程度，然后你会感到嫉妒，感到伤心，于是再也不能忍耐下去。这时马可瓦多在吩咐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不要乱动之后，快步来到货架之间的一个过道，货架挡住了家人的视线。于是，他从货架上拿下一盒蜜枣，放进了自己的小车。他只想过过瘾，推着这盒蜜枣转上十来分钟，也像别人一样显示显示自己购买的货物，然后再把它放回原处。除了这盒蜜枣之外，他又拿了一个红瓶装的辣酱、一袋咖啡和一个蓝色袋子装的挂面。马科瓦尔多知道，只要小心一点儿，他至少可以推着这些货转上一刻钟，饱尝善于选择商品的人的甜丝丝的滋味，同时又不必付一分钱。但是，孩子们要是看到了，那就糟了！他们会立即效尤，最后如何收场，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马可瓦多一会儿跟着忙忙碌碌的女售货员，一会儿又尾随珠光宝气的阔太太，在货架间拐来拐去，尽量设法不让家里人看见。像这太太或那位夫人一样，他模仿着，伸手拿起一个香喷喷的金黄色的甜瓜，或者一块三角形的奶酪。喇叭在播送着轻快的音乐，顾客们随着音乐的节拍或进或停，跟着节拍准确地伸手，拿起货，放进小车，一切随着音乐进行，显得那么和谐、自然。

现在，马可瓦多小车里的货物已满满当当，他的双脚又把他带到了一个顾客很少的地方。这里的商品名称越来越让人摸不清

头脑，而且又装在盒子里，虽然盒上画着图形，但这图形使你弄不清是莴苣用的肥料呢，还是莴苣籽，是莴苣呢，还是毒死莴苣上虫子的毒药，是引诱鸟类来啄食这些害虫的诱饵呢，还是拌凉菜或红烧野味用的调味品。管它是什么，马科瓦尔多反正要拿它两三盒。

他就这样在两排高高的货架中间转着。突然，货架夹成的过道结束了，前边是一片没有一个人的空场，霓虹灯照着反光的地板。马可瓦多站在那里，只有他一个人和他的货车，空场对面是付款台和出口。

这时，他发自内心的第一个想法是，推着他的像坦克一样的货车低头猛跑过去，在女店员还没有来得及按警铃之前推着他的这车货跑出超级市场。但是，就在这时，从临近的另一个过道口出现了一辆比他的车装得还要满的货车，推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子多米娣拉。从另一边又出现了第三辆货车，菲利普托正用尽他浑身的力气推着前进。原来，这是很多货架间的通道会合的地方，从每个通道都走出马可瓦多的一个孩子，每个人都推着满载货物的三轮车，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现在，他们会合了，他们发现，把他们的货品集中到一起，简直就是这个超级市场的所有货物的样品。

“爸爸，这回我们可富了吧？”米凯利诺问，“够我们吃一年了吧？”

“向后转！快！躲开付款台！”马可瓦多边喊边来了个向后转，推着他的货车藏到了货架间；他又赶紧后退了两步，像是躲开敌人的枪口，退入通道不见了。他身后发出一阵轰响，他转

过身，看见全家人个个推着自己的货车，组成一列小小的火车，紧跟着他奔跑过来。

“一算总账得要我们上百万！”

这个超级市场很大，通道七拐八弯像个迷宫；他们可以一小时一小时地转下去。市场货色齐全，马可瓦多一家人可以在里面度过整整一个冬天不必出来。偏偏就在这时，市场的喇叭停止播送音乐，开始广播说：

“顾客请注意，再过一刻钟，市场将停止营业，请赶紧到付款台付款！”

现在是把车子的货物放还原处的时刻了：要么现在还，要么永不再还。在广播喇叭的催促之下，成群的顾客忙乱起来，好像剩下来的几分钟是全世界最后一家超级市场的最后几分钟了，那种忙乱好像是，不知是把这里的一切都拿个干净呢，还是不去动他们。总之，货架柜台前一片熙熙攘攘。马可瓦多、多米娣拉和他们的孩子们利用了这阵混乱，把货物放回货架，或者趁机塞进别人的货车。他们把货物放回去时弄了个乱七八糟：捕蝇纸放到了火腿架上，卷心菜放到了点心架上，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他们没有注意，有位太太推的不是货车，而是个婴儿车，他们竟给人家的婴儿车里塞了一瓶酒。

不用说，把这些连尝都不曾尝一口的东西放下，实在令人痛心，催人泪下。然而，在他们把一桶酱放回货架时，一串香蕉掉在手上，他们拿了起来；或者，放下一把塑料扫帚，拿起一只红烧鸡。就这样，他们的货车越卸反而越满满当当了。

一家人带着他们的战利品，沿着循环电梯，上上下下回来回转，



每一层都遇上女收款员把守出口，她们面前的计算机正对着他们，而且噼啪作响，像一挺挺机关枪面对着要出去的人。马可瓦多一家人转啊转啊，那情势越来越像是笼中的野兽，或者像囚犯在墙上贴着花格纸、被照得通明的房间里漫无目的地乱转。

突然，一个地方，墙上的花格纸被揭掉了，一个梯子靠在那里，旁边放着铲子、木匠和泥瓦匠用的工具。一家建筑公司正为扩大这个超级市场进行施工。看得出来，下班之后，工人们把一切工具就地一放，回家去了。马可瓦多推着他的货物从墙上的这个洞里钻了出去。外边一片漆黑，他试探着向前走。一家人推着车紧紧跟在他身后。

货车的胶轮在一段揭掉路面的沙土路上跳动着，然后又是一段瓷砖尚未铺平的地面。马可瓦多抬起两个轮子，只用一个轮着地，尽力把握平衡；他们也模仿着他的样子跟在后边。突然，他们看到，他们的前后上下投来了探照灯光，周围是一片空虚。

原来他们走到一个施工脚手架上，有七层楼高。在他们脚下，城市展现出一片灯光，有从窗户透出的灯光，有广告招牌的灯光，有电车线的亮光。在他们的头顶，天空布满星斗，另外还有电台天线塔顶的一盏红灯，脚手架在他们那些危险地堆满货物的推车重压下摇摆起来。米凯利诺惊呼一声：

“我怕！”

黑暗中，一个黑影移动过来。一张大嘴一边从钢铁的脖颈上伸过来，一边大张开来，可嘴里却没有牙齿，待伸到近处一看，

原来是一个大吊车。吊车对着他们降下来，到了他们所在的高度停下，铲斗的下颚正好对着脚手架。马可瓦多把车一倾，把货物倒进了铁铲斗，一步跨了过去。多米娣拉也照样行事；孩子们也模仿他们的父母，吊车的铲斗合上了，把从超级市场挑来的所有货物全吞了进去，吱嘎作响地沿着它的钢铁脖颈缩了回去；然后向远外移去。

下面，五颜六色的灯光组成的广告仍然亮着，转着。那广告的内容正是邀请人们到这个大型超级市场来购买货物。

烟，风与肥皂泡

每天邮差都会放几封信到住户的信箱：只有马可瓦多的信箱什么都没有，因为从来没有人写信给他，除了偶尔会出现瓦斯或电的勒令缴费单以外，他的信箱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爸，有信！——小米开尔喊著。

——才有鬼！——他回答。——还不是广告单！

所有的信箱都蹦出一张折好的蓝黄传单，上面说若想要有实在的肥皂水，白太阳是所有产品中最好的选择，而谁拿著这张蓝黄传单，就可以免费索取一份样品。

由於这些传单细细长长的，有些就伸到信箱口的外面来：至於其他的，因为许多住户一打开信箱就立刻把那些堵塞在内的广告单丢掉，所以有的被揉成纸团，或是被随便一搓扔到地上。於是小菲利浦、小彼得和小米开尔从地上捡一些，从缝隙中抽出一些，或甚至用铁线钩一些出来，开始收集白太阳的赠券。

——我比较多！

——不是，你数一数！我们打赌我比较多！

白太阳的宣传战挨家挨户的攻克了整个社区，而这些小兄弟们也挨家挨户的搜遍整个社区，以囤积赠券。有些门房边赶他们出去边喊：——野孩子！你们来偷什么？我打电话叫警察！——有些门房则很乐于见到他们把每天堆在那儿的纸层打扫干净。

晚上，马可瓦多窄小的两间房全是白太阳的蓝黄传单，小孩们像银行出纳整理现钞那样数了又数，然后堆成小包。

——爸，如果我们有很多洗衣粉，可以开一家洗衣店吗？——小菲利浦问。

那几天，在洗洁剂业界内掀起了轩然大波。白太阳的宣传战挑起了其他竞争同业的惊恐不安。为了推销他们的产品，也开始向全城的信箱散发传单，免费样品越送越大。

马可瓦多的小孩接下来那几天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早上的信箱都像春天的桃树一样绽放：草绿、玫瑰红、天蓝、橘黄的传单允诺著谁用金泡或美洗或黎明或清灵牌洗衣粉，就会有洁白的衣服。对小孩而言，票根和赠券的收集种类越来越多，同时，收集的领域也日益扩大，延伸到别条街的大门去了。

自然，这些花招是不可能不被注意的。邻居的小孩没过多久就搞懂了小米开尔和弟弟们整天四处狩猎的是什么，于是那些直到目前为止都没引起过他们关心的传单，立刻变成了你争我夺的宝物。有一段时间，正是由于大家同在这一区而不分散到别区做收集所引发的争吵和议论，造成了不同伙孩子们的敌对。接下来，在一连串的交流及商谈之后，他们达成了协议：一个

有组织的捕猎要比混乱的掠夺有利多了。於是传单收集变得有条不紊，只要花料或快清的广告人到各大门口一转，他的路线便一步步被侦测和跟踪，而且他的传单才附刚发散出去就立刻被小鬼们徵收一空。

负责调度这项任务的，不用说是小菲利浦、小彼得和小米开尔，因为他们是最早有这个念头的人。他们居然还说服了其他的孩子们说这些赠券是共有财产，所以应该统一保管。——就像一家银行！——小彼得更精确的说。

——那我们到底是银行老板还是洗衣店老板？——小米开尔问。

——不管哪一个，我们是百万富翁！

小孩们因为激动和计画将来而睡不著觉：

——现在只要领回所有的样品，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洗洁剂。

——我们放在哪？

——得租一间仓库！

——为什么不租一艘船？

广告，就像花和水果，有它的季节性。几个星期之後，洗洁剂的季节结束，信箱只能找到治鸡眼的广告单了。

——我们也开始收集这些吗？——有人建议。不过赶快专心於把累积丰富的洗洁剂领回来的主张更占了上风。也就是说，得去指定的商店用一张票根换回一包样品：但是他们计画中的这个新阶段看起来十分简单，做起来却比之前那个阶段费时而且复杂。

这一回活动进行得十分松散：每个小孩轮流去一家店一次，也可以把三或四张票根一起拿出来，只要是不同的品牌。如果店员只愿意给一个样品而不再多给，就要说：“我妈妈全都要试才知道哪一种比较好。”

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因为许多商店只肯送免费样品给买东西的顾客：妈妈们从来没看过小孩对于去杂货店买东西这么热中。

总而言之，把票券换成商品拖延了很久，而且还有额外的花费，因为妈妈发给买东西的钱很少而得巡视的杂货店则很多。为了弄到经费，不得不立即跳到计画中的第三阶段，也就是贩卖已经领到的洗洁剂。

他们决定沿门按铃兜售。——太太！您有兴趣吗？洗衣效果完美！——拿出一盒快清或一袋白太阳。

——好，好，给我，谢谢。——有些人这么说，然后刚把样品拿到手，就把门迎面关上。

——什么？钱呢？——小孩们猛拍大门。

——要钱？不是免费的？走开，野孩子！

事实上，刚好那几天不同品牌的公司代表正一家家分送免费样品：因为各洗洁剂单位发现赠券的效果不大，而决定发动新的广告攻势。

马可瓦多的家简直像是杂货店的仓库，堆满了花料、清灵、美洗的产品，而从这么多的商品身上却挤不出一毛钱，这些东西都是送的，像喷水池的水一样。

自然而然，在各公司代表之间没多久就有消息指出，有某些小

孩子正沿门兜售他们恳请免费收下的产品。商业界向来抱持悲观主义：开始传出流言说当他们送上门时，人们说不知道要这些干什么：相反的，那些要付钱的，大家倒买了。

不同公司的研发单位聚集在一起，听取”市场研究”专家的会商：结论是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只可能是窝藏失窃赃品的人干的。警察在接到合法的对无名氏的控诉後，开始在社区内寻找窃贼和赃品贮放处。

突然间这些洗洁剂变得像甘油炸药一样危险，马可瓦多吓到了：——在我家连一点粉屑我都不需要！——但是又不知道可以摆在哪，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在家。决定是小孩们把它倒到河去。

那是清晨拂晓，桥上有一辆小车由小彼得拉著、他的兄弟们推著，装满了黎明和美洗的盒子。之後又有另一辆同样的小车，由对面门房的儿子乌古裘内拉著，还有其他、其他的小车。在桥中央他们停下来，等一个转过头来好奇打量的脚踏车骑士经过，然後，——去吧！——小米开尔开始把盒子抛到河去。

——笨蛋！你看它们浮在水面？——小菲利浦叫道。——要把粉末丢到河，不是盒子！

从一个又一个打开的盒子，绵绵降下一朵朵白云。它们似乎被水流吸吮了进去，又变为许多细小泡泡重新露面，然後看起来像是沉到河去了。——这样就行了！——小孩们继续十公斤十公斤的把洗洁剂注入河流。

——你们看，那下面！——小米开尔喊一声，指著河谷。

桥过去有一片瀑布，那儿水流进入陡坡，他们再也看不见小泡泡了：要在更下面才露面，不过现在它们由低处一个推一个地膨胀，已经变成大泡泡了，一波波肥皂泡上扬、扩大，跟瀑布一样高，雪白的泡沫好像是理发师用刷子搅拌均匀的那一碗。仿佛所有那些竞争品牌的洗衣粉执拗地要比一比它们的起泡效果：泛滥著肥皂泡的河水溢向河岸，在晨光中穿著长统靴浸泡在水里的钓鱼人拉回钓线逃逸而去。

大清早的空中刮起一缕风。一组肥皂泡离开水泡，轻飘飘地飞舞起来。曙光把肥皂泡著上玫瑰色。小孩们看著它高高越过他们的头，叫嚷著：——噢……。

肥皂泡随著气流的隐形轨道在城市上空飞翔，由屋顶附近进入街道，而且总能避掉掠过棱角和屋檐的危险。现在结实的肥皂泡群解散了：泡泡一前一後各自飞去，选择了高度、灵巧度和路线都不同的航向在空中漫步。肥皂泡，说起来好像又变多了：事实上，这是真的，因为河流继续像火炉上的牛奶壶一样向外冒泡泡。还有风，风把这堆饱满欲滴的华丽的泡泡吹向高处，环成彩虹色的花冠（已升上屋顶的斜射阳光，如今支配著城市与河流），蔓延到天线和电线之上的天空。

工人们黝黑的身影骑在哗哗剥剥的摩托车上往工厂飞驰，翱翔在他们上方的绿、蓝肥皂泡泡跟随著他们，就好像每个人都在把手上绑了一条长绳子牵著身後的一堆气球。

是一辆电车的人察觉到的：——你们看！哗！你们看！上面那是什么东西？——电车驾驶把车停住并走了下来：所有乘客都下了车望著天空，脚踏车、摩托车、汽车、报贩、面包师和包括马

可瓦多在内正要去上班的早晨的行人全停了下来，鼻子拾得高高地尾随著肥皂泡的飞行。

——该不会是什么原子的东西吧？——一个老太太问。恐惧在人群中散布开来，谁一看到肥皂泡往身上落下就一面跑一面喊：——辐射线！

而肥皂泡继续它们的游荡，如此多彩、脆弱和轻盈，只要吹一口气，噗！就什么都没有了，很快地，在人群中亮起的警报消失得跟来时一样快。——什么辐射线！是肥皂泡！就跟小孩玩的那些肥皂泡一样！——然後一股疯狂的快乐占据了大家的心灵。——你看那个！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因为他们看到巨大的肥皂泡以不可思议的尺度在飞行，并在互相碰触的时候合而为一，变成两倍大、三倍大，天空、屋顶、摩天大楼藉由这些透明的圆帽盖呈现出前所未见的形状和颜色。

工厂的烟囱，一如每天早晨，开始向外吐出黑烟。一群群的肥皂泡和烟云相遇，於是天空被黑烟和彩色泡沫所分割。在几股旋风中，好像彼此撕斗起来，有一会儿，只有一会儿，烟囱顶似乎被肥皂泡攻占下来，但没过多久，便出现一阵混乱——拘禁彩虹泡沫的烟和阻挡薄幔般点点煤烟的肥皂泡之间的混乱——分不清到底怎么回事。直到某个时刻，马可瓦多在空中寻觅，但再也看不到泡泡，只有烟、烟和烟。

归他所有的城市



一年当中有十一个月人们热爱著城市生活，谁也不能触犯它：摩天大楼、香烟小贩、有广角银幕的电影院，和所有无庸置疑地充满著吸引力的花样。而唯一一个对城市没有感情的自然是马可瓦多：至於他心 在想什么，第一——因为他从不说出口而无从得知，第二——他是那么微不足道，所以并不重要。

每年到一定的时候，八月就来临了。每逢此时，就会有一次感情的全面变动。再也没有人喜欢城市了，那些直到昨天还塞得满满的摩天大楼、地下道和停车场，突然既惹人嫌又讨人厌。大家唯一的一个念头是越早离开越好：於是，一次又一次地填满了火车、堵住高速公路，在八月十五日那天（译注：国定假日”八月节”原只有八月十五日一天，後假期范围慢慢扩展为整个八月。公私机构、店面或让员工轮休，或乾脆关门度假，以两个星期到一个月为限。），所有人都走光了。除了一个，马可瓦多是仅存的没离开城市的居民。

清晨，他出门走向市中心，面前是宽广无止境的道路，没有一辆汽车的荒凉：房屋的外观，从灰色低垂的铁门到每一片百叶窗，就像体育场的水泥阶梯座位一样紧密封闭著。整年马可瓦多都梦想著有一天能把路当路来使用，也就是说走在马路正中央：如今实现了，而且还可以闯越红灯，穿过对角线，停在广场中间。不过，他心 的喜悦并不是因为他完成了这些平常做不到的事，而是因为他用另一种方式来看所有的东西：马路或像山谷、或像乾涸的河床：房屋则是险峻山岭的大石，或礁石的岩壁。

当然，很明显的少了某些东西，不过他所指的不是那些成列停

放的汽车，或十字路口的堵塞，挤在超市入口混乱的人群，或安全岛上等待电车的乘客：真能填补空白，柔和线条的应该是由管道中爆裂漫溢的水，或劈开地面暴现於外的人行道上的树根。马可瓦多的目光巡视著整座城市，希望能找到它的另一面——在油漆、柏油、玻璃和灰泥的城市下一个树皮、鱼鳞、疙瘩和经脉的城市。他每天都得经过的建筑物，如今在他看来是多孔的沙岩堆：工地的栅栏是有著宝石般树结的新鲜松树的茎轴：在布店招牌上弯弯曲曲躺著的是会变成蝴蝶的沉睡的毛毛虫。

可以说，这座刚被人类抛弃的城市，此刻被直到昨天还藏匿著而今天却占尽上风的居住者所支配：马可瓦多的散步一会儿循著一列蚂蚁的路线，一会儿转向迷路金龟子的飞行，一会儿又停下来以便陪伴迈著扭曲但庄重步伐的蚯蚓。占据了城市的不仅是动物：马可瓦多发现在路边书报摊上方有一层薄薄的绿霉，在餐厅前方的杨树努力地把它叶子推向人行道以外的范围。城市还存在吗？那个以往把马可瓦多的生活关起来的合成建材住宅区，现在是各种石头拼贴的马赛克，由视觉及触觉就能分辨出每一块石头的不同，因为有不同的硬度、不同的热度，及不同的密度。

就这样，马可瓦多忘记了人行道和斑马线的功用。当他像只蝴蝶左飞右摇地在马路上穿梭时，突然一辆”司拍得”汽车以时速一百公里来到他身後，并在距离臀部一毫米的地方才停下来。一半由於惊吓，一半由於空气的震动，马可瓦多蹦跳起来，又晕沉沉地跌下。

那辆汽车夹带著大量的噪音，几乎原地打了一转才把车煞住。跳出一组衣冠不整的年轻人。一这回我要挨揍了，”马可瓦多想：“因为我走在马路中央。”

那些年轻人配备著奇怪的工具。——我们终於找到了，终於！——他们围著马可瓦多嚷嚷。——喔！——其中一个抓著一根银色的棒子靠近嘴巴，——您是唯一一位在八月节还在城市 的居民。对不起，先生，可以跟电视观众说说您的感想吗？——然後把那根银棒塞到他的鼻子下。

闪出一股眩眼的强光，热得像在烤箱 ，马可瓦多快昏倒了。所有人把焦距对准了他，反光板、摄影机和麦克风。马可瓦多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而每发出三个音节，那位年轻人便突然现身，把麦克风转向自己：——啊，您是说……——然後紧抓麦克风自说自话十分钟。

——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当然，我们十分感激您……不过，您要是没什么事做……而且想赚几张千元大钞……不知道您愿不愿意留下来帮我们？

整个广场一片混乱：大货运车、小工具车、有轨道的摄影机、蓄电池、灯具，一组一组穿著工作服的人员这边那边地走来走去，汗流浹背。

——在那 ，她来了，她来了！——一位电视女明星从一辆敞篷车上走了下来。

——加油！小伙子，我们可以开拍喷泉这一景了！

“疯狂八月”的电视导播开始发号施令，拍摄这位女明星在全

市最重要的喷泉落水的镜头。

小工马可瓦多被交派的任务是在广场上搬动那个底座沉重的大反光板。偌大的广场现在四处嗡嗡响著机器声、水银灯的吱吱声，回荡著捶打临时金属支架的敲击声和喊叫声……。在马可瓦多朦胧、惊呆了的眼睛中，往常熟悉的城市又重新从那隐约一现，或根本只是梦境的另一个城市手中夺回了它原有的地位。

## 顽固的猫的花园

猫的城市和人的城市一个在另一个一面，但并非同一个城市。有少数几只猫还记得那曾经没有差别的时光；人的马路和广场也是猫的马路和广场，还有草地、庭院、阳台和喷泉：生活在一个宽阔而多样的空间。然而已经有数代家猫成为下能住人的城市的囚犯了：绵延不断的道路上奔驰著会压辗猫的致命的汽车；每一小方原来是花园或空地或一栋旧屋废墟的土地，如今屹立著公共设施、国民住宅和簇新的摩天大楼：每一条过道都挤满了停泊的汽车：庭院接二连三地铺上水泥，变为车库或电影院或货物贮藏室或工厂。那由低矮的屋顶、反曲线脚、屋顶平台、水槽、阳台、老虎窗、金属棚组合而成的起伏高原，如今在它每一片可加高的空地上都加盖了建筑物：介在最低的

地面道路和高耸入天的高楼之间的落差不见了；新的一窝窝的猫咪枉费心神地追寻著父亲们的旅行指南，和那为了敏捷上瓦，从栏杆到上楣再到屋檐柔软一跳的支撑点。

但是在这个综向结合的城市，在这个压缩的城市，所有的空白都奋力填满自己，而每一个混凝土块体又与其他混凝土块体相互渗透，开展的是一个负空间组成的城市，由墙与墙之间的一线天，那夹在两栋建筑物屋後，营建法规所规定的两栋房屋之间的最小距离所组成。这是一个属於空隙、井光、通风管、车道、中庭和地下室入口的城市，就好像是一张铺在灰泥和柏油的星球表面上由乾涸渠沟织成的网，而古老的猫民族便在这贴墙而立的织网间继续奔跑。

有时，马可瓦多为了消磨时间，尾随在一只猫的身後。那是从中午到下午三点的休息时间，除了马可瓦多外，其他所有人员都回家吃饭了，而他——把午餐带在包包——在仓库的箱子之间布置餐桌，咀嚼食物，抽半只托斯卡纳雪茄烟，然後在附近闲逛，独自一人懒洋洋的等待著开工。在那几个小时中，一只从窗户探出头来的猫总是受欢迎的伙伴，而且也是新探勘活动的导游。他跟一只虎斑猫交上了朋友，胖嘟嘟的它，颈上系了天蓝色的蝴蝶结，应该是某户有钱人家的贵客。这只虎斑猫和马可瓦多有同样的习惯要在午餐後散步：於是自然而然地便产生了友谊。

跟在虎斑猫朋友身後，马可瓦多开始用猫咪的圆眼睛来观察环境。即便那是一成不变的公司四周，他也能用不同的观点、猫的历史背景，加上只有用轻盈、衬著绒毛的四只脚才行得通的

联想来领会。尽管这一区从外观看来没有什么猫，但马可瓦多每天在他的闲逛中都会认识一些新的猫朋友，只要从一声猫叫、一阵哈气，或竖立在弓起的脊背上的毛他就能直觉地了解到它们之间的往来、私通和竞争关系。在那个时刻，他相信自己已经进入猫的秘密社会中：因为他觉得那些眯成一条缝的瞳孔正观察著他，如天线般直立的胡须也监视著他，而且所有在他身边的猫都像斯芬克斯（译注：希腊神话中的带翼狮身人面怪物。）那样不可捉摸地坐著，粉红色的三角鼻子凝聚在黑色的三角唇上，只有耳尖在动，像雷达那样颤颤地闪抖。他走到一条狭路的尽头，夹在光秃秃的无窗的墙间：马可瓦多看看四周，所有那些把他引到这来的猫都下见了，包括他的虎斑猫朋友在内，集体失踪，不知道从哪走的，留下他一个人。猫的王国有它们的领土礼仪和风俗习惯还下允许他发现。

为了补偿，猫的城市朝人的城市开了一线意想不到的光：有一天，正是那只虎斑猫带著他发掘豪华餐厅毕亚利兹的。

谁想要看毕亚利兹餐厅，就不得下以猫的身高出现，也就是说匍匐躺平。猫和男人以这种姿势绕著一个圆屋顶走，脚边碰触著一些长方形的低矮小窗子。学著虎斑猫的样子，马可瓦多往下望。藉由那些一办办打开的玻璃天窗，豪华大厅吸取空气和光线。在茨冈小提琴的乐声中，金黄色的山鹑和雉鸡在穿燕尾礼服的服务生戴白手套的手指平衡支撑著的银盘上跳跃。或，说得更精确一点，在山鹑和雉鸡之上是银盘在跳跃，在银盘之上则有白手套，摇摇晃晃地悬在服务生漆亮皮鞋上方的是光亮的镶木地板，从那儿垂下一盆盆矮小的棕榈树、桌布、水晶器

皿，以及因为摆著一瓶像钟锤的香槟而活似铜钟的冰桶：所有东西都是翻转的，因为马可瓦多怕被看到，所以不愿意把头探到小窗，仅限於从反射在倾斜玻璃上的影像观看大厅。

不过真正让猫感兴趣的不是大厅上的小窗，而是那些厨房上方的小窗：它望著大厅时眼光放得很远，仿佛这些都是变了样以後的厨房食物，而原来应该是——既实际又在猫的理解范围之内——一只拔了毛的鸟或一条新鲜的鱼。厨房才正是虎斑猫要带马可瓦多去的地方，或是出於大公无私的友谊，或是因为希望男人能在它的袭击中助它一臂之力。不过马可瓦多一点也不想离开他那大厅上方美丽的视野：从一开始他就被周围的华丽所迷惑住，再来也是因为那有某些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由於他不再害怕被看到，所以继续往下探著头。

在大厅中央，正好在那扇小窗下，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缸，是一只水族箱，一面游著肥硕的鳟鱼。一位贵客走近，已秃的头顶闪闪发亮，穿著黑衣服，脸上还有一把黑胡子。跟在他身後的是位身著燕尾服的年老服务生，手上拿著好像要去捉蝴蝶的网罩。黑衣服先生神情凝重的望著鳟鱼，然後举起一只手用缓慢庄严的手势指了其中一条。服务生把网子潜入鱼缸，追逐被指定的鳟鱼，捕获，走向厨房，像举著长矛似的把装有挣扎的鱼的网顶在身前。黑衣服先生，严肃的好像判了一个死刑的法官，走回去坐下，等待□鱼上桌，裹了面粉的油炸鳟鱼。

“如果我能找到办法从这上面丢条钓鱼线下去，然後让其中一只鳟鱼上钩上马可瓦多想：”他们不能告我偷窃，至多只是未经批准钓鱼而已。”於是，不理睬从厨房那边传来的喵喵呼唤

声，起身去找他的钓鱼工具。

在毕亚利兹拥挤的大厅中没有人看见这装好鱼钩和鱼饵的细长的线徐徐垂下直入鱼缸。鱼看见了钓饵，一涌而上。在一片混战中，有一只□鱼咬住了蠕虫，立刻被拉上来，拉上来，离开水面，银光闪烁地抖动，飞向空中，飞腾於盛筵和冶盘推车之上，越过做鸡蛋薄饼的蓝色火焰，然後消失在小窗天外。

马可瓦多用专业钓鱼者的力道和弹跳拉起钓竿，想让鱼落在他的身後。而鳊鱼刚落地，猫就扑了上来。那只奄奄一息的生命便衔在虎斑猫的牙齿中。同一时间丢下钓竿跑去抓鱼的马可瓦多眼睁睁地看著鱼被带走，还包括鱼钩等所有东西。他身手敏捷地伸脚踩住钓竿，但撕扯的力量太强，以致於留下的只有钓竿，虎斑猫则带著鱼拖著身後的钓线逃之夭夭。背叛的猫！一溜烟就不见了。

不过这一次它是逃下掉的：有那条长线供马可瓦多追踪，并指出猫咪的路径。尽管他已经失去猫的身影，但马可瓦多紧紧跟著线头：闪过墙头，越过小阳台，蜿蜒盘旋过一扇大门，钻入一间地下室……马可瓦多越来越接近猫的世界，攀爬上顶棚，跨过栏杆，他总来得及用眼角抓住——也许就在它消失的前一秒——那指示他小偷路线的灵巧的一划。

现在那条线正往人行道的方向迂回前进，在车来车往之中，马可瓦多追赶在後，只差一点点就可以抓住它了。他奋力一扑：哎，抓到了！就在线头要从一片栅栏间遁形之前，他抓到了。

半生鏽的栅栏和两堵攀附笋枢物的土墙後面，有一小片荒芜的



花园，园子尽头有一栋看起来已经废弃的小别墅。厚厚一层枯叶覆盖著小路，积存在两株梧桐树的枝干下，还甚至在花园中堆起一座小山。一层落叶飘浮在一池绿色的水面上。四周屹立著高大的建筑物，摩天大楼成千上百扇的窗户好像许多不赞同的眼睛，盯著那有两株树，稀疏的瓦片上满是黄叶，在交通繁忙的社区中央苟延残喘的一小方土地。

在这个花园，栖息於柱头及栏杆上、躺在花坛枯叶上、攀趴在树干或屋檐上、停坐在四只脚上尾巴悬著问号、坐著舔拭脸鼻的是虎斑猫、黑猫、白猫、花猫、条纹猫、安哥拉猫、波斯猫、家猫、流浪猫、香喷喷的猫和长有癣疮的猫，马可瓦多知道自己終於到达了猫国的核心，它们的秘密岛上。由於激动，差一点忘了他的鱼。

那条鱼，用钓鱼线悬挂在一株树的枝桠上，留在猫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应该是绑架者为了防御其他猫，或为了炫耀这非比寻常的战利品的某些笨拙动作，才从它嘴 掉下来的：线紧紧缠住而马可瓦多下管怎么摇撼树枝都没办法解开它。同时一场激烈的斗争在猫群中展开，它们为了取得那不可及的鱼，或者说是为了试图取得该项权利而战。每一只都要阻止别只向上攀跳：这只扑向那只，在空中厮杀，互相缠滚，夹杂著嘶嘶声、哀鸣、哈气、凶残的猫叫，并在最後，一场大战在飒飒的枯叶旋风中爆发。

马可瓦多在多次拉扯无效後，现在发现钓鱼线松开了，不过得留意提它下来的方式：否则□鱼会正好掉入打群架的暴怒的猫阵中。

就在这个时候，从花园的墙头落下奇怪的雨滴：鱼骨、鱼头、鱼尾巴、肺片和内脏。猫咪们立即转移注意力从悬挂的鲜鱼改扑向新的食物。对马可瓦多而言，正是解开绳子取回鳐鱼的大奸时机。不过，在他还没准备行动前，从前小别墅的一扇百叶窗伸出两只枯黄的手，一只挥著剪刀，另一只舞著长柄煎锅。带著剪刀的手扬至鳐鱼上方，带著煎锅的手则伸到下方。剪刀把绳子剪断，□鱼掉入煎锅，缩回手、剪刀、煎锅，关起百叶窗：全部只花了一秒钟的时间。马可瓦多真的丈二摸不著头脑。

——您也是猫的朋友吗？——肩後传来的声音让他回过头去。他被一群女人包围，有些好老好老，头上戴著过时的帽子，其他的比较年轻，看起来像是老处女。大家都手提著或皮包 摆著纸包装好的剩鱼剩肉，有的人还拎著一小锅牛奶。——您帮我把这个小包丢到栅栏那边去，给那些可怜的小动物吗？

所有的猫友都约定在那个时刻到枯叶花园来带东西给她们的宠物吃。

——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些猫统统聚集在这裏？——马可瓦多问。

——您要它们去哪 ？只剩下这个花园了！连方圆几公里之内别的社区的猫也到这裏来……。

——还有小鸟，——另外一个插嘴进来，——在这么几棵树上，有上百只的鸟隐居著……。

——至於青蛙，都住在那个池子 ，到了晚上它们呱呱蛙鸣，鸣哇鸣哇……连住在附近七楼的住宅都听得到……。

——是谁的，这栋小别墅？——马可瓦乡问。现在，栅栏前面不止那些妇女，还有其他人：对面的加油站工人、工厂小工、邮差、蔬果摊贩和几个过路人。所有人，男男女女，七嘴八舌抢著作答：每个人都要说自己的。每当遇到一个难解而又引起争议的话题时总是如此。

——是一位女侯爵的，她住在这，但从不现身……。

——他们要给她好几百万，那些营建公司，就为了这么一小块土地，可是她不愿意卖……。

——你们要她怎么用那几百万，一个老太太孤伶伶的？她宁愿保有她的家，即便已被切割成碎片，但总比强制搬家来得好……。

——这是市中心唯一没有兴建的土地……每年都在增值……他们开了一个好价钱……。

——开价而已？还有恐吓、威胁、压迫……想也知道，那些商人！

——而她顶著，顶著，多少年了……。

——是一位圣人……没有她，那些可怜的小动物哪去喔？

——她关心动物才怪，那个老吝啬鬼！你们看过她喂它们吃东西吗？

——你们要她给猫吃什么，假如她自己都没东西吃？她是一户落败家族最後的後裔！

——她恨这些猫！我看过她敲打著伞追赶它们！

——那是因为它们践踏花圃的花！——你们说的是什么花？这个花园我向来只看到杂草！马可瓦多知道大家对这位老年女侯

爵的意见十分分歧：有人视她为天使，有人则认为她是小器鬼和自私自利的人。

——还有鸟：她从来没给过鸟一点面包屑！

——她招待它们住：你们觉得这样还不够吗？

——你们的意思是，就好像她对待蚊子一样。它们都是从这个水池孵出来的，夏天的时候会有蚊子吸我们的血，都怪那位女侯爵。

——老鼠呢？这间小别墅是老鼠的宝窟，在枯叶下有它们的窝，晚上就跑出来……。

——老鼠的问题由猫负责……。

——哈，你们的猫！我们要是能信赖它们就好了……。

——怎么了？你对这些猫有什么意见？

这 的讨论演变成一场大吵。

——有关当局应该要介入：查封别墅！——一个人喊了出来。

——凭什么权利？——另一个抗议。

——像我们这样现代化的社区，一个老鼠窝……是应该被禁止的……。

——可是我当初之所以选上我的房子，正是由於有这么一小片绿色的视野……。

——什么绿地！你们想想看它可以变成一座美丽的摩天大楼！

其实马可瓦多也有话要说，只是找不到适当的时机。终於，他一口气大呼出声：——女侯爵偷了我一条鳟鱼！

出人意料的新闻给老太太的反对者带来新话题，而就辩护者而

言则正好是这位不幸的贵族子女处境贫困的证明。两边都赞成马可瓦多应该去敲门问出一个理由。

不知道栅栏是用钥匙锁著的或是开著：总之，伴随著哀怨的吱嘎声一推便开。马可瓦多在叶子和猫群中为自己开路，走上门口的阶梯，大力敲门。

一扇窗户（伸出长柄煎锅的同一扇）拉起百叶，然後从那个角落可以看到一只深蓝的圆眼睛，一绺染过但说不出是什么颜色的头发，和一只枯瘦枯瘦的手。一个声音说：——是谁？谁敲门？——同时飘出一股煎鱼味。

——我，侯爵女士，我是鳕鱼的主人，——马可瓦多解释，——我不想打扰您，只是想告诉您关于那条鳕鱼，是在您不了解的情况下，那只猫从我这裏偷去的，可是是我把它钓起来的，看钓鱼线就可以知道……。

——猫，每次都是猫！——女侯爵回答，躲在百叶窗後面，声音尖锐又带点鼻音。——所有我的灾难都来自猫！没有人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是那些死畜牲日以继夜的囚犯！还有人们倒在墙後的所有那些垃圾，都是为了跟我作对！

——可是我的鳕鱼……。

——您的鳕鱼！您要我知道什么您的鳕鱼！——女侯爵的声音几乎变成尖喊，仿佛想要掩盖和炸鱼味一起飘出窗外的平底锅油爆声。——我怎么能了解所有这些发生在我家的事？

——是啊，不过您到底拿了我的鳕鱼还是没有？

——我承受了所有这些因猫而带来的损害！呵，我倒要看看！我不负任何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说我损失了什么！多少年来猫占据

了我的家和花园，我的生活都被这些畜牲所支配！去找猫主，要求赔偿损失！损失？被毁灭的一生：我是这 的囚犯，一步也不能动！

——可是，对不起，谁强迫您留在这儿？

从原先一会儿露出一只圆而深蓝的眼睛，一会儿露出只剩两颗凸出牙齿的嘴巴的百叶窗 ，现在可以看到整张脸，而马可瓦多隐约中仿佛看到了一张猫脸。

——它们，把我监禁起来，它们，猫！哦，要是我能离开就好！我多希望有一间自己的小房子，在现代化的公寓 ，乾乾淨淨的！可是我没办法出去……它们跟著我，横挡著我的步伐，绊我的脚！——声音渐成低语，好像在吐露一桩秘密。——它们怕我把土地卖了……不放开我……不允许……当营建商来确定合约时，您应该看看它们，那些猫！它们插身其中，伸出指甲，还吓跑了一位公证人！有一次我有一份合约在这，正要签字时，它们从窗户扑进来，弄翻了墨水瓶，撕破了所有的纸张……。

马可瓦多突然记起时间，记起仓库，记起车间主任。当他蹑手蹑脚的踩著枯叶远离时，那被煎锅油烟包裹住的声音继续由百叶窗的缝隙渗出：——它们还把我抓伤……我还有伤疤……被遗弃在这裏受这些恶魔的摆布……。

冬天来了，一朵朵白色的雪花装饰著枝桠、柱头和猫的尾巴。在雪的覆盖下枯叶腐化成烂泥。很少见到闲逛的猫咪，猫友们就更少了，鱼骨罐头只有现身在家的猫才有份。已经好一阵子没有人看见女侯爵了，小别墅的烟囱也不再冒烟。

一个下雪天，花园 像春天一样又回来了许多猫，如同有月亮

的夜晚那样咪呜咪呜地喵喵乱叫。邻居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去敲女侯爵的门，没人回应：她死了。

春天时，一家营造厂在花园 设了工地。挖土机下伸到很深的地方准备挖地基，钢筋间灌入水泥，高高的起重机衔起栏木交给工人搭建鹰架。可是怎么能工作呢。猫群在所有的支架间散步，把砖块和乾灰泥碰落，在砂浆中厮斗：每当要拾起一根钢筋时，就会发现一只蜷卧在顶端的猫暴怒地哈气；比较奸诈的猫则跳到泥水匠肩好像要呼噜撒娇，却再也赶下走了。鸟也继续在框格中筑巢，起重机的驾驶室像是一只大鸟笼……而且没有哪一桶水不会发现拥挤的青蛙在呱呱鸣叫活蹦乱跳……

## 圣诞老公公的孩子

在工商业界，一年当中没有任何其他时刻，能像圣诞节和之前的那个星期那样和善多礼。路上扬起轻快的风笛，那些直到昨天仍冷冰冰地全神贯注於计算营业额与红利的股份有限公司，也敞开心胸开始关怀和微笑。现在董事会唯一的念头就是给大家带来欢乐，把附有贺函的礼品送往姐妹公司还有其他私人企业；每一间公司都觉得应该从另一间公司买进大批货物好送礼给其他公司，然後再轮到这些公司从另一间公司买进大批现货送礼给其他公司：商店行号的窗户直到很晚还亮著，特别是仓库的工作人员更得加班捆扎包裹和箱子：在模糊不清的玻璃那面，结了一层冰的人行道上站出了风笛手，他们从漆黑神秘的山上下来，停在市中心的交叉路口，有点因为过多的灯光和华

丽的橱窗而眼花，头低低地往他们的乐器 吹气：在那乐声中，商人间沉重的利润竞争趋於平息，转而展开的是另一场新的比赛：看谁能用最讨人喜欢的方式送出最可观及最独特的礼物。

Sbav的公共关系部门那一年建议由一名穿著圣诞老公公衣服的人把礼物送到重要人士的家 去。

这个想法得到各部门主管一致的赞成通过，於是买进了一套圣诞老公公的服饰：白胡子、红帽子和镶滚著皮草的红大衣、大靴子。开始让杂工来试穿看哪一个合适，可是这个个子太矮了胡子会垂到地上，那个太壮了塞不进大衣，另一个太年轻了，再换一个又太老了不值得帮他化妆。

当人事处从各部门叫来其他可能的圣诞老公公人选时，主管们聚在一起试著发展计画：劳资关系部希望所有劳工的礼盒也能在团拜时由圣诞老人分送；商务部则要圣诞老人到各商店转一圈；广告部想的是怎么让公司的名号更显眼，或许可以用一条绳子挂著四粒写著S?B?A?V的大球。

蓬勃和热情的气氛感染著所有人，并扩散到欢乐的生产的城市中：没有别的感觉比身边有商品流动而且人们彼此关爱要来得更美的：尤其後者——正如风笛的音符呜噜呜噜提醒著我们——，才是最有意义的。

在仓库，这些关爱——物质的和精神的——以商品的形式经由马可瓦多的手装卸。让他觉得自己是这个节庆中一分子的，不仅是装卸的动作，他还想到在成千上百迷宫般的包裹底部有一盒劳资关系部为他准备的、只属於他的礼品等待著他，同时



盘算著这个月月底加上”第十三个月的薪水”及”加班费”後将有多少钱可以领。有了那些钱，连他也有可能奔往商店，买买买，送礼送礼送礼，仿佛用他诚挚的情感附和著工商业界的关心。

人事处处长手 拎著假胡子走进仓库：——喂，你！——叫马可瓦多，——你试戴一下这把胡子。好极了，圣诞老人就是你。到楼上来，快一点。如果你能在一天之内送五十份礼物到家，就会得到一份特别奖。

马可瓦多装扮成圣诞老公公在城 游走，骑在一辆装满了由五彩色纸包捆、彩带绑扎并缀有梁树及冬青树小枝的礼物的小货车上。棉絮做的白胡子搔得他有点痒，不过可以在严寒中保护他的喉咙。

他的第一站是自己家，因为忍不住要让小孩们惊喜一下。『一开始，』他想：”他们一定认不出我来，然後不知道他们会笑成怎样！”

小孩们正好在楼梯那儿玩耍。头才稍稍一转，——回来啦，爸。

马可瓦多心情恶劣。——怎么……你们没看到我穿什么衣服？

——穿什么衣服？——小彼得说。——圣诞老人的衣服，不是吗？

——你们一下子就认出我了？

——怎么不！我们还认出了西吉斯蒙多先生，他化妆得比你好多了！

——还有门房的姐夫！

——还有对门双胞胎的爸爸！

——还有那个留辫子的爱内斯汀娜的舅舅！

——全都穿著圣诞老公公的衣服？——马可瓦多问，他声音中透出的失望不只是因为家人没有惊喜，也是因为多少觉得他公司的声望受到了打击。

——当然，都穿得跟你一样，真无聊，——小孩们回答，——圣诞老公公，老套，戴著假胡子。——然後便转过身去，埋身玩他们的游戏。

可见许多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同时想到了如出一辙的主意：这些公司招聘了不少人，尤其是失业的、退休的和流动摊贩，让他们穿上红大衣和棉絮胡子。小孩们除了刚开始几次从伪装中辨认出认识的或社区内的人乐不可支外，没过多久就习以为常不再理睬了。

看起来小孩们现在在玩的游戏很让他们著迷。他们聚在楼梯平台上，围坐成一圈。——我可以知道你们在搞什么鬼吗？——马可瓦多问。

——不要烦我们，爸，我们在准备礼物。

——给谁礼物？

——给一个穷小孩。我们得找到一个穷小孩然後送他礼物。

——谁告诉你们要这样做的？

——故事书。

马可瓦多真想说：“你们才是穷小孩！”但是那个星期他是如此确信地认为自己是安乐乡的居民，那儿大家都在采购，尽情欢

乐，彼此送礼，他觉得谈贫穷实在是很失礼的，只好这么说：  
——穷小孩已经不存在了。

小米开尔站起来问：——就是因为这样，爸，所以你不送礼物给我们吗？

马可瓦多觉得心头一紧。——现在我得去赚加班费了，——匆匆忙忙地说，——然後再带礼物给你们。

——你怎么赚加班费？——小菲利浦问。

——送礼物。——马可瓦多回答。

——给我们？

——不，给别人。

——为什么不是给我们？你可以更早送完……。

马可瓦多试著解释：——因为我不是劳资关系部的圣诞老公公，而是公共关系部的圣诞老公公，你们懂了吗？

——不懂。

——没办法。——但由於他实在很想为自己的空手而来求得原谅，所以考虑带小米开尔跟著他去送礼。——如果你乖乖的就可以来看你爸爸送礼给别人。——他说，骑在小货车的座椅上。

——我们走吧，也许我会找到一个穷小孩。——小米开尔跳上去，抓紧爸爸的肩膀。

在城 的路上马可瓦多不断遇到其他红红白白的圣诞老人，跟他一模一样，有的也开著小卡车或小货车，有的则帮那些拎著大包小包的顾客打开商店的门，要不就帮他们把购买的商品提到汽车上。所有这些圣诞老公公看起来都那么聚精会神、忙碌

异常，就像是负责这座巨大的节庆机器维修工作的雇员。而马可瓦多跟他们一样，依名单上的地址跑完这家跑那家，走下座椅，在小货车的包裹中挑选，拿起一个，把它交给来开门的人，并抑扬顿挫地吟诵著：——Sbav公司祝您圣诞快乐及新年愉快。——然後收下小费。

小费有时候挺可观的，说起来马可瓦多应该是很满意的，但是他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每一次，在按铃之前，身後跟著小米开尔，他预期著开门的人看到面前站著圣诞老公公本人时的惊奇和对节庆、好奇、感恩的盼望。但每一次，接待他的方式就只像平日见到送报的邮差那样。

按下一家豪华住宅的门铃，一位女管家来开门。——哦，又有一个包裹，谁送的？

——Sbav公司祝您……。

——好吧，你们带来这儿，——领著圣诞老人走过一条满是挂毯、地毯和彩饰陶器的走道。小米开尔张大了眼睛，跟在爸爸後面。

女管家打开一扇玻璃门，进入一间天花板奸高好高的大厅，大到一面摆进了一整棵杉树。那是一株闪著五彩玻璃球的圣诞树，枝梗吊著各式各样的甜点和礼物。天花板悬下水晶灯，杉树最高处缠有灿烂的垂饰。在一张大桌子上摆著水晶器皿、银器、蜜饯礼盒和一箱箱的酒。玩具散布在地毯上，多得简直像是玩具店，主要都是复杂的电子机器人和太空飞船。那张地毯一处腾空的角落，有一个小孩，趴躺在地上，大概九岁左右，噘著嘴一副很无聊的样子，翻著一本图画书，好像周围一切都

与他无关。

——强法兰克，快，强法兰克，——女管家说，——你看到没有，圣诞老公公帶著另外一个礼物又回来了。

——三百一十二，——小孩叹口气，眼睛并没离开过书。——放在那儿吧。

——是送来的第三百一十二份礼物，——女管家说，——强法兰克很棒，会计算，一个也不漏，他最喜欢数数字了。

蹑手蹑脚地，马可瓦多和小米开尔离开那个家。

——爸，那个小孩是穷小孩吗？——小米开尔问。

马可瓦多正专心整理货车上的货没有马上回答。但是过了一会儿，赶紧声明：——穷？你说谁？你知道他爸爸是谁吗？是圣诞节促销发展协会会长！受勋者……。

他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没看到小米开尔。——米开尔，米开尔！你在哪？——小米开尔不见了。

“真奇怪，难道他看见另一个圣诞老人经过，以为是我，就跟在人家後面……。”马可瓦多继续送礼，但是有点心不在焉，而且急著想回家。

在家，找到小米开尔和他的弟弟待在一块，乖乖的。

——你说说看，你跑到哪去野啦？

——回家，拿礼物啊……就是要送给那个穷小孩的礼物……。

——啊！谁？

——那个很沮丧的小孩……住在有圣诞树的别墅的那个……

——送给他？你能送什么礼物给他？

——喔，我们准备得不错……三个礼物，用锡箔纸包的。

弟弟们插话进来。——我们一起去送礼物给他的，你没看到他有多高兴！

——才有鬼！——马可瓦多说。——他需要你们的礼物才会高兴？

——真的，我们的礼物……他马上跑过来把纸撕开看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第一个是一根榔头：那种大大的，圆的，木头做的……。

——他呢？

——高兴得跳起来！抓著它就开始用啦！

——怎么用？

——他敲裂了所有的玩具！还有那些水晶器皿！然後拿起第二个礼物……。

——是什么？

——弹弓。你真应该看看他，多快乐啊……他打破了所有圣诞树上的玻璃球，之後就瞄向大灯……。

——好了，好了，我不要听了！那……第三个礼物呢？

——我们没有东西送他啦，所以我们用锡箔纸包了一盒厨房用的火柴。这是最让他兴奋的礼物，他说：“他们从来都不准我碰火柴！”就开始划火柴，然後……。

——然後？

——把所有东西都点上火！

马可瓦多手插在头发 。——我完了！

第二天到公司上班时，觉得风云密布。重新穿起圣诞老人的衣服，快手快脚地，把要分送的包裹装到小货车上。还没有人向他提及什么，已经要谢天谢地了，直到眼见三个人朝著他走过来，他们是公共关系部、广告部和商务部的主管。

——停！他们说，——全部卸下来，马上！

“终于！”马可瓦多自言自语，并且预料自己已经被开除了。

——快点！得换包裹！——三位部门主管说。——圣诞节促销发展协会开始宣传推出破坏性礼物。

——就这么突然……——其中一个评论道。——他们可以早一点想到……。

——是会长意外的发现，——另一个解释。——好像他的小孩收到了一些很新潮的礼品，我猜是日本货，他第一次看到小孩这么兴致勃勃……。

——最重要的是，——第三个人补充，——破坏性礼物能够损毁任何一种物品；正好可以加快消费速度重予市场繁荣……而且只要很短的时间又在小孩能理解的范围内……会长眼见开拓了一个新的前景，高兴得不得了……。

——这个小孩，——马可瓦多用一丝声音问，——真的弄坏了很多东西？

——就算要大略估计也很难，因为整棟房子都烧掉了……。

马可瓦多回到灯火通明一如夜晚的马路上，挤满了母亲和小孩

和叔叔和爷爷和包裹和气球和摇摆木马和圣诞树和圣诞老人和鸡和火鸡和蛋糕和酒和风笛和清扫烟囱的工人还有在炽热的圆黑炉上用平锅炒栗子的小贩。

城市似乎缩小了，装在一支明亮的细颈瓶中，深埋於丛林幽暗的心脏地带，在百年栗树的树干和无止境的雪地之间。漆黑中的某个地方传出狼的嗥叫：幼野兔在雪中、在栗树的卷叶层下温暖的红土中藏有它们窝。

一只幼野兔跳了出来，粉白粉白地待在雪地上，动动耳朵，在月亮下奔跑，不过因为它是白色的所以看不见，就跟没有一样。只有它的脚在雪上留下浅浅的足迹，好像紫苜蓿的叶。也看不见狼，因为它是黑色的，而又躲在丛林黑色的昏暗中。唯有当它张开嘴巴时，才能看到那煞白锐利的牙齿。

全黑的丛林以一条线告终，然後开始全白的雪。幼野兔在这边而狼在那边。

狼看著幼野兔在雪地上的足迹跟踪而来，但始终匿身於黑暗中，让人瞧不见。足迹停下来的地方就应该是幼野兔所在地吧，狼从黑暗中现身，敞开血红的喉咙和锋利的牙齿，卷起一股激风。

幼野兔其实在更那边一点，隐形的：用脚赠赠耳朵，跳著跑开了。

在这？在那？不，还要再过去一点？

只看到一望无际的雪白，就像这一页。



## 父与子

译者：阮一峰

在我们这个地区，很少有公牛。这里没有放牧的草地，也没有可犁的大田，只有一些果树和硬得要用锄头才能掘开的零星小块土地。在这里，公牛和母牛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对我们这种幽深狭窄的山谷地区来说，它们太大也太温和了。适合在这里的岩石间攀爬的动物必须是瘦瘦的、骨头软软的，比如骡子和山羊。

斯卡拉萨斯家的公牛是山谷里唯一的一头；它倒没有不适用，因为它体形小又很结实，正好用来驮东西，而且它比任何骡子都更强壮也更听话。它被叫做莫特贝罗。斯卡拉萨斯父子就靠它为生，它为磨坊运送麻袋装的谷物，为出口商运送棕榈叶，为辛迪加运送肥料。

一天，莫特贝罗正在蹒跚前进，驮架两边装满了货物，那是卖给镇上客户的橄榄木。它又黑又软的鼻孔里穿了个圆环，圆环上塌着根绳子，几乎垂到了地面，绳子的另一头握在那宁晃动的手中，他是巴提斯汀·斯卡拉萨斯的儿子，和他老爸一样瘦弱（其实斯卡拉萨斯是个外号，意思是“葡萄架子”）。他们真是奇特的一对：长着短腿和又宽又低癞蛤蟆似的肚子的公牛，小心地驮着货物前进；而斯卡拉萨斯有一付长脸，竖着红色短发，手腕从短了一截的袖口里撑出来，每一步都踢着走，膝盖

的摆动比别人高出一倍，大风吹过的时候，他的裤子鼓起象一张帆，似乎里面什么也没有。

这个清晨，春天就弥漫在空气中：每年都有这样一个早晨，突然提醒人们去重新发现那种丧失数月之久的感觉。平时一贯听话的莫特贝罗，现在也焦躁不安。出门前，那宁去牛棚牵它，却发现它不在；它跑到田野里去了，迷路了，它的眼珠子一直在转悠。此刻，莫特贝罗经常是走一会停一会，抬起穿了拉环的鼻孔，低吼一声，吸着空气。这时那宁就会拽一下绳子，咕哝一声只有牛才能听懂的语言。

看来莫特贝罗肚子里是揣了心事了；它昨晚做了一个梦，那个梦里让它离开了牛棚，大清早在旷野里迷了路：梦里有一些来自另一个它早已忘记了的世界的东西；那个世界有宽阔的草原，草原上到处是母牛，数都数不过来，它们叫唤着朝它而来。它也看到了自己，就在母牛们的中间，围着它们四处跑，好象在寻找什么。但它被拉了回来，在它肉里有个红色的钩子，不许它和母牛们接触。现在，莫特贝罗一边在摇摇晃晃前进，一边还感到那个红钩子留下的痛楚。

一路上，他们接连遇到穿白套衫，手臂上绑着金边臂箍的小男孩和穿戴得像新娘一样的小女孩；今天是他们第一次领圣餐的日子。每当那宁看见他们，意识深处就会变得阴暗起来，那是一种经年累月的恼怒和憎恨。也许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孩子领第一次圣餐时，决没有穿这种白套衫的福气。它们一定值很多钱吧！一个怒气冲冲的念头支配了他，一定要让他的孩子得到满足。他好象已经看见，他的小儿子穿着白色的水手装，

手臂上箍着金边的箍带，他的小女儿穿着拖在地上的长裙，戴着面纱，一起站在烛光闪烁、影影绰绰的教堂里。

公牛打了个喷嚏。它还是念念不忘它的梦，它看见那些母牛正在飞快的前进，似乎已经跑出了它的记忆所及的范围，它拼命追赶。突然母牛中又出现了另一头站在山坡上的巨大的公牛；它浑身通红，好象那处伤口的印记，牛角就象两把通天的大镰刀，它吼叫着向莫特贝罗冲来。

在教堂前的小广场上，领圣餐的孩子围着公牛看热闹。“一头牛！一头牛！”他们叫着。在这里，牛可是不容易看见的。胆大的甚至伸出手摸它的肚子，懂事的则叫嚷：“这是阉牛！看，这是阉牛！”那宁斥骂着，挥舞拳头，把他们赶走。这些孩子见他那么瘦弱邋遢，就取笑他，叫喊他的外号：“葡萄架子！葡萄架子！”

那宁感到他多年来的恼怒和怨恨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让人痛苦了。他记起当他小时候第一次领圣餐时，也有一些这样打扮的孩子如此取笑，但对象不是他，而是他父亲，他们也是说他瘦弱邋遢，就和他本人现在听到的一样。虽然时光流逝，但他一想到他父亲看着那些孩子围着他跳，扔在排队时踩过玫瑰花瓣，叫嚷“葡萄架子”，他的那份剧烈的耻辱感依然是那么尖锐。那种耻辱伴随了他的一生，使他憎恨每一道目光、每一声笑声。这全是他父亲的错；除了邋遢、迟钝和他瘦弱身躯的笨拙举止，他还从他那里继承过什么呢？他突然意识到，他恨他的父亲，为了他在他儿童时带给他的耻辱，为了他整个生活的耻辱和困窘。接着他又害怕了，他自己的孩子将来是否会为他感

到耻辱，如同他对他的父亲感到耻辱一样，总有一天他们会用他现在看他父亲那般憎恶的目光看着他。他下了决心：“我要亲自为他们的第一次领圣餐买一套新衣服，是上等的法兰绒布料的。还要配一顶白色亚麻的帽子，一根好看的领带。我老婆也得去挑一件新的羊毛衣服，要大到她怀孕时也能穿。我们将一起走着，打扮得漂漂亮亮，来到这个教堂的广场。还要从冰淇淋车里买冰淇淋。”但是即使他们买了冰淇淋，即使他们穿了最好的衣服上街，他仍然有一种渴望，不知道怎样去满足，他渴望做某件事——比如花钱和炫耀——只要它能弥补从幼年起就一直伴随他的那种耻辱感。

回到家，他把公牛领回牛棚，卸去了驮架。接着，他去吃饭，他老婆孩子和老巴提斯汀已经在桌边喝着豆汤了。老“葡萄架子”巴提斯汀正从手掌中拿起豆荚，吸出豆子，然后把空荚扔掉。那宁没去听他们在说什么。

“孩子们必须去教堂，”他说。他妻子抬起疲惫的脸看着他，她的头发还没梳过。

“哪来钱给他们买衣服呀？”

“他们必须要有漂亮的新衣服，”那宁接着说，根本没看她。

“男孩是白色的水手装，和金边的臂箍，女孩是新娘穿的那种衣服，再加上拖裙和白纱。”

妻子和他老爹张着嘴看着他。

“哪来的钱？”他们重复道。

“我自己的是一套白色的上等法兰绒的西装。”那宁还在说，

“你的是羊毛的女装，大到你怀孕时也够穿。”

他妻子突然明白了。“啊！你给古舍那块地找到买主了。”那是一小块他们继承得到的土地，全是石头和灌木，除了交税以外，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那宁对他们那样想非常生气；他继续暴怒的说那些荒唐的话。

“不，我才没找到买家呢。但是我们还是要买所有那些新衣服，”他顽固地坚持，眼睛盯着他的盘子。但其他人现在都变得充满希望了；要是真的有人愿意买古舍那块地，那么这些都是可能的。

“等拿到卖地的钱，”老巴提斯汀说，“我就能去做疝气手术了。”

那宁对他产生了一阵强烈的怨恨。

“但愿它会弄死你，你和你该死的疝气！”

其他人现在都看着他，想知道他是否疯了。

同时，在牛棚里，公牛莫特贝罗挣脱了绳索，顶开栅栏，冲进了田野。突然，它又冲进了屋子里，停下来，发出一声长长的、绝望的哀号。那宁咒骂着，站起身，打着把它赶回了牛棚。

等他重新走进来，每个人都闭着嘴，甚至孩子也是如此。过一会，小男孩问：“爸爸，你什么时候给我买水手装呀？”那宁抬起眼睛看着他，那目光和他父亲巴提斯汀的一模一样。

“绝不！”他吼着。

他“砰”地关上门，上床了。

## 迷人的花园

译者：阮一峰

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沿着铁路线散步。脚下是波光粼粼、沉郁碧蓝的大海；头上是片片白云、明净的天空。炽热的铁轨闪着微光。在铁道旁散步有很多乐趣，可以玩很多游戏——他和她手拉手走在两根并排的铁轨上，尽力不掉下来；或者一起从一根枕木跳到另一根上，脚不能落在枕木之间的石块上。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本来是出来捉螃蟹的，现在他们决定沿铁路线一直走到隧道，去考察一下。吉尔凡尼罗喜欢和赛瑞娜一起玩，因为她和别的女孩不一样，不会被玩笑吓坏或者弄哭了。每当吉尔凡尼罗说“去那里”或者“这么做”，赛瑞娜总是没有意见地服从。

乒！他们同时抬头张望。一根电话线从电线杆上掉下来，断开了，听起来就象一只铁鹤突然关上它的长嘴巴。他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没看见这一幕多可惜呀！现在，它可不会再发生了。

“有火车来了，” 吉尔凡尼罗说。

赛瑞娜并没有从铁轨上下来。“哪儿？” 她问。

吉尔凡尼罗经验十足地看看四周。他指着黑洞洞的隧道，那里面原来清清楚楚，才一会就被从石头上升腾的无形的热汽搞得

一片模糊。

“那边，” 吉尔凡尼罗说。他们好象已经听到了从黑暗的隧道里，传来的一声喷气声，好象看见喷着火和烟的火车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车轮吞噬着铁轨朝他们猛冲过来。

“我们怎么办，吉尔凡尼罗？”

从这儿直到海边都长着巨大的灰芦荟，周围是密不透风的荨麻，沿着山坡向上是一道蔓延的树篱，上面长满浓密的树叶却没有花朵。现在还没有火车的迹象；也许虽然它还在行驶，但已拉上了刹车，在来到他们面前时，突然停下来。不过吉尔凡尼罗已经在树篱下发现了一个口子。“这边，” 他叫道。

树篱下是一根弯曲的旧铁轨做的栅栏，有一段扭曲了，就象白纸卷起了一个边角。吉尔凡尼罗钻进了这个洞里，一半已经看不见了。

“帮我一把，吉尔凡尼罗。”

他们发现来到了一个花园的角落里，脚下就是一个花坛，头发上沾满了干树叶和苔藓。周围一片静寂；没有一片树叶在晃动。

“来吧，” 吉尔凡尼罗说，赛瑞娜点头作为回答。

这里有巨大的肉色老桉树和弯弯曲曲的石子路。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掂起脚尖在路上走，留心不破坏路上的石子。万一主人突然出现呢？

每件东西都是那么漂亮：狭窄的拐角，高高的弯曲的桉树叶和条块状的天空；但一想到这并非他们的花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赶走，不免让人提心吊胆。但没有任何动静。在一个拐

角，叽叽喳喳的麻雀从一丛杨梅上飞上了天空。然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也许它是一个被废弃的花园呢？

大树的树荫到头了，他们发现自己处在开阔的天空下，面前的花坛里是排列整齐的牵牛花类植物，前面是道路、栏杆和一排排的黄杨树。花园的尽头是一幢别墅，闪光的窗玻璃后面是橘黄色的窗帘。

真是安静极了。两个孩子小心地踩着石子，爬着前进，也许窗户会突然打开，生气的小姐和先生出现在阳台上，放出大狗冲过来。他们看见一辆手推车停在水渠旁。吉尔凡尼罗抓起它的把手，把它推在前面，每动一下，它就吱吱嘎嘎得好象在吹口哨。赛瑞娜坐在车里，他们缓慢的前进，吉尔凡尼罗沿着花坛和喷泉，推着她和车。

每当赛瑞娜时不时指着一朵花，压低了声音说：“那朵”，吉尔凡尼罗就放下手推车，采下它，交给她。一会她就有了一束美丽的花。

渐渐地走完了石子路，他们来到一块铺着砖头和灰泥板的空地。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空的长方形：一个游泳池。他们爬到池边，池中注满清水，蓝色的瓷砖砌成了一排排蓝线。泡在这里面该是多美的一件事啊！

“我们下去吗？”吉尔凡尼罗问赛瑞娜。如果他不直接说“下去”，而是问她的话，那就表明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主意。但池水是那样清澈碧蓝，赛瑞娜一点也不害怕。她跳下手推车，把她的花束放在里面。他们本来穿的就是可以下水的衣服，因为直到刚才他们还是出来捉螃蟹的。吉尔凡尼罗跳了进去，不



是从跳水板，而是池边，因为担心水花声太大。他慢慢地往下潜，眼睛睁得大大的，只看见从瓷砖上映出的蓝色。他粉红的手掌就好象金鱼。这里和海水下不一样，那里都是不定形的黑绿色的阴影。一个粉色的影子出现在他的上方：赛瑞娜！他拉起她的手，他们浮出水面，心里慌慌张张的。不，根本就没有人看见他们，但是这一切也并非象他们刚才想象得那么美好；他们总是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他们没有使用这些的权利，也许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赶走。

他们从水里爬出来，发现在游泳池旁有一张乒乓桌。吉尔凡尼罗立刻拿起球拍发球，赛瑞娜在另一边敏捷地把球接过来。他们玩的时候，尽量轻轻地触球，防止别墅里有人听见他们。但是吉尔凡尼罗在接一个弹得高高的扣球时，把球打飞了，撞上了挂在凉亭里的一面锣。接着就是一记长长的、沉闷的响声。两个孩子蹲在一丛毛茛下面。马上有两个穿白上衣的仆人模样的男人出现了，端着大盘子；他们把盘子放在橘黄色条纹的遮阳伞下的一张圆桌上，离开了。

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爬到桌子前。那上面有茶、牛奶和松糕。他们毫不客气地坐下，享用起来。他们倒了两杯茶，切了两块松糕。但是他们一点也感受不到舒服，不安地坐在椅子边上，晃着膝盖。他们无法真正地享用茶和糕点，它们吃起来都毫无滋味。这个花园里每件东西都是这样：很舒服却不能正常地享受，令他们即担心又害怕，担心的是他们能来到这里仅仅是因为一阵偶然的好运，害怕的是再过一会他们就得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辩解了。

他们蹑手蹑脚地靠近别墅。透过威尼斯式的百叶窗的缝隙，他们看见一间漂亮的背阴房间，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蝴蝶标本。屋里有个面色苍白的小男孩。多幸运的男孩，他一定是别墅和花园的主人了。他随意地躺在一张长椅上，翻着一本有很多图画的大书。他的手又大又白，虽然是夏天，睡衣的钮扣一直扣到了脖子。

当两个孩子继续透过窗帘缝窥视，他们的心跳逐渐平静下来。你瞧，那个男孩虽然坐在那里，翻着书，漫不经心地看着，但他比他们更加焦躁不安，忧心忡忡。他站起身，掂着脚在屋里走，好象他害怕有人会随时闯进来、把他赶走似的。至于那些书、长椅、墙上镜框里的蝴蝶、花园、游戏、茶具、游泳池和小路，也好象由于某些巨大的错误才归他使用，而他则好象无能力去享受它们，感到正是他自己的过失才在这里承担那些错误带来的痛苦。

那个苍白的男孩在他背阴的房间里四处徘徊，步子鬼鬼祟祟的，他用苍白的手指抚摸那些装蝴蝶的标本盒，然后停下来，听着什么。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的心跳本来已经平静下来了，现在又开始狂跳了。也许这别墅、花园，还有所有这些可爱舒适的东西都被施过咒语，所以才会令人害怕，就象很久以前犯过罪一样。

云层遮住了太阳。吉尔凡尼罗和赛瑞娜轻手轻脚地爬开了。他们从原路退回去，走得很快，但不跑。他们又爬着穿过树篱。在芦荟中，他们找到一条通向下面小石滩的路。沿着海边是象岸堤一样的海草。他们大把大把地抓起它，扔在对方脸上，一

起玩到了太阳落山。赛瑞娜一次也没哭。

亚当，午后

译者：阮一峰

新来园丁的儿子用布条将长头发扎在脑袋上，还打了个小蝴蝶结。他一手提着满满的洒水壶走在小路上，一手向外伸着，好保持平衡。他给金莲花洒水，缓慢又仔细，直到每株花下的泥土都变湿变软为止，就好像倒出的是咖啡和牛奶；当一株花被洒了足够的水以后，他才提起水壶，移向下一枝。玛丽亚—娜琪塔透过厨房的窗户看着他，心想园艺真是一项无忧无虑的工作。她注意到他已经是一个青年了，虽然，他还穿着短裤，并且长头发使他看上去象个女孩。她停下洗碗，轻扣着窗户。

“喂，你，”她喊。

园丁的儿子抬起头，看见了玛丽亚—娜琪塔，朝她微笑。她也回报给他笑容，部分原因是她从未见过头发这么长的男孩，以及他头上的蝴蝶结。园丁的儿子向她招招手，让她过去，玛丽亚—娜琪塔被他那种滑稽的姿式逗笑了，摆出架式让他明白她还要洗碗。但是男孩还是向她招手，并用另一只手指着盆栽的大丽菊。为什么他指着那些大丽菊呢？玛丽亚—娜琪塔打开窗户，探出头去。

“什么事？”她问，接着笑了起来。

“你想看宝贝吗？”

“什么宝贝？”

“很有意思的。你过来吧，快点。”

“告诉我那是什么。”

“我会给你看的。我会给你一些很好玩的东西。”

“但我要洗碗，不然茜格诺拉过来，会发现我不在的。”

“你到底还是来还是不来？过来吧，现在。”

“等一等，”玛丽亚—娜琪塔说，她关上了窗。

她跑出厨房，园丁的儿子还在那里，正给金莲花浇水。

“你好，”玛丽亚—娜琪塔说。

玛丽亚—娜琪塔穿了高跟鞋，所以看上去要比实际高，虽说工作时间穿着有点可惜，但她还是喜欢穿。在一头浓密的卷发下面，她长着一张小巧的娃娃脸，她的腿细细的，也象孩子似的，但是包裹在围裙下的她的身体已经丰满成熟了。她总是发笑，不管对别人说的或是她自己说的话。

“你好。”园丁的儿子说。他脸上、脖子上和前胸的皮肤是暗黑褐色的，也许因为他总是半裸，就象现在这样。

“你叫什么名字？”玛丽亚—娜琪塔问。

“里博热索，”园丁的儿子说。

玛丽亚—娜琪塔笑着重复道：“里博热索…里博热索…多么有趣的名字，里博热索。”

“这是个世界语的名字，”他说“在世界语里它就是自由的意思。”

“埃思帕雷托（[注]：“世界语”一词的发音），”玛丽亚—娜琪塔说：“你是埃思帕雷托人？”

“埃思帕雷托是一种语言，”里博热索解释说“我爸爸说世界语。”

“我是卡拉布里亚人，”玛丽亚—娜琪塔说。

“你的名字呢？”

“玛丽亚—娜琪塔，”她笑着说。

“为什么你老是在笑？”

“为什么你叫埃思帕雷托？”

“不是埃思帕雷托，是里博热索。”

“为什么？”

“为什么你叫玛丽亚—娜琪塔？”

“这是圣母玛利亚的名字。我的名字是以圣母命名的，我哥哥是以圣徒约翰命名的。”

“圣杰塞夫？”

玛丽亚—娜琪塔忍不住大笑起来：“圣杰塞夫！是圣徒约翰，不是圣杰塞夫，里博热索！”

“我哥哥名字的意思是‘萌芽’，”里博热索说，“我妹妹的意思是‘万物’。”

“你说的宝贝呢，”玛丽亚—娜琪塔说，“给我看。”

“跟我来，”里博热索说。他放下洒水壶，用手拉住她。

玛丽亚—娜琪塔犹豫了。“先告诉我那是什么。”

“你会看到的，”他说，“但你得先答应我好好照顾它。”

“你会把它给我？”

“对，我会给你的。”他领着她来到园墙的一个角落里。那里花盆里的大丽菊长得和他们一样高。

“到了。”

“什么？”

“等着。”

玛丽亚—娜琪塔透过他的肩膀看着。里博热索弯下身，移开了一个花盆，又把另一个抬到墙边，然后指着地面。

“那儿。”

“什么？”玛丽亚—娜琪塔问。她什么也没看到，角落的阴影里都是湿叶子和泥土。

“看，它在动，”园丁的儿子说。她看到它了，就好象一块会动的石头或者树叶，湿湿的，长着眼睛和脚；一只癞蛤蟆。

“哇哇呀！”

玛丽亚—娜琪塔踩着高跟鞋在大丽菊中跳着后退。里博热索蹲在癞蛤蟆旁边，褐色的脸庞中露出洁白的牙齿。

“你害怕了？不过是一只癞蛤蟆！为什么你会害怕？”

“一只癞蛤蟆！”玛丽亚—娜琪塔喘着气。

“当然是癞蛤蟆。过来，”里博热索说。

她用一只颤抖的手指着它。“弄死它。”

他伸出手，好象在保护它。“不行。它很好玩的。”

“好玩？”

“癞蛤蟆都很好玩。它们吃虫子。”

“哦！”玛丽亚—娜琪塔说，但她并不走近。她咬着围裙的裙边，试着只从眼角去看。

“看，它多漂亮，”里博热索说，把手放在它上面。

玛丽亚—娜琪塔走近了，不再笑了，张大嘴看着。“不！不！别碰它！”

里博热索用一根手指摸着癞蛤蟆灰绿色的背，上面布满了细长的瘤子。

“你疯了？你不知道碰它们会使你的手肿起来吗？”

园丁的儿子给她看他褐色的大手，手掌上长了一层黄色的老茧。

“嗯，它不会伤着我的，”他说。“它很漂亮的。”

他从脖颈的地方抓起癞蛤蟆，就象抓一只猫，把它放在他手掌里。玛丽亚—娜琪塔还是咬着她的裙边，正蹲在他旁边。

“哇哇呀！”她惊叫。

他们两个蹲在大丽菊的后面，玛丽亚—娜琪塔玫瑰色的膝盖擦着里博热索褐色的、布满搔痕的膝盖。里博热索用另一只手盖在癞蛤蟆的背上，每当它想跳出去就捉住它。

“你摸它，玛丽亚—娜琪塔，”他说。

女孩把手藏在围裙里。

“不，”她坚决的说。

“但它是你的。我会把它送给你。”里博热索说。

玛丽亚—娜琪塔的眼睛里布满愁云。拒绝一件礼物让人难过，还从没有人送过她礼物呢，但是癞蛤蟆真的让她不舒服。

“只要你喜欢，就可以把它带回家。它会给你做伴的。”

“不，”她说。

里博热索把癞蛤蟆放回到地上，它很快跳开了，在叶子下趴着

。

“再见，里博热索。”

“等一等。”

“我得走了，把碗洗完。茜格诺拉不喜欢我到花园里来。”

“别走。我还要让你看一样宝贝。过来吧。”

她跟着他沿着石子路走。里博热索是个多奇怪的男孩子呀，留那么长的头发，还拣起癞蛤蟆放在手上。

“你多大了，里博热索？”

“十五，你呢？”

“十四。”

“正好十四，还是要等到下一个生日？”

“得等到下次我过生日。正好是圣母升天节那天（[注]：八月十五日）。”

“那天到了吗？”

“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圣母升天节是哪一天？”她笑着说。

“对。”

“到了升天节，会有游行的，你没参加过游行吗？”

“我？没有。”

“我的家乡那里的游行很热闹，和这里不一样。我的家乡种满了香柠檬，其他什么也不种，每个人都从早到晚地采摘。我有十四个兄弟姐妹，他们都采香柠檬；还有五个死在婴儿期，后来我妈得了破伤风，我们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去投奔卡梅洛叔叔，有八个孩子住进了那儿的车库。跟我说说，你哪来的这么长的头发？”



他们停下了脚步。

“它自己长成这样的。你不是也有长头发吗。”

“我是女孩子。如果你留长发，你就象女孩子。”

“我不象女孩子。你不能从头发分辨男孩女孩。”

“不从头发？”

“对，不从头发。”

“为什么不从头发？”

“你想让我给你看宝贝吗？”

“哦，当然。”

里博热索走进海芋百合，它们对着天空抽出喇叭形的白芽。里博热索查看了每一株，用两根手指摸索，在手心里藏了些什么。玛丽亚—娜琪塔没有进入花坛，她看着他，静静地笑。他又打算干什么？里博热索检查完了所有的百合。他走到她面前，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上。

“伸出手来，”他说。玛丽亚—娜琪塔把双手合成杯形，但不敢放在他的手下面。

“你捉到了什么？”

“那是宝贝。等着瞧。”

“给我看，现在。”

里博热索张开手，让她看。他的手掌中都是各色的玫瑰金龟子，有红的黑的，甚至紫的，但绿色的最漂亮。它们嗡嗡叫着，互相爬上爬下，在空气中摆动着细细的黑腿。玛丽亚—娜琪塔把手藏在围裙底下。

“给你，”里博热索说。“你不喜欢它们吗？”

“不，”玛丽亚—娜琪塔犹豫地说，她的手仍然藏在围裙下面。

“你把它们抓牢，很好玩的；你来试试吧？”

玛丽亚—娜琪塔胆怯地伸出了手，里博热索将各色的玫瑰金龟子一股脑地倾倒在她的手上。

“别害怕，它们不会咬你的。”

“哇哇呀！”它们并没有咬她。她张开手，玫瑰金龟子展开了翅膀，五彩的颜色消失了，什么也看不到，除了一群飞上飞下的黑色昆虫。

“真可惜。我想给你礼物，可是你不要。”

“我得走了，把碗洗完。如果茜格诺拉找不到我，她会过来的。”

“你不要礼物了吗？”

“现在你又打算给我什么了？”

“过来看。”

他又抓起了她的手，领她穿过花坛。

“我必须马上回厨房，里博热索。还有一只鸡等着拔毛呢。”

“嘘！”

“为什么嘘！”

“我们不吃死的鸡或者其他动物的肉。”

“为什么，你们的大斋期很长吗？”

“你是什么意思？”

“算了，那你们吃什么呢？”

“嗯，各种东西，洋蓍、莴苣、西红柿，我爸爸不许我们吃死去动物的肉。咖啡和糖也不许吃。”

“那你们怎么处理你们那份定额供给的糖呢？”

“到黑市上卖掉。”

他们走到了一些攀缘植物前，上面开满了红花。

“多好看的花呀，”玛丽亚—娜琪塔说。“你摘它们吗？”

“为什么？”

“献给圣母玛利亚。鲜花要用来供奉圣母玛利亚。”

“松叶菊属植物。”

“什么意思？”

“这株植物的拉丁文名字就叫松叶菊属植物。所有的花都有拉丁文名字。”

“弥撒也是拉丁文。”

“这我不懂。”

里博热索紧盯着墙上那些摇动的枝条。

“找到了”他说。

“什么？”

那是一条绿中带黑的蜥蜴，正在晒太阳。

“我来捉住它。”

“别！”

但他还是靠近了蜥蜴，非常慢，两只手张开；他一跳，抓住了它。他开心地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当心，它要逃走了！”从他夹紧的指缝间先滑出了一只让人害怕的脑袋，接着是尾巴。玛丽亚—娜琪塔也笑了，不过每次她一看见蜥蜴就要向后

跳一下，把裙子在膝盖周围拉紧。

“那么你真的不要我送你的任何东西了？”里博热索很伤心地说，他非常小心地把蜥蜴放回到墙上；它跳走了。玛丽亚—娜琪塔低下了眼睛。

“跟我来，”里博热索说，又抓起了她的手。

“我要一支唇膏，星期天去跳舞的时候就可以涂口红了。还要一块黑面纱，好带在头上参加以后的礼拜。”

“星期天，”里博热索说，“我和我兄弟一起去森林，我们捡两麻袋的松果。到晚上，我爸爸会朗读克鲁泡特金的书。他的头发一直垂到肩膀，胡子长到胸前。不管春夏秋冬，他都穿短裤。我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橱窗画画，戴礼帽的是商人，戴军帽的是将军，戴圆帽的是牧师。我用水彩画他们。”

他们来到池塘边，睡莲的圆叶漂浮在水面上。

“现在，安静，”里博热索下命令。

一只青蛙在水下游动，它绿色的腿有力地划着。突然它钻出水面，跳到一株睡莲的叶子上，蹲在中间。

“就是它了。”

他猛一伸手，把它抓在攥紧的拳头里。

“是一对，”他喊着，“看，有两个，连在一起。”

“怎么会的？”玛丽亚—娜琪塔问。

“公的和母的在一块了，”里博热索说，“看看他们在干什么。”他想把青蛙放到玛丽亚—娜琪塔的手里，玛丽亚—娜琪塔不知道她是因为看到青蛙害怕，还是因为看到公的和母的粘在一起害怕。

“放了它们，”她说，“你别碰它们。”

“公的和母的，”里博热索重复着，“它们正在做蝌蚪。”一片云遮住了太阳。玛丽亚—娜琪塔突然担心起来。

“太晚了。茜格诺拉肯定正在找我呢。”

但是她没走。他们反而继续闲逛，太阳也没有再出来。他又发现了一条蛇；竹篱后面的一条极小的蛇。里博热索把它缠在手臂上，摆弄它的头。

“以前我驯过蛇，我有一打。其中一条又长又黄，是水蛇，但它脱皮逃掉了。看这条正张着嘴巴的蛇，注意它分叉的舌头。碰碰它，它不咬人。”

但是玛丽亚—娜琪塔也怕蛇。他们又去了假山池。他先是给她看喷泉，打开了所有的喷头，这让她特别开心。然后他给她看金鱼。这是一条孤单的老金鱼，它的鱼鳞已经开始变白了。最终，玛丽亚—娜琪塔喜欢这条金鱼，里博热索动手去水里抓它。它很难抓，但如果抓到以后，玛丽亚—娜琪塔就能把它放在碗里，在厨房里养着了。他抓住了它，但不把它捞出水，以免闷死。

“你的手伸下来，摸摸它，”里博热索说。“你能感到它在呼吸；它有象纸一样的鳍，还有刺手的鱼鳞，虽然不多。”

但玛丽亚—娜琪塔也不想摸金鱼。

牵牛花下的泥土非常松软，里博热索用手指捉出了一些又长又软的虫子。

玛丽亚—娜琪塔小声尖叫着逃开了。

“把你的手放在这里，”里博热索指着一棵老桃树的树干说。

玛丽亚—娜琪塔不明白为什么，但她还是这样做了；接着她叫起来，冲到池边上，把手浸到水里。因为她手里已经爬满了蚂蚁。那棵桃树是蚂蚁的老巢，那种又黑又小的“阿根廷”蚂蚁。

“瞧着，”里博热索把手放到树干上。蚂蚁爬上了他的手，但他并不把它们赶走。

“为什么？”玛丽亚—娜琪塔问，“为什么你让蚂蚁爬满了你的手？”

现在他的手已经有点变黑了，蚂蚁正在往他的手腕上爬。

“把你的手拿开吧，”玛丽亚—娜琪塔哀求道，“它们会爬满你全身的。”

蚂蚁爬上了他裸着的上臂，已经接近了他的肘部。

一会儿，他整个的手臂被移动着的小黑点组成的纱巾覆盖了；它们爬到了他的胳肢窝，但他还不把它们赶走。

“甩掉它们，里博热索。放你的手臂在水里！”

里博热索笑了，现在一些蚂蚁从他的脖子向他的脸上爬。

“里博热索！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接受你送我的所有那些礼物。”

她伸手到他的脖子上，赶走蚂蚁。

里博热索棕白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把手从树干上移走，若无其事地打扫他的手臂。但他显然被感动了。

“太好了，现在，我会给你一个真正的大礼物，我已经决定了，我能搞到的最大的礼物。”

“那是什么？”

“一只刺猬。”

“哇哇呀！茜格诺拉！茜格诺拉在叫我！”

玛丽亚—娜琪塔刚洗完碗，就听到窗户上石块的敲击声。里博热索带着一个大篮子站在窗下。

“玛丽亚—娜琪塔，让我进来。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不，你不能进来。你带来什么呀？”

但是这时茜格诺拉拉了铃，玛丽亚—娜琪塔走开了。

等她回到厨房里，已经看不到里博热索了，他不在厨房，也不在窗下。玛丽亚—娜琪塔走到水槽边，她就看到了那个惊喜。

她留下风干的每一个盘子都蹲了一只青蛙；托盘上盘着一条蛇，汤碗里装满了蜥蜴，细长的蜗牛正在玻璃上留下闪光的黏液。装满了水的水盆里游着一条孤独的老金鱼。

玛丽亚—娜琪塔向后退，她看到在她两脚之间有一只硕大无比的癞蛤蟆，在它后面五只小癞蛤蟆排成一排，在黑白相间的瓷砖上，小步跳着朝她而来。

《宇宙奇趣》

月亮的距离

据乔治·H·达尔文先生所说，从前月亮曾经离地球很近。是海潮一点一点把它推向远方的：月亮在地球上引起的海潮使地球渐渐失去了自身的能量。

“我知道”，老QFWFQ喊道。“你们都无法记得，可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月亮就在我们头顶上，其大无比：望月时，月光如昼，那是一种奶油色的光，巨大的月球似乎要把我们压倒碾碎。新月时，它在空中滚动着，恰似风持着的一把黑伞。那蛾眉月的尖垂得那么低，好像要穿透礁石让月亮抛锚停泊。那时候，什么都跟现在不同：由于离太阳的距离不同，运行轨道、倾斜角度都不同于今日。地球和月亮紧挨着，不难想象，这两个大家伙怎么也找出不互为对方阴影的办法，结果随时都会发生月食。”

你问运行轨道吗？椭圆形的，当然是椭圆形的。一阵子压在我们头顶上，一阵子又旋转着飞开。而海潮呢，月亮压低时就涨潮，谁也拦不住。有些满月之夜，天低低的，潮高高的，月亮之差一丁点就要被海水浸泡湿了，顶多也就差几米吧。难道我们就没有想过到月亮上去吗？哪能呢！只需划着小船到月亮下面，支上一架木梯就能爬上月亮。

月亮离地球最近的那一点是金礁湾。我们划着舢板，就是一种圆身平底的软木小船，到达那个海域。船上的人还不少，有我，武贺德船长和他的妻子，我的表弟聋子，有时还有小希恩息，她那也就是十二岁的样子。那几夜，海面极其平静，银光闪



闪，如同一池水银。那些经受不住月球引力的小蟹、墨斗鱼、透明的海带、小珊瑚等，跃出海面，升空落到月亮上，吊挂在那抹了灰浆似的月亮表面上；还有的小东西悬浮在半空中，成为一群发光的流体，我们不断用芭蕉叶扑打着驱赶它们。

我们的工作是这样进行的：我们在船上带了一架木梯，一个人扶着梯子，另一个则爬上去，还有人划桨，把船划到月下，所以需要几个人的配合（这是几个主要人物）。爬在梯子顶部的人在小船靠近月亮时吓得大叫：“快停住！快停住！月亮要撞破我的头了！”那种感受真是难以言表：月球这庞然大物，表面上满是尖尖的突起和深深的凹裂，好像就要压到自己身上。现在肯定会不同了，而那时的月亮，确切讲是那时月亮的肚子，就是离地球最近的、几乎要擦边相碰的那部分，表面覆盖着一层尖头鳞片。那样子很像一条鱼的腹部，连那种味道都很相似。在我印象里，若说它不像是鱼，是因为鱼是软的，而月亮更像熏鲑鱼。

其实，站在梯子顶部最高一层横栏上平衡直立，只要伸出胳膊，正好可以够到月亮。我们原先的估计是正确的（当时我们还没有怀疑到月球会渐渐远离地球而去）。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如何上手登月。我选择一块稳固的鳞片（我们这一组五六个人都要依次上去），先用一只手抓紧它，另外一只手也抓住它，这时立刻感到脚下的梯子和船都逃掉了，而月亮的移动则使我得以摆脱地球的引力。是的，月亮有一种撕扯你的力量，当你从地球向月球过渡时会感到这种力量。你必须迅速抓住鳞片，像翻跟头一样，纵身一蹿，两脚就落到月亮上了。从地球上，

你是头朝下倒挂着的，可你自己却是和平时一样正常站立着，唯一奇特的是眼前看到的是一汪海水波光闪闪，小船上的伙伴们都手足倒置，象是葡萄串倒挂着。

在这种登月的跳跃中表现得最超群出众的就是我的聋子表弟。他粗糙的双手一触到月球（他总是第一个爬上梯子），就立刻变得非常柔软、特别准确。他总能一下子就找到最理想的登月点，甚至双手一按就全身妥帖得附着到这个地球卫星上。有一度，我甚至觉得当他伸出双手时，月亮就像他迎面而来做接应。

他从月亮返回地球时也同非常灵巧机敏，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跳高：伸开双臂，尽最大努力往高跳（这是从月亮上讲，如果从地球上讲，那样子就更像跳水，上臂向后张开，一个猛子扎下来），总之，跟在地球上跳高一模一样，因为月亮上没有什么能支撑梯子。而我的表弟可不是双臂前伸纵身一跃，他像要翻跟头一样，低头蜷身，靠手撑月面的反弹力腾空而起。我们从船上他在空中翻跳起来，真像要用双手擎起月亮这个巨球。当他双手用力撑月面时，整个月球都在颤动，直到他落到我们上方，大家才能抓住他的踝骨，把他拉回到船上。

现在，你们会问我们去月亮上究竟要干什么，我这就解释给你们听。我们失去取奶的，用的是一把大勺和一个大木桶。月乳是很浓的，像是一种凝乳。这种月乳是当月球掠过地球上的草原、森林和沼泽地时，受月球吸引而飞到月亮上的那些东西在鳞片之间发酵而成的，其要成分有植物汁、蝌蚪、沥青、兵豆、蜂蜜、淀粉晶体、鲟鱼子、苔藓、花粉、凝胶质、小虫、树

脂、胡椒、矿物盐、燃料等。只要将勺子伸进鳞片之间，就能伸出满满一勺这种珍奇的乳液。当然，它不是纯净的，含有不少沉渣。在发酵过程中并非所有物质都能溶解，有些东西还直挺挺地混在乳浆中：指甲、钉子、海马、榛子、花梗、陶瓷碎片、鱼钩，偶尔还有梳子。这种乳浆在盛上来后还要撇去皮，再过一遍滤勺。做到这些都不算困难，难点在于如何把它送回地球上。我们是如此操作的：每盛上一勺，我们就双手握把，用力将它像发弹射弹似的甩向地球。只要投掷力够大，这一勺乳浆就能被甩到海面上。一旦到了海面，它会浮在水面，把它捞到船上就很容易了。在这种投掷运动中，又是我的聋子表弟大显身手。他很有臂力，有极善瞄准，能一下子把乳浆甩到船上人端着的木盆里。而我则屡遭失败，往往因为无法战胜月亮的引力，投出去的一勺乳浆又回落到自己头上。

我的聋子表弟超群出众的表现还远非这些。对于他来说，在鳞片之间掏月乳是一种游戏：他有时根本不用勺子，只用一只手，甚至一个手指头伸进鳞片缝隙中。他没有一定的运动路线，只是从一点跳到另外一点，像要跟月亮开玩笑，出其不意，甚至是给它搔痒。说来也怪，它的手到之处，乳浆竟像从肿胀的母羊乳头上向外喷射而出。我们这些人就只好跟随其后，拿着勺子收集他“开发”出的乳浆。他时而往东，时而向西，没有明确的路线，显得十分随意。有些地方只是因为他觉得有味道才去，比如一些鳞片之间裸露着的软软的皱褶。有时，表弟连手指都不用，而是用他计算精确的跳跃去踏，用大脚趾（他是赤脚登月的）戳出月乳来。从他发出的欢叫声和随后的一连串

跳跃来看，这似乎是他开心取乐的极点。

月球表面并不是均匀的鳞状，有些地区是光滑裸露的单色粘土。对聋子来说，这种柔软的空地给了他翻跟斗和几乎像鸟儿一样腾飞的想象，他真想全身都浸泡在月亮的乳浆之中。就这样，他跳来跳去，到一定时候就看不见他的影子了。月球上延伸着大片我们决无任何好奇或任何理由去探险的地方，表弟就消失在那里。我想，他在我们眼皮底下所做的那些翻跟斗之类游戏不过都是一种准备活动或开场序幕，他一定要去隐蔽的地方做什么秘密活动。

在金礁湾的那些夜晚，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快活，但有一种悬念，就好像脑壳里面不是大脑，而是一条鱼，一条受月亮吸引而浮上来的鱼。我们唱着、叫着、耍着。船长的妻子弹竖琴，她的胳膊极长，在夜光下像鳗鱼一样闪着银光，腋下则是像刺海胆一样神秘的深色。她的竖琴声甜美，但嗓音尖利，到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程度。我不得不发出长长的喊声，与其说是为她伴声，不如说是为了保护听觉器官。

透明的海蜃浮到水面上抖动着，有的离开水面，飞向凹凸不平的月球。小希恩息以抓在空中飞行的海蜃为乐，但这并非易事。有一次，她伸着胳膊想抓住一只海蜃，向上一蹿，自己也飘了起来。因为她瘦小，还差几个盎司的体重才能战胜月球引力，被地球引力再拉回来。于是，她就和那些海蜃一起在海面上空飞了起来。这可真让她害怕了，她一会哭、一会笑，后来索性开始在空中抓甲壳类和小鱼，放进嘴里嚼起来。我们忙着追赶她：月亮沿着椭圆形轨道开始远去，后边拖着一片海洋生物

，像流星云一样在海天之间飘动；有一片弯曲的长海带，小女孩就悬浮在那些海带中间。小希恩息有两根小辫子，这两个辫子也在飞舞，朝着月球翘起来；她又蹬又踢，给空气一定的力，好像要战胜那股看不见的气流。在飞行中，她丢了拖鞋、袜子也从脚上拖拉下来，受地球引力的作用而挂在空中，我们站在梯子上努力去抓回它们。

抓住空中浮游的小动物吃掉确实是个好办法，希恩息越吃就越增加体重，也就越向地球坠落，而且因为她是那些浮游物体中最大最沉的，那些软体动物、海带和浮游生物就像她集中起来，很快就给她披上一层二氧化硅的壳，壳质的贝、龟甲壳，乃至海草。她在这些七七八八的杂物中逐渐摆脱了月亮的引力，直到落到海上，泡在水中。

我们划船去救援：她的身体还颇有磁力，我们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她从附着在身上的那些杂物中解救出来。柔软的珊瑚缠在头发里，我们用梳子每给她梳一下，就有小鱼小虾纷纷落下；她的双眼被贝壳糊住了，帽贝的吸盘吸住了眼睑；乌龟的触手从她的胳膊缠到颈部；她的衣服几乎是海带和海绵的织物。我们只能先除去最大的异物，其余的东西，如那些小贝壳和鱼翅，就靠她自己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之内继续摘净。她的皮肤上沾了很多小硅藻，而且是永远不脱落的，若不仔细看，她身上总像有一层薄薄的灰尘。

地球与月球之间的两股力量相互较量就是这样的，我说还有甚者：从月球落到地球上的物体在一定时间内还保持着月亮的磁力，拒绝我们这个世界的吸引。我够大够重了，每次上去再回

到地球上都要有一个重新习惯的过程，同伴们都得抓住我的两只胳膊用力拽，他们在颠簸的小船上，而我则继续头朝下脚朝天好一阵子才行。

“你抓住，用力抓住我们！”他们向我喊着。在这乱抓乱摸中，我有时抓住武贺德太太的乳房。又圆又挺的乳房，接触起来感觉良好，心里踏实，她的引力与月球的引力相当，甚至更大一些。在我头朝下的降落中，我能用另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腰，更便于重新过渡到这个世界来，一下子摔落到船底。武贺德船长为了让我醒来，还要朝我泼一桶水。

就这样，我开始爱上了船长夫人，这也是令我痛苦万分的事。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船长夫人的目光总是盯着一个人不放：我表弟的手一稳稳地碰到地球卫星表面，我就能从她的目光中看到对聋子与月球之间彼此信任的情感的反馈；当表弟去做那些神秘的月球探险而消失时，我看见她惴惴不安，如坐针毡。对于我，已经是一切都十分清楚了：武贺德夫人正在嫉妒月亮，而我正在嫉妒表弟。武贺德夫人有钻石一样的眼睛，目光之中燃烧着烈火，她看月亮时几乎像在挑战，就好像在说：“你不会占有他！”而我觉得被完全排斥在外了。

对这一切最不理解的就是聋子。当人们帮助他降落时，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大家都拉他的腿，武贺德夫人每每不能自制，整个人都毫不吝惜地身心投入，伸出她那银白色的双臂去迎接他。对此，我心中袭过一种痛楚忧伤（她降落时我也抓过她，她的身体是顺从的，但没有像对表弟那么感情投入地扑来）；而他却满不在乎，还沉浸在对月球的陶醉之中。

我看看船长，自问他是否注意到妻子的举止表现；但他那张布满皱纹盐渍重重的紫红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流露出来。由于聋子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月亮，他的降落就意味着开船起航。那时，武贺德做出非常友善的姿态，把丢在船底的竖琴拾起来递给妻子，我便合着唱起忧伤的曲子：“每条银光闪闪的鱼在水面游呀游，每条模糊不清的鱼在海底沉牙沉。”大家都合声而唱。

每个月，地球的这个卫星刚一到这里，聋子就进入他那隔绝于世的境地，只有到望月接近时他才醒来。那次，我故意不去参加登月，得以挨着船长夫人留在船上。表弟刚一上梯子，武贺德夫人就说：“我今天也想去那上边！”

船长夫人还从未登月过，但武贺德并不反对，甚至把她推到梯子上，喊着：“你去吧！”于是，我们大家都动手帮助她：我从后边支撑她，我感到她在我的双臂之上，圆圆的，软软的。为了撑住她，我的手掌和脸都紧紧贴着她，直到她升到月球时，我感到一种失去接触的痛苦，以至为了能跟随其后，便扑过去说：“我再上去一点，好扶她一下！”

我像被一只钳子夹住一样给拉了回来：“你留在这里，这里有你该干的事！”武贺德船长并没提高音量，对我命令着。

那时每个人的意图都已经很清楚了，而我却没有理解，甚至现在也不见得把一切都弄清吃透。船长夫人可能一直怀着与我表弟共同登月的愿望（或至少不让他一个人出现在月亮上），而她的计划很可能有更加远大的目标，甚至是得到聋子的理解而共同谋划的：一起藏在月亮上面呆一个月。但是也许我的表弟

是道地的聋子，对她所试图解释的一切都没有理解，甚至连自己是夫人所期望的对象这点都毫无察觉。船长呢？他期望摆脱妻子，我们看到，她刚一到月亮上面去，他就变了模样，于是我才明白为什么他根本不设法挽留她。然而，他能从一开始就知道月亮的轨道在变化吗？

我们谁也没有对此有过疑问。聋子，也许只有聋子在朦胧中知道些什么，预感到那晚将要告别月亮。为此，在他的秘密地方藏了起来，再没有露面。船长的妻子则一直跟着他：我们看到她多次穿过鳞片间的开阔地，突然停下来，望着我们这些留在船上的人，似乎是问我们是否见到过聋子。

那夜肯定是有些不正常：海面不像以往月圆时那么紧绷绷的几乎向天空拱起来，而是显得很放松，很柔和，好像月亮的磁力不再发生作用了。连月光也不同于其他满月之时，好像在黑色夜幕中变得更浓了。那月亮上面的同伴们应该也发现了正在发生的情况，向我们投来惊慌的目光。我们双方不约而同地叫出声来：“月亮远离地球而去了！”

喊声未落，月亮上露出了我的表弟，他奔跑着，显得并不惊慌，也没被惊呆：他手扶月亮地面，像以往一样翻个跟头，而这次他却只能跳到空中悬浮了起来，像上次小希恩息一样，在月亮与地球之间停顿了一会，他转过头，用力像游泳时战胜水流的样子挥臂朝我们的方向以从未有过的缓慢速度游来。

月亮上的其他水手都急忙模仿他的样子，没有人想到把采集到的月乳带回船上，船长也并未为此而斥责哪个。由于时间过得长了些，两个星球之间的距离不再容易穿越，无论他们怎样模



仿表弟或飞行或游泳，都是在半空手舞足蹈胡乱比划而已。“互相抓住！笨蛋！你们互相抓住呀！”船长大声叫着。听了他的命令，水手们试着相互抓住，形成一团，一起向地球引力区前进：突然一下，扑通一声就落入海里。

小船奋力打捞他们。“等等，还差夫人呢！”我叫起来。船长夫人也试图跳过，但她只在离月球几米的地方飘动，划动着她那银白色的双臂轻柔地飘动着。我爬到梯子上，想把竖琴伸过去让她抓住这个机会。“你到不了那里！要去抓住她才行！”我挥动着竖琴想纵身跃起，而我头顶到月亮的距离不再是先前那么近了，那巨盘似的月亮显得小了，而且越来越小，好像是我们的目光把它盯得越来越远。天空像个无底深渊，只有星星越来越多，夜空在我们头上泻下一条空洞洞的河，使我陷入无比惊恐和头晕目眩之中。

“我害怕，”我想，“我太怕跳下去了！我是胆小鬼！”而那时节我竟跳了下去。我在空中拼命游动，把竖琴伸向她，而她非但不迎我而来，反而自转起来，朝着我的一会是脸，一会是后背。

“我们拉到一起呀！”我喊着，已经快赶上她了。我抓住她的腰，手臂和她握到一起。“我们一起落下去！”我集中全力要跟她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验搂着她的全部的滋味，以致较晚才意识到虽然在拉她摆脱月球，却使她又重新回落到月球上。难道我没有意识到吗？还是我从一开始就有了什么想法？我无法理出自己的思想头绪，却从喉中冒出了一句：“我跟你在一起待一个月吧！不，我靠着你待一个月！”我喊着，无比冲

动，“我在你身上待一个月！”就在那时，我们落到月亮上，我撒开了手，我们一东一西摔在凉凉的鳞片上。

我抬起眼，以为就像前几次登月时那样，一定会看到我头顶上面的汪洋大海像一个无边的巨大屋顶。然而，此次虽然见到了它，却要高得多了，还有海岸线，礁石，海角；至于那几只船，就实在小得可怜；同伴们的脸已无法看清，他们的呼喊声也极其微弱。只有一个声音从近处传来，那是武贺德夫人的声音。她找到了竖琴，正抚摸着它，弹出如泣如诉的一支悲曲。

漫长的一个月开始了，月亮缓缓地围绕着地球转动，在这个悬在空中的星球上，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熟悉的海岸，而是其深无比的汪洋大海，炽热的火山砾形成的荒漠，冰川覆盖的陆地，偶尔闪现出爬行动物的森林，飞流直泻切成的陡峭山石，沼泽地上的城镇，凝灰岩的大墓地，陶土泥浆的帝国……距离使一起都涂上一层相同的色调：从外边看去，每个形象都显得陌生。大象群和蝗虫群在平原上都显得一样铺天盖地，一样浓稠密集，以致无法区分它们。

照说我应该非常幸福：终于如愿以偿，只有我和她在一起，独享与武贺德夫人的亲密，而表弟所羡慕的月球成了我独占的领地；这一个月里的日日夜夜，月球毫不间断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月球表面的乳汁以其酸甜可口的味道滋养着我们。当我们举目望去，那个养育我们的世界终于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它多变的形态，没有哪个地球人能看到如此景色；我们凝望月球那边的星辰，大大小小的，像是被天穹压弯了的枝上挂满的成熟了的亮果。然而一切都在更光明的希望的那边，对于我，这却是一次

流放。

我只是在想念地球，是地球使我们每个人成为自己而非他人；而站在这个远离地球的地方，我自己似乎不是原来的我，她也并不是原来的她。我渴望回归地球，担心会失去它。我的爱情之梦也是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翱翔游动时就完成了，没有了地球的引力，我的爱恋只能集中在我对深感缺憾的一切的思念之情上，那个地方，它的周围，它的过去和未来。

这是我的感受。她呢？我一对此自问，就担心害怕。因为，如果她和我一样只知思念地球，就是一个好迹象，是我们终于达到相互理解的标志；但是，也可以是一切都枉费心机的表现，说明她心里惦念的只有聋子。然而，全然不是。她从未抬眼看过我们那个地球，只是在荒野中面色苍白地嘟嘟囔囔，没完没了，扶弄着竖琴，好像与月球的这个临时条件颇相融合。这能是我战胜了对手的标志吗？不！我输了，输得好无希望。因为她明白我的表弟的爱只在于月球，她所想的就是变成月亮，成为他所爱的物体的一部分。

月亮完成了它围绕地球一周的旋转，我们又再度回到金礁湾上方。当我认出这个熟悉的海湾时，真是惊恐万状：即使最悲观的预想，也没料到它会因距离加大而变小到如此地步。我的伙伴们在那一湾水面上又划船过来了，他们没有带梯子，因为是在是用不上了；但是几条船上伸出了一片长长的矛，每人挥舞着一支，每支长矛的顶端装了一只齿叉或四爪钩，也许是想最后一次抓住月亮的鲜乳酪，或者是给在这里的我们一点帮助。很快，事情变得十分明显，杆子不够长，不足以伸到月亮上；

于是，杆子纷纷落下，显得那么短小，那么沮丧，飘在海面上；有几只船在这番混乱之中失去平衡，翻了个儿。就在此时，一条船开始伸出一支更长的竿子。要竖起它来需要非常缓慢的操作，因为竹竿很细，操作中的抖动会使它们折断。这种操作要有很大力气，而且要技艺精湛，才能使所有的重力垂直，不让小船倾斜失衡。

看啊！这竹竿的顶尖果真触到月球了！我们眼见它探过来，戳到鱼鳞片片的月球表面，并且停顿了片刻，似乎是给月球一点小小推力，而这推力大到甚至能使月球离地球再远一些，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好像先完成一个弹跳，再度反弹远离开。我认出来了，不，我和武贺德夫人都认出来了，是我的表弟，只能是我的表弟！是他在最后一次和月亮做游戏。他用此雕虫小技，是月亮在他的竹竿上就像在靠他支撑平衡。我们发现，他的这种才干决无任何其他目的，决不打算得到什么实在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要把月亮推开，把他送上更远的运行轨道。也就是他，他不会接受违背月球的本性、行程和意愿的观念，如果月球现在要远离地球而去，是他在享受这种远离，如同当初享受它的邻近一样。

面对这一切，武贺德夫人该作何反应？只有这时刻才显出她对聳子的爱决非任性的轻佻之举，而是义无反顾的。如果表弟爱的是月亮，她宁愿留在这里，在月亮上面。我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看见她并没有向竹竿迈进一步，只是举起竖琴向地球伸去，并且拨动起琴弦来。我所谓“看见”，只是用眼角余光看见她的形象，因为竹竿刚一触到月球，我跳上去抓住了它，像

一条蛇爬在竹竿上，用双臂双腿之力，在空气稀薄的空中轻飘飘的，感受到一种回归地球的命令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全然忘却了我之所以登月的原因，或许是对这动机的不幸结局有了空前清醒的认识。我顺着竹竿爬到某一点就不再需要用任何气力便被地球吸引着头朝下跌落，竹竿被摔成千截万段，我也落入海中。

回归地球是甜美的，重返祖国是幸福的，但我的心中仍为失去她而痛苦，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月球，望着永远无法追得上的她。我用目光搜索，找到了她。她仍在我离去的那个地方，在我的头顶上的一片滩地上，一言不发。她是一片月色，手持竖琴，轻轻拨弄。我还能清楚地看出她的胸脯、手臂、腰身，完全与我记忆中的形象吻合。现在，月亮变成了一个又扁又圆的远远的银盘，而只要天空中有月亮出现，我的目光就投向它。月亮越是变得大些，我就越想像在不同得视角中看到她，或者她的什么东西。是她使月亮成为月亮，每逢月圆就使狗们整夜叫个不休，而我也在其中。

天亮的时候

G. P. 库帕解释说，由于一种不定形的星云似的流体的收缩，太阳系的星球系开始在茫茫黑夜中凝固。一切都又冷又暗，最后是太阳，它也开始收缩，直到缩小成现在的大小模样。在这

个收缩凝固的过程中，温度升啊升啊，提高了数千度，于是便向茫茫太空发出了辐射！

“那时候真是一片漆黑啊！”老QFWFQ应和着库帕的说法，“我当时还是小孩子，刚刚记事。平常，我的爸爸妈妈和Bb'b奶奶在一起，还有来访的姑姑、叔叔和舅舅，后来变成马的Hnw先生，再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好像我曾经讲过，我们在云上面，就像睡觉的样子，平躺着，一动不动，随云而转动飘移，我们这些人可不是躺在外边的，明白吗？在云的表层可绝对不成。那里太冷了。我们是在云表层下面，就像铺盖着一层流动的颗粒状态的物质。那时候，计算时间的方法还不存在，每当我们数云层转动的圈数就要发生争执。因为在一片漆黑之中是没有任何参照点的，结果我们总要吵起架来。于是，我们索性任时光流逝，多少个世纪都如同几分钟而已；只有等待，尽量盖暖捂好，昏昏而睡，过一阵便发出点声响，好让彼此明白我们大家还都在那里；当然，还要搔痒，因为这些粒子的旋转效果便是一种令人讨厌的痒痒。

我们在等待什么？没人能说得清楚。当然，Bb'b奶奶还记得物质均匀地分散在空间、还有热量和光线的时候。老人在讲话时会有些夸大其词，不过我们都明白，随着时间流逝，总是有所改进，或者有所变化。我们的问题就是度过这漫漫黑夜。

比所有人都过得更好的是我姐姐C'd(w)n，因为她性格内向，是一个害羞但任性的女孩，喜欢黑暗。C'd(w)n选择的是偏远的地方，在云的边上。她静观漆黑的夜色，任凭尘埃微粒流动

成小型瀑布，自言自语，发出像小小瀑布似的笑声，甚至还哼唱着；她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都爱做梦。她的梦与我们的都不同：在黑暗之中，我们梦到的还只是黑暗，因为我们头脑中别无其他；而她梦的，据她所说，则是更深更广更柔软光滑的黑暗。

是我父亲第一个发现有了什么变化：我正在打盹，被他的喊声叫醒：“注意！这里摸得到了！”

我们身边的云一直是流动的物质，而那时开始凝固了。

其实，我母亲已有好几个小时总是翻来覆去，并埋怨说：“哎哟，我真不知道该向哪边侧身了！”总之，听其言便可得知她睡觉的地方有了一种变化：那些尘埃原来是软软的，富有弹性的，散布均匀的，人身在其中可以不留任何痕迹，无论怎么躺着都觉得舒服。可是，从这时起，尘埃形成了一些凸起和凹陷，显露出她平时卧态全部体重压出的起伏身形。她觉得下面好像有许多颗粒变得厚实或肿大起来，好像下面数百公里之下有什么在通过层层柔软的尘埃施加压力。通常，我们对母亲的什么说法都不太听信，对于她这么一个超级敏感者，而且岁数又相当大，那种存在方式实在是不适合她的神经。

接着，是我的哥哥Rwzfs，他当时正处于青春期，每隔一段时间就听到他拍拍打打，又挖又刨，总之，是不安宁的样子。

我问：“你干什么？”

“玩玩。”他说。

“玩？玩什么？”

“玩一个东西。”

你们明白吗?这可是头一次啊!可以玩的东西是前所未有的。想想看,我们能玩什么?玩那种气态物质?这只适合我姐姐G'd(w)n。如果 Rwzfs有什么可玩之物,那一定是他找到了什么东西。果然,他带着一种夸张的口气说找到了一块石子。其实不是石子,但肯定是一种坚实的材料,一种不那么气体的东西。对于这点,他不是那么准确,而是讲些随心所欲的故事。那正是镍形成的年代,他那时言必称镍,说:“看,是镍!我玩镍呢!”为此他得了个“镍 Rwzfs”的绰号(他并没有变成镍,只是因为他太迟钝,好像不能走出矿物阶段;事物都变化了,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因为他是我哥哥。他总是有点迟钝,这不假,但他不是金属类的,而且还有些胶质,以至很年轻就娶了海带中最早成熟的一个,然后就音信皆无了)。

总而言之,似乎所有人都感觉到什么,只有我例外,也许是我太不留意了。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我都听到父亲的叫喊声:“这里,又摸到了!”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表达(因为在此之前肯定是什么也不曾摸到过),但是在那个瞬间,此话就有了意义,他说明我们开始体验一种感觉,略有些恶心,像是一种污泥沉积在我们下面,变成了盘子,我们在上面可以弹跳起来。我抱怨地叫:“唉,奶奶!”

我后来多次自问,为什么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叫奶奶呢?B'bb奶奶习惯于旧时的一切,常做些不合时宜的事。她始终相信物质是均匀膨胀的:比如垃圾,你随便把它丢到哪里,它就会变得稀薄,逐渐消失。也许是凝固过程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污垢垃圾开始在尘埃粒子表面附着变浓,不能再向四下飞散。对此



，奶奶脑子里却一点也没有意识，致使我在朦胧中把这与“摸到”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想到一定是奶奶做了什么事情，便发出了那声惊叫。

而B' bb奶奶则问我：“什么？你摸到了我的圆蛋糕？”那种中间有孔的“圆蛋糕”是奶奶在宇宙第一次大灾变时发现的，不知是何种银河系的物质，她一直随身携带，以便坐在上面。在那漫长的黑夜中，不晓得什么时候给搞丢了，她就一直怪罪于我，硬说是我把它藏了起来。现在，我非常憎恨的那个东西竟然出现在我们的云外，奶奶所能埋怨我的只能是我没有像哨兵一样始终盯住它不放。

我父亲对她总是十分尊重，但也做不到坚持观察她的“圆蛋糕”。“妈妈，听着，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我还弄不清楚的事情，您还是拿好您的圆蛋糕吧。”

“嗨，我都没法睡觉了！”妈妈在这个时候也不合时宜地插了一句。

这时，只听一阵“噗啊哧！呜啊哧！嘶格啦！”我们一听就知道是Hnw先生出了什么事，又咳又吐的。

“Hnw先生！Hnw先生！保重啊！您在哪里？”我父亲开始说了起来。在那没有一丝光线的黑夜中，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抓住他，把他拉到云上边来，让他喘喘气。我们把他平放好，当时的云表层已经又硬又滑了。

“哇！这东西封在里边了！”Hnw先生在表达能力方面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咽着！嘶克拉哧！”说着，又吐了起来。

新情况在于若不留神就会在云里陷落下去。我母亲凭她的灵感，最先明白了这点，连忙喊起来：“孩子们，你们都在吗？你们在哪里？”

我们当时真有些疏忽麻痹。在过去，多少个世纪都循规蹈矩地轮转而过，那时人们只担心不要失散；现在，这个问题才又回到头脑中来。

“镇静！镇静！谁也不许离开！”爸爸说。“G'd(w)n，你在哪里？双胞胎呢？谁看见他们了？快说一声！”

无人回答。“哎呀！把他们丢了！”母亲喊起来。我的小小弟弟们还没到能与谁沟通信息的年龄，所以很容易给弄丢，必须时刻看住他们。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找他们！”

“对，好QFWFQ！去吧！”爸爸妈妈说完就后悔了：“可是，你别走远，不然你也要丢了！”“去吧！不过要吹口哨，好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

我开始在黑暗中行走，在那正在凝聚中的云的沼泽中行走，不断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我所说的行走，就是在云表的一种运动方式，这在几分钟之前还是不可能想像的。现在，云体承受力很小，如果不小心，就不是在云表行走，而是斜着或垂直着陷落下去，被云体物质掩埋住。不管我朝任何方向在任何水平上行进，找到小小弟弟的可能性都是同样的：鬼晓得那两个家伙跑到哪里去了！

突然，我滚了一下，用现在话讲，是有人绊了我一下。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摔跤，甚至连什么叫摔倒都不懂，好在我还在柔软物质之中，并不疼痛。“别往这里踩！”一个声音响起来，“QF

WFQ!我不乐意!”是姐姐G'd(w)n的声音。

“为什么?那里有什么?”

“我用一些东西做了一些东西……”她说。可是，想弄明白她的话，真够费劲的。我姐姐在这种泥沼中揉搓什么，搓出一座小山，山上有高低起伏的垛子。

“你在做什么?”

G'd(w)n没头没尾地答道：“一个有里边的外边，特兹。”

我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地前进，在Hnw先生那里又摔了一次。他已经陷入正在凝固中的物质，而且是头朝下的。“上来!Hnw先生!您不会站不起来的!”我得帮助他出来，可自己已经陷在底下，就从下面往上猛推他，方才成功。

Hnw先生一边咳嗽，一边喘气，一边打喷嚏(当时确实是空前寒冷)，突然出现在奶奶坐着的地方。奶奶飞到空气中，反而高兴地大喊起来：“小孙子!小孙子回来了!”

“不，不对!您看，是Hnw先生!”她真糊涂了。

“我的小孙子呢?”

“在这里!”我喊起来，“还有圆蛋糕!”

小双胞胎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有一段时间了，就在厚厚的云层中，而且是他们把奶奶的圆蛋糕给藏了起来，为的是自己玩。当物质还是流体状态时，他们可以跳着穿过圆蛋糕中间的窟窿，而现在却被一种海绵状奶酪似的东西给堵在圆蛋糕的中孔里，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抓住圆蛋糕!”我努力让他们明白，“我拉你们出来!小傻瓜!”我拉呀拽呀，和他们在云里翻着跟头，圆蛋糕表面已经有了

一层像蛋白似的胶膜，刚一露出云表，竟然迅速融化掉了。天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向奶奶解释呢？

这时候，姑姑叔叔舅舅们也不会挑选更合适的时间，慢慢站起来说：“哎，已经很晚了，也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干什么，我们有点不放心，大家在一起很高兴，可是，我们最好还是现在就回去。”

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相反，应该引起警觉，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姑姑叔叔舅舅们平常待的地方偏远，都有些局促不安。也许他们一直如坐针毡，却没敢说出来。

我父亲说：“如果你们要走，我们也不强留；不过，你们要考虑好，是否再等一会更好，等情况更明朗。现在就走，也不知道会遇见什么危险。”总之，他的话充满了善意。

他们回答说：“不，不了，谢谢你的好意。我们聊得很好，不过现在就不再打扰了。”还有一些单调乏味的话，我们也听不懂多少，他们也不当成什么要紧的。

姑姑、叔叔、舅舅三个人，都是瘦长个子，模样很相似，我从来就搞不清他们之间是什么兄弟夫妻关系，他们跟我们是什么亲缘关系：那时候许多事情都是模模糊糊的。

他们一个一个动身了，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朝着漆黑的夜色走去。为了彼此联络，他们不时发出“喂！喂！”的喊声。

三人刚刚动身不久，就传来“喂！喂！”的喊声，但是听起来像是来自很远的地方，而他们应该刚走出不远。接着，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对话：“这里是空的！”“这里过不去！”“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你在哪里？”“跳啊！”“跳什么？好样的！”

“可是从这里又要退回去了！”总之，什么也听不懂，只知道他们与我们之间正在拉开遥远的距离。

姑姑是最后一个走的，她的话最有条理：“现在我一个人留在这个硬东西上面，开始脱离了！”

叔叔舅舅二人的声音来自遥远的地方，他们总是反复说：“傻瓜！傻瓜！……”

通过这些声音，我们仔细观察黑暗中的变化：这是被我赶上亲眼目睹的惟一一场大变迁，与之相比，其他事件都实在不足挂齿。这种变化从地平线开始，那种震动与平时说的声音不同，也不是现在说的“摸到”，或者是什么其他，可以肯定的是很远的地方在沸腾，而且在逼近。总而言之，一切黑暗与一种不黑暗相比才显得黑暗，那种所谓的不黑暗的东西便是光。当我们将事物的发展做出更认真的分析时，就发现：天空仍然是漆黑一片，但是又开始黑得有所不同；其次，我们所在的物体表面变得凹凸不平，结了一层硬壳，一种令人作呕的脏冰正在迅速融化，因为温度正在急剧上升；第三，我们后来所称的光源就是一团炽热的东西，它与我们之间隔着一望无际的空间。那光似乎是五颜六色在闪闪跳动。接着，天空里除了我们和那团炽热的东西，还有一对光亮的游动的小岛，而且它们在太空旋转着，上面有我们的姑姑叔叔和其他的人。此时，他们已经变成远远的影子，并且向我们发出尖叫声。

最重大的事件是：那团云的核心收缩了，发出了热和光，现在有了太阳。其余的云团继续围绕着太阳旋转，并且慢慢变成若干星球：水星，金星，地球，还有其他更远的行星。另外，就

是特别热，热得要命。

我们目瞪口呆，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只有Hnw先生还出于谨慎起见保持着匍匐状态。奶奶笑弯了腰。我说过：奶奶曾经历过到处光明的时代，在漫漫长夜的黑暗时代里，她一直说事情迟早要回到原先的样子。现在应验了，她故作不以为然态，显得发生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由于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她，便笑了起来，大声说：“无知啊！无知啊！”

不过，她现在的记忆力也是靠不住的。父亲按照自己的理解，不无小心地说：“妈妈，我知道您明白，可是，这次现象似乎是不同以往……”她指指地面：“您看啊！”

我们低头一看，支撑着我们的地球曾经是透明的一团胶质，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坚硬混沌，从中心开始凝成一种蛋黄状。当时，我们的目光还可以穿过地心看到被初升的太阳照亮的另外一面。在这个透明的大球中间，我们看到一个阴影在移动，好像在游动或飞行。母亲喊了起来：“我的女儿！”

所有人都认出来，她就是G' d(w)n！也许，她被太阳的火热给吓坏了，凭着她腼腆的性格，竟沉入正在凝固的物质之中。现在，她正试图在这个球体深处打开一个出口，好像一只金银色的蝴蝶，时而行进在被太阳照亮的部分，时而消失在正不断扩大的阴影之中。

“C' d(w)n！C' d(w)n！”我们呼喊，都扑到地面上，恨不得也冲开一个口子，好去追赶她。然而地表已经成了越来越硬的地壳，哥哥Rwzfs把头伸进一道裂缝里，差点没给堵死在里面。

后来再也看不见她了，整个地球的中心已经成为固体，我们的姐姐留在地球的那边，从此杳无音信。她被埋在地下深处，还是从地球另外那边逃生了？我们都不得而知。直到事隔很久以后的一九一二年，我才在坎培拉遇见了她，她已经嫁给一位退休的铁路员工苏利万，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我们站起身来。Hnw先生和奶奶在我前边哭泣着，被一片天蓝色和金色的火苗包围着。

“Rwzfs！你为什么给奶奶点火？”父亲大叫起来。可是，当他转身再看到哥哥，才发现他也被同样的火苗包围着。母亲、我和所有一人都置身于这种火苗之中。我们并没有被燃烧，只是沉浸在一种耀眼的光的汪洋之中。蓝色的火升起在整个地球表面的上方，那是一种空气的火，我们可以在这火里又跑又跳，甚至飞舞，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一种新的乐趣。

太阳的辐射燃烧着各行星的由氦和氢形成的外层，它们就在空中，我们的姑姑叔叔舅舅就在那里。那些着火的星球旋转着，后边拖着长长的金色和青绿色的长须，好像彗星和它的尾巴。

黑暗又重新降临了，我们以为该发生的都发生完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奶奶说。“听老人的话没错。”

可是，那不过是地球照例在完成它的自转，是夜晚。一切才刚刚开始。

## 空间的标志

太阳在银河系之外用了大约两亿年时间完成了银河系的全部旋转。

“确实如此，它是用了这么长时间。” QFWFQ说：“有一次，我在太空经过时做了一个标志，为的是在两亿年后再次经过那里时能看见它。”一个标志?什么样子的?很难说得清，因为一说到标志，你们立刻就会想到与其他东西不同的标志，而那里却没有任何可以与其他相区别的东西。你们会想到用手或者什么工具制成什么标志，然后还可以用手或者什么工具消除掉它。但是我的那个标志却留了下来，再说，那时什么工具也没有：手啊，牙啊，鼻子啊，这些都是后来才有的。你们会说，标志有什么形式该不是问题吧，反正无论怎样的形式只要是标志就可以嘛，与其他标志一样或不同都可以。说得轻松!我那时候还没有与其他标志相同或不同的任何范例，连可以模仿照搬的东西都不存在。一条线，不论是直线还是弧线，谁都不知为何物；一个点，不论是凸出还是凹进的点，谁都不曾想过。我有心做一个标志，这是真的，或者说我曾想把我做的随便什么当成标志。于是，我在太空中那一点，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做了一个我认为是标志的东西，结果我真做成了。

总之，因为是宇宙，或者至少是银河系里的第一个标志，应该说做得还是不错的。看得见吗?好样的!谁有一双能看到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眼睛?那时候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看见，也没有能提这个问题的人。标志该是可以识别而且不会和其他



东西搞混的，这一点没有问题。茫茫太空中所有其他点都是毫无区别的惟有这一点上有标志。各星球做着自己的运行，太阳系走着自己的轨道，那个标志很快就被甩在我身后，和我隔着无垠的太空。但是这无法阻挠我对何时能重返那里和怎样识别我那标志的思考，那对于我将是多么巨大的欢乐啊！就在那个原本无名的地方，走过不见任何亲切熟悉的东西的十万光年，事隔多少世纪之后，我能再次见到它，仍是当初把它留在那里的样子，赤裸的，生硬的，然而却有其自己的被我做成的不可混淆的形态。

银河带着它的一群星系、星球和星云缓缓向上飞行着，太阳系则往边界一带运行。在这场转马游戏中，惟有我的标志固定不动，处于任何轨道之外的一点（为了做这个标志，我有意向银河系外沿探出去一些，使它能定位在所有旋转世界的任何物体都不能触及的地方），那个点从那时起就不再是任意一点，而其他任何一点都可以以它来确定。

我日夜思念着它，甚至无法去想别的事情；或者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可以想念的机会；换言之，我从来不可能思考什么，因为首先没有可以思考之事物，其次，也没有可思念之标志。自从有了那标志，就有了让人想念的事物，因而那里的标志就成为可思念之物，也成为自己被思念的标志。

那么，情况就是这样的：标志用于标出一点，但同时又标志着那里有一个标志，这是更重要的。因为点多得不计其数，而标志只有一个，同时又是我的标志；因为它是我做过的惟一个标志，而我是惟一个做标志的人。它就像一个名字，那一点

的名字，也是我的名字，我在那点上标出的名字，总之，是所有要求有其名称的一切之中惟一个具有了名字的。

我们的世界被银河系拖着运行，飞到那遥远的空间之外的地方，而标志就在那个被我留下的地方，标志着我。它一直带着我

，  
全部地拥有着我，介入到我和一切与我相关的事物之中。在等待与之重逢这段时间里，我本可以再试着发明其他标志或不同标志的组合及相同标志的系列。但是，我做那个标志后又过了成千上万年（从我在银河系的不断运动中把它投入空间的几秒钟算起），现在需要认真回忆它的每个细节（即使对之缺乏一丝一毫的把握，都会造成它同其他标志的无法区分）。我意识到，尽管我的大脑对它的大体轮廓、一般表象还有印象，我还是有疏忽之处；总之，若要把它分解成若干部分，我就无法记清各部分之间是怎样的。我需要让它就在我面前以供研究咨询，而它却在距离遥远的不知什么地方。我做它就是为了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再见到它，但在我再见到它之前却无法弄清这一点。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在于此，要紧的是弄清它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开始对它做各种假设和一个标志必须具备什么方式的理论探讨。我采取排除法，把一个个不可能的标志种类都全部排除，剩下的便应是正确的标志。可是，所有那些想像出来的标志都以无法捕捉的易逝性一闪而过，因为它们都没有我的第一个标志做参照。在这种痛苦的折磨中（而此时银河系仍不知疲倦地继续着自己在柔软空洞的河床上的流动，像是被所有点燃并辐射着它的原子刺激而骚动的），我明白我对那个标志

已经只有混乱的概念，我能抓住的只是一些可以互相更换的标志碎片，也就是标志内部的标志。可是，标志内部的标志的任何变换都会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标志。这就是说，我忘记了我的标志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无法让它再返回我的头脑中了。

我失望吗？不！忘却是很烦人的，但不是无法补救的。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标志就在那里，一动不动，默默地等待着我。我会回到那里，重新找到它，我会再度理顺我思维的脉络。估计我们已经到了银河系旋转历程的差不多一半，只要耐心，后半总是使人觉得更快些。现在我不该再想别的了，只能集中精力想我的标志是否还在，我是否还会路过那里。

日复一日，现在该接近那里了。我急不可耐，因为我随时可能——在每个瞬间遇到它。是这里？不对，再往那里一点。我一直数到一百……没有？是过去了吗？难道我的标志还留在鬼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完全在我们这个轨道之外？我未曾考虑过运动中的摆动，而那时天体受到引力作用的影响，运行轨迹极不规则，画出来简直就像大丽花的外沿轮廓。又过了几万几十万年，我重新运算出结果来：按照我们的运行，不是每个银河年重返那里一次，而是每三个银河年才一次！也就是每六亿太阳年一次！等了二亿年的人也可以再等六亿年！我等待着。道路是漫长的，好在我不是用双脚去走，而是骑着银河系度过那些光年，在行星的运行轨道上，连蹦带跳，就像骑在一匹四蹄冒着火星的马上；我处于一种逐渐上升的兴奋狂热状态，觉着是向着夺取只对我无比重要的标志、王国和名称迈进……

我又做了第二周、第三周的运行。“我在这里！”我大声喊着。

在应该是的那点上，我的标志所在处，有一个不像样的一道子：太空中一个刮痕。我失去了一切：标志和点。那个标志就是我的一切。空间没有了标志，又重新回到空荡荡之中，没头没尾，无始无终的旋转，真让人恶心！包括我在内的一切又都迷失茫然。（您会说，为要标出一点，我的标志或者我标志的涂抹都是一样的。不！涂抹是对标志的否定，因此并不标明，也就是说，对于区别前后左右的其他点，涂抹是一点用也没有的。）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对我打击很大，使我后来许多光年都过得毫无意义。当我终于抬起眼睛（我们的世界开始有了视觉，继而有了生命），我看到那里有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东西：我看到了一个标志，但不是我那个，是一个类似的。毫无疑问，是照抄了我的标志。可我一下子就能认出它不是我的，短粗，轻率，笨拙，矫饰，是对我在做标志时的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纯情的一种污秽的仿造。只

有它才使我一下子回忆起我的标志来。“是谁跟我做这种恶作剧？”我怎么也想不通。经过几千年的推论，我终于找到了结论：在另外一个比我们旋转更早的星系里，有一个叫KGWGK（这个名字是后来到名字时代才有的）的家伙，他是个好捉弄人又充满嫉妒心的人。在一种野蛮的破坏冲动之下，他涂抹掉我的标志，然后又以其粗俗不堪的技艺试图再制作另外一个标志。

显然，那个标志并没有任何可以标明的意义，只不过是KGWGK要模仿我的标志罢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能把这两者加以对比之处。但是，我当时不让对手取胜的愿望比其他任何念头都更为强烈，只想立刻在太空中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标志，让KGWGK醋

心大发，活活气死。在第一个标志以后，我有大约七亿年没有再制作标志了，又拼力奋发起来。但是，现在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因为正如我所提到的，世界在开始给自己赋予一个形象，每个事物都依其职能而形成自己相应的形态，而且每个形态都被认为会前途无量（其实则不然，就拿较近一些的恐龙来说，就没能坚持到现代），因而我的新标志受到当时人们的事物观的明显影响，我们所说的风格，就是每一事物以一定方式存在的特别的形态特点。应该说我对此是满意的，不再为我的第一个标志被涂抹而惋惜，因为我觉得第二个会更漂亮得多。

在银河年间，人们开始明白世界上的各种形态直到那时都还是临时的，迟早会一个一个发生变化。对这一点的认识伴之以对旧形象的一种厌烦，使人感到连记忆都不能忍受。我开始受到一种思想的折磨：我在太空留下了一个标志，那个标志曾经使我觉得那么完美，那么独特，那么符合其功能，而现在我记忆中的它却显得那么自命不凡，落伍过时；我当时处理事务竟那么愚蠢，实在早该及时解脱出来。总之，我为那个标志感到羞愧，它继续在若干世纪里被飞行的世界掠过，显出它自身和我的一副可笑的形象，也是对我们的目光短浅的无情讥讽。我一想到它就脸上发烧（我不断想到它），乃至在所有地质年代里，为了掩饰我的羞愧，我都沉入火山口下用牙齿去咬覆盖大陆的冰盖。我的思想一直被KGWGK这个在银河系的航线上始终领先于我飞行的人所困扰，他一定看到于我那个被涂掉之前的标志，这个粗暴无理的家伙一定会嘲笑我，做鬼脸，在沿银河系范围的所有角落都重复着以漫画式的蔑视态度做成的标志。

这一次，星系的复杂运行轨迹对我有利，KGWGK的星系遇不到我的标志，而我的太阳系在第一圈转完后又准确地回到那个点上，于是我就可以非常精心地擦掉那一切。

现在，在茫茫太空中，我的标志是一个也没有了。我可以动手再画一个，但是我知道人们会依标志而评论制作它的人，在一个银河年中，有足够的时间使人们的口味和想法发生变化，对过去的事物的看法取决于后来发生的情况，总之，我怕现在我觉得完美无缺的东西再过二到六亿年又会使我形象不佳。然而令我遗憾的是我的第一个标志，被KGWGK野蛮地涂抹了的那个标志，没有能随时间变化而受到指责的地方，就像在各种形态开始之前所诞生的事物包容了可以在任何形式下都能生存的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标志，仅此而已。

制作一个不是那个标志的标志不再使我感兴趣，那个标志我已经忘掉了十亿年。这样，我虽不能制作一些真正的标志，却愿意以某种方式让 KGWGK感到别扭。我开始做一些假标志，在太空中标一些斑点、缺口、窟窿，只有像KGWGK这种不合格的人才会把它们当成标志。而他若顽固坚持让它们消失在他的涂抹之下（正如我在以后的飞行中所证实的），则他必然付出很大的辛苦疲劳。（我现在在太空里播撒下那些假标志，就是想看看他的愚蠢和幼稚达到何种地步。）

现在，一周又一周地看着那些涂抹（对于我，银河系的旋转已经变成一种令人厌恶的航行，既无目的又无指望），我发现了一点：

随着银河年的流逝，太空中的抹痕趋于褪色，下面又开始显露

出我当初绘制的那些假标志。这一发现非但不令我感到遗憾，反而燃起了我的希望：如果KGWGK的涂抹褪去，那个点上我的标志就会再度显现！

于是，我又开始度日如年地期盼着。银河就像在火上平底锅里的煎蛋一样在翻着身，而平底锅本身和煎蛋一样在受煎熬，我就和银河系一起在受着不耐烦的煎熬。

可是，随着银河年的流逝，太空不再是那么光秃、呆板、均匀、辽阔。分散在太阳系其他星球上的许多人也有了像我和KCGWK那样在所到之处做出标志的想法；我不断遇到这类东西，或者是一个，或者是成双成对的，甚至是整打的，都是些简单的二维的胡乱涂画，或者是三维的（比如多面体），或者是更精心堆砌的四维体，等等。在到达我的那个标志时，我看到了同一点上竟有五个标志。我的标志已经很难辨认：是这个，是那个，还是那个？这个太现代了，尽管它可能最古老。我认不出我自己的手迹，真难想像我会把它做成这副样子……当银河系在空间运行时，把旧的和新的标志都甩在身后，而我再也没有找到我的那个标志。

说以后那些年代是我前所未有的最糟糕的银河时期绝非夸大其词。我向前行进着，并在太空中寻觅着，在越来越稠密的标志中，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在太空留下什么痕迹。每当我转回来一次，就看到我们的世界更加拥挤，以至世界和空间都显得彼此成了对方的镜子，两者都以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细致地记录了自己的历史，而每个字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一个标志：玄武岩上的一个石灰壳，荒原上被风吹而成的一个沙

堆，孔雀尾羽上的眼状图案(渐渐地，生活在标志世界里的人们把原本只是存在着的并非标志的无数事物也都看成标志，并把它们加入人们专门制作的庞大的标志队伍)，在片状岩上火烧成的一个条纹，纪念堂三角形墙框的第四百二十七道槽沟有点斜，在磁暴时屏幕上出现的一个个道子(标志系列在标志的标志的系列中翻番，无数次重复的标志有时是一模一样的，但又总有所区别，因为特意制作的标志还要加上正好赶在那里的标志)，某份晚报上的字母R的一条腿着墨不佳，正赶上纸纤维渣凸出；墨尔本的船坞间的一扇涂了沥青的墙上八十万道沥青中的似乎不平常的一道；统计表上的一条曲线，柏油路上的一条刹车印，一个染色体……都能令人一惊：就是它！我能在一秒钟内找到自己的标志，无论在地上还是在空间都无所谓，因为通过标志确立了一种没有明显分界的持续性。

如今在宇宙中再没有容器与内容，有的只是重叠的胶粘在一起的标志的总厚度，它们占据了整个空间，是一种持续的星点，极其细小，一种线条与刮痕的突起与雕琢而成的网，宇宙从所有方位和维度上被胡涂乱画。再也没有办法确定一个参照点：银河继续运行，而我却不再数其转数了，任何一点都可能是起点，任何与其他标志相交叉的标志都可能是我的，可发现它再也没有用了，反正离了标志的空间已不再存在，也许从未存在过。

一切于一点



经过埃德文·P. 哈勃对银河系偏远速度的初步运算，可以确定整个宇宙物质在开始向太空扩展之前曾经集中于一点。造成宇宙之始的大爆炸发生在约一百五十亿到二百亿年前。

“当然，一切都集中在那一个点上，”老QFWFQ说，“要不还能在哪里？那时还无人知晓，太空存在着。至于时间，同样如此：我们能对时间做什么？都在那里挤得像沙丁鱼一样。”

我说“挤得像沙丁鱼一样”，只是为了用一种文学形象，事实上连挤在一块的空间也没有：我们每个人的那一点与别人的点相重叠，因为只有一点，而我们大家都要挤在这一点上。总之，如果不从性格上讲，我们都彼此互不干扰，因为没有空间，总有像PberPber先生这么讨厌的人在身边，实在是最烦恼不过的事情。

我们有多少人？我从未对此有过什么概念，哪怕是大概的近似数也没有。要数人数就起码得跟别人稍微分开一点，而我们全都只有这一点。别看表面显得那么密切，其实这很不利于交际。我知道，比如在别的时代，近邻之间都来往走动，在那里，因为大家都是近邻，彼此连早安之类话都不用说。

结果，每个人只能与为数极少的相识者有关系。我记得的只有Ph(i)NK夫人，她的朋友De XuaeauX，一家名叫Z' zu的，Pber Pber先生我前面已经提过。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女人，被称做“维修专员”，因为环境太小，全宇宙只有她一个。说真的，她整天都无事可做，连掸灰尘都不用，在一个点上连一个尘埃都

无法进得去，她只是在不断用闲言碎语和呜咽啼哭来发泄自己。

仅我说的这些人就够超载了，还要加上我们必须堆在身边的东西：所有需要拆散或集中以便构成宇宙的材料。我们当时都不可能知道那就是后来构成天文的（如仙女星座），地理的（如水柱长石）或化学的（如铍的同位素）材料。另外，总要碰着Z' zu家的家具：吊床，床垫，篮子；对这些Z' zu稍不留神，他们就会以人口众多之家的理由表现出似乎世界上只有他们一家，甚至要拉一根横穿全点的绳子晾内衣。

不过，别人对Z' zu家也有不公正之处，就从称他们为“移民”开始，好像别人都是原先就在此地，他们却是后来从外面来的。这是毫无根据的偏见，我认为反正既无从前也无以后，更没有可以迁来的别处；可是有人认为“移民”的概念可以纯粹当做一种状态来理解，就是说不在于空间和时间的变化。

我们说，这是一种狭隘的观念，我们那时的庸俗观念。这是我们所在的环境的过失。这种观念在我们所有人心底都存在，请看：直到现在，只要我们中间有人相遇，它就还要冒出来。不论在公共汽车站，电影院，还是牙医的国际会议上，人们往往都回忆当年。我们彼此问候，有时有的人认识我，有时是我认识别人，紧接着就开始互相询问（尽管各自只记得别人所记得的那些），这就再次触及当初那些口角、恶行、愤慨。直到提及Ph（i）NK夫人为止。所有的故事都要归结到她那里，而一切庸俗的情感都被突然抛到一旁，人们觉得像在一种慷慨神圣的激动之中得到宽慰。Ph（i）NK夫人是我们谁都难以忘怀的，所有人

都怀念的惟一个人。她到哪里去了?我们好久没有再寻找她：Ph (i) NK夫人，她的胸部，她的腰身，她的橘红色晨衣，无论在银河的这个太阳系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都再也没有见到过。

我很清楚，在稀薄化到了极端之后，宇宙又重新稠密化，因而还要轮到我们再度团聚的理论难以令人信服。可是我们中间不少人还是指望着它的实现，不断为我们再度团聚于那点而制定规划方案。上个月，我到一家咖啡店，你们猜我在一个角落里看见了谁?Pber Pber先生!

“你在干什么?怎么会在这里?”我知道他在帕维亚有一家塑料材料代理处，他还是那副老模样，嘴里镶着金牙，身上是带花的背带。“我们回到那里时，”他悄声说，“需要注意这次一定得让某些人留在外面。我们都明白，就是那Z’ zu氏一家。”

我真想说我听到我们中间不止一个人说过这话，他又补充说：

“我们都明白……Pber Pber先生……”

为了不让他顺坡往下拉话，我赶紧说：

“Ph (i) NK夫人，你以为我们还能找到她吗?”

“啊，是啊!她，是的……”他边说着，脸色发红了。

我们所有人要重归那点的希望主要是由于想再度与Ph (i) NK夫人团聚(对我亦然，可我却没有意识到)。在那个咖啡店，就像一直所发生的，我们又开始提起她来，心情极其激动，连我对Pber Pber先生的反感也在这种对她的回忆中淡化了。

Ph (i) NK夫人的秘诀在于她从未引起我们的嫉妒，连闲话都没

有过。她跟她的朋友De XuaeauX上床是尽人皆知的。可是同在一点上，如果说有一张床就要占据全部这个点，因此也就谈不上上床，而只能是在床上。由于点上的任何人都在床上，她也就不可避免地和我们每个人都在同一张床上。若换了另外一个人，谁知道要有多少人在背后说三道四。打扫卫生的女人总是带头发泄，造谣诽谤，其他人不过是跟着学舌搭腔。至于Z' zu一家，我们听说得就更可怕了：父亲、女儿、兄弟、姐妹、母亲和姨娘都是含沙射影的对象，不清不白。可是对她就绝对不同了，从她那里来的是幸福，是那种把我缩成一点藏身于她、把她缩成我身上的一点而保护她的幸福感，是一种冥想(把所有的人都缩成点附身于她)，是一种对她的纯贞的崇敬(因为缩成点的她是不可渗透的)。总之，我还能对她别有所求吗？

就像我对她的真实感受一样，其他任何人对她的体会也别无二致。她以同样的快乐包含他人，也为他人所包含，她同样地对待我们，爱着我们大家。

大家在一起多好，好到有些不平常的事一定要发生。有一次，她对我们说：“如果要有地方，我一定给你们做鸡蛋面条吃！”于是，我们都在想像她圆圆的胳膊前后移动着擀面杖做面条的样子，想像她胸前一大堆面粉和鸡蛋堆满案板，她用力揉面的样子，面粉和油一直沾到胳膊肘；我们想到面粉，想到做面粉的麦粒，种麦子的麦地，浇麦地的水从上而下流淌的山，做面条的牛肉所需要的放牧草场，还想到阳光照耀所需要的空间，那阳光使麦子颗粒饱满，那空间里的太阳由星云密集而燃烧发光；我们想到不计其数的星辰、银河和银河星团在太空运行

，使每个星云、每个太阳、每个星球都悬在空中。在我们想像的同时，宇宙空间形成了，Ph(i)NK夫人正说着“鸡蛋面条，看啊，孩子们……”，她和我们所在的那个点突然膨胀起来，成了有光年、百光年、十亿光年的距离的大光环，而我们都被甩到宇宙的四面八方(Pber Pber先生到了帕维亚)，她却不知受哪种光热能量的作用被分解了。她在我们这个封闭的世俗世界中能够发出的第一声慷慨的呼唤就是“我要让你们吃鸡蛋面条！”一个真正的慷慨的爱的呼唤。开创了太空概念之始，在太空中，在时间里，宇宙的万有引力使得有了十亿百亿的太阳等星球，麦地和Ph(i)NK夫人。各星球、各大洲都分散着她的沾着面粉的胳膊的分子，她从那时起消失，我们却永远怀念着她。

## 无色的世界

在形成大气层和各大洋之前，地球曾经是一个在太空中旋转的灰色球体。正如现在月球的样子：太阳的紫外线毫无遮掩地射到月球上，颜色都被破坏了；为此，月表的岩石不像地球上那么五颜六色，而是单调的死沉沉的一片灰色。如果说地球表面呈现五彩缤纷的色彩，应该感谢大气层，是它把这要命的紫外线给滤除了。

“有点单调，”QFWFQ说，“不过挺让人清静的。在没有空气阻隔时，我能以极高的速度奔跑很远，而眼中所见不过是灰蒙蒙

一片。毫无对比可言：如果说有，白色就是白色，就是太阳中心的那种颜色，而我们的目光都无法接近它；至于黑色，连深夜的黑色都不是真正的黑色，因为大多数星辰都是始终看得见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视野一望无垠，那一片灰色的铺满石块的平原尽头刚刚能显露出连绵的灰色山脉；无论我如何跨越大陆，总也走不到尽头，因为那时江河湖海都还不知潜伏在什么地方。

那时与谁相遇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们是多么少得可怜啊！为了抵御紫外线，就不能自负。特别是对于没有大气层这点，人们能以多种形式感到问题的存在，比如流星吧，真像下雹子一样从太空各处纷乱而落，因为没有大气层作为顶棚来遮挡一下，使它们在坠落中摩擦变小直至消失。还有那种寂静，尽管你可以放声大喊，但没有空气发生振动，我们都是聋哑人！至于温度，四周没有任何可以储存阳光热量的东西，入夜便是令人难耐的寒冷。幸好地表是靠那些在地心内部互相挤压的矿物熔岩从下面烤热的；那时的夜更短些（如白昼一样：地球自转的速度比现在更快），我就抱着一块暖烘烘的岩石睡觉；周围的于冷是一种惬意之事。总之，对于气候，如果让我凭心而论讲实话，我个人感觉并不太差。

我们缺乏的是很多必不可少的东西，你们要明白，没有颜色还是个次要的小问题：即使我们知道存在着颜色，也会把它看成超乎寻常的奢侈。惟一不适的是视觉，若要寻找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由于一切都毫无颜色，就没有在人或物前后左右加以明显区别的什么形式。我们只得勉强看出移动中的东西：一颗滚

动的陨星残骸，或是一条小蛇钻开一个地震源，或是一股火山砾的喷发。

那一天，我在像海绵一样多孔的岩石建成的露天剧场里跑步，四周是拱形石门，门外还有门：总之，是一处偶然所到之处，那里没有颜色，却有因凹凸而形成的明暗度各有差异的斑驳。在那些五色的石拱门柱子之间跑步，就像五色的闪电迅速向一闪而过，前面则不断闪出新的柱子。突然，我看见一闪之后又迅即消失的一对什么光，我还没弄清是什么，就已经爱上这光，跑去追寻那AYL的目光。

我来到一片荒沙地：我在沙丘间跋涉，看着一座座沙丘就像卧着的躯体，有的像一只手臂捂着柔嫩的胸襟，有的像是一只手掌伸开遮住低垂的面颊，再往那边看则是一只长着细长大拇指的脚丫。我停下来观看着沙丘，过了一分多钟才发现我眼皮底下的不是沙的造型，而是我正追踪的目标。

她横躺着，被困乏所战胜，便睡倒在无色的沙中。我在她身边坐下。现在我才知道，那个季节正是紫外线对我们这个地球结束辐射的时候。它正在它美丽的巅峰，地球上没有比当时我眼前更美的景色了！

AYL睁开双眼，开始时我以为她也没有把我和沙土区别开宋，

就像我当初未能迅速辨认出她一样。后来我以为是我这个陌生人追寻而至使她惶恐不安。但是，她最后似乎明白了我们的共性实质，既有害怕的心跳，又有微笑的目光，使我发出一个无声的幸福的欢叫。

我开始比比划划地跟她交谈起来。“沙子，不是沙子。”我先指指周围，再指指我们两个人。

她表示理解和赞同。

“岩石，不是岩石。”为了继续这个话题，我还接着比划。那个时代我们没有多少概念，要表明我们两个人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并非容易。

“我，你不是我。”我试着用手势说。

她不同意。

“对，你像我，但是马马虎虎。”我纠正着。

她有些踏实，但仍不信服。

“我，你，在一起，跑啊！”我试着说。

她发出一阵大笑，跑了。

我们跑到火山上，在灰色的中午时分，AYL的头发飞舞着，火舌从火山口向上翻卷着，混合成一种一模一样的淡色的翅膀在拍打。

“火，头发，”我对她说，“火和头发一样。”

她似乎信服了。

“NEH美吗？”我问。

“美。”她答。

太阳偏西，变成一种白色，阳光斜射到昏暗的悬崖边上，使一些不透光的石头闪亮起来。

“那些石头不一样。NEH漂亮！”我说。

“不。”她说，并把目光转了过去。

“那边的石头漂亮。”我说着，手指着那些发光的石头。



“不。”她拒绝看我指的方向。

“你，我，那边的石头。”我邀请她看那边。

‘不，这边的石头。’AYL回答着，抓起一把石子，而我却已经一跑到前面去了。

我取了一把光亮的石子回来，但要费力让她接过去观察。

“好看。”我试图说服她。

“不！”她抵制着，可后来也端详起来。现在，这些石头远离了阳光的反射，跟别的石头没有什么两样，这时她才肯说“好看。”

夜幕降临，我第一次没有抱着岩石过夜，为此才觉得这夜更短。如果说光线时时想抹掉AYL，那么她就存在于黑暗中，茫茫黑暗却使我重新感到她存在的把握。

白昼又重新开始给地球染上了灰色。我的目光向四周搜寻，却没有找到她。我发出无声的呼喊：“AYL！你为什么要逃掉？”司她就在我眼前，她也在找我，而且还没有发现，也在寂静中呼唤：“QFWFQ！你在哪里？”直到我们的视觉习惯在雾蒙蒙的光亮下搜索并辨认出一道眉毛、一条手臂、一个腰身的突起。

那时，我真想给AYL许许多多的礼物，但是又觉得什么都配不上她。我寻找着与这世界表面千篇一律的模样有所不同的东西，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东西：我寻求的是一个处于锁住众多事物竺陈旧而暗淡无色的世界之外的什么东西。我搜索着每个角落，每个标志，每一线光（事实上有些正在变化中的事情，在某些点上，无色之物似乎正在有闪光地出现）；而AYL是寂静环境中的快乐居民，这个没有任何震动的世界是她所习惯了的：对于她

，打破视觉的绝对中立的色彩都是不和谐的；对于她，灰色熄灭了甚至是极遥远的不同于灰色的梦想，而只有那才是美丽的。

我们怎么才能互相理解呢？这世界没有谁比我们更能通过目光相互表达对对方的情感。我渴望从陌生的震动中抓住一些什

么，而她却把一切都缩到物质无色的最根本的实质后面。

一颗陨星划破天空，在太阳面前划出一道痕迹。它的燃烧流动的躯壳在瞬间成了阳光的过滤器，使世界突然沉浸在一种前所未见的光线之中，绛紫色的深渊在橘红色的悬崖峭壁脚下展开，我的紫红色的双手指着绿色的火流星，而我的思想还没有找到可以脱口而出的恰当的词语。

“这是给你的！这是我送给你的！对，对，它美极了！”

我一边说着，连忙转身急切地想看AYL在整个变化中光彩夺目的新形象：我没有看见她，就像在无色油漆突如其来的破碎之际，她设法藏身于马赛克拼图的裂缝之中去了。

“AYL！你别怕！AYL！快出来看啊！”

但是，陨星的弧线已经划过太阳而远去，地球又恢复了它永久的灰色，在我已经被照花了的眼中更加显得灰沉沉，暗淡淡，毫无区别，而AYL也不见了。

她真的消失了。我不分昼夜地寻找她，找了很长时间。那正是世界开始形成它后来的形态的时代：以其具有的材料试着形成各种形态，即使不相宜也无妨，反正一切尚未确定。岩浆树是烟色的，枝枝杈杈上又垂下石板灰色的“树叶”。火山灰的“

蝴蝶”在陶土地上空飞舞，飘飘扬扬在水晶似的野菊花上。AYL可能在无色森林的树木投下的一片无色阴影里，或正弯腰采摘灰色灌木丛下的蘑菇。我上百次以为发现了她，却又重新失去了她。我从荒野又转向居住区。那时，预感到变化将至的无名建筑者们按照不成熟的遥远未来的形象建造房屋。穿过石塔式平顶圆锥建筑群，又越过与世隔绝的修士隐居的横贯着隧道的山脉，我来到一片泥海湾，走进一个花园，花园里沙质花坛中竖立着钻天的糙石巨柱。

灰色巨柱上爬着刚刚可以看清的灰色纹路的图案。我停下来，AYL正在这个公园里和她的女友们嬉戏玩耍。她们把一个石英球抛起来，再在空中抓住它。

一次，球被抛得很远，一直飞到我手边，我便抓住了它。女友们分头去找这个不见了的球，我便趁AYL独自一人时把球抛在空中再自己接住它。AYL发现了，我有意藏了起来，就这么时时抛球，把她吸引到离游戏地点越来越远的地方。这时我才露面，她——见我就冲我喊叫，然后笑了起来。也不知怎么的，我们一起玩起球来。

那时候，常常有地震发生，地球的各层次都正在地震中求得平衡。又地震了，我和AYL之间裂开了一道缝，而我们仍继续互相投掷着石英球。正是在这个深不见底的大裂缝中，地心受压抑的元素找到了获释的路径。现在，时而岩石冒出，时而流云飞过，时而喷出沸腾的矿泉水。

我同AYL继续玩着球，发现一层气体正在地球表面漫延散开，就像慢慢升起的薄雾：开始还不到脚跟，一会便升到膝盖，接着

到了腰部……AYL的眼中罩上一层不安与焦虑的阴影；我不想惊吓着她，装做什么都不曾发生的样子继续玩我们的游戏，但心中也有一种不安。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经历：一个流动的巨大气泡在地球周围越胀越大，把一切都罩了进去；很快就从我们的脚下没过头顶，不知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向地面大裂缝那边的AYL投球过去，但球的飞行距离比我想像的要短了许多，竟不可思议地落人裂缝之中：它突然变得那么沉重，不：是这裂缝张开了大口，AYL离我远远的，我们之间是一片翻腾着的冒泡的液体，我翘首望着远处的她，喊着：“AYL！AYL！”我的声音，这是我的声音！它比我想像的要洪亮得多，然而这沸腾的喧嚣压过了我的声音。总之，什么也搞明白了。

我把手放到快被噪音吵聋的耳边，感到还得堵住口鼻才能不吸人身边强烈的氧气和氮气，而超出一切的还是对眼睛的刺激，我

觉得双眼像要爆开似的。

我脚下漫延流淌的大量液体变成全新的颜色，使我双眼发花，

我爆发出一阵含糊不清的叫喊，但对于裂缝那边的AYL则有非常清楚的意思：“AYL！海是蓝色的！”

我期待已久的巨大变化终于发生了：地球上现在有了水和空气！在那蔚蓝色的新生的大海上，太阳正在向西斜落，它也有了色彩，一种绝对不同以往的颜色，更加强烈的颜色。我感到需要

继续我的呼喊：“太阳多红啊!AYL!AYL!看它多红啊!”

夜幕垂下。这夜色也不同以往了。我奔跑着寻找AYL，还一边发出没头没尾的喊叫以表达我的心思：“星星是黄的!AYL!AYL!”

那一夜，我没有找到她，以后的几天几夜中我仍然未能找到她。四周的世界显露出它越发新鲜的色彩：红云堆积到顶点时呈紫色，发出金色闪电的一阵暴雨过后，彩虹的缤纷色彩更是空前迷人，那是多么奇妙的颜色组合啊!叶绿素开始发展起来，在溪流淌过的山谷里，苔藓和蕨类植物泛起了绿色。这才是配得上美丽的 AYL的景色!可她不在!没有了她，我觉得这多彩的世界是浪费的豪华。

我走遍各地，重新见到过去所认识过的那些灰色的事物，不断为新的认识所震惊：原来火是红的，冰是白的，天是蔚蓝的，地是土色的，绿宝石是碧绿的，AYL呢?我用尽自己全部想像力猜想她在我面前会是怎样的形象。

我又找到了那个公园。现在那里已经是青草绿树苍翠一片了。在喷水池里，鱼儿游动着，有红的、绿的、蓝的。AYL的女友们还在草地上跳跃着，互相投掷着彩虹色的球。然而她们变化多大啊!原来，一个女孩是白皮肤金头发，另一个是褐发黄肤，还有一个是红皮肤栗色头发，还有一个红扑扑的脸上长满迷人的雀斑。

“AYL呢?”我问道，“AYL在哪里?她怎么样?为什么不跟你们在一起?”

女孩子们的唇是红的，牙是白的，舌和牙龈是肉色的，她们的

乳房的最高点是肉红色的，眼睛是海蓝色、黑色、褐色或另一种深色。

“可是AYL……”她们说，“不在，不知道……”一边说，一边继续玩球。

我试图想像AYL的皮肤和头发可能的颜色，但是做不到，于是就搜索整个地表寻找她。

“如果上面没有”，我想，“就说明她一定在下面！”赶上第一次地震，我就跳进地缝里，一直下到地球腹地。

“AYL!AYL!”我在黑暗中呼喊，“你来看看外面多美啊！”我声嘶力竭，发不出声了，而那时AYL的声音回响起来，细声细气，那么平静。

“我在这里！你干吗这么喊？你要干什么？”  
什么也看不见，“AYL，跟我出去吧！你知道，外面……”

“我不喜欢外面！”

“可你，从前……”

“从前是从前，现在不一样了，那些乱七八糟的麻烦出来了。”

我只好撒谎，“不，那是一时的光线变化，就像上次陨星坠落一样！现在都结束了，一切又像原来一样。来吧，别怕！”

我想，如果她出来，过了最初的一阵混乱之后就会习惯颜色，喜欢颜色，就会明白我欺骗她也是为她好。

“你说的是真的？”

“我为什么要骗你？来吧，我来带你出去！”

“不。你在前边，我在你后边走。”

“可我急于看到你!”

“你只能按我喜欢的样子看我。你在前边走，不要转过身子来。”

大地的震动给我们开路，岩层打开一个扇面，我们在缝隙中前进。我感到身后有AYL轻盈的脚步跟随。又一次地震，我们就要到地面了!我在书页般排列的花岗岩和玄武岩之间跳跃，角砾岩深

处就有路通向外面的世界。地表的山岩、绿色和阳光都已经可以看得见了，光线伸出宽阔的长臂已经在欢迎我们!我就要看见AYL有声有色的形象了!……我转身看她。

我听到她从黑暗中发出的一声叫喊，眼睛被光照之后还什么也看不见，接着便是压倒一切的一阵轰鸣，一块岩壁突然竖起，把我们从中分开。

“AYL!你在哪儿?你快到这边来，快呀!要赶在岩石定位之前!”我想沿着岩壁找个突破口，可它那光滑的灰色表面那么严密紧凑，一点破口也没有。

就在那个地方，一座山脉拔地而起，我是朝向外面的，而AYL则留在那座岩壁的后面，被关在地下了。

“AYL!AYL!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在这边啊?”我目光巡视着脚下展开的景色：那绿色的草地上正开出鲜红的罂粟花，那黄色的田野上错落起伏着深黄色的丘陵，一直延伸向一片蓝色的波光闪闪的大海。现在，这些美景对于我竟显得那么索然无味，那么虚假，那么平庸，那么与AYL本人、她的审美和她的世界格格

不入!她的地方永远不会是这里!我痛苦地意识到我被可怕地留在这边,再也不能离开那金色银色的闪光,那蓝天上变成红色的云朵,那每年秋天都要变黄的树叶。而AYL的那个完美的世界,我永远地失去了它,以至都无法想像出她的样子,哪怕是最遥远的记忆也没有留下,只有那座冰冷的灰色岩壁深刻在脑海中。

## 未完的游戏

如果银河系偏远运行,那么宇宙的稀薄化会得到新创造的物质构成新银河系的补偿。为了保持宇宙的平均密度,只要每四十立方厘米太空中每二亿五千万年创造一个氢原子就足够了(这个理论被称做“稳定状态论”,是与宇宙起源于某一时刻的巨大爆炸之说相悖的)。

“我还是个孩子,可我已经发现了,”QFWFQ说,“我认识每一个氢原子,每跳出一个新的氢原子,我就能立刻发现。在我的少年时代,为了游戏,全宇宙也只有氢原子可玩,我们也只能玩,我和一个同龄男孩一起玩,他叫PFWFP。”

我们的游戏是什么样子的?马上就讲到了。太空是弧形的,围绕着它的弧形,原子在奔跑着,就像弹子球,谁把自己的原子抛到最前边就算赢。在击原子时必须计算好这一击的效力和它被打中后的运行轨道,还要会利用磁场和重力场:如果这小球落



到路线之外就算被淘汰掉了。

游戏规则是老一套：你可以用一个原子去撞击另一个你的原子，使它向前跑，或者把中间的对手的原子给打掉。当然，要小心别打得过重，因为两个氢原子相碰撞，当的一下，就可能形成一个重氢（氘），甚至一个氦，那你就得失去两个氢原子，对你的游戏不利。不仅如此，而且如果两个之中有一个是对方的，你还要赔偿他一个氢原子。

你们知道宇宙的弧形是怎样的：一个球转啊转啊，到一定时候就向下滑去，离开其运行轨道，你就再也抓不住它了。因此，玩着玩着，参赛的氢原子数量就不断减少，而我们两个中间谁最先没有原子就输了。

恰恰在关键时刻，总有新原子出现。新原子和用过的旧原子是大有区别的：新原子有光泽，是浅色的，十分新鲜，像露珠一样潮湿。为此，我们又立了一个新规矩：一个新原子等于三个旧原子：新原子一形成，就应均等地分配给我们两个人。

于是，我们的游戏始终没有结尾，而我们也一直不厌倦，因为每当我们有了新原子，都觉得游戏是新的，好像刚开始一场新游戏。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游戏变得乏味了。新原子不再出现，失去的旧原子得不到补充替代，我们越弹劲越小，越弹越胆小，因为都怕在又滑又秃的太空中，自己剩下的可参赛的少数原子再会失掉。

PFWFP也变了：他精力分散，四处乱跑，每每轮到他时总不在场，我呼唤他，他也不答应，过半个多小时才再次露面。

“轮到你了，你干什么去了？不玩啦？”

“当然玩，别烦人了！我现在就弹。”

“哟，你到处乱跑，我们就中，止游戏！”

“哎呀！你怎么这么纠缠不休？是不是因为你快输了？”

那还真是让他说对了：我已经没有原子了，而PFWFP，谁知道他怎么总有一个备用原子。如果再没有一个新原子供我们分配使用，我就没什么指望能挽回不利局面了。

PFWFP刚一离开，我就踮着脚尖跟踪他。有我在场时，他总装成在吹着口哨随意乱转，可一离开我的视线，他就开始小跑起来，就像头脑中有清楚的计划目标。那么，他的计划是什么？这是他的骗局！等着瞧吧，我很快就会发现的！PFWFP知道哪里形成新原子，常常去转一圈，到那个地方就可以坐享其成，然后再把原子藏起来待用，所以他总不缺原子！

不过，在拿来玩之前，他还要耍弄雕虫小技，把新原子打扮成旧样子，把电子膜又磨又蹭，直到它磨损变暗，好让我以为是他从前的一个旧原子，偶然在口袋里发现了。

这还不算，我对参赛的原子做了一下快速计算，发现这仅是他偷去隐藏起来的一部分。他正在积蓄一个氢原子库？要做什么？他脑子里盘算什么呢？我开始怀疑PFWFP是想为自己制造一个宇宙。

从那以后就再也无法得到安宁了。我得以恶报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在，我知道哪里出原子了，就比他早几分钟到那里，掌握刚造成的原子，在他下手之前先得手！仅仅如此就太简单了！我要让他陷入背信弃义者应落人的圈套！首先，我开始

制作假原子，在他忙于他背信弃义的勾当时，我在一个秘密贮藏所里又捣又配我所有的那些材料。说实话，材料少得可怜：光电辐射，磁场的锉屑，几个中途丢失的中子。只要用力搓球，再加上一点唾液就可以让它们团在一起。总之，我准备了一些小球，若细心观察，可以明白不是氢原子，但说不清是什么名堂。对于像PFWFP这样忙于做假骗人的人，我那些产品还满算纯正地道的氢原子哩。

这样，当他还对任何事情没有丝毫怀疑之前，我一直在他前面弹。对去过的地方，我都在脑子里记得十分清楚。

太空到处是弧形的，但有的地方弯曲要比别处更大，还有些口袋或狭窄处或凹窝，那里的真空向自己卷缩。在这些凹窝处，就像珠母贝壳中结珍珠一样，每两亿五千万年，只轻轻一下叮当一声就生成一个光闪闪的氢原子。我路过时就把原子放进口袋里，再在那里放上一颗假的。PFWFP毫无察觉，贪得无厌地往自己口袋里填满了这种冒牌货，而我则在宇宙怀抱中积聚了许多财富。

我们比赛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我总有新的原子可弹，可PFWFP总也弹不好。他试弹三次，氢原子三次都像被什么碾过一样粉碎在空中。现在，PFWFP找出所有借口想让比赛落空。

“快点！”我紧逼不放，“你要是不弹，就算我赢了！”他却说：“不算，一个氢原子坏了，对比赛来说算不上什么，可以重新来嘛。”这是他那时新立的章程。

我不能让他有喘息之机，在他旁边跳着，把他当木马一样从他身上跨肩而过，口中还唱着：

“弹啊弹啊弹啊弹，  
你要不弹就算完，  
几番几次你不弹，  
趁早让开轮我弹。”

“够了！” PFWFP说，“我们换一种游戏吧！”

“好吧！”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让银河系飞起来呀？”

“银河系？” PFWFP突然显得非常高兴，“我愿意！可你……你一个银河系也没有啊！”

“我有！”

“我也有。”

“好！看谁让它飞得高！”

于是，我把自己收藏的所有新原子都用力抛到太空中。起初，它们似乎分散开来，后来就聚合成一片薄云，这片云在扩大，扩大，周围形成了一些白热的凝聚物，旋转着，旋转着，变成一个前所未见的星群的螺旋，一个个星星从中涌现，逃开，我则拉着这个螺旋的尾巴跑啊，跑啊。但是，现在不是我让星系飞，而是星系在让我飞，让我挂在它的尾巴上飞，或者说，没有高也没有低，只有扩大的空间和其中也在扩大的星系。我挂在那儿，朝PFWFP做着鬼脸，而他已经离我有数千光年之遥。

在我刚一动作时，PFWFP也急忙掏出他的所有收藏，做了个平衡动作后抛起那些原子，指望着天上也出现一个无边无际的星系。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只是一阵劈劈啪啪的辐射，一片混乱的闪光，接着就一切都平息下来了。

“就这些啦?”我朝在我身后叫骂不休气急败坏的PFWFP喊。

“我让你看着，混蛋QFWFQ!”

此时，我和我的星系已经飞行在许多其他的星系之间，而我们的最新，全宇宙都羡慕年轻的氢和铍像碳一样炽热。陈旧古老的星系嫉妒得气鼓鼓地逃开了，我们则高傲地快马加鞭，避开那些如此陈旧如此沉重的家伙。在这种逃避的飞行中，我们穿越了愈来愈稀薄空荡的空间，我又看见在一片空洞之中星星点点的闪烁不定的光。那是许多以刚刚生成的物质形成的新的星系!比我的星系还更新!太空很快就变得拥挤起来，像秋收时节硕果累累的葡萄藤。我们飞呀飞呀，正像最年轻的在逃避最陈旧的，也是最陈旧的在逃避最年轻的。我们飞向空洞的天空，而这片空中也开始有了人。

在这种重新繁衍星系与人口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喊叫声：“QFWFQ!现在该你赔偿了!你这个叛徒!”我看到一个更新的星系在我们的轨道上飞行，最前面伸出头来朝我大喊大叫地发出威胁与辱骂的就是我的老朋友PFWFP。

他开始了对我的追赶。PFWFP的新星系年轻轻快，在空中上升时速度更快，而我的星系更沉重一些，在下降飞行时占先。

在飞行中，人们知道秘诀何在：关键是转弯时掌握好弧度。PFWFP的星系趋于紧缩转小弯，我则是宽放转大弯。宽啊宽啊的，我们的星系就甩到太空边沿之外去了，而PFWFP的星系还在后面。我们继续带着自己的星系跑着，在跑的过程中边前进边开辟新的空间。

这样，我前面一无所有，而身后则是PFWFP那张难看的脸紧迫不

舍：我们彼此都视对方为最可恶的人，我真宁愿向前看。我看见了什么？PFWFP！我的目光刚刚才离开我身后的PFWFP，而现在他竟然在我前面飞行着！

“啊！”我叫了起来，“现在该让我追你了！”

“怎么？”PFWFP说，我真搞不清他究竟在我前边还是后边，“是我在追你呀！”

我扭头一看，PFWFP还是在我后边紧跟着；我再度回头向前看，他仍然在我前边跑着。我又仔细看看，发现在他的星系前边还有另一个星系，而那个是我的，我就在那个星系的前头，从后背看上去绝对没有任何差错。我又转向正在追赶我的PFWFP，注目而视，发现后面还有另一个星系在追赶他，而那也正是我的星系，我正在回头向后张望。

就这样，每个QFWFQ后面有一个PFWFP，每个PFWFP后面又有一个QFWFQ；每个PFWFP追赶这一个QFWFQ，而另一个则追赶着他。我们的距离时近时远，但肯定的一点就是谁也没有赶上谁。这种你迫我赶的游戏使我们觉得没有了味道，何况我们也不再是小孩子了。但是，我们眼下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好做，只好没完没了地追赶着，奔跑不息。

## 水族舅姥爷

在石炭纪第一批离开水生生活走上陆地的脊椎动物源于骨质肺

鱼，它们的鳍可以在身体下面转动，在地上能当爪子使用。

“很清楚，水生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 QFWFQ回忆着，“那些从事重大进步事业的动物越来越多，每个家庭都有成员走向陆地，所有人都在谈论陆地上的所作所为，都在呼唤自己的亲人。现在，没有家长能拉得住年轻的鱼儿，它们在水边泥岸上拍打着鳍，试着看能否像成功者那样当爪子用。然而，正是那个时代；我们相互之间的差别更加突出：有的家在陆地上生活了几代，家里的年轻一代炫耀自己不再是两栖类，甚至几乎成为爬行类动物；有的则继续是鱼类，甚至变得比任何鱼都更鱼。”

我们这一家，以爷爷为首，全都在海滩上爬行，好像就未曾有过其他爱好。倘若没有舅姥爷N' ba N' ga坚持，我们与水族世界的接触恐怕早就断了。

不错，我们有一位舅姥爷，就是我姥姥的哥哥，是泥盆纪的腔棘鱼类（生活在淡水中，后来姥姥的表兄弟们都留在那个地方。不过我不想多谈那些亲戚，反正没有人能延续下来）。这个舅姥爷住在某个混浊的浅水区，在原始球果树根之间游动。我的所有长辈都出生在那片泻湖的分支里。他从不离开那里一步：在任何季节，只要钻进植物更稠密的地方，就可以感到不是沉浸在水下，我们能看到他在离水面不远处喘息发出的一串串气泡。跟所有到了那把年纪的鱼一样，泥云刮过他的尖鳃，他总是习惯在那里寻觅什么。

“舅姥爷N' ba N' ga!我们来看您了!您在等我们吗?” 我们喊

着，用爪子和尾巴拍打着水面，以便引起他的注意。

“我们给您带来些自己养大的虫子，N’ ba N’ ga舅姥爷！您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蟑螂吧？尝尝，您一定会喜欢的！”

“你们能用那臭烘烘的蟑螂弄干净你们身上那些让人恶心的树瘤吗？”舅姥爷的话都是这种类型的，甚至更粗鲁，每次他都是这么欢迎我们，可我们都不以为然，因为我们知道过一段时间后他总会缓和下来，喜欢我们的礼物，语调也会温和的。

“什么树瘤，N’ ba N’ ga舅姥爷？您什么时候看见我们身上疙疙瘩瘩了？”

说什么身上疙疙瘩瘩的，此话不假，但是那是蟾蜍，跟我們没有任何关系；而我们则恰好相反，我们的皮肤非常光滑，没有任何鱼类像我们这么光滑呢；舅姥爷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但他却不肯放弃炮制那些纯属中伤与偏见的言论，因为他就是在这种言论中长大的。

我们每年去探望舅姥爷一次，而且是全家出动，这也是我们家人团聚的一个机会。大家分布在大陆各地，凑在一起交流信息，互换食用昆虫，讨论以前悬而未决的共同关心的问题，等等。

对如何划分区域追捕蜻蜓这类离自己多少公里之外陆地上的问题，舅姥爷也要参与讨论，并按照他的标准，即水族标准来判定谁是谁非。“可是你不知道在下面追捕总是比上面的更占便宜吗？这还有什么可让你苦恼啊？……”

“舅姥爷，您瞧，这不是水面水下的问题，我在山脚下。他在半山腰，对这山区，舅姥爷……”



可他呢，仍大论“在礁石下总有最好的虾”，实在拿他没办法，他无法接受与自己所处的世界不同的现实。

尽管如此，他的评判仍然继续对我们大家具有权威性：我们最后总要征求他对那些一窍不通的事物的意见，虽然都知道他往往会大错特错。也许他的权威来自他的年迈，来自他讲话的方式陈旧，比如“把鳍垂下来点，好！”可我们连这话的意思也弄不大清楚。

我们曾多次有过把他带到陆地上来的打算，而且一直努力着；对于这点，家庭各支脉间的竞争从未停止，因为谁能把舅姥爷带到地面上，谁就会处于全家族最重要的地位。然而这真是毫无益处的竞争，因为舅姥爷从不梦想离开他的泻湖。

“舅姥爷，您这么大年纪，知道我们多不愿意把您一个留在这潮湿的环境里啊！我们有这么个想法……”我们开始进攻。

“我还以为你们都明白了呢，”老鱼打断我们的话，说：“如今你们该丢掉在干地方玩耍的趣味了，该回到像普通鱼类生活的时候啦！这水是为所有鱼的，而这吃的，这季节的蚯蚓真是从未有过的好吃哩，你们可以跳下来好好游耍，我们再也不提它了。”

“不，舅姥爷，您听成什么了？我们想带您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个漂亮的草场，……您会看见在那里多么好，我们在那里挖一个潮乎乎的坑，很新鲜：您就在那里闲游散步，和在这里一样；您还可以四处走走，您一定会走。还有，到您这岁数，地上的气候最适合不过了。总之，舅姥爷，您就别再让人求您了，来吧！”

“呸!”舅姥爷的答复斩钉截铁，鼻子一喷水，就在我们的目光下消失了。

“可这是为什么呀?舅姥爷，您为什么反对，我们真不理解，您这么阅历丰富，而有些偏见……”

水面上冒起一串气泡，他在灵活地甩尾下沉之前给予我们最后的答复：“谁鳞里有跳蚤，就肚皮在泥里游。”这是当时的表达方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谚语，其意思是“谁痒谁自己搔”。他用“泥”字，是因为他每次谈到我们称做“地”的东西的时候都用这个“泥”字。

那个时候我在恋爱。我整天跟LII在一起，互相追逐。像她那样灵活的女孩真是前所未有的：那时像树一样高大的蕨类植物，她能猛一下上到顶尖，而树尖被她压弯到几乎挨着地面的程度，她又能跳下来继续奔跑。我在运动方面比较迟缓笨拙，总在后面跟着她。我们穿越干燥结壳的没有人迹的内陆。有时我为离泻湖太远而感到恐慌，而对于她，什么都比不上远离水生生活：沙漠、戈壁、草原、密林、山岩、石英山，这才是她的世界，似乎专为让她那双长长的眼睛观察，让她那敏捷的步伐穿行。看着她那光滑的皮肤，你会觉得从未存在过鳞甲。

LII的亲戚使我有些敬畏：他们是那些在更久远的时代就定居陆地并劝说我们来此居住的少数家庭之一；是那些如今可以在干地上生出硬壳保护的卵的少数家庭之一。至于LII，只要看看她的蹦跳，她的敏捷动作，就知道她生于太阳和沙土中热孵的蛋，从诞生起就用腿站立，并能摇晃着迈步前进，而我们这些进化不足的家族还停留在摇摇晃晃的阶段上。

发展到LII认识我父母的时候了：我们家族最年长、最有权威的便是N' ba N' ga舅姥爷，我不能不让他看一下我的未婚妻。可每逢有机会时，我都窘迫地推迟拜会，因为了解她所生长的环境，我还没有勇气告诉她我舅姥爷是一条鱼的实情。

一天，我们正在走过环湖的湿淋淋的岸边，它是由交错缠绕着的植物根和腐败落叶与沙子共同构成的。LII提议进行她惯用的比赛或能力测试：“QFWFQ，你保持平衡到什么程度？我们看看谁能在岸边上跑！”说着就从地上跳到岸边，但稍有些犹豫。

我觉得这次不仅能与之竞争，而且能战胜她，因为在潮湿地里我们的爪子更抓得有力。“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我喊着，“也可以更往那边！”。

“别胡说！”她说，“那边怎么能跑？那边是水呀！”也许是开始关于N' ba N' ga舅姥爷问题的谈话良机到了：“那又怎么样？”我说，“有在岸边跑的，也有在那边跑的。”

“你说什么？没头没尾的。”

“我说我的舅姥爷N' ba N' ga，他就在水里，像我们在地上一样，而且从未出水。”

“嗨！我真想认识一下这个N' ba N' ga舅姥爷呢！”她的话音未落，泻湖混浊的水面上冒出一串气泡，水形成了一个旋涡，露出一副长满尖尖的鳞片的嘴脸来。

“喏，就是我，怎么了？”N' ba N' ga舅姥爷睁圆眼睛看着LII，他面部像石头一样毫无表情，巨大的嘴两侧的鳃一鼓一鼓的。舅姥爷可从未显得这么与我们不同，真是一个地道的妖怪样

“N’ ba N’ ga舅姥爷，请允许，这位，我很高兴让您认识她，我的未婚妻LII。”我指着未婚妻，不知她为什么靠后爪直立，这是她最讲究的姿势，当然也是这位粗野的老人最不喜欢的姿势。“这么漂亮啊，小姐，是来洗一洗尾巴的吗？”N’ ba N’ ga舅姥爷开腔了，这套话在当时也许是很彬彬有礼的话，可在我听来甚至是不体面的下流话。

我看了一眼LII，以为她一定会气得扭头尖叫着跑开。可是，没想到她受到的对周围的俗气无所谓的教育竟如此之深。

“你听着，那个小植物，”她不以为然地指着湖中生长的巨大的灯心草问，“您能告诉我它的根扎到多深吗？”

这是人们借以维持对话的问题，真难想像灯心草对她能有什么要紧的！可舅姥爷却好像全部投入，大谈特谈起那水上浮生之树的根如何如何，他怎么可以在根间游来游去，甚至那下面便是最适宜他捕捉猎物之处。

而且他一谈就没完，烦得我直喘气，试图打断他的话题。可是你知道我那冒失鬼女友怎么样吗？她能听进那套话吗？“啊？您在水中的根之间捕猎？真有趣！”

我羞愧万分。

舅姥爷又说，“可不是闹着玩的！那里的蚯蚓可真能让人饱餐一顿的！”说着，就不假思考地来了一个扎猛子。他这动作做得那么灵敏，甚至向上一蹿，跳出水面老高的，一身鳞片斑斑点点，张开他的扇形鱼翅，然后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圆，再垂直落入水中，扭动着半月形的尾巴和腰身迅速消失了。

见此情景，我把匆忙准备好的向LII作解释的话趁舅姥爷离开这阵子全端了出来：“你知道，要理解他，他脑袋里只有像鱼一样生活的固定观念，结果就真像鱼一个样子了。”我的嗓音压得很低，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姥姥的哥哥鱼到这个地步。我刚说：“LII，天色已晚，我们走巴。”舅姥爷已经从水中露出头来，双唇间叼着一条蚯蚓和拖泥带水的海带。

我觉得不会是真的，当我们道别时，我悄然无声地跟在皿身后摇摇摆摆的，心想现在她该开始一套评论了，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最糟不过的时刻要来了。LII没有停步，只是转过头来向我说：“可是，挺可爱的，你的舅姥爷。”她所说的只有这几句，别无其他。在她的讽刺面前，我不止一次毫无反击之力，可这次我对她这话的反应是宁愿不再看见她，也不愿再触及这个话题。

然而我们继续相见，一起散步，再也没提过湖边那次的事情。我心中无底，很想说服自己“她已经忘记此事了”，可又常常怀疑，她沉默是为了让我在她家人面前当众出丑，或者是——对我来说更为糟糕的假想——只因为同情才试图转移话题。直到有一天天刚发亮时，她憋不住才说出：“可是你不带我去看舅姥爷了？”

“说什么呀，”她是认真的，她一直盼望能跟舅姥爷聊天。我简直给弄得摸不着头脑了。

这一次在湖边的访问更长了。我们三个都躺在湖岸的斜坡上：舅姥爷在靠水一边，我们也半身泡在水里，从远处看，谁也说不清哪个是陆地上的，哪个是水族的。

老鱼又开始他那套老生常谈，说起水呼吸胜过空气呼吸，又是一整套攻击诬蔑之词。“现在LII该跳起来振振有词地反击了。”我心想。可那天LII用的是另外一套战术：认真讨论，捍卫我们的观点，但好像又是认真听取老N' ba N' ga的。

按照舅姥爷的说法，地面上的上升只是有限的现象，也会像当初上升一样再回落，反正是不断变化吧：火山、冰川、褶皱、气候和植被的变化。而我们的生活必须面对不断的变化，其间会有整个种族的消亡，只有那些顺应变化的人才能生存下来，生活的美好在于完全被卷入并忘却。

我们这些岸边长大的子女都是乐观地看待前景的，我对他的论点严厉驳斥。可是真正让我糊涂的是LII，她形态到了完美的地步，生于征服陆地的家族，面前展现的是无限的能力，而舅姥爷怎么能否认她所代表的现实呢？我被辩论的热情所燃烧，可我的女友似乎过分冷静，过分理解对方。当然，对于我这个习惯听舅姥爷辱骂的人，他的这个话题真有新意，虽然充满陈旧和夸张的表达方式，连语调也显得可笑。我为他对陆地这个完全是他外界的情况的了解之多而感到惊奇。

而LII不断以提问的方式设法让老人对水中生活说得更多：当然这是舅姥爷最抓住不放、最激动不已的话题。与地面和空气的不稳定相比，泻湖和海洋代表着未来与安全。那里的变化是有限的，空间和食物无穷无尽，温度总能找到平衡，因此生活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样子，没有变态，没有对前途的怀疑，在其充分的完美中使每个事物都深化自己的性质，达到自身的实质。舅姥爷说到水族的前途时既不美化也无幻想，而且不掩饰

问题恶化的可能(对含盐度上升的担心)，但这丝毫也不会扰乱他所信任的那些价值和比例。

“可是我们现在能在山谷和平原奔跑了，舅姥爷!”我喊着，以我自己，更以LII的名义争辩，而她却沉默不语。

“去你的，小蝌蚪!你一回到水里就回家了!”他又拿起我常听到的对我们训斥的语调来。

“您不信，大叔，我们要学水下呼吸是太晚了吧?” LII认真地问，我不知道该为她称呼舅姥爷为大叔，还是为她的某些问题(至少我不习惯想的问题)而感到茫然。

“如果你身在其中，我的星星，我立刻就可以教你!”  
LII发出奇怪的大笑，终于开始跑了起来，跑得我都追赶不上。

我走遍平原和丘陵寻找她，来到一个四周是荒原和树林的环水的山嘴。LII就在那里；她一定想凭她的认真倾听和逃跑到这里，告诉我“我明白了”：我们必须像老鱼待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样，努力待在我们的世界里。

“我会像舅姥爷在那里一样待在这里!”我大喊着，有些含糊，但立刻补充道：“我们两个，在一起!”因为我没有她真的感到不安全。

而LII怎么回答我呢?我现在事隔多少世纪后回想起来还会脸红。“去你的，小蝌蚪!要另外二个!”我不知道她是想把我和舅姥爷一起讽刺，还是模仿舅姥爷在外孙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年迈昏聩的态度。?无论是哪个假设，对我都是同样的打击：因为都意味着把我看成半路人，非驴非马的两不靠。

我失去了她吗？怀着这个念头，我飞快跑去争取她。努力做些露脸的举动：猎取飞虫时，我跳高些；挖洞时，我刨深些；与同类较量时，我勇猛些。我为自己而骄傲，可每当我做这些漂亮事时，她都不在那里看我：她总是失踪，不知躲藏在哪里。我终于明白了：她是去了泻湖，我舅姥爷在教她在水下游泳。我看见他们以同样的速度划破水面，很像兄妹一般。

“你知道，”她看见了我，高兴地说，“爪子当鳍用也很好使哩！”

“好啊：看你进步多大呀！”我只能不无讥讽地评论。我知道，这对于她只是游戏。然而是不喜欢的游戏。我要召唤她回到现实中来，回到等待着她的未来中。‘

一天，我在高高的蕨树林里等她，一棵棵蕨树伸向水中。

“LII，我有话跟你说，”我一见她就开口说道：“你现在开心开得不少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呢。我发现一个山脉：那面是无边的碎石平原，水刚退去不久。我们将最先进驻那里，用我们的子孙来布满那辽阔的领土。”

“大海才无边无际呢！”LII说。

“别再重复那个老糊涂的胡话了！世界属于有腿的，而不是鱼类的，你知道吗？”

“可我知道他是一个算得上一个的！”

“那我呢？”

“没有一个有腿的能像他那样。”

“那你家呢？”

“我吵架了，他们从来就什么也没弄懂。”



“你疯了!不能再倒退的!”

“可我就要!”

“你要干什么?你一个人跟那条老鱼?”

“嫁给他!跟他一起回归鱼类,再生出一些鱼来。再见!”

她最后纵身一跃,一直攀到蕨树最高的一片叶子上,又纵身跃入湖水中。她再度露出水面,但已不是只身一个,舅姥爷结实的镰状鱼尾在她的尾巴旁边,双双破水前进。

这对我是极大的打击。后来又怎么样了?我继续走我的路,在世界的改造之中也改造自我。在许多生物中,我经常遇到比我更算得上“一个”的:一个宣布未来的生物,一只为刚钻出蛋壳的幼崽哺乳的鸭嘴兽,一个身处矮小植物之中变瘦的长颈鹿,或者一头证明已不再复返的过去的新生纪开始后仍幸存的恐龙,或者一只以往能保持几百年一动不动的鳄鱼。所有这些动物,都以某种方式比我更高级,更发达,使我在它们面前显得那么平庸,而我却没有成为它们中的一员。

## 打赌

应用于宇宙历史的控制论的逻辑表明,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串无论如何不能不产生细胞生命。按照控制论,宇宙是通过一系列正反方面的反馈形成的,经过集中原始云中氢的重力,然后是核向力量与与前者平衡的离心力量的作用。由于已经使进

程启动，究只能沿着连锁反馈的逻辑前进了。

“是的，可最初人们还不知道，” QFWFQ说，“或者说，一个人可以预见，也是凭感觉猜中的。我可不是吹牛，从一开始我就打赌说会有宇宙，我说对了，而且就宇宙将是怎样的这点我也从(K)yK这个最老资格的家伙那里赢了很多钱。”

我们开始打赌时，还没有任何可以凭借来预见的事物，只有一些粒子在游动，一些电子东一个西一个地分散着，质子上上下下各自为政。我不知道感觉到了什么，不知道天气在如何变化（实际上我有些冷了），就说：“我们打赌，今天会有原子！”

老(K)yK说：“拜托了！原子？！我敢赌绝不会的！你要什么，我给什么！”

我说：“你连X也肯赌吗？”

他说：“X升到N。”

他话音未落，每个质子都抓住了周围的一个电子，旋转了起来，一个氢的巨大云团在太空中正在凝结。

“你看见了吗？都是原子！”

“那些是原子，哇！真好家伙呀！”(K)yK这么说，因为他有不想认输总要找碴的坏习惯。

我和他经常打赌，因为一则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二来惟一证明我的存在的方式就是与他打赌，就像惟一证明他的存在的方式就是与我打赌一样。我们对发生或不发生的事物打赌，赌的题目实在无限之多，反正直到那时还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由于连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想像事件是否会发生，我们就

采用约定的方法：事件A，事件B，事件C，等等，以便加以区别。或者说，由于那时还没有字母表或其他约定顺序系列的符号，在为将要发生的事物打赌前，我们还得为约定顺序系列的符号如何出现而打赌，再把它与可能发生的事件挂钩，以便对我们仍然一无所知的事件区分清楚。

至于赌注，谁也不知其为何物，因为还没有可以当做赌注的东西；于是我们就凭口而论，各自记住赢的赌数，等到最后再算账。所有这些运算极为复杂，因为那时还没有数字，想运算连数字的概念也没有，反正是没有什么能与什么分得开。

这种情况在原始银河系开始凝聚成原始星辰时有了变化，我当时立刻明白会有怎样的结局：温度不断上升，就说：“现在要点着了。”

“瞎说！”老人反驳着。

“我们打赌吗？”我问。

“随你便。”他说。噗！黑暗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炽热的大火球，火球在宇宙中散开。

“噯，点着也不意味着那个……” (K) yK又开始他那一套咬文嚼字的把戏。

不过我有我的办法让他沉默：“是吗？那么依你看意味着什么？”

他默不作声了，可以想像他的样子：一个词刚刚有了一种涵义，他想像不出这个词还会有别的涵义！

(K) yK和我一起待了一些时候，他是够烦人的那类，没有“资源”，没有任何可讲述的事。我呢，说来也没有，值得讲述的事

情还都没有发生，至少当时对于我们来说也无从可谈。惟一的事就是想像，甚至是对假设的可能加以假设。现在，在假设的假设中，我比他想像力丰富，这既有利又有弊：他可以对最冒风险的事件打赌’，这样赌赢的可能性就可说是彼此彼此了。

我一般是针对某事件要发生的可能性打赌，他则几乎总是从反面赌，我这么说(K) yK，是因为他对现实持静态看法，而当时静态与动态没有现在这样分明的区别，至少要非常注意去捕捉其区别。

比如星星在变大，我问：“大了多少？”这是为了把预测引导向数字方面，因为这样他没有什么好讨便宜的。

那时数字还只有两个：e和pi，他目测后概算了一下，回答说：“增加了e，增加到ti。”

好狡猾！所有人都能达到他这个水平！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明白：“我们打赌，到一定点它就停下来了。”

“赌吧。那么该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反正我无论如何都只能硬顶住，就来了一句：“pi。”老头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从那时起，我们就以e和pi为基础打赌。

“pi。”他看着黑暗中的点点星光喊道，可是应该是e。

我们打赌明摆着是为了开心，因为要挣钱是绝对不会有任何收效的。在元素开始形成之时，我们对最稀有元素的原子进行估价，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个错误：我看到最稀有的元素是钨，就拿钨来赌，指望能赢他，能有进款：积累钨的资本。可我没

有料到，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元素，都变成了射线，因此又得从零开始。

我当然有失误的时候，不过我却能因此获益：我可以提出更冒险的赌题。

“现在出来了一个铋的同位素！”我看到在一个超级新星的慢火加热中劈劈啪啪爆发出来的新元素，就赶紧说，“我们打赌吧！”

其实，这是一个好好的铯原子！

在这种情况下，(K)yK拿出讥讽的架子，好像他胜利在握，其实这不过是我走的一步险棋，让他先得一个便宜罢了。实际上，越往前发展，我越理解了内在机制，对于每个新现象，在经过起初的吃力阶段后，我都能使我的预料是深思熟虑的，银河系的一个星系与另一个星系之间相距上百万光年，既不更多，也不更少，这点我比他掌握得早，以至过了一段时间对于我都变得过分容易，没有意思了。

于是，我从已经掌握的数据出发，试着在头脑中推论出其他数据，再从其他数据出发，直到提出表面上与我们正在讨论的数据毫无关系的可能。我直接提出结论，不谈推理过程。

比如，我们正就银河系螺旋运行的弧度进行预测，我却突然说：“你听着，(K)yK，依你看，亚述人会侵略美索布达米亚吗？”

他呆住了，“什么？什么时候？”

我急速地运算了一下，向他报了个日期，当然既五年也无世纪，因为那时的时间计量单位还没有达到那种类型的规模，所以

要讲一个准确的时间就得求助于一个复杂到写满整个黑板的公式。

“你怎么知道的?”

“很快。(K)yK, 他们侵略吗?我认为会的, 你说呢?行了, 别拖拖拉拉不表态呀!”

我们还是在无边无际的空中, 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氢原子围绕着最初的星系旋转。我需要极其复杂的推论才能预料出布满人马、弓箭和军号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 但是由于没有别的事好做, 这也办得到。

然而, 在这种情况下, 老头子总是说“不”, 倒不是他以为亚述人不会出现, 而只是简简单单地因为当时还没有亚述国和美索布达米亚, 没有地球, 也没有人类。

当然, 这些是属于远期预料的打赌, 不像有些事情能很快就知道结局。“你看, 那边的太阳的圆周是椭圆形的?很快又要形成新的星球了, 你说, 一颗星球离另一星球的运行轨道有多远?”

我刚开口, 想说在八亿到九亿之间, 不, 在六亿到七亿年之间, 星球们就已经沿着各自的轨道运行起来, 不更窄, 也不更宽。

我最满意的是我们对为什么、在什么时候打过的赌都能在头脑中记忆犹新地保持几十亿年, 而且还记得期限最短的赌题和数字(那时整个数字时代已经开始, 使得事情更复杂了一些), 还要记得谁赢谁输了哪些, 以及各自的赌金总额(我的积分不断上升, 老头却负债累累)。除此以外, 还要绞尽脑汁想出新的赌题

，在推理的链锁上越来越远地找命题。

“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在维切利省的圣迪亚市，加里波第路十八号，你听见没有？下午五点四十五分，二十二岁的朱赛皮娜？本索狄小姐从家里出来，她向右还是向左走呢？”

“这个……” (K) yK说不出来。

“喂，快点！我说她向右。”穿过被星系运行划破的尘埃云，我已经看到了圣迪亚市街道上薄雾初起，路灯刚刚点亮，勉强照到雪下的人行线，照到朱赛皮娜？本索狄小姐瘦小的身影消失在街拐角。对于天体发生的事，我已经不再打赌，静等随着我的预言逐个应验而坐收 (K) yK当初下的赌金。但是，我爱冒险的兴趣使我要对每件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做出预见，无数事件接踵而来，直到那些最没有把握的区区小事。我开始把容易计算的近期事件与要求复杂运算的远期事件结合预测。“很快的，你看见星球怎么在凝聚吗？说说看，大气层会是什么样子的？水星、金星、地球、火星都是什么洋子的？说呀！快表态！还有，反正你在跟我思路走，给我算算印度半岛在英国统治时期的人口指数是多少。你想什么呢？快点说呀！”

我钻进一条路，或一个小孔，里面的事件密度倍增，可以随意抓住一大把再抛到对手面前，’而他从未假设过这些时间的存在与事件的发生。有一次，我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发问，“皇家马德里队在半决赛时踢主场，谁赢了？”瞬息之内，我明白这种显得是偶然乱凑起来的言语使我触及了一个符号的新领域，它能够表现无穷的严密而又模糊的现实，它将能用来改变现实的单调性，也许是向着未来的奔跑，而我就是首先预料到并且期

待这种奔跑的人。我想通过时间和空间把这些符号的组合变成许多小碎片，使之溶于一种看不见的三角形的几何图案，像在球场上白线之内运动着的足球出界后，再折回银河系闪光的旋涡星团，辨认清那些在远处和夜间都根本看不清的球员们胸前背后的号码。

我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新领域，拿出以前赢得的一切资本当赌注。谁能阻止我呢？老头不肯相信的态度只能促使我冒险——这是一种小小的满足感——因为我已经最先发现了这点。(K)yK没有意识到幸运正在转向他那边，而我已经在数他会笑多少次，这在当初是很少有的，现在其频率却在增长。

“QFWFQ，你看，阿门赫泰四世法老没有儿子！我赢了！”

“QFWFQ，你看，庞培打不过凯撒，不行了吧！我早就说嘛！”

而我是要把我的运算进行到底的，我没有忽略任何细节，就算回头再重来一遍，我也还会像原来一样下赌。

“QPWFQ，在查士丁尼皇帝时期，从中国和君士坦丁堡引进了蚕，而不是火药！还说我糊涂吗？” “不，是你赢了。” 当然，我继续对难以捉摸的事情进行预测，而且做得很多。现在我不可能撤退，不可能自我更正。再说，更正什么？以什么为基础更正？

“那么，巴尔扎克在《破灭的幻想》结尾没有让主人公自杀，”他用一种刚刚开始获胜的胜利者的小声音说，“而是让他被卡洛斯·海莱拉给救了。你知道吗？在《高老头》里就有过类似的描写。QFWFQ，我们的账算到哪里了？”



我的优势在下跌。我当初把赢了的数额兑换成贵重货币存在瑞士银行，但当时不得不连连提取巨款以支付输了的赌金。我也赢了一些，甚至是大额的，但情况变了，我获得那些胜利是全凭偶然的，也不能保证胜利之后不再出现运算失误造成的失败。

那时候，需要一个查询作品的图书馆，需要订阅专门的杂志，还有运算的仪器设备。总之，正如众所周知，有一个研究基金会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资助。当然，我们的打赌都是彼此之间无邪的游戏，没有任何人怀疑有人卷入这些巨额费用。我们靠自己的研究月刊《电子预测中心》来维持生活，此外，还有给（K）yK的元老津贴，这是他凭连一个手指也不能动弹的样子得来的（他不爱动的毛病日趋严重，像个瘫痪病人似的坐在轮椅上），这个元老之称是随便得来的，跟他的年迈毫不相干，否则至少我也会和他平等的权利，只是我不计较罢了。

我们到了这种状况：（K）yK元老在他的小楼的柱廊上，坐在轮椅里，腿上铺满早上邮局送来的世界各地的报纸，大声叫得整个校园都听得见：

“QFWFQ，土耳其和日本之间今天没有签定原子协议，连谈判也没有开始，你看见了吧！”

“QFWFQ，特米尼·伊梅莱塞因杀妻之罪判了三年，跟我当初说的一样，不是终身监禁！”

他晃动着报纸页张得意地炫耀，那白纸黑字真像当年形成星系时太空的样子，挤满了四周空旷的孤立的星球，既无目的又无

意义。我想，那时多么美好啊！通过那片空虚，我能划出直线和抛物线，猜测出时间与空间的准确交点，在那些点上将要发生的事件，显得那么光彩夺目，无可争议。而现在，事件接连不断，就像水泥在杂乱交错的模具里浇注；就像重叠套印，虽然词句依稀可辨，却无法理解其本意；就像一种没有方向和形式的事件之混沌面团，把任何逻辑推理都给包围、挤压、沉浸得无法显现。

“QFWFQ，你知道吗？今天华尔街收盘价下跌了百分之二，而不是百分之九！你看，卡西亚路上滥建的楼房是十二层的，而不是九层的！内阿克四世比郎詹穆士赢了两个长度！我们的账记了多少啦，QFWFQ？”

## 恐龙

从三叠纪到侏罗纪，恐龙不断进化发展，在各大洲称王作霸长达十二亿年之久。后来它们却很快灭绝了，原因何在，至今仍然是个谜。或许是不能适应气候和植物在白垩纪发生的巨大变化的缘故。反正到了白垩纪末期，恐龙全部死了。

恐龙全部死了，但我除外——Qfwfq作了确切说明，一段时期内，

大约五千万年吧，我也是恐龙。我不后悔自己是恐龙。当时是恐龙就意味着手中握有真理，到处大受尊敬。

后来情况变了。详情不必细述，无外乎各种麻烦、失败、错误、疑惑、背叛、瘟疫接踵而至。地球上出现了一批与我们为敌的新居民。他们到处捕杀我们，使我们失去了安身之地。现在有人说，对没落感兴趣，盼着被消灭，是我们恐龙当时的精神特征。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我可从来没有那种想法。其他恐龙如果有那种想法，那是因为它们知道劫数难逃了。

我不愿回忆恐龙大批死亡的年代。我当时没想到我能逃脱厄运，但一次长距离的迁徙却使我得以死里逃生。我走过了一个布满恐龙尸骨的地带，真像是一个大坟场。骨架上的肌肉已被啄食殆尽，有的只剩下一块鬣甲，有的只剩下一根犄角、一片鳞片或一块带鳞片的皮肉。：这些就是它们的昔日仪态的遗存物。地球的新主人们用尖嘴、利喙、脚爪、吸盘在恐龙的遗骸上撕食着，吮吸着。我一直往前走，直到再也看不见生者和死者的踪影对，才停住脚步。

那是一片荒漠的高原，我在那儿度过了许多年华。我避开了伏击和瘟疫，战胜了饥馑和寒冷，终于活了下来。我始终很孤独。永远呆在高原上是不行的，有一天，我下了山。

世界变样了。我再也认不出早先的山脉、河流和树木了，第一次遇见活物时，我藏了起来。那是一群新人①。个子矮小，但强壮有力。

“喂，你好！”他们看见了我。这种亲昵的打招呼方式使我顿觉一惊。我赶紧跑开，但他们追了上来。几千年来，我已习惯

于在我的周围引起恐惧，我也习惯于对被惊吓者的反应感到恐惧。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喂，你好！”他们走到我身边，仿佛没事似的，对我既不害怕，也不怀敌意。

“你干吗跑？想到什么了？”原来他们只想向我问路。我结结巴巴他说，我不是当地的。“你为什么跑呀？”其中一个说，“像是看见了……恐龙！”其他人哈哈大笑。但我却第一次听出，他们的笑声中含有忧惧。他们笑得不自然。。另一人沉着脸对刚才那人说：“别瞎说。你根本不知道恐龙是什么……”

看来恐龙继续使新人感到恐惧。不过，他们大概好几代没见过恐龙了，如今见了也认不出来。我继续走路，尽管惶悚不安，却迫不及待地希望再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一个新人姑娘在泉边喝水。就她一人。我慢慢走上前，伸出脖子，在她旁边喝水。我心里想，她一看见我，就会惊叫一声，没命地逃跑。她会喊救命，大批新人会来追捕我……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了。妄想活命，就应该马上把她撕成碎片：像从前那样……

姑娘转过身来说：“暖，水挺凉的，对吧？”她用柔和的声调，讲了一些跟外地人相遇时常说的客套话。她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旅途中是否淋着了雨，还是一直好天气。我没想到跟“非恐龙”能这样交谈，只是愣愣地呆着，几乎成了哑巴。

“我天天到这儿喝水，”她说，“到恐龙这儿……”

我猛地仰起头，瞪大了眼睛。

“是的，我们管它叫这个名字，恐龙泉，自古就这么叫。据说从前这儿藏着一条恐龙，是最后的几条恐龙之上。谁到这儿来

喝水，它就扑到谁身上，把他撕成碎片。我的妈唷！”

我打算溜走。“她马上就会明白我是谁了，”我思付道，“只要仔细看我几眼，就会认出来的！”我像那些不愿被别人看的人那样，垂下了脑袋。我蜷起尾巴，仿佛要把它藏起来。她笑吟吟地跟我告别，干自己的事去了。由于神经过于紧张，我觉得很疲乏，如同进行了一场搏斗，一场像当初那样的用利爪和尖齿进行的搏斗。我发现自己甚至没有回答她的告别。

我来到一条河边。新人们在这里筑有巢穴，以捕鱼为生。他们正用树枝筑一条堤坝，以便围成一个河湾，减缓水的流速，留住鱼群。他们见我走近，马上停止干活，抬头看看我，又互相看看，仿佛在默默询问。“这下完了，”我想，“准要吃苦头了。”我作好了朝他们扑去的准备。”

幸好我及时控制住了自己。这些渔夫丝毫不想跟我过不去。他们见我身强力壮，问我是否愿意留下，跟他们呆在一起，给他们扛树枝。

“这个地方很安全，”他们见我面有难色，便打了保票。“从我们的曾祖父时代起，就没见过恐龙……”

“谁也没怀疑我是恐龙。于是我留下了，这儿气候很好。食物虽然不合我们恐龙的胃口，但还能凑合。活儿对我来说不算太重。

他们给了我一个绰号——“丑八怪”。没别的原因，只因为我的长相跟他们不同。我不晓得你们用什么名字称呼新人，是叫潘托特里还是别的？他们当时还没有完全定型，后来才进化成名副其实的人类。因此，有的人跟别人很像，但也有的人跟别人

完全两样。所以我相信在他们中间我并不十分显眼，虽然我属于另一类。

但我没有完全适应这种想法。我仍旧认为自己是四面受敌的恐龙。每天晚上，他们讲起那些代代相传的恐龙故事时，我总是提心吊胆地往后缩，躲到暗处。

那些故事令人毛骨悚然。听的人脸色刷白，心惊胆战，不时发出一声惊叫；讲的人也吓得声音发抖。过不久，我还知道，大家虽然很熟悉故事内容（尽管内容十分丰富），但每次听故事照样会害怕得瑟瑟发抖。在他们眼里，恐龙就是魔鬼。他们描述得绘声绘色，具体到了每一个细节。仅凭这些细节，他们永远不能识别真正的恐龙。他们认为我们恐龙只想着怎么杀死新人，似乎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新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敌人，我们从早到晚的唯一任务是追逐他们。但我回忆往昔时想起的却是我们恐龙遭到的一系列厄运、痛苦和牺牲。新人们讲的恐龙故事同我的亲身经历相差甚远。他们讲的仿佛是同我们毫无关系的第三者，我完全可以不予理会。我听着这些故事，发现以前从没想到我们会给新人留下这种印象。这些故事尽管荒诞不经，但从新人的独特角度来看，有些细节是属实的。我听着他们由于恐怖而编出的故事，想起了我自己感到的恐怖。这两种恐怖在我的脑海中交混。所以，当我得知我们是怎样吓得他们瑟瑟发抖时，我自己也吓得瑟瑟发抖了。他们轮流讲故事，每人讲一个。他们忽然说：“喂，丑八怪能给咱们讲点什么呢？”转而对我说：“你难道没故事可讲吗？你们家从来没跟恐龙打过交道吗？”

“打过交道，可是……”我期期艾艾他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唉，你们要知道……”

正好这时，凤尾花——就是我在泉边遇见的那个姑娘——前来给我解围。“你们别麻烦他……他是外地人，对这儿还不习惯，咱们的话讲得还不流利……”

他们终于换了一个话题。我松了口气。

凤尾花和我已经建立起一种推心置腹的关系，但我们之间并没有太亲昵的举动。我从来不敢去碰她。我们谈得很多；唔，说得准确点，是她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她的生平。我怕暴露自己，怕她会怀疑我的身份，所以一直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凤尾花向我叙述她的梦中所见：“昨晚我梦见一条怪吓人的大恐龙，鼻孔里往外喷火。它走到我跟前，揪住我的后颈把我带走了，想把我活活吃掉。这个梦很可怕，很吓人，但奇怪的是，我却不害怕。怎么跟你说呢？我挺喜欢这条恐龙……”

我应该从她的话里听出许多弦外之音，尤其是明白这一点：凤尾花愿意被恐龙袭击。是时候了，我该去拥抱她了。然而我却想道，新人们想象中的恐龙和我这条恐龙是大不相同的。这个想法打消了我的勇气。我觉得自己跟恐龙更不一样了。就这样，我坐失了良机。平原上的捕鱼季节结束了，凤尾花的哥哥回到家里。姑娘受到了严密看管，我们的交谈次数大大减少了。

她的哥哥叫查亨，一见我就疑心重重。“他是谁？从哪儿来的？”他指着我问其他人。

“他叫丑八怪，是外地人，帮我们扛树枝，”他们告诉他，“

怎么啦？他有什么古怪的地方吗？”

“我来问问他，”查亨板着脸说，“喂，你有什么古怪的地方吗？”

我该怎么回答呢？“我？什么也没有……”

“噢，这么说，你认为你不古怪罗？”他笑道。这次到此结束。我料到更坏的事在后头。 ，

这个查亨是村里脾气最暴的一个。他在世界各地转悠过，懂的东西显然比其他人多得多。他听见别人谈起恐龙时，总是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纸上谈兵，”他有一次说，“你们是纸上谈兵。我倒想看看，这里真的来一条恐龙时，你们会怎样。”

“恐龙很久就绝迹了。”一个渔夫插嘴说。

“没有多久……”查亨冷冰冰他说，“谁也没说田野上就没有恐龙活动了……在平原地区，咱们的人每夜轮流放哨，每个人都可信任。他们不让不认识的人呆在身边……”他故意朝我瞥了一眼。

没必要跟他捉迷藏了，最好让他把话全说出来。我上前一步问：“你跟我过不去吗？”

“我只对那些不知道生在谁家、来自何处、吃我们的饭、追我们的姐妹的人过不去……”

一个渔夫替我辩护：“丑八怪的饭是靠干活挣来的，他干活很卖力气……”

“他扛得动树枝，我不否认，”查亨固执己见。“但到了需要我们进行殊死斗争保护自己的危险时刻，谁能保证他不干坏事



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奇怪的是，他们从没考虑到我有可能是恐龙。我的唯一罪名是：我跟他们长得不一样，又是外地来的，所以不堪信任，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果恐龙重新出现，我的在场会增加多大危险。

“他的嘴脸长得像蜥蜴，我想看他在作战时有多大能耐……”

查亨继续用轻蔑的口吻刺激我。

我走到他跟前，指着他的鼻子不客气他说：“你现在就可以看我有多大能耐，如果你敢跟我较量一番的话。”

他没料到这点，朝左右望望。其他人在我们身边围成一圈，没别的法子，只好较量一番了。

我上前一步。他张嘴来咬我，我一扭头闪开，然后飞起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仰天躺着。我扑到他身上。这是错误的一招。许多恐龙就是这么死的：它们以为敌人不能动弹了，不料它们的胸部和腹部却突然受到躺在地上的敌人的利爪和尖齿的致命攻击。仿佛我不知道这种事，没有目睹过这种惨象似的。好在我的尾巴很听话，它使我保持住平衡，没有被查亨掀翻在地。我使出了很大劲，渐渐觉得没有力气了……

这时，一个围观者大喊一声：“加油，恐龙！”我以为他们认出了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露出本来面目吧。反正也隐瞒不住了，就让他们像原先那样吓得魂不附体吧。于是我使劲打着查亨一下，两下，三下，……

他们拉开了我们俩。“查亨，我们不是告诉过你吗？丑八怪肌肉发达，跟它是开不得玩笑的！”他们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拍

着我的肩膀表示祝贺。我原以为面目已暴露，因此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晓得“恐龙”是他们的口头禅，专门用来鼓励角斗中的双方，意思是：“你更有劲，加油！”他们当时讲这话到底是为了鼓励我还是鼓励查亨也搞不清楚。

从那天起，大家更加看得起我了。查亨也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老跟着我，看我怎样表现我的力气。应该说，他们对恐龙的看法也有了一些变化，他们好像已经倦于用同一种方式对恐龙作出评价。他们知道时尚已经发生变化。这时，他们若是对村里的某件事看不惯，往往这么说：在恐龙中间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恐龙在许多方面可以起表率作用，恐龙在这种或那种场合的表现（如在私生活中）是无可指责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这些谁也说不出口所以然的恐龙死后，似乎赢得了新人的赞扬。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们：“别胡扯了，你们知道恐龙是什么样子的吗？”

他们反问道：“住嘴，你知道什么？你不是也从来没见过恐龙吗？”

或许该把事实真相和盘托出了。“当然见过，”我大声说，“如果你们爱听，我甚至可以向你们描绘恐龙的模样！”

他们不信，以为我想愚弄他们。他们对恐龙的新看法，在我看来，几乎同老看法一样不能容忍。除了我为自己的同类遭受厄运而深感痛苦外，还因为我作为恐龙家族的一员，了解恐龙的生活。我知道，当时在恐龙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狭隘的、充满偏见的、不能与新形势同步前进的思想方法。可我现在

发现，新人把我们那个局限的、可以说是枯燥乏味的小世界奉为圭臬！我被迫接受他们的意志，对我的同类表示某种我从来没有过的神圣的敬意！不过，归根到底，这样做也是可以的：这些新人同鼎盛时期的恐龙有什么区别呢？他们认为呆在自己的村子里，筑上堤坝，撒网捕鱼，是万无一失的。他们也变得自尊自大，颀颀傲世了……我开始对他们表现出我一度对自己的环境表现过的同样的冷漠。他们越赞扬恐龙，我就越恨他们，越恨恐龙。

“你知道吗，昨晚我梦见家门口来了一条恐龙，”凤尾花对我说：“一条很威武的恐龙。是恐龙王子，或是恐龙国王。我把自已打扮得漂漂亮亮，头上缠了一条饰带，走到窗前，打算引起恐龙的注意。我朝它鞠了一躬，可它仿佛没瞧见，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这个梦向我提供了凤尾花对我有感情的另一个证据。她准把我的胆怯误作可恨的骄傲了。现在回想起来很清楚，当时我只要继续保持那种骄傲态度，故意同她若即若离，我就能完全征服她。但我不是那样，而是被她的剖白深深感动了。我扑通一声跪倒在她脚旁，噙着眼泪说：“不，不，凤尾花，你的看法不对，你比任何恐龙都好，好一百倍。在你面前我觉得很渺小……”

凤尾花愣住了，往后退了一步。“你说什么呀？”她没料到这点，茫然不知所措了。她觉得这个场面很不愉快。等我明白过来，已经太晚了。我赶紧克制自己，但我和她之间已经出现了尴尬的气氛。

后来发生了许多情况，我顾不上思考这件事了。几个探子气喘吁吁地跑进村：“恐龙回来了！”他们看见，平原上跑来了一群从来没见过的怪兽，按这种速度第二天早晨就能到达这个村子。新人们发出警报。

你们可以想象，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滋生了一种什么感情。我的同类没有灭绝，我可以重新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恢复原先的生活方式了！然而，在我记忆中重新出现的原先的生活是一系列无数的溃败、逃跑和危险：恢复原先的生活方式只能意味着再受一次煎熬，回到那个我希望业已结束的阶段。我已经在这个村子里取得一种新的宁静，失去这种宁静，我将感到很遗憾。

新人们的想法各不相同。有人害怕，有人希望战胜宿敌。还有人心想，既然恐龙能够活下来，现在还要报仇雪耻，这表明它们是不可抵御的，它们的胜利——即使是一次残酷的胜利——可能会对所有人有好处。换句话说，新人们既想自卫，又想逃跑、既希望消灭敌人，又希望被敌人消灭。这种混乱的思想状态在他们混乱的自卫准备工作中得到了反映。

“等一等；”查亨大声说，“咱们当中，只有一个人能担起指挥的重任！就是咱们当中力气最大的丑八怪！”

“说得对！应该让丑八怪担任指挥！”其他人异口同声他说，

“对，对，让丑八怪当司令！”他们都表示愿意听我的命令。

“唔，不，你们怎么能让我，一个外地来的……我没能力……

”我推辞道，但我没办法说服他们。

怎么办？当天夜里我通宵未眠。我的恐龙血统要求我逃离村庄，去找我的兄弟。但新人们接纳了我，招待了我，给我以信任。我应该忠于他们，站在他们一边。后来，我觉得恐龙也好，新人也好，都没资格让我效劳。恐龙们若是企图用入侵和杀戮的方式恢复它们的统治；这表明它们没有吸取教训，它们不该活下来。而新人们把指挥权交给我：显然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计策：把全部责任推到一个外来者身上。打赢了，我是他们的救星。打输了，他们就把我当替罪羊交给敌人，以平息敌人的怒火；或者把我看作叛徒，是我把他们交到敌人手中的、何况这样又可以实现那个说不出的希望被敌人消灭的意愿。总之，我既不愿为恐龙出力，也不愿为新人卖命。让他们互相残杀吧！我对双方都无所谓。我应该赶快逃走，让他们去混战吧，我不想重蹈覆辙了。

当天夜里，我趁黑溜出村子。我的第一个冲动是，尽量远离战场，回到原先的秘密藏身处。但我的好奇心更强：我想看看自己的同类，想知道谁将获胜。因此，我躲在山顶那几块俯视着河湾的岩石后面，等着天明，……

晨光熹微中，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些以很快的速度行进的影子。

我还没看清这些影子，就排除了来者是恐龙的可能性，因为恐龙的动作不会这么笨拙。我终于认出了它们，真叫我啼笑皆非。原来是一群犀牛，最原始的犀牛。它们的躯体硕大，皮肤粗糙，长着坚硬的犀角，动作笨拙，一般不伤人，只吃草。新人

们居然把它们当成了曾在地球上称王称霸的恐龙！

这群犀牛发出雷鸣般的吼声飞奔而来，啃食了几丛灌木后，又朝天边跑去了。它们甚至没发现这儿有渔夫。

我跑回村庄。“你们全搞错了！那不是恐龙！”我宣布道，“而是犀牛！已经走了：没有危险了！”为了替自己夜里开小差辩护，我又加上一句：“我出去侦察了一番，以便探明情况向你们汇报！”。

“我们不知道它们不是恐龙，”查亨慢悠悠他说，“但我们知道你不是英雄。”他转过身不理我了。

当然，他们很失望：对恐龙大失所望，对我也大失所望。现在，他们讲的恐龙故事全成了笑话，可怕的恐龙在这些笑话中成了可笑的动物。我不想受他们的庸俗想法的影响。我认为，宁愿灭绝，而不愿在一个对我们不利的世界中苟且偷生，这是灵魂高贵的表现。我之所以活了下来，只是为了在那些以庸俗的嘲笑来掩盖自己恐惧的人当中继续以恐龙自居。新人们除了嘲笑和恐惧外，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凤尾花又给我讲了一个梦，表明她的态度与其他人不同。“我梦见一条恐龙，模样很可笑，浑身绿油油的。大伙儿取笑它，揪它的尾巴；我却走上前保护它，把它带走，抚慰它。我发现它长相虽然可笑，内心却很伤感，那双黄红色的眼睛不断往外淌眼泪。”

听了这些话，我有什么感触？是讨厌把自己和她梦见的形象等同起来吗？是拒绝接受那种称之为怜悯的感情吗？还是对他们亵渎恐龙的尊严感到无动于衷？我突然产生了骄傲心理，板起

面孔冲她说出几句轻蔑的话。“你为什么要用这些越来越稚气的梦来打扰我呢？你梦见的全是庸俗透顶的事！”

凤尾花放声大哭。我耸耸肩走开了。

这事发生在堤坝上。除我们俩外还有另外几个人。渔夫们没听见我们谈什么，但看见了我发脾气和姑娘掉眼泪。

查亨认为有必要干涉。“你以为自己了不起吗？”他恶狠狠地说，“竟敢欺负我妹妹！”

我停下脚步，不作声。他若想打架，我就奉陪。但村里人的习惯近来有了改变，他们对一切事情都采取无所谓态度。渔夫中的一个人尖着嗓子说：“算啦，算啦，恐龙！”我知道，这是最近常用的开玩笑说法，意思是“别这么气势汹汹的”，“别夸大其词”，等等。可我听后却热血沸腾了。

“对，告诉你们吧，我就是恐龙，”我大声说，“一条名副其实的恐龙！你们要是没见过恐龙，那就看看吧！”

大伙哈哈大笑起来。

“昨天我可真见了一条恐龙，”一个老头说，“它刚从冰天雪地里钻出来。”周围的人马上不作声了。

老头当时下山回村。解冻了，一条古老的冰川融化了，一具恐龙的骨架露了出来。

这个消息传遍了全村。“看恐龙去！”大家朝山上跑。我跟在他们后面。

穿过一片乱石滩，跨过几根砍倒在地的树干，越过一个布满飞禽尸骨的泥淖后，眼前出现了一道山坳。解脱了霜冻的束缚的岩石，蒙上一层碧绿的苔藓，一具硕大的恐龙骨架横卧在乱石

之间：一条长长内颈椎骨，一根弯曲的胸椎，一排长蛇形的尾骨。胸腔弯成弧形，像是一面船帆；大风吹动胸椎上的扁平棘突时，胸腔里仿佛搏动着一颗看不见的心脏。头骨扭向一边；颌骨大张着，似乎在发出最后的一声惊叫。

新人们有说有笑地朝这里跑来。他们看见恐龙的头盖骨时，觉得那个空空的眼窝在瞪着他们。新人们在几步外停下，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们转过身往回走，重新有说有笑起来。这时，只要他们当中一个人把目光从恐龙骨架移到正在凝视这副骨架的我的身上，就会发现我和恐龙长得一模一样。但谁也没这样做。这些骨骼，这些利爪，这些杀戮过生灵的四肢，这时讲的是一种谁也不懂的语言，人们除了想起“恐龙”这个与当前的经历毫无联系的模棱两可的名字外，从中得不到任何启示。

我继续望着这副骨架。它是我父亲，我哥哥，我的同类，我自己。我认出来了，这些被啄去肌肉的骨骼是我的四肢，这个嵌在岩石上的凹印是我的身形。这就是我们的已经永远失去的往昔，这就是我们的尊严，我们的过失，我们的毁灭。

如今，新出现的心不在焉的地球占有者，将把这具遗骸的所在地当作名胜古迹，他们将看着命运怎样把“恐龙”这个名字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念起来含糊不清的单词。我不能听之任之。与恐龙的真正本性有关的一切东西都应该隐藏起来。入夜，当新人们在这具骨架四周睡觉时，我搬走了恐龙的每一根骨头，把它们掩埋好。



早晨，新人们发现骨架无影无踪了、但他们并没有为此过久地担忧。与恐龙有关的众多秘密中又增添了一个秘密。他们马上就on把这个秘密逐出了自己的脑海。

但骨架的出现还是在新人的头脑中留下了痕迹。他们回忆恐龙时准会联想到它们的悲惨结局。他们现在讲恐龙故事时，着重表达对我们蒙受的苦难的同情和哀怜。我不知道该对他们的怜悯抱什么态度。有什么可怜悯的呢？我们恐龙得到了充分进化，达到过鼎盛时期，得意洋洋地称王称霸过了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灭绝是一首伟大的终曲，可以与我们的光辉过去相提并论。这些傻瓜懂得什么？每当我听到他们对恐龙表示哀怜时，我都想挖苦他们一番，讲几个杜撰的荒唐故事。反正现在谁也不知道恐龙的真实情况，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

一群流浪汉在村里停下，其中有一个年轻姑娘。我看见她后大吃一惊：如果我的眼睛没看错，她的血管里不仅流着新人的血，而且还有恐龙的血。她是一个混血儿。她自己知道吗？从她的自若神态判断，她大概不知道。或许她的父母不是恐龙。她的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甚至是先祖，有可能是恐龙。这位恐龙后裔的性格和举止带有明显的恐龙特征，但谁也没看出来，她自己也没发现。

她长得很标致，脸上老挂着笑靥，身后马上就有了一群追求者，其中最喜欢她、追她追得最紧的是查亨。

夏天已经来临，年轻人到河边相聚。“你也去吧！”查亨邀我同行。我们虽然吵了不少次，他倒一直想跟我交朋友，话刚说完，他就围着混血儿打转了。

我走到凤尾花跟前。也许已经到了作出解释、达成谅解的时候。“昨夜你梦见什么了？”我没活找话地问。

她低着头。“我梦见一条恐龙受了伤，在垂死挣扎。低下高贵而美丽的脑袋，感到很痛苦，十分痛苦……我看着它，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我发现，看着它受苦我隐约感到高兴……”

凤尾花的唇边露出一个恶意的笑容。以前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我很想对她说，我不想介入她这种卑劣的、不足称道的感情游戏。我要享受生活，我是一个幸福家族的后裔。我开始围着她跳舞，用尾巴拍打河水，使水花溅在她身上。

“你只会讲这种凄凄惨惨的话！”我用轻佻的语调说，“别说了，来跳舞吧！”

她不理解我，撇了撇嘴。

“你不跟我跳，我就跟别的姑娘跳！”我一边大声说，一边抓住混血姑娘的一条腿，把她从查亨身边拽走了。查亨整个儿沉浸在对她的爱慕中，看着她的离开，开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突然醒悟过来。他妒忌得勃然大怒，但已经太晚了：我和混血姑娘已经跳进河里，游到对岸；藏进了灌木丛。

我这样做或许只想向凤尾花显示我的真实性格，驳斥人们对我的一贯错误看法；或许出于对查亨的宿怨，故意拒绝他作出的友好表示；或许因为混血姑娘与众不同的、但我很熟悉的外形勾起了我的欲望，驱使我同她建立一种直接和自然的关系。我们之间将不会有秘密的想法，我们不必在回忆中生活。

第二天早晨，流浪汉们就将离开这里；所以混血姑娘同意在灌木丛中过夜。我和她一直亲热到拂晓。

在我的四平八稳，很少发生什么事件的生活中，这件事只是一个瞬息即逝的小插曲而已。关于恐龙的真实情况，以及关于恐龙雄踞地球的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已经湮没在沉默中。对此，我无可奈何。现在谁也不再谈起恐龙，或许人们已不再相信恐龙曾经存在过，凤尾花也不再梦见恐龙了。

有一次她告诉我：“我梦见山洞里有一只动物，是同类中的最后一只。谁也记不得这种动物叫什么名字，所以我就去问它。洞里很黑，我知道它在里面，但看不见它。我心里明白它是什么动物，长的是什么模样，但嘴里讲不出来。我不知道是它在回答我的问题，还是我在回答它的问题……”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象征：我们之间终于有了一种爱的谅解。我第一次在泉边停留时就盼着能有这一天。

从那时起我懂得了很多东西，尤其是懂得恐龙通过什么方式取胜，我从前认为，恐龙之所以灭绝，原因在于我的兄弟们宽宏大度地接受了失败。现在我明白了，恐龙灭绝得越彻底，它们的统治范围就扩展得越广，不仅控制着覆盖各大洲的森林，而且能进入留存在地球上的人的思维深处。从久远的、引起恐惧和疑虑的祖辈开始，它们不断伸出颈项，举起利爪，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来，它们的躯体在地球上消失了，但它们的名字在各种生物的关系中继续存在，并不断获得新的涵义。如今，它们将成为一个只存在于人们思维中的默不作声的佚名物件，但它们将通过新人、新人的下一代及下下一代，获得自己的生存形式，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环顾四周：我作为外来者进入这个村子，而现在我完全可以

说，这个村子是我的，凤尾花是我的。当然，这是恐龙的讲话方式。

我默默向凤尾花告别，离开这个村子，永远离开了这里。

路上，我看着树木、河流和山脉，可我分不清哪些是恐龙时代就有的，哪些是后来出现的。一些巢穴周围露营着流浪者。我远远认出了混血姑娘，她还是那么讨人喜欢，只是稍稍发了胖。我躲进树林，以免被人们发现。我偷偷看着她。一个刚会用腿走路的小家伙跟在她身后，一边跑一边摇尾巴。我有多久没看见小恐龙了？它发育得十分匀称，浑身充满恐龙的精华，可又完全不知道恐龙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我在林中空地上等着他，看他玩耍，追蝴蝶，用石头砸开松球取食松子。我走到他跟前。他的确是我的儿子。

他好奇地看着我。“你是谁？”他问。

“谁也不是，”我答道，“你呢？你知道你是谁吗？”

“嘿，真逗！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新人！”他说，果真不出所料，我想他是会这么回答的。我抚摩着他的脑袋对他说：“好样的。”我走了。

越过山谷和平原，来到一个火车站。我上了车，混进旅客群中。

（袁华清译）

①也称“智人”，指古人阶段以后的人类，约十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上。

## 一点的故事

——从艾得文·P·哈勃关于星系退行速度的计算中，我们可以在宇宙开始膨胀之前找到这么一个瞬间，那时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集中在一个单独的点上。——

自然，我们都在那里——老Qfwfq说，——要不然我们会在哪儿呢？那阵子没有谁知道会有空间，也没有人知道会有时间。我们要时间干嘛呢？把我们自己像装沙丁鱼一样装进去？我这里说“像装沙丁鱼一样”是一种文学的想象。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那里根本连装我们的空间都没有。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的任何一点都跟其它人的任何一点重合在一个单独的点里。那一点就是我们大家的居所。实际上，我们甚至不会去打搅其它人。我们所有的只是人品的不同。当空间不存在的时候，最令人气恼的事莫过于有Pber^t Pber^d先生（注1）这样令人讨厌的人挤在你的脚下了。

我们有多少人在那里？噢，我从没有弄清楚过。连大概有多少都没弄清楚。如果要数人数的话，我们必须互相分开，至少分开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却全都挤在一个点里。恐怕跟你的想像不大一样，这种状态并没有促进大家的社交能力。我知道在其它时候邻居们是互相打招呼的。但是在那一点里我们大家全

都是邻居，因此甚至都没有人跟别人说早上好或晚上好。最后我们每个都融进了某个小圈子里。我最熟的人里有：Ph(i)Nk\_o太太，她的朋友De XuaeauX，一个叫Z' zu的移民家庭，以及我前面提到的Pber^t Pber^d先生。还有一个清洁女工——大家叫她“维修人员”——整个宇宙只有她一个，因为我们的房间太少了。说句实话，她成天都没什么事作。连灰都不用除。在一个小点里当然连一粒灰尘都进不来。所以她每天就是唠叨抱怨打发时间。

仅仅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人，我们那里就够挤的了。但是你还得加上我们堆在那里的所有东西：所有以后将形成宇宙的物质。它们被卸开压紧以至于你没有办法说出它们中哪些将要成为天文的东西（如仙女座星云），哪些将被分配为地理的东西（如Vosges断层（注2））或者成为化学的东西（如某种铍同位素）。更有甚者，我们经常撞在Z' zu家的家庭用品上：野营床，地毯，篮子等。如果你一下子没在意的话，这个Z' zu一家子便会一边抱歉地说他们的家太大了，一边作得好像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的家庭一样。他们甚至还想在我们的点里拉上一条线晾衣服呢。

但是其它人也冤枉了Z' zu一家。他们一开始就称Z' zu一家是“移民”。他们的借口是：别人都是先来的，Z' zu家是后来的。这不过是毫无根据的偏见。对于我来说，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那里先和后都是不存在的，也没有空间可以移民过来。但是有些人坚称“移民”的概念必须得抽象地理解，那是指从空间和时间之外移进来。

你可能会说，我们那时的看法可以称得上是目光短浅，十分偏狭。那是我们所处的环境造成的毛病。这种偏狭基本上都在我们身上残留了下来。注意：它甚至在今天都会发生。如果我们中的两个偶尔遇到了——也许是在汽车站，也许是在电影院，也许是在国际牙医年会——并开始回忆起我们过去的日子。我们互相打招呼——有时候是别人认出了我，有时候是我认出了别人——然后我们就开始互相打听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即使我们只记得对方所记得的人中间的少数几个），然后我们就又开始谈论我们过去的争执，诽谤和和诋毁。只到我们中的一个提到了Ph(i)Nk\_o太太——每次谈话最后都毫无例外地归结到她身上——然后，突然之间，偏狭被搁到了一边，我们的心情都振奋起来。我们都会体验到一种极其快乐和宽宏的感情。Ph(i)Nk\_o太太，我们中唯一一个谁也不会忘记的人，我们大家都对她感到惋惜的人。她最后到了哪里？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试图找她了。Ph(i)Nk\_o太太，她的酥胸，她的粉腿，她哪桔黄色的睡袍。无论是在这个星系团还是在别的星系团，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在这里要澄清一点的是，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这个关于宇宙膨胀到了极端稀薄的时候就会重新收缩回去的理论。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在指望着这件事发生。他们不断地为我们回到那一点的时刻作着各种计划。上个月，我去了街角的酒吧。你猜我见到谁啦？Pbre^t Pber^d 先生。“你还好吗？你怎么也搬到这左近来啦？”从谈话中我得知 he 现在是帕维亚一家塑料公司的代理商。他跟以前完全一样：银白的牙齿，俗气的吊裤带。“当

我们回去的时候，”他悄声对我说，“我们必须保证的是，这一次，我们绝不能让某些人进去……你知道我说的是谁：那个Z' zu一家子。”

我真想告诉他，我听到很多人说过同样的话。但是他们的结论是：“你知道我说的是谁……Pbert Pberd 先生……”

为了避开这个话题，我赶紧说：“那么Ph(i)Nk\_o 太太呢？你认为我们会在那时候找到她吗？”

“啊，是啊……她，无论如何……”他说着，脸涨得发紫。对于我们所有这些人来说，我们之所以期望回到那一点，实际上是期望着能重新跟Ph(i)Nk\_o 太太呆在一起。（甚至连我也是如此，虽然我并不相信我们能重新回到那一点。）在那个酒吧，我们这些人的每次聊天都会归结到她的身上。而我们则会为此而感动。在这回忆的氛围里，连Pbert Pberd 先生都会显得不那么令人讨厌了。

Ph(i)Nk\_o 太太最大的秘密是，她从来不会猜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她也从来不到处说人闲话。她跟她朋友De XuaeauX 先生一起上床这件事也是众所周知。但是在一点上，如果那里有床的话，那张床就会占据整个的一点。所以问题不是上床，而是在床上，因为那一点中的所有人也都在那张床上。这样得到的推论是：她不可避免地跟我们中的每个人在一张床上。如果她是另外一个人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关于她的流言蜚语。那个清洁女工总是最先开始诽谤她，而别人不用人教就会去仿效那个清洁女工。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关于Z' zu一家子，我们听到了很多可怕的东西：父亲，女儿，兄弟，姐妹，母亲



，阿姨：人们在含沙射影地最恶毒地攻击他们的时候没有谁会有任何犹豫。但是到了她头上事情就不一样了。我从她那里得到的幸福是感到自己被她隐瞒得像一点一样的快乐；是感到我能把她保护得像一点一样的快乐。在同一时刻，邪恶的欲望（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同时汇集杂交在她那一点上）和纯洁的贞操（她就像一点一样不可逾越）交织在一起。简而言之：我还有什么奢求呢？

所有我所感受到的这些事情，我们中的每一个都能同样地感到。对于她来说：她容纳的或者被她容纳的都是同等的幸福。她欢迎我们，爱我们，住在我们身上，对我们一视同仁。

我们大家相处得如此之好，以至于非得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不可。她是如此地满足，以至于在某一个瞬间她说道：“噢，要是我有间房子，那我会多么高兴给你们这些小伙子们作顿面条啊！”于是，在那一瞬间，我们全都开始想像着能使她圆润的手臂占据的空间，能使她前后移动手臂用杆面杖揉面的空间，能使她的酥胸轻靠在散落在宽大的揉面板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面团和鸡蛋上，一边用手揉啊揉啊，她的手肘上挂着白而闪亮的油滴的空间；我们想像着能够使灰面占据的空间，能够生长作灰面用的小麦的空间，能够容纳生长小麦的土地的空间，能够容纳能生成灌溉土地的水的高山的空间，能够容纳能牧养牛群以使用它们的肉来作作料的牧场的空间；我们想像着能使太阳用它的阳光滋润小麦成长的空间，能使太阳从星际尘埃的云团中凝聚生成并燃烧的空间；我们想像着大量的星星，星系，星际物质在包容悬挂着每个星系，每个星云，每个太阳，

每个行星的空间中飞来飞去。当我们想像着这些的时候，这个空间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与此同时，Ph(i) Nk\_o 太太大声宣告着：“……啊，有面条吃啦，小伙子们！”而包含着我们的那一点也膨胀成了一个有着光年，百光年，百万亿万光年距离的光晕，而我们则被抛到了宇宙的各个角落（Pbre^t Pber^d 先生被一路抛到了帕维亚），而她，Ph(i)Nk\_o 太太，被分解成了我搞不清楚的某种能量——光——热，原本处在我们这个紧密微小的世界的中间的她有能力享受宏大的激动：“小伙子们，我就会给你们作面条啦！”这是博爱的真正爆发，它在同时引发了空间的概念，而且，恰当地说，是引发了空间本身，以及时间，以及万有引力，以及引力的宇宙，生成了亿万太阳和行星以及能长小麦的土地，而Ph(i)Nk\_o 太太则分散挥发到各个行星的大陆，在给我们揉面，她宏大的手臂闪着油光，她就在那一瞬间永远地消失了，只剩下我们，在为失去了她而悲伤。

（完）

## 软月亮

根据H?哥斯泰考姆、及后来H?艾尔夫冯的计算，地球上的大陆都是月亮掉下来的碎片。根据这个理论，月亮起初是太阳的行星，后来因为太靠近地球使它偏出了轨道。地球引力把它越拉越近，它的轨道开始围绕地球。在某一个时刻，这两个天体之

间的相互引力开始改变它们的地表，陆地变成碎片，形成巨大的波浪，那些碎片旋转着掉入地球和月亮之间的太空，其中月亮的碎片最后落在了地球上。后来，由于地球潮汐的影响，又把月亮推开，直到它到了现在的位置才停下。但月亮物质的一部分，也许有一半，被留在了地球上，形成了大陆。

她正在靠近；我是在回家的路上注意到她的，我抬起眼睛，在玻璃和钢铁的墙壁中间，看见她，她与其他所有在这个黄昏闪耀的光芒不同：有些光只是当电厂拉下开关时才在地球上出现；还有些自然光，虽然距离遥远但也和前者类似；可是眼前的光和其他所有的光一点也不一样——我用现在时叙述，但我实际在指遥远以前——我看见她从天空和大街上的各种光芒中挣脱而出，站立在如凹陷地图般的黑暗前，不是占据一个点，而是象一个洞穴，光线向外散溢，也许称得上同火星金星并排。现在她已经完全占据了天空的一角。她正在变形，看不出是什么形状，因为眼睛还不适应辨别她，还因为她的外形没有准确到可以符合某个规则的形状。但无论如何，我看出它正在变成一样东西。

它让我不舒服。因为你不理解它是由什么组成的，或者准确的说你不可能理解，它看上去不同于所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东西，不同于我们宝贝的塑料、尼龙、镀铬的钢材、万能粘合剂、合成树脂、有机玻璃、铝、维尼纶、硬塑料、锌、沥青、石棉、水泥，那些我们从出生就天天接触的东西。她横空出世，与众不同。我看着它接近，好象就要滑落在曼哈顿大街的摩天大

厦之间（我正谈论的是以前的那条大街，和今天的曼哈顿没有关系）。它穿过如狭长走廊般的夜晚天空，在锯齿般的天际闪着光芒。它四处扩散，将我们周围的环境强加于它奇异的光中，强加于它的体积、它的重量、它的不协调的真实之下。然后，遍布于地球的表面——那里镀着金属，布满了铁转子、橡皮人行道、玻璃的圆屋顶——我们的每个部分都暴露了。我感到一阵发抖。

我抓紧交通的空隙，驾车穿过隧道，驶向观察站。茜碧尔正在那里，她的眼睛象胶在望远镜上一样。她定了规矩，不许我在工作时间去看她，不然准不给我好脸色看。但今晚情况不同：她甚至没有把头移开，明显她正盼着我来。我忍住不问象“你看见它了吗？”之类显然愚蠢的问题。但我急于知道她对此的想法。

还没等我问她，茜碧尔说：“对，月星还在靠近。这已被预料到了。”

我感到好受一点了。我问：“你说它还会离开吗？”茜碧尔仍然眯着一只眼睛，紧紧贴着望远镜观察。她说：“不，它不会再离开了。”

我不理解：“你的意思是，地球和月亮变成了双子行星？”

“我的意思是，月亮不再是行星了，它变成了地球的卫星。”

茜碧尔讲起话来总是满不在乎，每次听了都让我不高兴。我抱怨说：“这是哪门子的说法呀。行星就是行星，所有的都一样，对吗？”

“难道你把这叫做一颗行星？我是说，一颗象地球那样的行星？你来看！”茜碧尔离开望远镜，示意我过去。“月亮永远不会变成一颗象我们这样的行星。”

我已经听不见她的解释了。月亮，被望远镜放大，向我展示它的所有细节。那么多东西一下子向我涌来，混杂在一起，以至我越看，越不肯定它是什么做的。我只能确定这种景象带给我的感觉，那是一种既给人诱惑又令人厌恶的感觉。首先，绿色的血管包裹着月亮，在一些地区较密，好象一张网络。我想找出原因，这样做可真是困难，因为我的观察总是不能把握那些所谓的特性。这种景象也许是由于，那些从无数小孔中渗出的闪光并略带粘稠的物体。在某些地点，地表在隆起膨胀，就象肿大的淋巴结或者胎盘，那些液体从那里渗出。我不由的进行了更仔细的观察，想用一种更逼真的方法进行描述，但因为仅仅远距离的观察，所以实际上并不是那么有效——比如说，那些月层下的岩浆，不断膨胀，向外涌出它苍白的组织，在河汉和凹地不断的沉积叠加，看上去就象伤疤一样（所以它，这个月亮，也许本来就是一片片的物体，被随随便便的压制粘合起来的）——这正如我所说的，仅仅依靠远距离的观察，就只能这样描述：举个例子，就象从一道得了病的内脏裂缝向外伸出的一片厚厚的黑色毛皮的森林。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它看上去还应该继续围绕太阳公转，就象我们一样？”茜碧尔说，“地球可比它大多了。最终它会把月亮从轨道上拉走，使它围着地球转。我们将会有一个卫星。

我小心翼翼的不把我的恼火表现出来。在这类情况下茜碧尔会怎么反应，我了如指掌：如果不是直接讥讽，就摆出一付盛气凌人的样子，一举一动就象一个永远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吃惊的人。我相信，她这样做是为了刺激我（但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不然一想到她要是真的对这事漠不关心，我一定会更加恼火的。）

“这…这…”我张着嘴，小心地想问个能使我感到安慰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仍然对她抱有希望，我仍然相信她的镇定会使我平静），“…我们会不会永远就看到它是这个样子？”

“这算什么呀，”茜碧尔回答。“它会靠得更近。”第一次，她微笑了。“你不喜欢它？为什么，看它在那儿，多么不同啊，我们不了解它，但知道它是我们的，知道地球已经抓住它了，并让它待在那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喜欢它，它看上去真漂亮。”

这时，我不再注意隐藏我的情绪。“它会对我们有危险吗？”我问。

她绷着嘴唇，这种表情我最不喜欢。“我们在地球上，地球有引力，这就是说它能使行星围绕它，变成它自己的，就象太阳那样。月亮能有什么办法？它的质量、引力场、轨道稳定性、密度都不行。你决不会打算去比较它们两个吧？月亮那么柔软，地球却是硬的、坚固的，所以地球会生存下来。”

“月亮会怎么样呢？它会生存下来吗？”

“哦，地球的引力会使它待在它该在的位置。”

我在观察站里陪着茜碧尔，直到她值完班，然后开车一起回家

。城市的外围是被不同高度的水泥柱子支撑的立体交叉桥，螺旋形的互相交错，高速公路在这里通向四方；当你跟随漆在沥青路上的白色箭头前进，你永远不知道处在哪个方向上，经常你会发现正在远离的城市会突然出现在面前，朝你靠近，那时在柱子和螺旋形曲线之间就会闪烁着大片灯光。月亮就在我们的头顶。我觉得城市那样脆弱，象蜘蛛网一样悬浮着，还有它所有的灯光，都处在天空中那个膨胀的瘤子之下。这里，我用“瘤子”这个词来指月亮，但我现在马上必须用同样的词来描述此刻我发现的新东西：那就是，从月亮瘤上长出了一个小瘤子，正朝地球伸出就象蜡烛的烛泪。

“那是什么？怎么回事？”我问，但刚好一个弯道，我们的汽车拐进了黑暗之中。

“行星引力使月亮表面分解了，”茜碧尔说。“记得吗，我告诉过你的，这和密度有关？”

高速公路又到了直道，我们再次和月亮面对面，那滴烛泪朝地球伸得更近了，它的尖端象胡髭那样卷曲着，然后，它和月亮的接触点变得薄得象一根火柴梗，整个好象一个蘑菇。

我们住宅是一间小别墅，位于巨大的外环绿化带，和其他的房子沿大街并排在一起。我们总是习惯坐在门廊里的摇椅上，看一眼后院，那里覆盖着上了釉彩的瓦片，但今天我们没有心思看我们那半亩绿地；我们盯着天空，被悬挂在我们头顶的那种息肉似的东西所吸引。因为现在月亮上布满了无数“烛泪”，它们朝地球凸出，就象细长的触须，每一个都好象马上要轮到它掉下来一种骨胶、毛发、腐殖土和口水的混合物似的。

“现在，我来问你，那究竟是不是一个天体在分解？”茜碧尔坚持说。“你必须认识到，我们这颗行星的优势。万一月亮掉下来怎么办？那就让它来好喽，那时它也差不多该停下来了。这就是地球引力场的力，它把月亮吸引到我们的头顶，然后突然让月亮停下来，把它带回一个合适的位置，使它停在那里，让它公转，收缩成一个紧密的球形。月亮没有彻底的散架就谢天谢地了！”

我发现茜碧尔的推理令人信服，因为我也觉得，月亮看上去毕竟弱一点，也令人讨厌；但她的话还不能使我放心。我看着月亮的一角在天空中痛苦的扭曲翻滚：下面是我们的城市，在地平线上闪烁着一片灿烂的灯光，构成锯齿状的轮廓。在月亮的触须碰到摩天大厦的尖顶之前，它真的会适时的停下来吗，就象茜碧尔所说的那样？万一在这之前，那些不断延伸变长的钟乳石中的某一根突然断裂，向我们直插下来，那该怎么办？

“会有些东西掉下来，”没等我问下一个问题，茜碧尔就承认了，“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地球已经全被防水、防撞、防尘的材料包裹了，即使月亮粥的一小部分掉在我们头上，我们也能很快的打扫干净。”茜碧尔的保证好象使我看到了一些事情不久以后肯定要发生，我大叫：“看，有东西掉下来了！”我举起手臂，指着悬挂在天空中的，一滴厚厚的奶油般的流汁。就在这时，地球发出了一阵摇晃，叮叮当当作响；天空中，就在与那块掉下来的行星分泌物相反的方向，扬起了一片微小的固体碎片，接着那些被震碎的地球盔甲的残片，包括防弹玻璃、钢板、绝缘保护层，被月亮的引力吸引飞起，就好象一股沙



尘暴。

“破坏有限，”茜碧尔说，“仅仅在表面嘛。我们能够及时修复这些裂缝。捕获一颗卫星当然会付出一些代价，这是简单的逻辑啊。但这样做值的，两者根本不能比较。”

我们听到了月亮陨石砸在地球上的第一次撞击，一声巨大的“嘭”，噪音震耳欲聋；同时一个令人恶心的海绵状的东西，伴着软绵绵的鞭打声，落在我们周围，它并不是单独的，而是领着一路上爆炸的飞溅物。过了好一会，我们的眼睛才变得习惯这种天女散花的景象；说实话，我的反应比较慢，因为我本来以为月亮的碎片也是会发光的；而茜碧尔已经跑过去察看它们了，她以不寻常的专注，但又轻蔑的语气评论道：“软陨石，真的，谁曾经见过这样的东西？多奇怪的月球物质啊…真有意思，虽然是以这种方式…”

一块陨石还插在电线丛中，它的重量已经把底下的一半压碎了，溅出的碎屑立刻和地面融为一体。我想去看看它是些什么玩艺，因为我想把零碎的印象集合在一起，好使眼前的一切形成一个完整的形象。我发现在瓷砖人行道上遍布着其它更细小的斑点，它们象一些带着酸性粘液的烂泥，正在渗入地层；又象是某类蔬菜上的寄生虫，能将其所接触的一切都吃掉，融化成一滩胶状的糊；又象是一层血浆，那些不停旋转而又贪婪好吃的微生物菌群凝结在其中；又象是一个被切成碎片的腺体，正拼命地重新溶合在一起，在它的切开口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象吸管那样张开着；又象是……

我真想闭上我的眼睛，但我做不到。我就听见茜碧尔的声音在

说：“当然，我也觉得它很恶心。但想想那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地球是绝对安全和占优势的，而我们就在地球上，我相信过一会我们甚至能享受到被月亮碎片淹没，因为无论如何以后……”我转过身对着她。她的嘴张开着，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微笑，一种湿漉漉的微笑，有那么一点野兽的味道……

我看着她的感觉马上加入了恐惧，因为这时一块巨型月亮碎片落下来了，在一股躁热的、糖浆似的、不可思议的飓风之后，它把我们的别墅、整条大街、居民区、以及一大半的郊区全毁了。整个晚上我们都在清理月亮物质，然后又重新看到了天空。黎明时，陨石风暴停止了，我们脚下的地球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被一层厚厚的淤泥、面糊似的绿色增植物、以及滑腻腻的微生物覆盖了。我们原先那些地球物质连点影子也看不见了。月亮在天空中静静的移动，苍白的，并且也变得难以辨认。我眯起眼睛，可以看见月亮是被一层厚厚的碎石、陶瓷碎片和瓦砾覆盖了，变得明亮、轮廓分明、而又干净了。

结局是大家熟悉的。经过几十万个世纪，我们正试图将地球恢复到它原先的自然面貌，我们重建由塑料、水泥、金属、玻璃、彩瓷和人造皮革组成的原始地壳。但是我们走过了一段多么漫长曲折的道路啊！再经过漫长的时间，我们将会被谴责沉入月亮的倾泻物中，和叶绿素、胃液、露水、氮气、奶油和眼泪一起腐烂。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要焊接原始地壳的那些闪光的精制的金属片，直到我们消除完——至少是隐藏起来——那些外来的敌意的多余物为止。我们还用今天的材料，那些不干净的地球的产品，随随便便的混合配制起来，徒劳的试图去仿

制那些不可能相同的原始物质。

真正的材料，也就是那些过去的材料，据说现在只能在月球上发现，它们杂乱的躺在那里，等待开发。有人说仅仅为了一个理由，就值得去月球：为了找回那些材料。我看见这类说着这样令人讨厌的话的人，就感到不快，我们全知道月亮上是什么情形，它暴露在宇宙风中，上面满是洞穴，被侵蚀的千疮百孔。如果我们去那里，我们能得到的只有失望，因为我们将发现那些我们过去的材料——那些地球巨大优越性的理由和证据——仅仅是些劣质品，它们不是为长久使用而制造的，再也不能为我们所用了。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小心翼翼的不在茜碧尔面前露出我的这类怀疑。但是现在，她变得肥胖，头发蓬松凌乱，懒惰并且贪吃奶油甜点，那么如今茜碧尔对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 附录：卡尔维诺年表

阮一峰 编译

1923

10月15日。依塔洛·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出生在古巴的Santiago de Las Vegas。父亲是植物学家和农艺学家Mario Calvino，母亲是植物学教授Evelina Mameli。

1925 (2岁)

举家迁往意大利里维埃拉省 (Riviera) 的San Remo。卡尔维诺

的父亲在那里担任一个植物园的馆长。

1927（4岁）

弟弟Floriano Calvino出生，后来他成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地质学家，以及热那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nova）的校长。卡尔维诺在一个充满奇花异草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那里面对大海，背靠阿尔卑斯山。在儿童时代，他就对阅读小说和诗歌更有兴趣，而他的父母更希望他向科学研究方面发展。他在San Remo一直待了二十年。

1940（17岁）

作为“青年法西斯”（Young Fascists）的一个强制加入的成员，卡尔维诺参加了意大利对里维埃拉法国部分（French Riviera）的占领。

1941（18岁）

开始在都灵大学（University of Turin）学习农艺学，他的父亲是那里的热带农业教授。

1943（20岁）

在德国占领期间，卡尔维诺参加了意大利抵抗运动，成为“加里波第旅”（Garibaldi Brigades）的一员，同德国部队在利古里亚山脉（Ligurian mountains）进行战斗。卡尔维诺后来写道，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意识到讲故事的艺术，那时游击队员们经常围坐在篝火旁，讲述各种各样冒险经历。

1944（21岁）

成为意大利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Italiano, PCI）的成员。

1945（22岁）

意大利解放后，他来到都灵，在大学里学习文学。

1946（23岁）

当年12月，他用了二十天写出了《通往蜘蛛巢的小路》（意大利文名Sentiero dei nidi di ragno，英文名The Path to the Nest of Spiders）。这是关于一个从贫民窟长大，后来参加了游击队的男孩的故事。

1947（24岁）

大学毕业，毕业论文是关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

他为“Il Politecnico”周刊（主编是Elio Vittorini）和“L'Unita”报写稿，并参加了Einaudi出版社的工作。在这期间他遇见了两位新现实主义的作家 Cesare Pavese 和 Vittorini，他们同卡尔维诺交流文学思想，介绍他向左翼政治靠拢。在Einaudi出版社，他与Pavese, Vittorini, 和 Natalia Ginzburg 的友谊不断增长，这样的关系中还包括了与历史学家（如Franco Venturi）和哲学家（如Norberto Bobbio and Felice Balbo）。

《通往蜘蛛巢的小路》在1947年出版了，买了6,000本，那时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大数目。同年他因此书赢得了Premio Riccione奖。后来，卡尔维诺把该书称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年轻人的作品”（the book of a very young man）。这本小说使人着迷，部分是因为卡尔维诺亲自改动了1954年和1964年的意大利文修订版。同时，无论是1956年英文第一版的翻译还是出版，都

删去或改动某些章节，它们被认为与五十年代的性环境和政治气候不相适应的。在1998年由Ecco出版社再版的该书中，可以读到被卡尔维诺改动的那些章节，以及卡尔维诺在1964年写的有启示作用的前言。读英文第一版或者1957年的美国版可以更好的理解小说写作时作者的原意，当然最好的还是读1947年Einaudi原版。

1948（25岁）

他离开Einaudi出版社，成为L'Unita报的全日制职员，同时参加共产党人办的Rinascita周刊的出版工作。

1949（26岁）

写作短篇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Ultimo viene il corvo），1984年出版时收在小说集《困难的爱》（Difficult Loves）中。

1950（27岁）

一月，他重新回到Einaudi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Einaudi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系列丛书“La Piccola Biblioteca Scientifica-Letteraria”，卡尔维诺负责其中的文学卷。

8月27日，他的好友Cesare Pavese自杀身亡。

整个50年代，卡尔维诺在意大利各地收集民间故事。他研究了Propp的民间故事理论，开始对小说的样式和作用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1951（28岁）

完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 I giovani del Po”，这个作品若干年后发表在“Officina”杂志上。

夏季，《分成两半的子爵》（Il Visconte Dimezzato）完成。

他去苏联旅行。旅行中，他为杂志写作专栏和通信，1952年2、3月间由L'Unita出版社结集出版，这为他赢得了“Premio Saint-Vincent”奖。

10月25日，他父亲去世。

1952（29岁）

《劈成两半的子爵》（意大利文名Il Visconte Dimezzato，英文版名The Clovent Viscount，1962年出版）的出版引起关注。卡尔维诺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介于寓言与幻想小说之间。

他为Pavese的作品“La Letteratura Americana e Altri Saggi”写了序言。

在Botteghe Oscure（一本由Giorgio Bassani主编的罗马文学杂志）上，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阿根廷蚂蚁》（意大利文名La Formica Argentina，英文名 The Argentine Ant）。

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发表另一些短篇小说，它们形成了《马可瓦多》（Marcovaldo）的雏形。

1954（31岁）

他关于战争回忆的3篇小说《L'entrata in Guerra》出版。

他开始进行《意大利童话》的准备工作，这是一项大约两百个意大利民间故事的精选和改写工作。

他参加马克思主义周刊Il Contemporaneo的出版工作。

1956（33岁）

《意大利童话》出版（意大利文名Fiabe Italiane, 1962年英文版名Italian Folktales），广受欢迎。他将此书改写为剧本《La panchina》，Sergio Liberovici为它配乐，10月在the Teatro Donizetti of Bergamo上演。

1957（34岁）

卡尔维诺退出共产党。他在8月7日的L'Unita报上发表了退出信。（“我的退党决定是建立在以下事实上的，我与党内其它人的意见不同，对我能参加的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都已经成了一个障碍。”）

完成《树上的男爵》（意大利文名Il Barone Rampante, 1959年版英文名The Baron in the Trees）和《La Speculazione Edilizia》（1984年出版）。

获得Viareggio文学奖。

1958（35岁）

完成I racconti，这些小说后来被收录在《困难的爱》（difficult loves, 1984）中。

参与出版Passato e Presente杂志和Italia Domani周刊。

1959（36岁）

完成《看不见的骑士》（意大利文名Il Cavaliere Inesistente, 1962年英文版名为The Nonexistent Knight）。

从1959年至1967年，卡尔维诺与Vittorini在米兰共同编辑Il Menabò do letteratura。

赢得Bagutta奖。

完成包含三个故事的幻想小说I Nostri Antenati。



九月，他的小说 *Allez-hop* 在 *Fenice de Venecia* 发表。

十一月，他访问了美国，在那儿待了六个月，其中四个月在纽约。这个城市给卡尔维诺留下深刻印象（“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我感到来到北美令我轻松自在，……待在意大利就没有这种感觉，也许因为我第一次和父母来北美时，我才一岁。当我成人后再访美国，我有福特基金会提供的资助，使我可以没有限制的走遍美国。我当然访问了南方和加利福尼亚，但我总感到我是个纽约人。我的城市是纽约。”）

1962（39岁）

四月，他会见了俄裔的阿根廷翻译家 *Esther Judith Singer*，辛格一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能源组织等国际机构工作。

卡尔维诺来往于罗马，都灵，巴黎和 *San Remo*。

1963（40岁）

《观察者》出版（意大利文名 *La Giornata di Uno Scrutatore*，1971年英文版名为 *The Watcher*），这是一篇标志着他新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终结的短篇小说。

《马可瓦多》出版（1983年英文版名为 *Marcovaldo*）。

赢得 *Veillon* 奖。

1964（41岁）

2月19日，他和“*Chichita*”辛格（*Chichita* 是一种菊花的名字）在哈瓦那结婚，“在我的生命中，我遇到过许多有强大力量的女性，我不能没有这样一个妇女在我身旁。”

古巴的旅行使他能够访问一些他幼年待过的地方。他同这个岛

岛上不同的人们谈话，其中包括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

他回到罗马，建立家庭。

每两个星期他去一次都灵Einaudi出版社。

在Il Caffè杂志上《宇宙奇趣》中的四个故事首次出现。

1965（42岁）

他的女儿Giovanna在罗马出生。

《宇宙奇趣》出版（意大利名 Cosmicomiche，1968年英文版名为Cosmicomics）。

1966（43岁）

2月12日Elio Vittorini去世。Vittorini的死标志着卡尔维诺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紧接着他死后的那几年，我产生了一种疏远感，生命的节奏发生了变化……并不是我对日常生活的兴趣减弱了，而是我不再有冲动，去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当然主要因为，我不再年轻了。这也许是新陈代谢的过程，随着年龄自然而来，我曾经年轻过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太长了，突然我感到我不得不开始我的老年，对，就是老年，我大概还有这种想法，即它早点开始没准还可以延续得更长一些。”）

1967（44岁）

卡尔维诺移居巴黎，在后来的15年里，他经常待在那里。在这期间他结交了一些文学理论家，如Claude Levi-Strauss和Roland Barthes，以及同象Tel Quel和the Oulipo这样的文学圈发生来往。

《时间零》出版（意大利名为 *Ti con Zero*，1969年版英文名为 *T-Zero*）。

在给文学增刊 *the Tiems* 的一篇文章中，卡尔维诺提出“有这样一种文学，它呼吸着哲学和科学的空气，但又保持着与它们的距离，具有象一阵微风那样的轻灵感，在它身上既有理论上的抽象，又有现实中的具体。”

他翻译了 Raymond Queneau 的 “*Les fleurs bleus*”（蓝花，*The Blue Flowers*）。Queneau 对卡尔维诺新的文学创作有很强的影响。

在 *Nuova corrente* 杂志上，他发表了散文《*Appunti sulla narrativa come processo combinatorio*》。在这本杂志上他还零零散散的发表了后来放在《时间零》中的一些片段。

1968（45岁）

他参加了由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组织的在 *th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de la Sorbona* 召开的研讨会，内容有关巴尔扎克的《萨拉金》（*Sarrasine*）。

参加在 *the University of Urbino* 召开的符号学研讨会。

在巴黎他遇见了 *the Oulipo*（*Ouvroir de litterature potentielle*）的其他成员，如 Georges Perec，Francois Le Lionnais，Jacques Roubaud，和 Paul Fournel。

1969（46岁）

《命运交织的城堡》（*Il castello dei destini incrociati*）首次在一本叫 *Tarocchi* 的书里出现。

Maria Ricci 编辑的《*Il mazzo visconteo de Bergamo e New*

York》出版。

1970（47岁）

《困难的爱》出版（意大利文名为Gli Amore Difficile, 1983年英文版名为Difficult Loves）。“Ludovico Ariosto's Orlando furioso”中编选出来的文集。

1972（49岁）

《看不见的城市》出版（意大利文名为La Citta Invisibili, 1974年英文版名为Invisible Cities）。

11月，他和Oulipo的成员一起参加了一个早餐会。

1973（50岁）

因《看不见的城市》获声誉很高的Premio Feltrinelli奖。

《命运交织的城堡》出版（意大利文名为Il Castello dei Destini Incrociati, 1976年英文版名为The Castle of Crossed Destinies）。

成为Oulipo的一个成员。

《名字，鼻子》（意大利名Il nome, il naso, 英文版名为The name, the nose）在《花花公子》（Playboy）的意大利版第一期上发表。

1974（51岁）

开始和Corriere della Sera合作。

发表了几篇文章，包括《Autobiografia di uno spettatore》，这篇文章成为费里尼（Fellini）的《Quattro Film》的前言。

1975（52岁）

卡尔维诺成为美国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的荣誉成员。

帕洛玛先生（Mr. Palomar）第一次在《La corsa delle giraffe》里出现，这篇文章发表在Corriere della Sera上。

1976（53岁）

赢得Staatpreis奖，这是奥地利政府为欧洲文学设置的奖项。

卡尔维诺在北美的不同城市发表演说。

他访问了墨西哥和日本，在Corriere上发表各种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在1984年出版的Collezione di sabbia。

1978（54岁）

卡尔维诺母亲去世，享年92岁。

1979（55岁）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行者》出版（意大利名Si una notte d'inverno un viaggiatore，1983年英文版名为If on a winter's night a traveler）。

他开始为La Repubblica写文章，包括小说，散文，书评和艺术批评。

1980（56岁）

重新回到罗马居住。

Una Pietra Sopra出版（收在1986年出版的《文学的作用》（The Uses of Literature）中）。

1981（57岁）

接受退伍军人荣誉奖章（the Legion of Honor）。

1982（58岁）

赢得Nice Festival奖。

主持第29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

卡尔维诺和Luciano Berio合写的两幕歌剧La Vera Storia在米兰La Scala剧院上演。

1983（59岁）

《帕洛玛先生》出版（1985年英文版名为Palomar）。

卡尔维诺编辑了两卷本的《传奇故事》（意大利文名为 Racconti Fantastici Dell'Ottocento: Volume Primo, Il Fantastico Visionario and Volume Secondo, Il Fantastico Quotidiano, 1997年英文版名为Fantastic Tales, 1997年出版），包括了19世纪以来这方面的文选。

担任了th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de la Sorbona的研究主任，为时一个月。

1月25日，他在一个由Algirdas Julien Greimas主持的在纽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召开的，关于Scienze e t metaphore chez Galilee的研讨会上，用英语发表了演说。

1985（61岁）

四月，他去阿根廷旅行。

九月，去了西班牙的Seville，并在那里参加了一个由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Menendez Pelayo主办的关于传奇文学的会议，博尔赫斯（Borges）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用西班牙语进行了发言。

夏天，他开始为美国的哈佛大学的诺顿讲座（the Norton Lectures）准备讲稿。

9月6日，他被送进了Santa Maria della Scala de Siena医院。9月19日的凌晨，他在该医院死于脑出血。

1988

《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出版（意大利文名为Lezioni Americane，1987年英文版名为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1990

《通向圣吉瓦尼之路》出版（意大利文名为La Strada di San Giovanni，1993年英文版名为The Road to San Giovanni）。

1993

《在你说“喂”前》出版（意大利文名为Prima che tu dica Pronto，有两个作品使用了这个题目。1985年英文版名为Before You Say Hello，书中包含了四幅Antonio Frasconi的套色木刻画。整套木刻画中有75幅作品进行了编号，并有卡尔维诺和Frasconi的签名。这是卡尔维诺的书籍中最罕见的版本）。短篇小说《在你说“喂”前》（Before you say Hello）在《黑暗中的数字》（1995年英文版名为Numbers in the Dark）里也出现过。

（完）

巴黎隐士

这几年我在巴黎有一个家，每年会来住一阵子，不过直到今天这个城市从未出现在我笔下。或许要写巴黎我得离开远远的：如果说写作是因为想念、需要的话。或许得更投入，那么我应该从年轻时就住在这里：如果说赋予我们想象世界形体的是我们人生最初那几年，而非成熟期。我来解释清楚一点：一个场所必须变成内在场景，让想象开始在此定居，是为剧场。今天，巴黎在世界文学的许多篇幅中，和我们大家都读过，在我们生命中曾占一席之地的许多书本中都当过内在场景。与其说它是真实世界中的一个城市，巴黎，对我和上百万全世界各地的人一样，是透过书本得知的虚幻城市，一个经由阅读而熟识的城市。从小读《三剑客》，然后是《悲惨世界》，同时，或随即，巴黎变成了历史之城，法国革命之城；稍晚，在青少年读物中，巴黎又变成波特莱尔，流传上百年的伟大诗篇、绘画、不朽的小说之城，巴尔扎克、左拉、普鲁斯特……。

以前我以过客身分来此，巴黎是我参观的那个城市，是已为人所熟知我亦认得的意象，无须赘述的意象。如今人生际遇带我到巴黎来，有自己的房子，一个家；其实可以说我仍是一个过客，因为我的事业，我的工作范围始终不离意大利，但毕竟居住型态不同了，受制于家庭生活上百成千繁琐的实际问题。说不定，将它融入我的个人经历、日常生活，抛开文学、文化在它意象上所加诸的那圈光晕，巴黎可以重新变成一个内在于城市，那么我就可以写它了。不再是故事说尽的城市，而是我栖居的一个平凡无奇、没有名字的城市。



有几次我出自本能地将虚构故事背景安排在纽约，而我一生中在这个城市只住过短短几个月，谁知道为什么，大概因为纽约最单纯，至少对我来说，最简明扼要，一种城市原型：就其地形、眼睛所见及社会而言。巴黎却十分浓浊，很多东西、很多涵意深藏不露。或许它让我有一种归属感：我说的是巴黎的意象，不是城市本身。然而又是城市让你一落脚立即感到亲切。

仔细想想，我从来没将任何一个作品的背景安排在罗马过，明明我在罗马住的时间长过在纽约，或许也多过在巴黎。另一个我说不出口的城市，罗马，另一个被写尽了的的城市。不过，所写关于罗马的相较于关于巴黎的实在相形见绌：唯一的共同点是，无论罗马或巴黎都很难找到新鲜不至于重复的话题；至于新事物呢，任何一点改变都会立时有一群评注者蜂拥而至。许是我不具备与场所建立个人关系的能力，我总是有点半调子，欲走还留。我的书桌仿佛一个岛：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再说今天城市与城市正合而为一，原来用以分示彼此的歧异消失不见，成为绵亘一片的城市。之所以有《看不见的城市》这个灵感，是鉴于我们之中甚为普遍的生活方式：有人不断由一个机场换到另一个机场，过的是他在任何城市所过雷同的生活。我常说，重复太多次都有点不想说了，我在巴黎的家是一栋乡间小屋，我的意思是从事写作，我的部分工作可以在孤独中进行，哪里不重要，可以是一栋与世隔绝的乡间小屋，可以在岛上，而我的这栋乡间小屋在巴黎市区。所以，在意大利主要是与工作相关的生活，来巴黎是当我能够或需要独处的时候

，巴黎比较有此可能。

意大利，至少都灵和米兰，距巴黎只一个小时的航程。我住的地方上高速公路很近，所以去奥利机场很方便。当城内因堵车路上寸步难行时，我去意大利，举个例子，还比到hamps-Elyses快。我也可以「通勤」，可能喔，说起来住在欧洲如同住在一个城市的日子不远了。

同样地，一个城市不再被视为一个城市的日子也不远了：短距离移动比长途旅行需要的时间还更多。当我人在巴黎时可以说从不离开这间书房，不变的习惯是每天早上去St. Germain-des-Pres买意大利报纸，来回都乘地铁，所以我不是闲荡人，像波特莱尔笔下神化的那位在巴黎街头瞎晃的传奇人物。你看，不论国际旅行或城市间往来都不再是走过各式场所的一次探险，纯然只是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之间的距离是一片空茫，不连续性。坐飞机旅行，是一段云中插曲，市区内移动，是一则地下插曲。

从我年轻时第一次到巴黎发现了地铁这个简便、全城就在我脚下的交通工具后，我就一直很信赖它。猜想我跟地铁之间的这种关系还与地下世界的魅力有关：威恩（Jules Verne）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黑色印度群岛》和《地心之旅》。也可能吸引我的是那份匿名的快感：我可以夹在人群中观察大家，保持绝对隐形。

昨天地铁里有一个光着脚的男人，既不是流浪汉亦非嬉皮，跟我及大多数人没有两样，戴着一副眼镜在看报纸，看起来像大学教授，典型的心不在焉忘了穿袜穿鞋的教授。那天下着雨，

而他赤脚走路，没有人注意他，没有人好奇，隐形的梦想成真……。当我所在环境让我自以为是隐形人时，我觉得无比自在。

上电视的感觉完全相反，摄影机对着我，把我钉死在看得见的我，我的脸上。我认为作者一旦曝光，损失不小。以前真正受欢迎的作家根本没人知道他们是谁、长什么样子，他们只是书皮上的一个名字，而这一点使他们拥有非比寻常的魅力。加斯东·勒鲁（Gaston Leroux）、莫里斯·勒布朗（Maurice Leblanc）（继续这个使巴黎神话在上百万人中流传的作家话题）是当时极受欢迎的作家，而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还有一些更知名的作家，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教名，只有开头字母。我觉得对一个作家而言理想境界应该是，接近无名，如此，作家的至高威信才得以远播。这个作家不露面、不现身，但他呈现的那个世界占满整个画面。像莎士比亚，关于他，没有留下任何画像让我们窥其相貌，也没有任何史料能真正说明他的二三事迹。今天，作家愈想越俎代庖，他所呈现的那个世界就愈空洞，作者亦被掏空，最后落得两败俱伤。

有一个匿名盲点，那才是写作的出发点，正因为如此，要界定我提笔写作的地方与环绕其外的世界的关系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在旅馆房间内可以写得很顺，那里，在我眼前的是一张白纸，别无选择，没有退路。也许这个条件在年纪较轻时更理想，世界就在那里，在门外，密密麻麻的讯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这般浓郁，我只需稍离一步就可以下笔。如今某些东西变了，只在属于我的地方我才有办法安心写作，身边还得有书，

仿佛随时得参考一些不知道什么资料。或许不在于书本身，而是书所建构的一种内在空间，宛如将我自己视为一间我理想中的图书馆。

然而，我始终没能拥有一间完整的图书馆，我的书总是散落各处，每次我人在巴黎想查一本书，那本书在意大利，而每次我在意大利想要查一本书，那本书又在巴黎。这边写边查书的习惯差不多有十来年了，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写的东西，一切都来自记忆，一切都属于活过的经验。包括每一个文化方面的引述都应该原本就在我内心，属于我，否则就有违游戏规则，我就不能拿它当作素材诉诸纸上。现在完全相反：就连世界也成为我偶尔参考的对象，而在这个书架及外面的世界之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道鸿沟。

所以我说，巴黎到底是什么呢，巴黎是一本巨大的参考书，是一本查阅这座城市的百科全书：打开这本书，它给你一连串的信息，包罗万象为别的城市望尘莫及。我们来看商店，它提供一个城市所能有的最开放、最具号召力的话题：我们难道不一直是沿着商店在阅读一个城市、一条街和一段人行道。有些商店是一篇论文的几个章节，有些是百科全书上的词条，有些则是几页报纸。在巴黎有乳酪店陈列着上百种不同的乳酪，各自标着名字，有外头裹了一层灰的乳酪，有核桃乳酪：是一种博物馆，乳酪罗浮宫。由这些乳酪看出一个文明的多样性，让为数可观的相异形式存活下来，使产品就经济角度来说得以营利，同时维持其不同风貌，只要前提是提供选择，不违乳酪体系、乳酪语言。不过主要还是分类学、命名学的天下。如果

哪一天我想写乳酪，可以出门去参阅巴黎，当它是乳酪百科全书。或者去某几间杂货铺，那里找得到属于上个世纪的异国情调，殖民主义初期商业气息浓厚的异国情调，我们可以说来自万国博览会。

在某一种商店内你会感受到这就是让人面对文化，即博物馆时心领神会的城市，博物馆反之又赋予日常生活形形色色以意义，使得罗浮宫各厅与商店橱窗连成一气。我们大可说街头种种随时能收入博物馆，或博物馆随时可将街头种种收纳进来。所以我最喜欢的博物馆是题献给巴黎生活及历史的嘉年华博物馆并非偶然。

视城市为百科全书、集体记忆其来有自：想想看哥德式教堂的每一个建筑细部与装饰，每一处空间与元素都牵涉到全方位学问的认识，表示在其它涵构可以找到相对应之处。同样地，我们可以「阅读」城市如同一本参考书，例如「阅读」圣母院（透过维奥尔·勒·迪克的维修），一个柱头看完再看一个，一束拱筋看完再看一束。同时，我们可以像阅读集体无意识那样阅读城市：集体无意识是一本厚重目录，一本厚重的动物寓言故事；我们可以将巴黎诠释为一本梦之书，一本收藏我们无意识的相簿，一本妖魔大全。所以身为稚龄女儿玩伴的我这个父亲的行进路线上，巴黎可供查阅的有植物园里的寓言动物，鬣蜥和变色蜥蜴悠哉悠哉的蛇园和爬虫区，史前动物，以及我们的文明摆脱不掉的龙窟。

我们身外有形的无意识妖魔与幽灵是这个曾为超现实主义首都的城市的固有特色。因为巴黎，早在布雷东（Andre Breton）

之前就吸纳了所有后来变成超现实文学作品的基本元素；全城无处不见超现实主义留下的足迹、曳痕，那正是强调影像魅力的一种方法，像在某些超现实风格的书店里，或在某些规模不大，例如冥河，专放恐怖片的电影院里。

巴黎的电影院也是博物馆，或供查阅的百科全书，我指的不光是电影资料馆浩瀚的影片，还有拉丁区里密密麻麻的所有电影放映室。在这些窄小、臭哄哄的放映室里，你可以看到巴西或波兰新导演刚拍完的片子，也可以看到默片或二次大战时期的老片。稍微留点神加上运气，每个观众都能将电影史一片片拼凑起来。像我最迷三〇年代的电影，因为那个时候电影对我而言就是全部的世界。在这里我可以获得成就感，我是说寻找失去的时光，重看我少年时期的电影或补上当年失之交臂，我以为再也看不到的电影。在巴黎你永远有希望找回你以为失去的，找回过去，重归己有。另外一个看巴黎的方法是：一间偌大的失物招领室，有点像《愤怒的奥兰多》里的月亮，收集世间所有遗失的东西。

我们现在谈的是癖好收集者的辽阔无垠的巴黎，这个城市引诱你收集所有东西，囤积分类重新分配，像在考古现场一般在这里寻寻觅觅。属于收集者的城市，同时可以是一次存在的冒险，藉物研究自己，勘测世界并且自我实现。不过我不算具备收集者精神，或许应该说只有像老电影画面、回忆、黑白幻影这类触摸不着的东西我才有收集的欲望。

我得到的结论是，我的巴黎是成熟期的城市，我是说我不再以青少年冒险犯难发现新大陆的眼光来看它。我与世界之间的关

系由探索改为咨询，也就是说世界是所有资料的总合，独立于我之外，这些资料，我可以比对、组合、传送，也许，偶尔有节制地享受一下，但自始至终保持外人身份。我家下面有一条老旧的环城铁路，巴黎环城线，几近停摆，但一天两次，还是有一列小火车会经过，让我想起拉福格（Jules Laforgue）的诗：

我永远不会有奇遇；  
大自然中，多么渺小，  
巴黎环城铁路！

作者按：

本文是瓦雷里欧·利瓦（Valerio Riva）于1974年为瑞士意大利区电视台所做的一次访问。同年由庞塔雷（Pantarei）出版社于卢卡诺（Lugano）限量出版，内附有四张朱瑟培·阿伊蒙内（Giuseppe Ajmone）的插画。

观众回忆录

作者：依塔洛·卡尔维诺

来源：三联出版社《我是说谎者：费里尼的笔记》

曾经有几年，我几乎每天都看电影，甚至一天看两场。那是差不多从1936年到大战期间，也就是我的青少年期。那个时候，电影就是我的世界，是我周遭那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个天地。不过对我来说，银幕上所见才具有世界的独一无二性，精力充沛、难以抗拒、合情合理，而银幕外堆叠的，只是那些仿佛因缘际会才凑在一起的杂七杂八的元素。以及在我看来缺乏形状的生命实物。

电影是一种逃避，大家常这么说，不乏指责意味，而这一点在当时正是我所需要的，满足我对异乡的向往、将注意力放到另一个空间去的渴望，我想这个需求主要与想要融入世界有关，是每一个成长过程不可少的阶段。想开辟一个不同的空间，自然还有别的更充实、更个人的方法：但电影比较容易且唾手可得，在瞬间就能把我带往远方。每天，在我那个小镇的大马路上穷逛，眼睛里只有电影院，放首轮电影的那三家，每逢星期一和星期四换片，另外两家阴阴暗暗的小戏院，专放老片或过时的电影，一个星期换三次片。我其实早就知道每一家电影院演什么片子，我的目光同时在搜寻的是预告下一轮影片的宣传海报，因为那儿的惊喜、承诺与期待将伴我度过接下来的几天。

我多在下午去电影院报到，从家里偷溜出来，或是以去某个同学家念书作借口，因为上学期间，我父母管我很严。为了考验



这股热情是真是假，我总在下午两点钻进刚开门的电影院。看首场电影有许多好处：半真空状态的大厅，像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我可以大刺刺地倒坐在“三等席”的中央，把腿伸长了搭在前面的椅背上；有一种回家不被察觉，然后再被放出去的希望（或许再看一场电影）；在接下来的下午时光中微微地心神荡漾，对读书很不利，但对幻想十分有益。除了这些奇奇怪怪不足道的理由外，有一个是比较严肃的：在刚开门的时候进场，可以很难得地从头开始看电影，若是下午或傍晚时分到戏院，便往往只能从电影的任何一段或片尾开始。

片子开演以后才入场，与当时意大利观众对待其他事物的蛮横态度一致，今天亦然。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所接触的叙事技巧要比今日电影还矫揉造作，把故事的线性时间打散，变成一块一块组合起来的拼图，或者就硬要人接受支离破碎的模样。为了继续自我安慰，我只好说，在知道电影结局后才看片头，有双倍的成就感：解开的不是谜团和剧情的结，而是它们的源头；还有就是面对剧中人物时那朦胧的预感。朦胧：算命师会有的那种，因为重组片断的情节不一定都很顺利，尤其是侦探片。先知道凶手再看谋杀案，总会留下更晦涩难解的疑点。再说，在片头和片尾之间我还不时遗漏一段，因为突然一看手表，发现时间已晚，如果我不想

听家里人罗嗦，就必须在我进场时放的那场戏于银幕上重新出现之前，赶回家。所以好些片子我都有一个漏洞。直到今天，30年后——我在说什么——已经快40年了，当我无意中又看到早期的某部电影时——打个比方，在电视上——我都还认得出我

进电影院时的那一刻，那场我看了但是没看懂的戏，仿佛我前一天未完成的拼图，重新拾回那些丢失的片段，把所有的图块排在一起。

我谈的是我从13岁到18岁之间所看的电影，当时电影在我生命中占有空前绝后的地位；我对童年时期看的电影印象模糊；成年后看的电影又与许多其他记忆及经验相混。我对电影的回忆，是一个不期然发现了电影的人的回忆：我被管得很紧，我母亲尽可能避免我和外界有不在计划中和缺乏既定目标的接触；我小时候她很少带我去看电影，除非是“老少咸宜”或“具教育意味”的电影。我对默片及有声片刚兴起的那几年印象有限：几部夏尔洛、一部关于诺亚方舟的电影、雷蒙·诺瓦洛的《宾虚传》、大飞艇中因为海难漂流到极地的佐波，纪录片炙非洲在说话》、一部描写公元两千年未来世界的电影、叙述非洲探险的《号角号》。道格拉斯·范朋克和巴斯特·基顿在我的偶像崇拜中领有荣誉地位，是因为我稍晚才以回顾的方式，把他们引进我那不能没有他们的充满遐想的少年时光，至于小时候我对他们的认识，仅限于对他们彩色电影海报的呆望。通常我是不难看有谈情说爱剧情的电影的，再加上我不是很习惯拍摄出来的相貌，所以我老把片子里的演员搞混，尤其如果男演员留了小胡子，或女演员有一头金发。我童年时期看空战中，很喜欢用长得像双胞胎的男演员，而由于故事总是以两名在我看来是同一个人的飞行员争风吃醋为主，常害我晕头转向。总的来说，我的学徒生涯漫长且好事多磨，因此我所提的那股热情，后来才会一触即发。

我若是下午四五点钟进电影院，出来的时候让我震撼的是穿越时空的感觉，两个不同时间、不同角度之间的差异，影片内和影片外。我大白天入场，出场时外面一片漆黑，点上灯的街道延续了银幕上的黑白。黑暗或多或少遮掩了两个世界之间的不连续性，反之也彰显它，因为它突显出我没有活过的那两个小时的流逝：停滞的时间、一段想像的人生，或为了回到几世纪前的奋力一跃中的忘我。发觉白昼缩短或变长了，是那瞬间的莫名激动：季节转换（我当时的家地属温带气候，四季如春），是我踏出电影院时的感受。当片中下起雨来，我便竖起耳朵倾听外面是否也在下雨，看没带伞偷跑出来的我，是不是被倾盆大雨给逮到了：那是尽管我身

在另一个世界，但仍会记起这个世界的惟一时刻，教人惴惴不安。直到今天，电影中的雨景仍会唤起我那个反射动作，惊惶失措。

如果还不到晚饭时间，我就和朋友在主要街道的人行道上厮混。再一次绕过刚刚才离开的电影院，好听那放映室传出的对白在马路回荡。只是这个时候听起来带有一丝不真实感，不再是早先那个，因为我已然回到外面的世界；不过又有一点接近离情依依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在国土边境回身眺望。

特别会勾起怀想的有一家电影院，是我家乡最老旧的那一家，跟我对默片的最初记忆密不可分，当时它还保留（一直到没多久前）一张缀满了勋章的自由业执照，大厅的结构则是一间两侧走廊环绕、缓缓下倾的长形大房间。工作室朝着大马路开了一扇小窗子，从这儿传出电影荒谬、且因为早期的硬件设备生硬而

走样的声音；更荒谬的是配了意大利文的对白，变得与古往今来任何一种人类语言都毫不相干。然而那些假惺惺的声音，应该自有一股魅力吧。就像女妖的歌声，我每一次经过那扇小窗，都会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真正的世界的召唤。

大厅的侧门开向一条小巷，休息时间一到，制服上绣着排扣的收票员便将红色天鹅绒布幔拉开，然后外边气氛的色彩就蹑手蹑脚地染上门槛，行人和坐着的观众互望，仿佛各为自己不清自来的擅入感到尴尬。上半场和下半场之间的中间休息(又一个意大利独有的奇特风格，不明所以，保留至今)提醒我依然身在那个城市、那一天那一刻的心情或心满意足，因为知道下一秒我将重新把自己投射到中国海或旧金山大地震去，或在叫我不要忘记身在何处，别在迷失得太远的呼唤中沉浮。

当时较重要的乡间戏院的中场休息就不会这么突兀，曾经绘有牧神和仙女的大厅上方的金属圆顶盖在屋顶中央展开的那一刹那，气氛随之转变。仰望天空，影片中途插入冥想的片刻，缓缓飘过的云朵可能来自其他大陆，来自另一个世纪。夏日夜晚，电影放映中圆穹仍旧大开：天空将四面八方全收拢在一个世界中。

暑假我上电影院比较容易，也有比较多的自由。我学校的同学多半都离开这个海边城镇，到山上或乡间去，我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伴。对我而言，每个夏天正是搜寻老片的好时机，因为我还没有染上饥不择食的习惯之前的电影又会重映，在这几个月内，我可以赚回失去的时光，充实我贫乏的观众履历表。都是些属于一般商业电影发行网的片子：我现在也只谈这些(到电

影俱乐部的回顾世界和电影图书馆神圣、隐而不见的历史中探索，是我生命的另一个阶段，与城市及世界的关系亦有所不同，等到那个时候，电影将成为更完整的话题和历史)，偶尔我还能感受到当年找到一部三四年前由葛丽泰·嘉宝主演，但对我来说却已是史前老片时内心激动的余波，跟她演对手戏的是十分年轻、还没有留胡子的克拉克·盖博。片名叫《一代艳妓》还是什么？在那同一个夏季，有两部嘉宝的电影成为我收藏的一部分，不过珍品仍然是珍哈露的《耳光》。

## 观众回忆录(2)

虽然我没明说，可是好像已经再清楚不过，我所谓的电影指的是那些美国片，由好莱坞制作出品的电影。“我的”电影年华，差不多是从贾利·古柏的《火舞》、查理士·莱夫顿及克拉克·盖博的叛变开始，到珍哈露之死为止(许多年后，在一个郁闷意识强过其他表征的年代，我又历经了玛丽莲·梦露之死)，当中有许多喜剧片、麦纳·洛伊、威廉·鲍威尔和小狗亚斯特的悬疑爱情片、弗雷亚斯坦与琴姐的歌舞片、中国侦探陈查礼的侦探片，还有波利斯·卡洛夫的恐怖片。我对导演的名字不像对演员那样可以如数家珍，只知道法兰克·卡普拉、葛瑞克利·拉·卡瓦和法兰克·鲍才其——鲍才其此人专替穷人说话，老跟斯宾塞·屈赛搭档：他们是罗斯福执政期坚守理念的几个导演，这是我后来才晓得的，那时候的我狼吞虎咽照单全收。当时的美国电

影，光在一部片子里就有大堆无与伦比的（起码对我而言）演员，故事情节则简单且单调，只是为了把这些脸（偶像明星、性格演员、配角）全部放进不同的组合里。环绕着这些老套剧情，而能传达出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感觉的东西，实在很少，也正因为如此，我是在不知道其成分为何的情况下接受它的。那是（我日后才理解）所有那个社会所能容纳的虚情假意，可是乃一种奇怪的虚情假意，与我们土产的、会让我们终日不能自拔的那种情意不同。就好像心理医生不管病人是说谎或是真心，都听得津津有味一样，因为无论如何，病人吐露的是他自身的一部分，所以，即使我是属于另一种虚情假意体系里的电影观众，我仍能从好莱坞产品所给我的那一点点真实或许多的虚伪中学到一些东西。我对那捏造的人生影像不怀任何怨恨，如今想想我好像从来没把它当真过，只视它为可能存在的人造影像之一，虽然当时我不知如何解释它。

当然，法国片也很流行，它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给你的是另一种厚度的异国情调，离奇地把个人及他人的经验连起来（这当中的效果叫做“写实主义”，我稍后才懂），看过《望乡》中阿尔及尔蜿蜒如迷魂阵的旧城区后，我开始用另一种眼睛来看我们那个老城的街道。尚·加宾的脸的生理、心理组合不同于那些美国演员，那些美国演员的脸，绝不会污秽又可怜兮兮地，像西班牙殖民军团片头那样从盘子里拾起来（只有华勒斯·贝利在《乡村万岁》中可与之媲美，也许还有爱德华·G·罗宾逊）。美国电影有多无忧无虑，漫天彩带、棕榈，法国电影就有多沉闷呛人。女性是一种世俗的表征，她们在回忆中既是活生生的

女人，也是撩拨人的鬼魅（由此联想到的是薇薇安·罗曼丝的身影），但是好莱坞女明星的情欲被升华、风格化、理想化了。（即便当时美国最肉感、有白金色头发的珍哈露，也由于她肌肤眩目的光彩而显得不真实。黑白片中的白，会让女演员的脸、腿、肩膀和袒露的胸为之改观。玛莲·黛德丽因此不再是欲望的直接客体，而是欲望本身，像外太空生物）。我隐约意识到法国电影谈的东西比较扰人心绪而且触及禁忌，我知道让·嘉宝在《雾码头》中是一名前线开小差的逃兵，而不是配了意大利语，让我们以为他满心想去殖民地开垦的战争幸存者，只因为担心法西斯的审查制度不放行。

总之，关于30年代的法国电影，我也可以像聊美国电影那样侃侃而谈，可是话题会牵扯到许多不是电影也非关30年代的事情，而美国30年代的电影自成一格，几乎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我是指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与法国电影不同的是，那时的美国电影与文学丝毫没有关系：或许这就是它在我的体验中独立突显于其他事物之上的原因。我的观众回忆录，是属于文学启发我之前的回忆录。

那个叫做“好莱坞”的，以它的不变及万变自创一门人类类型学，那些演员就代表不同个性和举止行为的个案。每一种气质都可以塑造出一种英雄；对那些主张以行动面对人生的人来说，有克拉克·盖博，是一个自鸣得意的老粗；有贾利·古柏，在嘲讽中不失冷静的人；至于那些想借谈谐和诡计来渡过难关的人，则有威廉·鲍威尔的坚定大胆，以及法兰萧·东的审慎明辨；内向但最终战胜了胆怯的是詹姆斯·史都华，而斯宾塞·屈赛

则是让事情迎刃而解的开朗、正直男人的表征；还有一种稀有的智慧型英雄，李斯利·霍华。

女演员们的外貌及性格变化就更少了：化妆、表情、发型都倾向于风格统一，只有金发及褐发两种基本类型，然后再由任性的卡洛蕾·伦芭到重实际的珍·阿尔蒂尔，由琼·克劳馥娇艳欲滴的丰唇到芭芭拉·史姐妃心事重重的薄唇在每一种类型内做区分，不过她们容貌的些微差异总是越来越少，甚至有互换的可能。美国电影中的女性，与银幕外每天在生活中遇到的女性之间搭不上线，正所谓诞生与消亡总是同时并存（但法国电影中的女性和外界的关系是存在的）。从克劳黛·科尔蓓尔肆无忌惮的恶作剧，到凯瑟琳·赫本精力充沛的锋利，那些以女性特质为主题的美国电影所提出的典范中，最具意义的是女性以果断、固执、毅力和聪慧，重新赢得男性的尊重，在男性面前清醒地自我控制。麦娜·罗漪是其中最善于使用智慧和嘲弄的。然而，在当时怎么可能将那些喜剧戏谑与我此刻谈话的严肃联想在一起。说实在的，对我们这样的社会、对于那个年代的意大利风格，尤其对于乡间来说，美国女性的自主和主动是一个启发。就某个角度来说，我深受触动，以至于将麦娜·罗漪订为妻子或者姐妹的理想女性标准，也可以说我认同这种品味和风格，将之和咄咄逗人的肉感（珍哈露、薇薇安·罗曼丝），以及瑰丽、累人的激情（葛丽泰·嘉宝、迈克·摩根）、让我略带羞怯为之神魂颠倒的魅影，摆在同等地位，与琴姐那教我爱慕之意油然而生，并充满生命力的欢愉和喜悦的身躯相提并论，遗憾的是即便在幻梦中，仍然一出脚就踏上崎岖坎坷之途：我不会跳舞。



值得质疑的是，堆起这么一个全是理想女性却又无法企及的奥林匹斯山，对一个年轻人究竟是好是坏。当然它有它的正面意义，让我不以所遇到的那一点点或许多而满足，将目光放向远方、未来、彼岸或挫折；比较负面的是它并没教我如何用敏锐的眼去注意真正的女性，挖掘那未被察觉的美，没教我不要固守成规，反之应该以我们因为巧合或寻寻觅觅后，就身边所通来塑造新人物。

如果说电影对我而言就是男演员和女演员，则我必须要申明，如同对所有意大利观众一样，每一个男演员和女演员只存在一半，也就是说只有形体没有声音，声音被一成不变、格格不入和呆板的朗读、空洞的配音所取代，比没有个性的字幕好不了多少。其他国家（至少那些国家认为观众的头脑运作还算灵敏）则以字幕向大家说明，那些唇正以充沛的感情在传达个人独有的咬字、唇音、齿音、唾液音，以及来自美国这个大熔炉不同地理位置的发音，难得懂这个语言的，可以察觉到表达上的细腻变化，听不懂的则可以体会它强有力的音乐性（我们今天在日本片或瑞典片中会听到的那种）。所以我们看到的美国各部电影的大同小异，在配音大同小异（请原谅这个文字游戏）的助虐下有增无减，然而听在我们耳朵里，却俨然是影片的一大魅力，与影像密不可分。这表示电影天生的力量其实在于缄默，至于话语——至少对意大利观众来说——听起来始终是一种附加品，和打出来的字幕一样。（说到当时的意大利电影，就算没有配音也跟配了音的如出一辙。这些片子我几乎全看过并且都记得，我之所以不谈，是因为它们不论好坏，价值并不高。仿佛

是世界的另一个向度，我就没办法把它们引入这个电影话题来。)

身为一名美国电影迷，孜孜不倦之外，我还有收集狂的顽固。所以，某一名男演员或女演员的演出，就像邮票一般，我要一整套贴在我的回忆相簿中，一点一滴将空白补满。至今我提到的都是有名的男女偶像明星，但其实我的收集范围广及配角，那是当时任何一部电影不可或缺的成员，尤其是丑角，像艾维特·赫顿或法兰克·摩根，还有演“坏蛋”的约翰·凯乐或约瑟夫·卡勒耶。有点像假面喜剧，所有角色都是可预见的，光看排出的卡斯，我就知道比莉·布克会是一个迷糊的妇人，欧勃利·史密斯是脾气暴躁的上校，密斯查·欧尔是让人倾家荡产的骗子，奥金·派勒特是亿万富翁。但我也期待着小小的惊喜，期待着在意想不到的角色身上，认出某张熟悉的脸，说不定已改头换面。我几乎知道所有演员的名字，即便是那个易怒的饭店门房(休·派克波恩)，还有那个老是感冒的吧台小弟(亚美达)；至于那些我不记得名字或始终没能知道名字的演员，我也记得他们的脸，例如当时电影中很重要的另成一派的管家，大概因为那时察觉到，管家时代已成昨日黄花。

请别误会，我的见多识广是一名观众的见多识广，与专家无关。我永远不能与那些专精于这方面的博学之士相提并论(当然也不能以“下好离手或补牌”的老千之姿出现)，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拿手册、电影目录索引、专业百科来核对，以支持我的记忆。这些记忆是我脑力储存库的一部分，在这储存库里，珍贵的不是文字资料，而是经年累月机缘巧合下受托管的影像，

是一个我始终不愿意和总记忆库相混的一个存放个人感觉的储存库。(当时我注意的影评人是《晚邮报》的萨奇，我对有关我喜欢的演员消息格外留意和敏感，还有——后来——《贝托多》杂志上的“老狐狸”，就是日新的比扬奇，他是第一个为电影和文学搭上桥梁的人。)

得加以说明的是，这段历史集中在短短数年内：我的热情才刚刚得到认可，并且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就突然因为国家方面的施压而硬被浇熄。在教人措手不及中(我记得是1938年)，意大利为了增强电影业者自给自足的能力，对美国电影下达禁运令。那不是审查，所谓的审查通常是放或不放某部电影通行，那些未通过审查的片子，没有人看得到就是了。尽管在这波丢人现眼的反好莱坞声浪中，有极权政府的宣传企图(正值意大利政府与希特勒种族主义联线之际)，但禁运的真正理由应该是商业保护措施，想在市场上为意大利电影(还有德国电影)争取一席之地，于是美国四家最大的制片和发行公司被关在门外：米高梅、福克斯、派拉蒙、华纳(我引述的仍然是我的伤痕记忆)，至于其他电影公司，如雷电华、哥伦比亚、环球、联美(它们原本就通过意大利的公司在做发行)的电影，则继续进口到1941年，也就是一直意大利向美国宣战为止。所以我还能得到一些零星的满足(应该说，得到最大的满足之一：《红尘》)，但是我那收集狂式的多多益善心态深受打击。

与所有法西斯时期及战前和战时更为严厉的禁令相比，禁映美国电影当然是较小的或者微不足道的损失，我不至于笨到不知道。但这是第一次直接影响到我、是除了法西斯时期外，我从

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在此之前也从来不得，我在我生活周遭所能提及及满足我的需求之外，还会有别的索求。

那是第一次，我原先享有的一项权利被剥夺，不仅是一项权利，也是一个向度、一个世界、一个思考空间；我觉得这个损失仿若一个残酷的迫害，包含了我从前仅止于听说，或曾经见到有人为之煎熬的所有形式的迫害，如果说今天我谈起这件事仿佛谈的是一件失物，那是因为某样东西从我生命中就此消失，再也没有出现，战争结束以后，很多东西都变了：我变了，电影也变成了另一样东西，不论是对电影自身或指电影与我的关系。我的观众回忆录又继续写下去，只不过那是另一本观众回忆录，不再属于纯观众。

脑袋塞满许许多多其他东西的情况下，再重温我青少年的好莱坞电影录，其实很空泛：那并不是我初次接触电影，燃起我欲望的默片黄金时代或有声片的起步阶段，就连我对那几年的记忆也改变了，许多我以前认为无意义的生活琐事，如今看来趣味盎然，充满张力与启示。总之，重新评估我的过去，银幕上的世界要比外面的世界苍白、易于捉摸、稀松平常多了。自然，我可以说是乡间灰色平淡的生活把我推向了电影梦，但是我知道，用这老掉牙的说辞会简化感觉的复杂性。这个时候，再怎么解释我童年和青少年的乡间生活为什么又如何与众不同，还有假使真有什么感伤及恹恹不振，也是在我心里而不在事物可见的外观，亦无济于事。即使法西斯，在一个不借什么叫群众现象的地方，也只能是一张张脸庞，是单一行为的总合，不是匀称的一层油布，而是（这是透过一个顿悟后年轻人的眼睛半

由内半由外所看到的)一个多余的不协调的元素，是拼图中，因为周围不成形，所以很难跟其他东西摆在一起看的一小片，漏了片头猜不出结局的一部电影。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中，电影对我而言是什么呢？我只能说：距离。它符合对距离的需求，脱离实物限制的需求，看到周遭向度无边无际敞开的需求，跟几何观念一样抽象，又很实际，充斥着与亲身经验的那个世界有交错(抽象)关系的脸孔、情境和环境。

战后看电影、讨论电影、拍电影的方式则截然不同。我不知道，战后的意大利电影改变了多少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但我确定的是它改变了我们看电影的方式(无论什么电影，包括美国电影)。黑暗大厅明亮的银幕里，不再是一个世界，银幕外也不再有一个异质的、被不连续性硬生生切断的、无边无际、深不知底的世界。黑暗大厅不见了，银幕是一个对准了庸碌外界的放大镜，你被迫紧盯着肉眼想要掠过的不欲停留的事物。这个功能有——可以有——它的好处，或小，或中，或者在某种情况下好处良多，但是它无法满足人类学、社会、距离的需求。

再说(回到个人回忆录吧)，我很早就进入文字世界，这个世界或多或少与银幕那个世界是有交集的。下意识里，因为我对电影的旧爱，我马上觉得应该要保持我纯观众的身份，一旦越界到拍电影的那些人那边去，我就会丧失我的特权：更何况，我从来没有一试的意图。可是意大利社会如此之小，你跟那些拍电影的会在同一家餐厅遇上，大家彼此都认识，这对一名观众(还有一名读者)而言，已经失去不少魅力。要补充的是，罗马有

一小段时间变成了国际好莱坞，隔在各国电影之间的屏障，没多久全都坍塌了。总之，距离的意义完全消失。

### 观众回忆录(3)

不过，电影院我照去不误。观众和视觉影像之间还是会有灿烂的交会，不管是艺术的功劳或是因为巧合。意大利电影你可以对导演的个人天分有很高的寄望，但对巧合不能有所企求。这应该是我对意大利电影忽而敬仰，时常赞叹，但从来没有爱过它的原因。我觉得电影院剥夺掉的乐趣比它给予的还多。这不仅得从开始跟我有一种“文学”评论关系的“作者电影”来做评估，还要看那些我试着要重建纯观赏关系的中小成本作品能有多少新东西。

所以我还得谈一谈那些横跨整个60年代的意大利中型制作规模的古装讽刺喜剧片。绝大多数的例子我都觉得很糟糕，因为越极力想冷眼旁观，表现社会行为的可笑，结果看起来就越谄媚和矫揉；有些我则认为还挺讨人喜欢且敦厚，带着意想不到的天真的乐观，可是我又觉得，它在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这点上踌躇不前。反正，要直直望入我们的眼睛并不容易。意大利的生命力让外国人着迷，这是正常的，但是教我黯然。

所以，我们想拍一部高品质和独树一帜的精心之作，结果却拍

出了意大利西部片，并非偶然，这仿佛是对意大利电影凭借出名，然后不求突破而原地踏步的那个本性的一次否认，是抽象空间的建构，对只在电影里才有的习性——变相逗笑的模仿。（不过此举也说明了我们某些心态，就跟大众心理学一样：西部片对我们来说代表什么，以及我们为了将心里的东西摆进去，如何融入并修正神话。）

于是就连我，为了要重拾看电影的乐趣，也得跳离意大利情境，回到纯观众身份。在拉丁区工作室窄窄小小、臭烘烘的放映厅里，我可以找到原以为永远失落的20年代或30年代的电影，要不然就让自己在来自巴西或波兰这种我对其背景一无所知的新片中饱受震撼。总而言之，我要不是去寻找那些可以使我对我的史前史有所领会的老片，就是去搜索那些新到的差不多可以向我说明未来世界是怎么一回事的电影。即便从这个角度来看，传达新讯息的依旧是美国电影——我是说那些电影：总是与高速公路、杂货店、青春年华老去的脸、如何在各类场合周旋和挥霍生命有关。

不过，这个时候电影提供的不再是距离，而是完全相反的感觉，所有事物都在我们身边，贴得紧紧的，攀附在我们身上。这样就近观察，可以说是为了探勘；记录，也可以说是为了反省，我们今天可以将这两点定义为电影的认识功能。一是它向我们提供了因为某些客观或主观因素，让我们无法直接感受的外在世界的鲜明影像；另外一个则是强迫我们正视我们自己和我们庸庸碌碌的存在，以期改变与自身的关系。像费里尼的作品就最接近他说服我写的这篇《观众回忆录》，只是他的回忆录

是电影，是外面的世界支配银幕，征服了在光束中逆转的属于放映厅的黑暗。

费里尼于《浪荡儿》开始，到今天持续、从未间断的自传，一直让我为之触动，原因不只是因为我们的年岁相去不多，也不只是因为我们都来自沿海城市，他的亚得里亚海，我的利古里亚海，或游手好闲的小伙子的五十步百步之差的生活（虽然我的桑雷莫跟他的里米尼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桑雷莫位居边境又有赌场，大概只有在战事那几年，才感觉得到海边戏水的夏天和“荒季”的冬天之间，接近里米尼那样的差异），而是因为，在穷哈哈泡咖啡馆、防波堤上散步、男扮女装然后酩酊大醉并哭闹的朋友背后，我认出了那借着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来自我评估，不断与另一个世界——也就是电影——做比较的乡村，以及电影观众抑郁的青春。

费里尼式人物的回忆录——这位导演不厌其烦地一再重述——就这点来说比我的回忆录更具代表性，因为年轻人离开家乡去到罗马，还走到银幕的另一面去，拍电影，并且他自己变成了电影。费里尼的电影是逆向电影，放映机吞没了观众席，而摄影机背过脸不理工作群，不过这两极始终相互依存，家乡因为在罗马被人记起而意味深长，罗马则因为我们来自家乡所以别具意义。由这两地的人性堕落所写成的共同神话，在类似《甜蜜生活》中安妮塔·艾克柏那样的巨大女神身边盘旋。费里尼的工作，就是以《八部半》如陀螺般重复显现的自我解析为轴心，把这纠缠成一团的神话整理好，并分门别类。

要想搞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得先知道，在观众和导演角色互



换之前，费里尼传记里还有过漫画周刊读者与该刊设计者兼通讯员的角色互换。"漫画家"费里尼和"电影工作者"费里尼之间的延续性，来自于茱丽叶·玛西娜和他在银幕上将漫画形象化时，使诗意为之稀薄的所有作品中独特的"玛西娜时期"，再延伸到——透过《大路》的乡间广场——马戏团世界，小丑的感伤，这是费里尼琴键最熟悉、与追忆风格最接近的主旋律之一，也就是将"另外"一个世界做童稚的、不具象的、属于电影前置作业阶段的视觉处理。（那是与诱人——令人排斥的生活中的肉欲相混淆，提供肉欲幻象的"另外"的世界。）

解析玛西娜世界的电影《精灵茱丽叶》，摆明参考了《儿童邮报》彩色漫画的造型和色彩并非出自无心：是销路广大的图像印刷世界，靠着它独一无二的视觉效果，以及它与电影早有渊源的那么一点亲戚关系，重新扬眉吐气。

应该要把漫画周刊这个图像世界，我相信还是文化社会学的处女地（其距离之远，宛如法兰克福到纽约），当做几乎跟电影一样缺之不可的传播渠道来研究，好界定两次大战之间意大利乡间的大众文化。还应该要研究一下（如果还没有着手的话）漫画画报和意大利电影之间的关系，前者不仅在后者的传记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比我们的电影之父柴伐梯尼还老。漫画画报的贡献是（或许比文学、图像文化、做作的照片或龙伽内西的新闻体都还重要）提供意大利电影一种已经通过大众验收的沟通方式，例如图像及叙事的延续模仿。

不过，要谈导演费里尼，不能只提他与那"诗意的"、"滕脆的"、"无邪的"幽默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如何用他的漫画和年轻文

字在此领域中找到定位。值得一提的还有“马可·费德里奥”——其他漫画家平民化及罗马化的特殊风格，像阿塔罗，以令人不愉快和刻意的粗俗来反映现代社会，用无礼近乎粗暴的笔触，排除任何令人宽慰的憧憬。费里尼电影画面的力量，因为无法在任何图像文化中为自己下定义，所以难以阐明，它的根源是画报图像不和谐及泛滥的侵略性。那种侵略性，能使整个卡通和连环漫画世界在强调其风格的标新立异之时，高度发挥大众传播的效应。

即便后来他的语汇倾向于矫饰，但费里尼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与大众沟通的信念。至于他有计划的反智作风也从不稍减：费里尼的知识分子总是绝望的，在所有例子中，比较好的是在《八部半》中的上吊自尽，当情况失控，像《甜蜜生活》那样，则先把孩子杀掉以后举枪自找（在《罗马》中，同样的下场则发生在典型的斯多噶主义时期）。面对逻辑思考的知识分子缺乏感情的清醒，费里尼表明态度，提出一种属于宗教性参与宇宙奥秘的，对精神、神力的认知与之抗衡：不过就成果来看，我觉得两者都没能在电影中得到足够的突显。坚守岗位、顽强抵抗智性主义的，反而是他血气方刚的戏剧性反应，他的古罗马或我们这个时代的罗马，必然会引发的属于嘉年华和世界末日的野蛮。

费里尼多次被归入巴洛克主义，是因为他不断强化摄影影像，想把漫画转为视觉。不过他脑中始终有一个像起跑点那样精准的表现法，要找到最具沟通和表达能力的形式。这一点，就他处理法西斯影像上，我们这些跟他同辈的看得最清楚，费里尼

的法西斯漫画尽管荒谬可笑，但永远具真实感。法西斯在它的20年中有过许多不同的心理征候，恰似它每年替换的制服：而费里尼总能把代表那些年代的制服和心理氛围安排正确。

对事实忠贞与否，不应该是美学评断的标准。但是，看那些喜欢间接重建法西斯时期，仿佛在处理历史 / 象征镜头的年轻导演所拍的影片，我实在没办法不难过；尤其是年轻导演中最被看好的，拍出来所有与法西斯有关的东西一律走调，也许在观念上尚情有可原，但是影像太过虚假，好像连不小心猜中的运气都没有。这么说，时代体验无法传达，感觉的纤细也难免会消失啰？还是说，年轻一辈在描绘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所凭借的影像，这些主要由作家提供（也就是我们在提供），且需要以一个集体经验为前提的零星影像，在失去了交集以后，就再也无法唤起一个时代的历史厚度？而在费里尼的《小丑》中，当受年轻人捉弄的滑稽的火车站站长，叫来一名蓄黑髭铁路军人，还有从奇怪的火车车厢中年轻人抬起手臂，悄然无声地行纳粹举手礼时，那个时代的气氛就完完全全回来了，分毫不差。甚或只要《罗马》中，杂耍剧场大厅传出哀怨的空袭警报声，就够了。

透过漫画效果也同样可以重温旧梦，这点应该可以在一度是费里尼主线的宗教画面中得到印证，他借造型骇人，甚至教人毛骨悚然的神父出现，来回到过去。（不过这个时候我就没有能力来下评断了：我只认识俗世的压抑，更为内化，也更不容易从中挣脱。）面对高压的学校 / 教堂，费里尼所反对的，是那个为自然和人类间奥妙关系做中介者的教堂之模棱两可的一面

，它有时没有轮廓，像《我的回忆》中安抚树上疯子的那名作  
儒修女，有时不回答处于危机中的人的疑惑，像《八部半》中  
跟鸟说话、垂垂老矣的主教。那是虔诚的费里尼最引人入胜、  
最教人难忘的画面。费里尼在视觉上可以大步前进，离经  
叛道，但是关于道德上的离经叛道却停滞不动，他使人性堕落  
、放纵的肉欲诱惑得到救赎。反正，浪荡青年们的乡下和电影  
里的罗马，一样都是地狱里的一层，同时也是享福的安乐乡。  
正由于如此，费里尼成功地带动心底骚动：因为他逼我们不得  
不承认，我们最想摆脱的其实是我们的本性。

如同做心理分析，过去与现在融合在一起，并且跟突然发作的  
歇斯底里一样，都于再现中呈显出来。费里尼把电影拍成意大利  
的歇斯底里症状学。在他之前，那个奇特但不陌生的歇斯底里  
症，被当做南方的专属现象，而他在《我的回忆》中再一次  
将地理上的那个中介点，也就是他的罗马涅省，界定为意大利  
行为中坚、真正的统合者。曾经充实我们少年时代，并提供距  
离感的电影，终究改观为近在咫尺的电影。在我们人生那段短  
暂的时光中，一切静止，忧心忡忡地存在；第一批性爱和死亡  
预感的画面，进到我们每一个梦里来；世界末日与我们同时开  
始，而没有结束的意思；让我们以为，只是纯观众的电影，是  
我们一生的历史。

## 卡尔维诺 — 小传（自传体）

你向我索要一份生平资料 — 这总让我为难。个人的信息，即便是登记在社会机关中的，也是人所拥有的最隐秘的一部分，而把它们公之于众，那感觉好象是去面对精神分析专家。我只能这样去想：我可还从未被精神分析过呢。

我就这样开始讲起吧，我出生时的星象是天秤座，因此我的性格中沉稳和躁动得以互相中和。我出生时，父母亲正打算从旅居多年的加勒比地区归国，所以这地域上的迁移总使我向往着到别处去。

我双亲所拥有的知识全集中于蔬菜王国，他们关心着其中的奇迹和特征。而我，被另一种蔬菜—文字—所诱惑，没能去学会他们的知识，因此我和人性化的知识总有隔膜。

我在里维拉的一个小镇上长大，周围的气象平凡琐小。大海和高山保护着我，使我无忧无虑。分隔我和意大利的是一条狭长的海岸线，而我和世界之间只隔着近近的一条边界线。告别这个安乐窝于我仿佛是重温出生的痛楚，而我只是在如今才意识到这点。

我的成长正处于独裁时期，后来在战争时期我又投身戎马，这些使我总抱有一个观念：在和平与自由中生活是一种脆弱的好运气，很可能在一瞬间它就会被夺走。基于这个观点，我把自己少年时期太多的精力给了政治。我说太多是相较于我实际可以作出的成果而言，并且那些看似远离政治的事物其实能够对国家和人民的历史（甚至政治）施以更强大的影响。

战争一结束，大城市向我发出了比我的乡土情结更有力的召唤。我曾短期徘徊于都灵与米兰之间，无法抉择。我最终选择都灵自有原由，也承受了这个选择造成的后果。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因和果，但多年以来我一直告诉自己，假如我选择了米兰，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我很早就开始尝试写作。出版对我不难，我能立刻找到品味相投和理解相近的人。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并告诉我自己，这只是机缘凑巧而已。在出版社工作时，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和别人的书打交道上。我不后悔：为群体的文明和睦相处而做的每一件有益的事，都不会是浪费精力。都灵严肃而忧伤，经常地我会离开它前往罗马。（凑巧我所知道的唯一谈及罗马而不贬斥的正是都灵人。）所以罗马也许是意大利城市中我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我甚至从未自问过原由。

对我来讲，理想的住处是个外来客能够安心自在地住下的地方。所以我在巴黎找到了我的妻子，建立了家庭，还养大了一个女儿。我的妻子也是个外来客，当我们三个在一起，我们讲三种不同的语言。一切都会变，可安放在我们体内的语言不会，它的独立和持久超过了母亲的子宫。

米兰，1980年，9月至10月。我意识到，在这份自传中我关注的主题是诞生，我谈到了和我第一眼见到光明相关的以后的一系列阶段；现在我想回得更远，回到那出生前的世界。源于追根溯源的要求，每份自传都会遭逢这样的风险，比如《项狄传》，主人公从他的祖先开始唠唠叨叨地讲起，当他终于要讲述自己时，发现却已无话可说。

[注解]《项狄传》(Tristram Shandy)：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作者劳伦斯·斯特恩。

萨德在我们体内(评索多玛120天)

结构上的规则有序、条理分明使得《索多玛120天》(The 120 Days of Sodom)成为马奎斯-德-萨德(Marguis de Sade)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这是一部最怪异的性倒错的一览表，四位高级妓女向四位堕落的权贵讲述淫猥奇事，作为插曲段落穿插在表现荒淫暴行的故事情节当中，以此来组织起作品的叙事。那四位权贵时不时地要在由八位男孩、女孩和其他两性随从组成的一个(所谓的)"动物园"成员们身上实行这些被讲述出来的淫邪的性经验。所有的48人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幽居于黑森林中的一座城堡之内。

这部作品的轮廓与那种典型的《十日谈》式的叙事轮廓并不一样：在此书的120天内，叙述者们每天讲述5个(短小的)故事，最后总共得到600件猥亵逸事。可是，萨德只讲述了其中30天的故事。对那些剩下的故事，作者提供了一部详细的大纲，在其中每一桩逸事都写了聊作概要的几行文字。他还精确计算了在全书最后一段淫荡祭礼中被屠杀的人物数目，总共有30人被杀，且他们的死法各不相同。

如果说我过于强调此书形式设计上的规则有序，那是因为在确定此书的精神主旨之时，这一点至少与作品内容上的无羁的躁乱同样重要。努力通过秩序化系统的手段来耗尽恐怖与凶残无疑是促使萨德执笔协作的根本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也可以说在萨德的所有作品中，《索多玛120天》是最少"虐待狂"味道的一部作品。因为此书中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残忍苛酷而是令人反感的变态行为。这样说可能是恰当的：我们只是概述了充斥于这些"日子"里的暴虐和杀戮，而在这30个"日子"里有一个被过分强调的、详细描述的主题，即摄食排泄。计算一下记载下来的600件变态淫猥逸事之中，超过半数都与排泄物有关，甚至萨德的文学作品的最忠实的研究者和辩护者吉尔伯特-莱利(Gilbert Lely)也认为这种怪癖是"被过分地夸张了"。

因此，重复这些千篇一律的令人厌恶的细节并不能增加阅读趣味。《索多玛120天》被认为是最可怖的作品的可怖的作品，它无疑应被归之于那些经常被提及但是很少被实际阅读的著作之中。我相信这是实际情况，甚至在今日法国，这部作品已从仅有少量珍稀印本成为了广泛流传的袖珍本系列丛书中的一种时，情况也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我本人要求自己要以最大的精确度来谈论此书之时，也不得不承认我没有毅力通读全书每一章节，而且我认识的所有萨德的读者也与我的情况相似。但是尽管遗漏了许多章节，我也是以极大的兴趣沿随此书的内部机制主导结构而行，试图理解"此书是如何完成的"，这部萨德的心智之作的不可遏阻的机器是如何运作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索多玛120天》是一部趣味独特的文本，因为它是在30天之内（依作者本人之说）一气呵成的第一部草稿。它包括了萨德作为备忘录而插写进去的一些笔记段落，这本是作者打算在校改之时便于更正的，但他终于未能完成这一计划。于是，在这部文本中我们同时看到了作者手写的一部最终成品和在制作过程中机器运作的情况。

这部手稿的历史是非常离奇独特的。萨德在1785年协作此书时，正作为犯人被关押在巴士底狱的一间小囚室内。四年后，在巴士底狱解放之时，手稿失踪了，萨德怎么也找不到它了。虽然手稿并未真正丢失，但是追索它的踪迹的过程也耗时150奶妈。直到最终它被以为著名的法国收藏家得到（似是天意，这位收藏家是萨德家族的一位旁系后裔）。这样才有可能在1935年出版了此书的第一个全本。

这部手稿本身也是与众不同的：为了躲避看守们的搜查，萨德把此书写在了长长的一卷好看的纸上，这一卷纸是萨德亲手用一张张的纸片粘贴起来的，从头到尾共有几百张小纸片。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亲眼见到了这部手稿（这应多谢那位收藏家的千金的仁慈），此手稿一直保存在芳坦奈布鲁（Fontainebleau）的著名的邸宅之内。这一纸卷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为了妥善保存，萨德很明智地时不时将纸卷完全铺开，然后再以反方向重新卷起。这一次我可以亲睹这异乎寻常的浓密的端正整齐的手写的文字洪流、，每一行字完全平行，不偏不倚，没有任何一点增删，没有一丝遗憾。

这一切使得像我这样的人——每写一行字就平均有三四处涂抹的

作者，面对萨德的手稿就会震惊得目瞪口呆。这部文本的第一稿，（尽管只是萨德在他的笔记中如是声称，我们也必须认定这是真实情况）描述的是最卤莽无羁的情感冲动的爆发，而其作为一部作品表现出来的形式则是极端冷静的、明晰的和规则的精神秩序。在萨德的艰苦卓绝的生命和工作的诸多方面中，这部手稿对于我来说是他最为特异和神秘的作品。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一直在“从外部”来谈论萨德的这部作品，但是这正是我力图达致理解其“内部”是何物，它真正以为着什么的方法。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在依据此书改编拍摄的电影《萨罗，或索多玛120天》(Salò o Le centoventi giornate di Sodoma)中，看起来他决意要让我们“从内部”来直面萨德的地狱。但是，这确是实际情况吗？

帕索里尼的影片《萨罗，或索多玛120天》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系统的明晰性。以可憎可厌的影像来表现我们本身的勇气并不足以给予影片以非常意义；还需要的是决意确立这些影像能够暗示出来的效果。我的印象是帕索里尼在影片中留有三至四种未定的可能，而未能决心认真处理或许具有某些意义的其中一种可能。结果是影片对萨德的文字表现出了不必要的忠诚，反而远离了萨德作品的精神主旨，并且这也无法证明它对文字的忠实再现的合法性。

首先，把萨德小说故事的时间和地点北京设置在纳粹—法西斯共和国时代，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种糟糕的做法。在许许多多实际经历过那段时间的人们的记忆之中，过去岁月的恐怖是无法充作一种不断超出可能的事实范围之外的象征性、想像

性的恐怖背景的，这种恐怖背景就是萨德作品所呈现的（而竟帕索里尼以其奇异的风格适当地再现了）。应当澄清的是萨德的恐怖也是真实和可信的，但是这是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在此，精神假定和文学矫饰冲击了隐藏在人类心灵和社会之内的某些事物。我在影片中看到一个路标，它标出了发生恐怖屠杀的实际地点——玛扎博多(Marzabotto)，此时我感到极其不快。对于纳粹占领时期记忆的召唤只可能唤醒一种深沉的感情，它与萨德所提出的（不仅是他的小说中人物的，也是他的读者的首要游戏规则的）悖谬的残酷无情是完全对立的。

提及镇压机构中虐待问题在仍有许多国家习以为常地虐待囚犯的世界里将继续具有现实重要性。但是萨德本人并没有真正参与到这一讨论中去。萨德在法国1793年的残酷暴戾的“恐怖统治”（即虐待狂成为正式的和合法的）之前就放弃了他的恐怖。如果这部影片意图加入对今日政治暴力的谴责的话，它求助于萨德就不是明智之举。但是这当然并非要害所在。

社会控诉之意被较好地明确表达出来：选择四位严肃的权势任务的形象，他们的身份要多尊贵有多尊贵，法官、高级官员和教授等，然后展示出他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欲望如果得到实现，我们将会目击有史以来所见的最肮脏堕落秽行的总爆发。这一思想当然并不是新奇的。它可以称作是过去两个实际的部分小说作品中内涵的或是明确的主题之一。土国这正是影片想要说的，为了一种可预知的社会争论的缘故而引用萨德，它将是某些东西——但并不多，考虑到在影片中所有这些都将被消化掉（并非在隐喻的意义上）。

另一方面，我们能够在这部影片中看到对萨德的甚至更加激进的翻转吗？将萨德视作一位受害者？当然，可以在影片中看到这一点，而且在这部故事影片中，帕索里尼先前影片的观众还会再次找到他作品中的那些著名特征。当我们发现一小群恐惧的牺牲者各自掩藏了个人的爱的隐私以求他或她可以存活下来之时，影片的最重大的叙事变化就发生了。年轻人们仍然互相揭发，希望这样可以救自己一命，而这正是权力扩散造成的堕落的一个符号；但是观众也会发现一种不可削减的生命本能的保留，它显现于人类的脆弱和温暖之上，压制不能使其窒息。这一主旨（我认为它不存在于萨德作品中）以电影化的手段有力地表现出来，但是它伴随着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具有修辞效果的影像而迅速地结束了：那位被杀害的裸体青年，他四的时候手臂上举，拳头紧握着。

无疑，帕索里尼希望为一种乐观的，“人性的”和鼓舞人心的影片读解留一扇敞开的门。（因此也就有了结尾和钢琴师之死）但是这一理想幻象和影片实际上展示给我们的情景之间并无相应之处，而只可能存在于对整个恶心的、堕落的世界的表现之中。如果影片肯定告诉了我们某个真理，我们只能在后者之中寻找而非他处。

我想到了萨德在《索多玛120天》中小心翼翼地排除了所有的贫穷和苦难，而正因如此他安排的16位牺牲者都是贵族家庭的青年男女。但是他坚持认为金钱是造成堕落的工具。然而很明显，这一点帕索里尼并未给予明确表现。

现在，使描写堕落的绅士们和他们的机构之间关系的作品真实

可信的唯一途径是：明确写出其中最重要的事物是金钱。只有以这种方法，帕索里尼才能够谈及他的戏剧的基本主题：在他成为一位成功的电影导演之后，金钱在他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金钱制约了他，必须依据电影预算来进行艺术表现；金钱制约了他与无产阶级青年的关系；他曾以兄弟般的情谊相待的男孩们，那时帕索里尼几乎与他们一样贫穷，现在看起来变化是如此之大——斤斤计较，贪婪，热衷于暴力和劫掠。

这是一部将堕落作为一种制度来表现的戏剧：这是萨德作品的核心，而萨德又是以一种极度的欣悦来表现它的，而在帕索里尼作品里，它是绝望。在这种绝望之中，在这种对感染了一切的堕落的厌憎之中，寄托了影片的真理。但是，内在明晰性的缺乏迫使帕索里尼搬弄一系列花招，将某些他力图历史性地加以界定的、变得更加抽象和一般化的“权力”作为他的把子，最后控诉整个世界的堕落和腐化——他本人除外。

为了衡量影片得失并指出一清晰可辨的思路，对于帕索里尼来说，他必须认识到：他本人也是生活在他所控诉的那个世界上的，这种认识哪怕只存在一刻，也就足矣。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重新发现萨德的意义。当实施对立行动是一个问题之时，萨德小心地不使我们的良好感觉坠入游戏。只有当“控诉”的手指并不是制向他人而是指向我们自身之时，我们才有可能从萨德那里获取一种“道德”的意义。“行动的空间”只可能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良心之中。

## 异乡人在都灵

以都灵为第二故乡的人——在文学界——我想并不多见。我认识以米兰为第二故乡的人很多——我敢保证，几乎所有米兰的文人都是！以罗马为第二故乡的人数不断在上升；以翡冷翠为第二故乡的人，比以前少，但是还有；都灵呢，则相反，说起来其实应该生于斯，或在最后汇流入波河的涓流自然推动下，由皮埃蒙特省各个山谷涌进都灵来。对我而言，都灵却不折不扣是选择的结果。我的出生地，里古利亚省，其文学传统只是碎片或灰烬，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多幸运啊！——揭示或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传统；我的土地不是什么盛名远播的文学首府，所以里古利亚文人——小鸟几只，说真的——也只好是候鸟了。

都灵吸引我的，是与我的乡亲及我所偏好相去不远的某些精神：不编织无谓的浪漫情怀，对自己的工作全心投入、天性害羞的不信任、积极参与广阔世界游走其中不故步自封的坚定、嘲讽的人生观，清澈和理性的智能。所以说都灵吸引我的是它的精神文明，而非文学。这就是那个城市三十年前由另一位「后天」的都灵人，原籍撒丁岛人的葛兰姆西（Antonio Gramsci）认出、激发出，由土生土长的都灵人葛贝提（Piero Gobetti）记录下来，直到今天仍振奋人心的魅力。战后初期革命工人即组成领导阶级的那个都灵，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坚不妥协的那个

都灵。那样的都灵还在吗？在今日意大利现实中还听得到它的声音吗？我相信它的潜力蛰伏有如灰烬下的余火，虽然不显但继续燃烧。我的文学都灵跟某个人是分不开的，我有幸曾与他如此亲近，他却太早离我而去：如今关于他的文章很多，但往往愈描愈看不清。光凭他的作品确不足以勾勒出他完整的轮廓，因为重要的是他表现在工作上的风范，看一位文人的修养加上诗人的敏锐如何转化为生产力，供他人开发的有价值物，使理念组织化及流通化，转化为结合所有科技及现代文化文明的实践与教学。

我说的是契撒雷·帕维瑟（Cesare Pavese，译注1）。对我，还有其它认识他、与他熟识的人而言，都灵教给我们的与帕维瑟教给我们的大同小异。他的影子填满了我的都灵生活；我写的每一页文字第一位读者都是他；是他带我进入那直到今天仍使都灵保有国际间文化重镇地位的出版业（译注2）；也是他，街道、丘陵散步中教我观看他的城市，品尝那细致之美。

照理说应该要改变一下话题，谈谈一个像我这样的异乡人如何融入这片景致，我过得好不好，岩岸的鱼和丛林中的鸟如何迁徙到这个拱门之城，呼吸着雾气和阿尔卑斯山麓的凛冽寒风。可是那得长篇大论。还应该试着找出那将这些方整道路组成的几何体与我家乡那些灰泥墙组成的几何体连接起来的神秘顽皮动机。还有，都灵大自然与文明之间的特殊关系：像街道上树叶的新绿，波河上的粼光一闪，丘陵亲切的相望。只要对着那未被遗忘的山水重新打开心扉，重新让人与辽阔的自然世界面对面，重新赋予——简而言之——生之滋味。

译注：

1：契撒雷·帕维瑟（Cesare Pavese, 1908~1950），作家。意大利30年代文化过渡到大战后新民主文化阶段文人投入政治、社会的代表人物。终其一生都在对自己及与他人的关系的分析中挣扎。1950年自杀。埃伊瑙迪出版社中坚分子。

2：即埃伊瑙迪出版社。1933年成立，创办人朱利欧·埃伊瑙迪（Giulio Einaudi, 1912 - ）。出版社的合作对象皆为当时文化界左派新血如雷翁内·金芝柏（Leone Ginzburg）、马西莫·米拉（Massimo Mila）、契撒雷·帕维瑟，很快便将出版重心放在文学、哲学及历史研究方面。大战后埃伊瑙迪出版社成为意大利各类文化的实验中心，在当时文化界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